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荄楚齋隨筆·續筆·三筆

劉聲木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荇楚齋隨筆序

予年十二三受讀左傳卽以傳中國名地名人名賢奸美惡分條記之以與時之四弟角勝實則當時所記互有詳略每因此而爭辨不已是予之無知妄作自小已然非一日矣年甫弱冠負笈于江都徐鵬叟廣文師之門每見予喜覽載籍誨予以遇有欣喜或異同之處必須隨手鈔撮久之可成各種撰述當時自恃記憶力甚強貪看書不暇鈔書惜未能從其言也某年冬大風雪中試爲筆記數十則語多剖擊前人適爲先文莊公所見先公訓謂勤于撰述固是佳事但語多剖擊非初學所宜聞命悚然急燬去原稿後亦不復爲時遷月異往日所見者已如電光石火不復在心目間始信記憶之力果不如鈔撮之力今老矣書癡結習總未能忘重理舊業凜先公之訓遵徐師之誨遇有可驚可喜合于

己意者隨筆記之編爲十卷雜說家體例至廣漫無限制古人原有此類固無施而不可也然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知我以爲可驚可喜合于己意者他人見之不以爲可惡可憎不合己意者乎如以爲不合己意則一任他人之糊窗覆甕不能強他人之同於我也亦惟敝帚自珍而已矣己巳五月廬江劉聲木十枝原名體信字述之自序

葺楚齋隨筆卷一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道咸以來最通行駢文莫如袁簡齋明府枚吳穀人太史錫麒兩家良以詞旨儂陋易於摹仿爲俗人所悅目遂不覺風行一時流傳極盛袁文嗜之者尤多註本約有六家石韞玉撰袁文箋正十六卷補註一卷原刊寫字本甚精翻刻之本獨多黎光地撰隨園駢體文註十六卷光緒丙戌自刊本光地爲益陽人刊本僅流行湖南北他處罕見魏大縉撰增訂袁文箋王四卷同治甲戌刊本汗漫山人撰補校袁文箋正七卷嶺南叢雅居重刊本魏茂林撰重校袁文箋補四卷周紱堂撰袁文箋註卷吳文有王廣業撰有正味齋駢體文箋廿四卷卷首一卷咸豐九年原刊寫字本葉聯芬撰有正味齋駢文註十六卷補註一卷

同治甲戌刊本葉訃參 遠不如王註之淵博坊間亦有刊本  
是不可解矣

鄭板橋明府燮家書自序云板橋詩文最不喜求人作序求之王  
公大人既以借光爲可恥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譏帶訕遭其  
荼毒無可如何總不如不叙爲得也幾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  
有些好處大家看看如無好處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  
序爲云云聲木謹案明府此語可謂通論實亦至論也然撰述  
不求他人作序則可若無自叙則不可凡人自撰一書其心思  
才力必有專注獨到之處他人見之未必遽識著書人苦心孤  
詣必自作一序詳述授受源流標明宗旨如箋註云宗某家攻  
某家中有某某數條可自信無悞某某數條姑存其說以待後  
人考論詩文可注云學某家譬如云素學昌黎此篇乃似歐會

或云素學嘉州此首乃似元白運用古典不妨自註所出于初學詩文尤爲重要腹儉者因自註用典甚少自必增讀經史以植其根本腹富者因用典太多轉掩性靈自必空所依傍一以神行不爲用典拘束詩文集中心某某數篇尤爲生平得意之作不妨自己註明庶使後人易于醒目卽操選政者亦易于着手不致茫如捕風佳惡倒置但註語必須簡明易覽萬不可稍涉矜張誇誕示人以陋如是于著者讀者選者皆有裨益不意古人亦有行之者但行之者僅一人不能如聲木私擬之詳備黃鍾字宏旨號蘧廬如皋人康熙中諸生撰蘧廬草一卷門人鄧士英編凡文四十四篇前列總目總目之後仿史記自序漢書叙傳之例每篇各爲之序述所以立言之意雖自有別集以來茲爲創格實與聲木私意暗合四庫提要稱其亦足以見其文

不苟作必有所取義洵屬破的之論

詩經韓奕章云爲韓媾相攸莫如韓樂又云韓媾燕譽朱子註云韓媾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云云聲木謹案媾爲本姓韓乃夫家國名詩稱韓媾猶後人稱李衛夫人之意其義實本於此相攸二字爲後人擇婿之口頭禪幾於無人不道流傳數千年由來已古朱子註謂擇可嫁之所直截簡當甚於以訓詁解釋轉覺煩而無序也

梁簡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濠濮間想也不覺魚鳥自來依人云云聲木生平最愛此語人苟能以此存心何人何時何地非安樂之時乎

顧亭林先生炎武之母王氏崇禎時旌表節孝甲申之變絕粒以殉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語以一女子而蹈首陽之烈且命

其子孫無仕異代彤史中真千古第一人也

戊辰二月江都徐蟄叟廣文師賜書尉問聲木曾復一書略言我朝學術似頗有一知半解之處因節錄於此以志之書云承詢受業撰述一節在今日已成弩末萬不可輕言撰述請爲吾師略言其大概訓詁之學自南宋以來專言義理久已湮沒不傳毛戴段惠江孫阮王等人生於乾嘉之時當時海內崇尚樸學漢唐訓詁散在各書非可空言塞責專賴諸公搜剔薈蕞廣徵博引片言隻字珍若球琳以之解經詁子及古書幾於頭頭是道各有專書然當時已有人笑爲孔穎達之應聲蟲自阮文達公編經籍纂詁古義悉在網羅最便鈔撮繙閱遺逸者又散見皇清經解各家所註書中後人只須東鈔西抹便可撰述等身成爲漢家大家識者見之一文不值譬如學而時習之一句註



解將各經子中凡有學字時字習字各家訓詁一齊鈔來據爲  
已有乍讀之非不隆隆侈富以後某訓詁已見某書某訓詁又  
見某書原書具在焉用此訓詁中之盜賊此何子貞太史所以  
謂後來撰述皆經籍纂詁之應聲蟲確有見地後世如真言古  
義必須所得訓詁從未見於乾嘉諸儒及前人撰述方爲研求  
訓詁卽鄭箋朱註千古不能有三者其果能深得聖人旨趣  
與否尙不敢必也經學淵深後人所得見仁見智一知半解而  
已豈能全得聖人之意史學廣濶無所不包後人只能分門考  
據各有成書然此等功夫皆鈔撮編輯曾文正公所以分有源  
之水與無源之水無源之水卽出於一己空所依傍詩文須深  
得古人義法不盜襲前人一字一句不妨自我作古然代不數  
人人不數篇談何容易受業略明撰述體裁不敢輕易下筆職

是故也云云

丁卯十月又有致滋生侄一書亦節錄於此書云自光緒戊戌以後一時人士風馳雲驟醉心歐化大有焚書坑儒之勢殆至宣統辛亥物極必返其燄亦稍熄矣海內之人又頗有注重國文之意一時所出之書指不勝屈但皆割裂古書加以解釋或略加訓詁意欲使後生小子得以生吞活剝以求速化殊不知古人文字簡質言近旨遠用意微妙不易窺測高才博學者竭畢生之力以研求一書未必能確有所得何況授者學者如是鹵莽滅裂焉能有濟云云

孟子北宮錡章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五句一字不易重疊至三經書中罕見

唐宋八家文世只知出於明茅坤所定因坤編有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百六十四卷行世已久而不知實出於明朱右所定右字伯賢臨海人元末官至員外郎明洪武初預修元史大明日歷皇明寶訓等書授翰林院修撰遷晉府長史明史附見趙堦傳編有唐宋六先生集 卷以三蘇合爲一家故稱六先生實則父子三人於名義實爲不順轉不如坤之逕云八家之爲得也六先生文集四庫提要稱其原本久佚桐城蕭敬敷茂才穆曾見原刊本記其卷數刊本年月於日記中時在光緒中葉距刊本時已五六百年聲木謹案八家之名雖定於朱右實萌芽於南宋時呂祖謙編古文關鍵二卷錄文六十二篇八家文多至六十篇謝枋得編文章軌範七卷錄文六十九篇八家文多至五十九篇當時雖無八家之名卽隱有八家之實八家雖淵

源經子有塗轍可尋實開後爲學文之法宜其與六經炳若日星不可廢也右自撰白雪稿十二卷收入四庫者五卷本提要稱其文章格局卽從唐宋八家出惜流傳不廣後人罕見若有好事者重爲之刊行甚盛事也

明七子之詩雖不免模擬然與唐人風骨相近學詩者有脈絡可尋終爲正軌國初諸家過事貶斥實非公論新城王文簡公以詩名一代亦從七子入手故吳喬曰爲清秀李于鱗文簡銜之終身以一語中其微隱桐城姚鼐惜抱軒尺牘謂學詩須從明七子詩入手不可誤聽人言曾編明七子律詩選 卷示之准的姚瑩亦謂明七子詩不可輕視皆學力有得之言

周築字于平號慢亭江甯人其詩目有云聞彭兒讀論語其母苦節望子詩以勉之云云聲木謹案其詩目真索解人而不得詩

目中稱其母卽其妻之稱也其妻苦節必周築死後之稱兒又非父母不稱稱彭兒必其子矣其母又其妻矣周築在而作詩其妻焉有苦節之稱不知當時何如此寫法王豫江蘇詩徵袁枚隨園詩話均照錄其目一字不更亦無一語道及其事真理之不可解者

新城王文簡公士禎其未遇時年甫廿八以詩謁常熟錢牧齋尙書謙益尙書極口誇譽贈詩有勿以獨角麟儷彼萬牛毛之句文簡公晚年追思往事謂爲五十年來生平第一知己建寧朱梅崖廣文仕琇以古文名天下當時咸相推重然能言其古文實在佳惡得其骨髓命脈之處當時竟只有 林育萬孝廉一人梅崖集中亦推爲海內一人知己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洵乎其爲難得矣王文簡公方在髫齡牧齋一見卽譽不

容口尤難之難宜王文簡公沒齒不忘也

儀徵施鍊如宗丞朝幹工詩撰正聲集 卷其論詩云今之詩人  
山經地志鋪陳恢奇說文玉篇穿鑿隱僻方其伸紙揮毫自謂  
綜千年包六合而作者之精神面目遼絕不屬是有文而無情  
天下安用此無情之文哉云云聲木謹案宗丞此語爲當時變  
積以爲富者而發可謂救時良藥趙秋谷宮贊謂詩中須有人  
在與此論正脗合其言真學詩之三昧也

南宋以詩名家者曰尤楊范陸卽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四人  
楊范陸三家全集皆存獨尤集久佚康熙中尤西堂太史侗自  
以爲係尤袤之裔搜集各書編爲梁溪遺稿一卷收入四庫卽  
是此本除此之外並無他書不意閩縣陳蘭隣 徵芝帶經  
堂書目中尙載有尤袤全集真希世之祕笈恐普天之下無第

二本矣書目云梁溪集五十卷宋尤袤撰元刊本明建安楊氏藏書並註云此元大德刊本與宋時卷數相合前有曾幾序及杭州聚德堂錢梓一條明建安楊榮曾經收藏云云惜未詳列卷數次第及詩文種類更惜其未能影刊行世供人誦讀陳氏之書久已散佚莫可蹤蹟真憾事也

放翁詩才卓絕千古迹其生平遺恨甚多其妻唐氏妾 氏並工文翰宜爲閨房之韻事矣一則見逐於姑一則見逐於妻皆中道此離莫可挽救真人生之恨事不圖放翁一再遇之家庭有難言之隱放翁之恨益無窮矣放翁妻唐氏名琬靈雋有才爲唐閔之女於其母夫人爲姑姪琴瑟甚諧不當母意遂出之未忍絕也爲別館以往焉母知而掩之遂絕之改適同郡宗室趙士程紹興乙亥春日出游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告其

後夫因

藤酒滿

錯錯

在錦書

情惡雨

難難

尋問咽

沈氏園

橋下春

飛綿此

楓葉初

誰說斷



盡回向禪堂一炷香云云玩放翁詩詞自怨自艾唐氏詞語怨而不怒並無一語及其姑可謂孝之至矣不知當日何以見逐於姑亦千古疑問也放翁至蜀宿驛中見壁上詩云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挑燈起作感秋詩詢之知爲驛卒女遂納爲妾方半載餘後夫人王氏妬竟逐之妾又有生查子詞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粧整頓教愁去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云云玩其詩詞亦清才也放翁事見癸辛雜識耆舊續聞諸書決非虛僞也

古人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因其奔也故賤之與今人之所謂妾則大異今人之妾惟東方朔所稱爲小妻者近是今人之妾家雖有貧富貴賤之分而所適之人不論門楣貴賤不擇老少貧富

然其始歸也固儼然奉其父母之命皎然因夫媒灼之言與其夫初亦未嘗相識相語相戲也與妻家但有受財不受財之分別耳故古人之妾恃寵不足爲家之禍今人之妾不恃寵亦足以爲家之累良有以也

前代夷狄之禍皆在西域區域不出現在新疆全省之地周圍二萬餘里東西七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自我朝而略盡非 聖祖 高宗削平西域之力焉能悉爲我朝臣僕其地名稱混淆不易查檢番禺張南山太史維屏於存研樓文集新疆識略中約舉其要頗覺簡明便於觀覽因錄於後

甘州涼州肅州瓜州沙州 皆古月支地肅州卽漢之酒泉

嘉峪 東距肅州七十里 出嘉峪關至哈密約一千五百里

哈密 古爲伊吾 唐爲伊州 哈密爲新疆門戶南北二路

皆由此進

吐魯番 古爲交河 漢爲車師前王地 晉爲高昌 唐貞

觀十四年平高昌 西番諸地通貢市皆由吐魯番達內地

新疆界址 東界甘肅安西州 西界布魯特 南界西藏

北界科布多 東北界蒙古阿拉喜與喀爾喀 東南界蒙

古與青海 西北界哈薩克 西南界布魯特與圖伯特及

克什米爾 此種邊外夷人習巫蠱念黑經

新疆北路 天山之北天山一名祁連山

巴里坤 哈密至巴里坤三百三十里 天山之陽爲哈密

天山之陰爲巴里坤 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唐姜行本

紀功碑皆在天山

烏魯木齊 哈密至烏魯木齊一千六百里

塔爾巴哈台 在伊犁東北一千九百里

伊犁 統轄新疆有九城 哈密至伊犁約三千五百里 以

上爲新疆北路

新疆南路 天山之南

喀喇沙爾 哈密至喀喇沙爾一千七百里

庫車 喀喇沙爾至庫車一千一百里

阿克蘇 庫車至阿克蘇八百里

烏什 阿克蘇至烏什二百四十里

葉爾羌 阿克蘇至葉爾羌一千四百里

和闐 葉爾羌至和闐八百里

英吉沙爾 葉爾羌至英吉沙爾三百六十里

喀什噶爾 葉爾羌至喀什噶爾五百七十里 以上爲新疆

南路 是爲南八城

伊犁 古爲烏孫 唐爲西突厥 明爲瓦剌

烏魯木齊 古爲車師後部

巴里坤 古爲伊吾廬

塔爾巴哈台 古爲匈奴 以上爲北路古地名

喀喇沙爾 古爲焉耆國

庫車 古爲龜茲國 唐設安西都護府

阿克蘇 古爲溫宿國

烏什 古爲尉頭國

葉爾羌 古爲莎車國

和闐 古爲于闐國

英吉沙爾 古爲依耐國

喀什噶爾 古爲疏勒國 以上爲南路古地名

厄魯特 卽準噶爾 元爲阿魯台

哈薩克 漢爲康居國

布魯特 漢爲休循國 捐毒國 唐爲大勃律 小勃律

土爾扈特 準噶爾四部之一 明爲瓦剌 以上爲新疆附

近部落

喀喇沙爾 喀喇黑也沙爾城也年久城黑也

庫車 庫此地也車智井也此地有智井也

阿克蘇 阿克白也蘇水也昔水患茫茫白也

烏什 山石突出也

葉爾羌 葉爾地也羌廣也言地寬廣也

和闐 其義未詳

英吉沙爾 英吉新也沙爾地也言新建城也

喀什噶爾 喀什各色也噶爾磚房也言地富庶多磚房也

以上爲八城名義

康熙三十五年

聖駕親征準噶爾大將軍費揚古追擊噶爾丹噶爾丹遁

康熙五十四年始駐兵巴里坤

康熙五十九年吐魯番回衆降

雍正十三年始設駐防於哈密及巴里坤

乾隆廿二年平定準噶爾始議建伊犁城

乾隆廿四年平定回部始議建八城

乾隆廿七年始設伊犁將軍定官制兵制

乾隆三十六年土爾扈特全部投誠凡十六萬口蒙古之族凡

天山月窳無不歸入版圖聲木謹案歷代帝王均困於西域諸國諸國在當時實彈丸之地以天下之大西域僅一隅之地諸國又西域之一隅復多不毛之地當時舟車之利未溥人民昧於域外情形以訛傳訛竟至談虎色變以今隸古洵屬可笑後人不可以後來形勢妄擬古人陳蹟我朝平定西域先平準部繼平回部次序不紊是以勢如破竹舉重若輕其武功之盛堪與元代爭烈洵非漢唐宋明四朝所能及也

隨園詩話論詩之語頗多妙諦論作詩之法亦甚詳備固宜膾炙人口流傳極盛惟其中雅俗並陳瑕瑜互見自穢其書致爲通人詬病雖所標舉不離性靈之說亦不致與詩教大乖詩學本廣大故不妨有此一說也聲木夙嗜此書以爲解人之語無一不解然亦頗病其蕪雜因鈔取其中論詩論作詩之語可爲矜



式者分爲三卷名之曰隨園詩話選腴以備觀覽不意亦有先我而爲之者桃源玉堂居士袁潔撰有蠡莊詩話十卷嘉慶乙亥自刊袖珍本其自序云予嫌隨園詩話太冗曾爲去其蕪雜存其精華另成一帙將謀付梓爲張伯良所阻云云是當時袁氏已有刪本惜未刊行不知其體例與予之編輯體例如何予之書聊爲一清耳目計與張氏同意也

周蘭字雲將祥符人其外甥冒鶴亭徵君廣生撰舅氏周君外傳中有云君好爲狹邪游所得金隨手輒盡娶於祝無子復以小故終成溝水坐是益放廢往來滬上與酒徒數人醉後大呼脫帽擲地談論當世人物滑稽任誕佐以排調所爲側豔之詞曲中流播一時知名之妓歌裙舞扇皆君題徧有以不得君一顧爲恨者云云見小三吾亭文甲集聲木謹案周蘭之言行若此

冒廣生不爲之諱直書無隱亦各家古文中罕見罕聞者  
論語太宰問於子貢曰註家謂太宰或吳或宋未可知也云云在  
註經之家立言矜慎原屬如此聲木謹案大宰之官見於左傳  
者雖宋吳皆有然太宰問於子貢確爲吳太宰嚭無疑哀公七  
年左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左傳公會吳  
於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又子服景  
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  
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云云是六年之間子貢已三見  
吳太宰嚭雖所問之時不可考然問者必爲吳太宰嚭又必在  
哀公七年至十二年無疑宋雖亦有太宰子貢與宋太宰並無  
往來酬酢之事卽從厄陳蔡微服過宋未必尙有太宰問夫子

於子貢可斷言矣

石印許麟篆

印芳編輯詩法萃編十五卷光緒十九年八月

自刊本甲寅

月雲南圖書館編輯雲南叢書復刊本其自序

云詩文高妙之境迥出繩墨蹊徑之外然舍繩墨以求高妙未有不墜入惡道者故知詩文不可泥乎法之述要貴得乎法之意且貴得乎法外意乃善用法而不爲法所困耳又云以詩話著錄者無慮數百家大抵談格調或病空疏瑣碎陳軌明或病膠固穿鑿蒐章摘句多病蕪雜校短量長多病乖僻如斯之類僅資流覽無取師法云云以上數言不特詩文之道盡於是詩話之言亦盡於是詩話本只供流覽不能盡爲師法之用也

監利王子壽比部栢心撰百柱堂全集五十三卷高可盈尺可謂宏富矣其五十歲時盡取其生平詩稿焚之曰作詩從今日始

蓋自五十始悟學詩之門徑能盡焚往日之稿可謂勇猛有決心宜乎當日以文學爲兩湖大師語見長洲顧道穆二尹復初樂餘靜廉齋詩稿自序二尹係同時之人知之必諗也

徐電發太史鈞吳江人工詩詞輯詞家掌故分七門成詞苑叢談十二卷溫陵丁雁水中丞煒爲之刊行原本罕見海山仙館叢書內雖亦有但非購全書不得見也近年有正書局有排印袖珍本据太史自序閩縣周雪客在浚亦有是輯因請得其本而薈萃之則二人所同輯卷端宜列周在浚名僅於序中一言之雖非攘善實未能公允四庫提要亦未云及周在浚所同輯實屬編輯之疏同竹垞太史彝尊病其摭摭之書未註明書目類於勦取前人之說以爲己出者太史未及一二追遡原委僅就記憶者分註之自言已得十之二三以聲木觀之僅得百

之四五而已明薛虞畿撰春秋別典十五卷國朝孫淵如觀察星衍爲之補註出典以聲木觀之已得十之七八亦未能完全無缺事隔二百餘年出於後人追補尤屬難能可貴若有人能爲太史補註出典亦詞苑之佳話藝林之盛事也

回頭想四卷回頭再想四卷回頭再想想四卷戚學標註學標字翰芳號鶴泉太平人乾隆辛丑進士官河南涉縣知縣聲木謹案學標在乾嘉時以博洽攻漢學名撰述宏富已刊行者有毛詩證讀 卷讀詩或問 卷四書偶談內編二卷外編二卷續談內篇二卷外編二卷溪山講授二卷漢學諧聲廿四卷說文補考 卷又考 卷三考 卷三台述異記二卷台州外書廿卷字易二卷鶴泉文鈔初集二卷續集九卷景文堂詩十三卷三春日課一卷鶴泉集杜四卷集李二卷集唐初編一卷續編

三卷集句叢鈔四卷溪西集一卷仙源詩餘一卷三台詩話二卷風雅遺聞四卷三台詩餘三十二卷附詩餘二卷續錄四卷近錄一卷太平縣志十八卷可謂多矣並非不學無術者可比不知當日何以以極俗極熟里卷無稽調言用以名書是真理之不可解者雖未得見原書以義例測之或筆記及小說之類雖卽小說亦不應以此等調語名之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五種命名何等典雅真堪爲百世師也

國朝之書以消暑爲名者始於孫承澤撰庚子消暑記八卷高士奇撰江村消暑錄三卷吳榮光撰辛丑消暑記五卷皆以評品書畫碑帖爲事固消暑之韻事也降而至於黃任撰消暑錄二卷謝甘澍撰消暑集二卷郭麐撰樗園消暑錄三卷易之以言詩或亦消暑之一道也江瀚撰吳門消暑記三卷純似筆記之

體名雖消夏體例又易矣如是  
不可以名消夏矣

翟文泉 云升東萊人向只見  
勘家也文泉有覆校穆天子傳  
一卷焦氏易林校略十六卷統  
十二年五月自刊本流行不廣  
列其書名刊本年月於此

莫楚齋隨筆卷二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論史之書前人著述皆零星小種大部頭書首推南宋胡寅讀史管見三十卷雖屢經四庫提要駁斥人人責以周孔未免太過終爲史論中一大觀致堂先生生當南宋正值聖教凌夷倫常乖舛人心變幻忠佞混淆目擊心傷痛切言之不覺大聲疾呼主持太過紀文達公昫生當我朝全盛之時聲明文物倫教綱常正修明之時自覺其言之太苛聲木生逢季世較之致堂所處之時又有霄壤之別頗覺其論愜理鑿心言之非過讀之有餘痛焉厥後明鍾惺撰史懷甘卷王文簡公筆記盛稱之謂其議論甚佳惜久無傳本垂老得湖北叢書刊本論至西晉爲止宋王應麟通鑑答問五卷亦論至漢元帝爲止皆不全之本史



懷所論陳腐相因無足發人深省國朝王夫之撰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沙張白撰讀史大略六十卷張文襄公之洞勸學篇稱王氏史論語好翻案意多獨斷聲木私謂千古史論大書終當以王氏爲冠其議論精微確鑿實能開拓千古心思推倒一時豪傑絕非他人枝枝節節所可比擬宋論尤爲精確借宋論明言之至爲沉痛鏤心鑄肝更非他人所能道其隻字其文筆縱橫排宕無孔不入無堅不摧無理不透其魄力全由韓蘇得來卽此史論已足獨立千古矣

楊雄後世以其能文極力爲之文過朱子綱目書莽大夫人心爲之大快不特此也南宋鄧肅獨指爲叛臣無可容於天地之間張維屏亦謂劉歆阿莽楊雄諛莽皆名教之罪人歆之罪彰雄之惡隱韓昌黎乃謂雄爲聖人之徒以雄與孟子並稱曰軻雄

實爲大謬好其文並及其人欲使其彌天罪惡消滅於無形其顛倒是非淆亂黑白居心尙堪問乎

久聞衡陽彭剛直公玉麟與原配鄒夫人失和終身不相見近閱王壬秋太史闈運湘綺樓詩文集言之甚詳爰記之於此其詩集中有鄒夫人挽詞三首並自註云夫人適彭數年有子矣忽不見答同居未嘗相面幾三十年偶還母家遂卒云云其文集又有剛直公行狀內云鄒夫人樸拙失姑愛終身無房室之歡自太夫人卒後遂不相面云云鄒夫人墓志則稱之曰無故見棄云云据王氏所云鄒夫人以樸拙見棄無他失也其挽詞三章甚哀艷備錄於後詩云懿德傳柔順歸終倍可哀黼帷雖路寢鸞鏡恨泉臺有子莊姜羨無家衛女迴空留一品服畫篋不曾開二云人傳喬氏婿富貴美風流昔嫁經貧賤相思泣好仇

蘭芝無罪過蘇蕙有癡愁辛奉泥金詔君恩百代留三云夏撰  
猶中壽劬勞定此生感深漣水曲夢醒浙潮聲大莫何欣戚甘  
貧忘寵榮秋霜孤子泣難盡哺烏情

紀氏嘉言一書曩於曾文正文集中見是書序渴望久之深以  
未得見爲憾甲寅年於書坊架上無意中得之書凡四卷袖珍  
本道光丙午北京琉璃廠校刊原板卽存廠西門內路北延壽  
菴斌陞齋書爲宛平徐春泉 瑋摘錄紀氏原文加以圈點  
後又附春泉自識數語或數十語不等雖意在勸懲頗疑其爲  
俗書紀文達公原文旁敲側擊左宜右有正意轉含蓄不露使  
讀者於言外得之曲盡文字之妙推紀文達公當日著書之意  
本爲中材以上者示以勸懲並非欲家喻戶曉爲中人以下言  
也故行文用筆不妨如此徐氏不明此旨每段後識數語明揭

題旨又或增以他事盡爲中人以下之人言矣是不特畫蛇添足且恐佛頭著糞不知曾文正公何所取而爲之序誠所未喻豈以當時大亂初平人心未固不能不取於因果報應之說以補王化所不及曾氏序文謂世風日漓無欲而爲善無畏而不爲不善者不可得已苟有術焉可以驅民於淳樸而稍遏其無等之欲豈非士大夫有世教之責者事云云作序之意或在斯乎

先文莊公於粵匪亂後約在同治六七年間購得無爲州徐姓屋居住舊有樓一所懸遠混天碧四字榜額爲本地亂前書家李且初先生旭所書字體仿米芾頗有雄傑氣概遂仍之因以遠碧名樓爲藏書所聲木謹案柳子厚永州新堂記中有邇延野綠遠混天碧之語李且初先生題榜蓋卽用其語且初名氏見

於宛平查爲仁心穀蓮坡詩話中稱其書法奇崛信不誣也  
詩話之編始於歐陽文忠公自宋以來無虛百家大抵皆一知半  
解片語單詞雖云楊榘風雅標示諸法悉在可有可無之間從  
未有如我朝朱竹垞太史彝尊所撰之靜志居詩話二十四卷  
雖名曰詩話所有勝朝三百年詩學源流升降轉移風氣淳薄  
人情變幻悉具其中搜羅廣博議論精嚴評隲允協允爲歷代  
詩話之冠固非他家一枝一節所能比擬實由於太史學問淵  
富兼工詩古文詞故能有此鴻編巨製洵非他人所能學步也  
桐城姚姬傳郎中鼐以古文名天下不特當時負重名少時卽已  
驚其長老蓋雖有學力實亦因天授所致非偶然也劉耕南廣  
文大槩海峯文集中有送姚姬傳南歸序於其年少未娶時已  
推崇備至因節錄其中一段以志之文云姚君姬傳甫弱冠而

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青也憶少時與南青游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髻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游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爲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云云亦可見其當時之傾倒矣

各省府廳州縣前人著述自以本地人搜羅爲易聞見較詳愛慕綦切師資實親金劍民 嗣徽太平人搜羅台州書籍積至四百餘種編鴻遠樓所藏台州書目四卷附錄一卷編中分刊本鈔本二種甲寅春月排印本兼載諸人序跋刊本年月以示信而有徵非如各省志書藝文志徒列書名百無一存者所可

比擬雖編輯體例原有不同真堪爲後人所取法矣

查初白論詩云詩之厚在意不在詞詩之雄在氣不在貌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葉松石續之曰詩之趣在真不在奇詩之妙在超不在僻詩之俊在神不在采詩之工在鍊不在琢陳曼壽復續之曰詩之高在品不在峻詩之贍在才不在博統觀以上諸說詩豈易言哉若僅以五字七字爲詩則村婦樵夫亦可出口成章奚必出於學人之手哉

唐丹陽進士殷璠選集丹陽集一卷久無傳本新城王文簡公士禎當日嘗百計求之欲更選其詩迄未能得見於王文簡公自撰筆記中頃於常熟宗廷輔子贊所撰宗月鋤遺著八種中見之寥寥僅十五頁乃光緒丁巳閏二月家刊本其果屬唐時選本真僞則不敢知聊記其目錄於後以待後人考核

延陵二人

大理司直包融 登頭山題儼公石壁 阮公嘯臺 酬忠公

林亭 送國子張主簿 和陳校書省中玩雪 和崔會稽

詠王兵曹廳前湧泉勢成中字 賦得岸花臨水發 武陵

桃源送人

監察御史儲光羲 述華清宮五首 游茅山五首 雜詩二

首 效古二首 猛虎詞 射雉詞 采蓮詞 牧童詞

田家卽事 寄孫山人 酬綦母校書夢游耶谿見贈之作

使過彈箏峽作

曲阿九人

餘杭尉丁仙芝 和薦福寺英公新構禪堂 贈朱中書 戲

贈姚侍郎 餘杭醉歌贈吳山人 京中守歲 渡揚子江



長甯公主舊山池 剡谿館聞笛 越裳貢白雉 江南

曲五首

緱氏主簿蔡隱正 石橋琪樹 句 整巾千嶂聳 曳履百泉鳴

監察御史蔡希周 奉和扈從溫泉宮承恩賜浴

渭南尉蔡希寂 同家兄題渭南王公別業 登福先寺上方

然公禪室 陝中作 洛陽客舍逢祖詠留宴 贈張敬微

處士張彥雄 詩闕

處士張潮 江風行 襄陽行 采蓮詞 江南行 長干

行

校書郎張翬 游棲霞寺 絕句

吏部常選周瑀 潘司馬別業 送潘三入京 臨川山行

長洲尉談戴 清谿館作 句 清清江潭樹 日夕增所思

句容三人

忠王府倉曹參軍殷 遙 塞上 送友人下第歸省 送杜

士瞻楚州觀省 友人山亭 春晚山行

硤石主簿樊 光 南中感懷 句 巧裁蟬鬢畏風吹盡作蛾

眉畏人妬

橫陽主簿沈如筠 寄張徵古 閨怨二首 寄天台司馬道

士

江甯一人

右拾遺孫處玄 詠黃鶯 失題

處士徐延壽 折楊柳

上海製造總局舊刊四書詩經白文二種頗便於小兒之誦讀如欲講解不妨另用朱子集註然亦須小兒稍明事理講解始有

益讀時未必卽能講解轉不如逕讀白文本爲簡淨但局刊四書白文亦未盡善須照四書集註分成段落每節之下畫一橫劃以清眉目乃爲完備聲木之私意如此

同治十三年十月初十日爲 孝欽顯皇后四旬萬壽 穆宗毅皇帝承歡永錫前數月 特諭京外實任大員老親有年逾八十者爲人瑞宜優賚之時吏部尙書毛昶熙之母姜氏年八十有二首拜 御書絳幔延暉扁額並玉如意大卷江紬八絲緞袍褂料之賜海內外榮之然其事亦有幸有不幸者當時 先文莊公任江西藩司 先祖姚胡太夫人奉養在署時年已八十二歲宜與毛昶熙之母姜氏同邀 恩眷矣乃事竟不然時劉忠誠公幼失怙恃不獲祿養時抱隱痛見 先文莊公板輿迎養不勝欣妬不欲專摺奏請又不能顯達功令乃用照例題

奏本到京深恐 先文莊公不欲告之曰只要到部與專摺奏事一樣照例題奏本到部至早須半年出奏孰意未及半年穆宗賓天部遂寢其事並行文贛撫現在 穆宗已賓天不便再行出奏遂使我國家熙朝人端竟少 先祖妣胡太夫人一人 先文莊公曲體劉忠誠公隱痛之誠亦毫無意見同官江西時 先文莊公與劉忠誠公同無子息後 先文莊公生聲木兄弟五人劉忠誠公終未生子光緒丁酉尉之二兄中江南鄉試劉忠誠公時任江督有人告之曰此乃劉某某之子也劉忠誠公聞之不懌歎曰在江西時我同他一樣無子今他之子已中舉我仍無子他總算全福人矣光緒 先妣程太夫人棄養於四川督署四月出殯回里安葬出殯之日成都將軍恭問松將軍壽亦執紼 先文莊公預定望江樓爲百官休息

之所 先文莊公並告以 先妣程太夫人平日言行當年如  
何吃苦實爲內助云云恭將軍並謂我之妻跟我吃苦並未跟  
我享福一日我之抱痛又何如耶言之不勝嗚咽皆觸境感傷  
有不期然而然者

倪釗字勸旃一字鈍菴號幼迂無爲州人光緒 拔貢補朝考

一等官定遠縣教諭性純好學喜言宋儒書平日規行矩步平  
心靜氣從無急言遽色受業 先文莊公之門 先公佳其品  
學期以遠大年八十有六卒其自輓聯語云鶴化恨今遲八六  
年戴髮歸泉碑碣猶題清處士鵲啼悲路迥三千里忠魂繞闕  
衣冠不改舊遺民宣統辛亥正值廣文重游泮水之年以國變  
不欲復行可謂不負師訓爲我朝之完人矣撰幼迂詩鈔四卷  
續詩鈔四卷文集二卷鈍菴瑣錄四卷日下記游一卷廣高士

傳二卷

上海商務印書館於己未編輯影印四部叢刊三百廿三種八千五百四十八卷二千一百冊內有宋本三十九種影宋寫本十六種金本二種元本十八種影元寫本五種元寫本一種明活字本八種明寫本六種校本十八種日本高麗舊刻本八種釋道藏本二種創議於戊午告成於壬戌所有海內外藏書家宋元善本無不鈎致囊括一網打盡開未有之宏博集善本之精華洵屬千古之盛事宇內之鉅觀空前絕後有一無二者初印時慮賞音者稀預計只印五百部工價紙墨照此勻算不意購者紛至以致加無可加以一千五百部爲限訂購仍形踴躍一時無法應付直至戊辰重印復增入聊城楊勤慈公以增海源閣藏宋元善本爲初印本所無益增美備矣

陸放翁之妻唐氏工詩詞見逐於母夫人妾驛卒女亦工詩詞見逐於王夫人予已錄入卷一內不謂放翁仍有一妾亦能詩詞放翁初客於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疏妓頗疑之放翁作詞自解妓卽韻答之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箇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閑又那得工夫呪你云云當時謗放翁者謂其挾一蜀尼以歸實卽此妓後去留雖無可考亦可見放翁閨房之內能詩詞者三人皆不克終身作伴侶誠恨事也

晉獻公雄才大略其生平作事專與姬姓爲仇滅耿霍魏虞虢五國及伐驪戎皆姬姓也娶於賈娶於戎娶於驪戎又皆姬姓也其無所顧忌甘冒不韙實由於滅桓莊之族爲厲之階虞公親

見其殄滅同姓諸國如拾草芥猶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昏謬若此雖用宮之奇百里奚亦未能保守其國何況貪賄違諫引狼入室哉

五子登科爲第一種善頌善禱之詞不意竟有成爲事實者宜興儲 明府方慶康熙丁未進士丁巳復荐舉博學宏詞官清源縣知縣妻徐氏賢而有才生子五人長右文 丁巳舉人次大文 辛丑會元二甲進士入翰林三在文 己丑二甲第三名進士入翰林四郁文五雄文均 辛丑進士兄弟三人同榜進士亦科第中所罕有侯官曾霽峯州牧暉春子五人先後皆登甲乙科魏儷泉中丞 以五子登科扁旌之 范鳴銖范子城胞兄弟道光丙午同年舉人復相繼成進士光緒間丹徒丁立鈞丁立瀛丁立幹以適堂兄弟三人同時入



詞館丁立中舉人江安傅增 傅增湘傅增培胞兄弟三人亦  
同時入詞館傅增溶舉人武強賀濤賀沅胞兄弟光緒 同  
年舉人 復同年進士建德周學海周學銘光緒 同中  
進士周學熙光緒 舉人周學輝光緒 舉人均我朝登  
科記中之佳話也

南海吳荷屋中丞榮光在嘉道間政事文學收藏亦頗彪炳所撰  
之書流傳甚少石雲山人全集四十二卷道光二十一年三月  
筠清館自刊本內分詩集二十一卷續一卷試帖一卷筠清館  
詩餘一卷詞選一卷書付其女尙憲詩選六卷書付其子尙忠  
尙志媚葉應新皆係自選已作無他人詩詞也文集五卷末一  
卷爲書畫題跋奏議六卷外有筠清館金文五卷道光

月自刊本楊守敬翻刊本辛丑銷夏記五卷道光

月自刊本葉德暉有翻刊本歷代名人年譜十卷道光

月自刊本光緒

北京正文齋書坊翻刊本吾學錄初編

廿四卷此書檢查極便流行甚廣各省書局均有翻刊本帖鏡

卷前人筆記有誤作帖鑑者中丞文集卷三有帖鏡自序

一篇可知原作帖鏡此書集帖學之大成爲帖學之龜鑑千古

絕無僅有之書相傳吳縣潘文勤公祖蔭於圓明園之變失其

原稿於海淀海內無第二副本深可痛惜据光緒三十二年十

二月仁和王子展觀察存善宋拓絳帖目錄後序云光緒戊子

存善權知南海縣事因公至佛山訪吳伯榮中丞故宅曾得見

帖鏡稿本書凡十六册網羅囊括既博且精在苒廿年事如春

夢卽帖鏡一書今亦不知在何處彷彿記其體例寫此目錄以

餉同志云云据此則帖鏡原稿未遭海淀之失但筠清館碑帖

字畫已由上海賈人程秉銓等到佛山販賣殆盡終未見此書之出想已爲他人購去購者得此寶物絕不口說徒令人增慨念耳

太原張佚字拱端僑居吳中生有七女皆工詩詞所適亦皆吳人長女名學雅字古什撰有綉餘集十卷次女名學字撰有學典字古政撰有花樵倡和集卷四五女孿生五女名學象字凌仙撰有硯隱集卷六女名學聖字古誠撰有瑤草集卷七女名學賢字古明撰有華林集卷其詩雖未必超妙能傳於世然修飾字句亦頗費工夫洵屬難能可貴矣中惟次女詩無傳餘均錄入江蘇詩徵七女皆能詩亦閨閣中之佳話也宋太祖燭影搖紅一事草野喧傳數百年不息意謂太祖之崩由

於太宗之弑雖四庫全書提要辨明此事僅見於宋釋文瑩湘山野錄李燾引入通鑑長編遂啓千古之疑竇然宋蔡條鍊圍山叢話中言宋太祖納花蕊夫人頗嬖之爲宋太宗射死宋王定國聞見錄亦載其事但作金花夫人蔡條雖非正人然爲蔡京之子又預直中禁於朝廷故實知之爲詳其人旣非草野下士其言自異於齊東野語况又見王定國聞見錄是當時實有其事實有其人毫無疑義當宋太祖在位與太宗雖誼屬兄弟義尤君臣豈有人臣射死君妃之理亦無有弟射死兄妾之理則當日太宗之驕縱跋扈情形原不在操莽之下蓋以母后有言兄終弟及故敢肆行無忌若此史言宋太祖欲遷都長安太宗力持不可且請早日還汴太祖被逼不得行其志則履霜堅冰有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大權旁落雖父子兄弟夫婦亦變生

肘腋吁可畏已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誠不誣也

春秋之時美女多出於齊信乎彼美孟姜洵美且都云誰之思美孟姜矣豈其取妻必齊之姜也詩經君子偕老三章以美宣姜碩人四章以美莊姜果如所言雖妲己妹喜王嬙西施不足道矣然淫婦亦出於齊所謂冶容誨淫大國無禮者是已衛宣公烝於夷姜衛公子頑烝於宣姜公子朝通於襄公夫人宣姜齊襄公通於文姜魯公子慶父通於哀姜魯叔孫僑如通於穆姜晉獻公烝於齊姜齊莊公通於東郭姜向姜不安於莒室是春秋時之淫行以姜氏爲最多尙有一事更屬駭人聞聽據左傳所言衛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云云宣姜本齊女衛宣公爲其子伋娶之聞其美因自娶之不聞齊人發一言以爲討及

衛宣公薨宣姜初未聞有淫行齊人乃母家正宜助以守柩舟之節如共姜故事乃不此之務轉令衛宣公庶子烝於後母宣姜不可又復強之真不知其是何居心於齊果有何利益則非後人所能揣測矣

新城王晉卿中丞樹枏編故舊文存四卷自序云余少時從黃貴筑師受古文之學每出所作輒見推獎而同人又往往過爲逾量之美而余亦竊竊自喜以爲庶乎其於古之作者稍有合也及桐城吳摯甫先生守冀州聘余主講信都書院朝夕過從聆其緒論始疑而不敢自信久之益慙然自慚其不類乃盡棄向所爲者而更以近作質之摯甫摯甫則曰余固疑向者非君之文今觀於此而益知君之文固在此不在彼也余嘗見今之老師宿儒閉門著述其用力不可謂不勤且至矣而役役終身卒

莫有登堂入室之一日則以無明師益友爲之啓其門而導之路也云聲木謹案中丞此序實爲萬世文學之樞紐學問無門徑雖穹力盡氣爲之不足登大雅之堂只成爲野狐禪而已中丞序此書於丁卯十一月時年已七十有七自舉悞入歧途以告後人言之親切有味若此真萬世之龜鑑也

伍肇齡字嵩生邛州人道光丁未進士 欽點翰林院庶吉士時年僅十七其曾祖時格祖琨父榮光皆在堂四代同堂洵屬科名盛事相傳太史在京寓某寺狐仙欲以女妻之辭以已聘妻又欲以爲妾太史堅辭致觸狐仙之怒謂汝如不肯終身莫想再入京言時聲色俱厲太史爲之膽寒是以自十七歲入詞林後並未入都散館以庶吉士終卒年已八十有餘設非國步已更早已飲重宴瓊林之酒矣跡其生平掌各書院講席五六十

年 先文莊公督川時太史正主尊經書院講席相處甚歡九年未易入戲以狐仙事問之太史笑而不答乃知人言未必無因也後有某年四月太史倉猝至督署辭館 先文莊公問其故太史曰諸生不服教欲驅我走我已年老欲讓賢者也 先文莊公謂曰我忝任川督川中人民皆似我家子弟况尊經書院關聘須由總督出名院中諸生我視之更與我家子弟無異設有我家子弟要驅先生我能答應乎此事老前輩願讓我却不能同意今日請回明日我到院中告誡諸生次日 先文莊公到尊經書院答拜諸生環而聽者幾於全數皆來 先文莊公大聲以此意告太史並指窗外諸生亦厲聲以此意告之諸生聞之相率散去太史深德 先文莊公禮賢下士以詩二首爲謝適去 先文莊公 先妣程太夫人壽辰不遠乃書扇二



柄以爲壽 先公壽辰四月十四日 先妣則十五也

同光間吳淞駐紮淮軍五營名曰慶字軍舊爲 先文莊公勦平  
髮捻逆匪時所統帶親兵五營先是 先文莊公與故相李文  
忠公鴻章以公事齟齬遂謝病歸以此軍讓歸同邑吳武壯公  
長慶統領吳卒復歸同邑狼山鎮總兵曹肯堂軍門德慶曹卒  
復歸同邑 鎮總兵班福齋軍門廣盛班卒於光緒末年此  
軍亦遂遣散以慶字五營四五十年之間統率皆爲廬江縣人  
自湘淮軍設立以來所希有也

山陽阮吾山侍郎葵生撰茶餘客話原本廿二卷湖州鄭菴塘刪  
存十二卷刊之頗爲士林愛重論者有訾鼎一櫛未窺全豹之  
憾至光緒戊子二月清河王錫祺壽護於侍郎裔孫鍊葺

處得見廿二卷原本遂付之排印袖珍小字本予細加研

究卷數雖較戴刻爲備然煩冗無當其中多鈔撮及無關係者原爲侍郎隨手記錄稿本凡有聞見悉筆之於書以待後日考核原無意於撰述更無意於全爲刊行戴氏刪存十二卷深合撰述體裁亦善爲侍郎藏拙使後人得識廬山全面轉覺蕪穢不去菁華亦因之湮沒矣亦猶山陽閻若璩撰潛邱劄記六卷同邑吳玉搢爲之編纂管華咸備條理秩然幾可與日知錄爭衡及其孫學林過珍手澤全爲刊行轉使此書減其身價信乎撰述難卽編纂亦不易非深明撰述之體焉能爲他人編纂存精去粕不煩不儉能使作者之長畢露於世亦非可易爲也

以人殉葬始於秦武公當時死者六十六人至秦穆公遂用至一百七十七人而子車氏三子在馬至秦始皇則凡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爲機者亦盡閉之當時死者當不下數萬人暴

秦之虐不特始作俑者皆爲苛政且愈用愈多殺人如螻蟻可謂酷矣歷代人君相沿用之千餘年至明英宗始遺令罷宮人殉葬可謂深仁厚澤超前絕後也

唐宋八家中惟蘇文定公轍論者頗有異同皆故爲高論唐宋文醇中錄文定公文 篇古文辭類纂中亦錄文定公文

篇二書爲選本古文中之巨擘不能屏之弗錄他可知矣蘇文忠公軾有答張文潛書中有論文定公文數語極爲精鑿實千古不易之論文定公之所以列名於八家者實有自立之處不藉父兄之力不然王安石有弟名安禮撰王魏公集八卷曾鞏有弟名肇撰曲阜集四卷何以皆未入選耶吾知當時定唐宋八家文者實具絕大心思才力深知文學是以後人增一不能缺一不可雖儲同人 欣選本增入李翱皇甫湜兩家唐宋

文醇因之終覺非八家之敵也蘇文忠公答張文潛書云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云云聲木謹案文忠公所謂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真文定公文之的評也

紀文達公昫生當乾嘉之時泰西格致之學尙未發明盡致亦未流及中土而文達公當時已知之謂非卓識宏才不能如是所撰四庫提要一則云歐羅巴人天文推步之蜜工匠製造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奇詐迂怪亦爲異端之尤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再則云其製造之巧實爲甲于古今寸有所長自宜節取且書中所載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

而其用至溥云云綜觀提要所云紀文達公早已知之於百餘年前其識見過人豈不偉歟

莫楚齋隨筆卷三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有商一朝大半兄終弟及前人所謂商道親親誠哉其親親也中有兄弟二人同登帝位者更有兄弟三人及四人同登帝位者更亘古所未有也兄弟二人有五外丙仲壬皆成湯子也沃丁太庚皆太甲子也祖辛沃甲皆祖乙子也祖庚祖甲皆武丁子也廩辛庚丁皆祖甲子也兄弟三人有二仲丁外壬河亶甲皆太戊子也小甲雍已太戊皆太庚子也兄弟四人有一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南庚子也厥後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其弟穆公尙能守其家法

無逸一篇歷敘古帝王享國之久似帝王享國以愈久而德愈隆矣其實亦不然周昭王平王享國皆五十一年敬王享國四十

四年顯王享國四十八年赧王享國五十九年較之無逸所舉之數不爲少矣然皆無救於顛覆敗亡何也昭王更年至百歲三代以下帝王所稀有若非祭公謀父作詩以止王心則周室覆亡之禍不待幽厲矣

朱梅崖答林育萬書云承諭欲作經史通考奇功美志令人欽羨但事體浩大又虞掛漏竊謂先生天資高妙才識絕人正不必於故紙堆中作生活何如破去依附自得聖賢之意立法立言無不可者近世人束書不觀故豪傑之士多以博覽相尙要諸古人正不尙此陳彭年夏竦高若訥皆博極羣書於今曾無一字之傳亦何爲哉云云聲木謹案湘鄉曾文正公國藩復何廉昉太守栻書云嘗以爲四部之書浩如烟海而其中自爲之書有源之水不過數十部耳經則十三經是已史則廿四史暨通

鑑是已子則五子暨管晏韓非淮南呂覽等十餘種是已集則漢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來廿餘家而已此外入子集部書皆贗作也皆勦襲也云云錢塘袁簡齋明府枚亦以考證家爲述詩文家爲作兩義相較優劣自見皆以研究詩文爲易傳詩文又以昌黎所云惟古於詞必已出爲識職質言之卽周櫟園侍郎亮工所謂詩文莫妙於杜撰朱梅崖見之深以爲然自恨其文求爲杜撰而不工亦卽曾文正公言爲文須自我作古六經皆陳言不足依傍况他書哉李漢序昌黎遺書亦曰約其旨則曰教人自爲而已辭必已出所以自爲也

周振業字右序號意庭吳江人其論詩專主法律嘗手批高青邱集於承接照應處分晰如牛毛雖作者之意未必盡然一經繩尺覺無意於法者其法無不具深惜所批青邱集湮沒不傳而



其論則甚卓詩文須有法律如工人之有弓尺規矩不可一日離開若緬規錯矩者自謂可以破除法律試問法律終能廢乎明之方孝孺死於燕王棣靖難之役身遭磔死夷及十族其忠魂義魄堪與日月爭光龍逢比干爭烈震耀萬世自不待言矣惟詩文實非所長所撰遜志齋集廿四卷附錄一卷固無人誦而習之者然後人重其忠烈幾於無人不知有方孝孺無家不藏有遜志齋集忠孝何嘗負於人哉孝孺詩文當時雖遭成祖禁錮至宣德後即稍傳於世天順癸未臨海趙洪初刊本僅二百六十七首是爲蜀本成化庚子黃文毅孔昭謝文肅鐸蒐輯釐爲三十卷拾遺十卷附錄一卷是爲邑本正德庚辰顧璘守台州併爲廿四卷附錄一卷是爲郡本嘉靖辛酉王可大守台州据上三本復加刪補是爲四刻萬歷壬子江南刊本崇禎辛巳

寧海令張紹謙刊本康熙戊寅寧海令俞化鵬刊本同治癸酉  
寧海令孫憲復復据俞本重刊永樂距今時僅五六百年以無  
一人誦習之集而已八易板其爲人所重視如此集以人重豈  
非忠烈之效哉

益都趙秋谷宮贊執信撰談龍錄一卷聲調譜一卷歷詆新城王  
文簡公士禎宮贊謂古詩不拘平仄拗體律詩亦不拘平仄而  
別有一定之平仄不可更移嘗求其法於王文簡公文簡公密  
不肯語乃以古詩唐詩互相鈎稽而得之因著聲調譜備載其  
說自此書出天下翕然宗之無異詞自來言詩者無有見及於  
此卽知之亦未必肯傾筐倒篋盡告於人宮贊以此法公之天  
下洵屬開示塗轍明指戶牖爲後人作指南車自此以後詩之  
法律始謹嚴知聲調者可與言詩不知聲調者不可與言詩有

益於詩學甚偉乾隆戊申六月王文簡公族孫鏡沚允熙刊有王文簡公七古平仄論一卷後有鏡沚允熙自跋云先堂太高叔祖文簡公以詩名海內七言古體尤直接杜韓蘇三家之傳晚歲里居常與子姪言七古抑揚抗墜之妙如近體有一定平仄非但別律句已也會者不必工不會者殊不足以爲詩子姪中間有學此體者公丹鉛明悉不煩言而已無餘蘊非竟作譜譜亦無庸作也乃外人得之以成家者反謂公吝而不傳抑過矣熙錄公七古平仄之論公之於世又錄公所自爲詩以證之俾知出乎律卽入乎古者之說之爲甚誤也允熙謹識云云聲木謹案鏡沚允熙此跋頗爲王文簡公文過至謂外人得之以成家者反謂公吝而不傳竊恐未必然也七古平仄論雖有刊本流傳頗罕未見他家著錄故錄允熙之跋於此

光緒年間上海有號天南遯叟王韜字紫詮者主持申報館筆政以報館爲護符倡言無忌人多震驚其名而不知其底蘊者諸暨余鍊山 重耀鍊山文稿中有記天南遯叟逸事一篇頗爲詳盡確實予節錄其語於此天南遯叟卽長洲諸生王晚素所弛負俗累益落魄嘗受洪逆千金上書洪秀全言規取中原摧破燕京之計又上書李秀成陳攻取上海之策隱爲洪逆大謀主同治二年李文忠公鴻章復蘇州幕客有與王晚有舊者得王晚致李秀成書燬之以滅蹟三年曾忠襄公國荃復金陵又得王晚致洪秀全書檄蘇撫丁雨生中丞日昌擒之中丞縱之至香港復爲之緩頰王晚旋上書曾文正公先陳爲洪逆李逆畫策之非繼謝其許以不問之恩晚遂更名韜佯狂滬市出入花叢好事者居然推爲風雅宗主後於光緒 年死於上

海此事陳子壯明府其元庸閒齋筆記亦載之不如此詳長洲有徐茂才當時與王晚相識凡晚所爲茂才亦深知之並親見其謝曾文正公一書予聞之於其族子徐鰲叟廣文師所言皆確實不誣故參酌余氏原本而彙記之於此

永樂大典原委據四庫提要所載甚詳因摘錄於此明永樂元年七月奉勅編二年十一月奏進賜名文獻大成初編爲解縉等一百四十七人既而以所編未備復命姚廣孝等二千一百六十九人重編於五年十一月奏進改賜名永樂大典併命復寫一部鍍木以七年十月訖工卒以工費浩繁而罷後移貯北京宏義閣當時名文樓嘉靖四十一年選禮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錄正副兩本高拱張居正校理於隆慶初年告成其正本貯文淵閣副本貯皇史宬仍歸永樂原本與寫本於南京後

經張李之亂南京兩本與皇史宬副本並燬不知何時又以文淵閣所藏正本移貯翰林院庫原編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已殘闕二千四百廿二卷據繆筱珊太史荃孫藝風堂文集所載太史到翰林院時已只存三百餘本復爲同院諸公盜出陸續售去其盜書之法早間入院帶一包袱包一綿馬褂約如永樂大典兩本大小晚間出院將馬褂穿於身上偷永樂大典兩本仍包入包袱內如早間帶來樣式典守者見其早挾一包入晚復挾一包出大小如一不虞其將馬褂加穿於身偷去永樂大典兩本包於包袱內而出久之永樂大典三百餘本又掃地無餘太史並謂每次偷書以兩本爲最合式恰如綿馬褂一件大小多則爲人所易覺其偷書之法真極精巧刻毒不謂竟於翰林院諸公行之我朝養士數百年末流乃竟如

此無怪宣統辛亥殉國難者屈指可數廉恥道喪禮教淪胥久矣階之厲者實夫已氏引用一班鷹犬所致也

予自幼卽好讀桐城文學家文集當時先文莊公遠碧樓藏書中有數種予悉爲取出置於几案復於各家詩文集及筆記詩話縣志等書中採掇其中師友所及實芸芸總總百餘年不絕信乎馮夢華中丞煦所云姚氏之說信足以鼓舞天下洵不誣也予力爲搜求其中有至難得者擬編刊桐城文學叢書五十八種其坊間有通行本及不難購得者不在此例已列其書目於續補彙刻書目中茲復鈔附於後聊以志畢生心血所聚且書之以爲息壤意在必爲刊行也

山木居士文集十二卷外集二卷附魯賓之文鈔一卷魯習之文鈔一卷周易讀本十二卷魯九臯撰 抑快軒文集乙編四

十九卷丙編十六卷丁編九卷李習之文讀十卷高澍然撰  
震川文集補編八卷餘編八卷明歸有光撰 望溪文集續補  
遺一卷孫葆田編 望溪文集再續補遺四卷聲木編 依歸  
草十卷二刻二卷張符驤撰 悔生文集八卷詩集六卷王灼  
撰 厚畚初稿四卷魯鴻撰 怡亭文集廿卷張紳撰 思復  
堂文存一卷詩存一卷姚景衡撰 損齋文集二卷陳善撰  
韓齋文稿四卷孔憲彝撰 適適齋文集二卷別集一卷馮志  
沂撰 龍壁山房文集八卷王拯撰 七經紀聞四卷附一卷  
管同撰 文翼三卷吳鋌撰 張廉卿尺牘一卷張裕釗撰  
栢枳山房尺牘一卷梅曾亮撰 私艾齋文集六卷吳育撰  
休復居文集六卷附一卷詩集六卷毛嶽生撰 寄鴻堂文集  
四卷李宗傳撰 欽齋文二卷蘇惇元撰 可久處齋文集八



卷馬樹華撰 甚德堂文集四卷吳賢湘撰 陰靜夫遺文二  
卷陰承方撰 援鵝堂文集六卷姚範撰 味經山館文鈔四  
卷文續鈔三卷戴氏先德傳二卷書傳疑纂八卷戴鈞衡撰  
綠猗軒文鈔二卷舒燾撰 秋聲館文集二卷歐陽勳撰 丹  
稜文鈔四卷蔣彤撰 袖海樓文錄六卷黃汝成撰 端虛勉  
一居遺文三卷張成孫撰 松溪文集一卷汪汝爲撰 雲在  
文稿一卷楊紹文撰 問亭文鈔六卷張鵠撰 奉萱草堂文  
集二卷文續集一卷單爲鏞撰 小峴山人文集六卷續文集  
一卷補編一卷秦瀛撰 詩經集傳拾遺二卷吳德旋撰 隱  
拙齋文集六卷附一卷沈廷芳撰 月滄文集六卷詩集二卷  
年譜一卷呂璜撰 半巖廬遺集二卷邵懿辰撰 校經草廬  
文集一卷顧曾撰 惜抱軒歸文評點一卷姚鼐撰 嘉樹山

房歸文評點一卷張士元撰 韓文論述十二卷沈闈編 韓子文鈔十卷林明倫編 史記別鈔二卷吳敏樹編 靜遠堂集三卷陳壽熊撰 明文偶鈔一卷國朝文偶鈔一卷程崧編 史席閒話一卷鞠濂撰 史記七篇讀法二卷王又樸編 以上五十八種專指已購得者記之若以寬閒之歲月陸續再購得數十種增入原編之中或析出另爲後編是豈特予之大幸亦天爲斯文衍一脉之傳近世提倡刻金石文書說文書佛書者頗不乏人獨無人議及流傳桐城文學書豈天之將喪斯文也歟則非予所敢知矣

宋王伯厚尙書應麟撰通鑑答問五卷附於玉海後名曰答問實係史論一種惜所論始於周武烈王終於漢元帝計其全書當有數十卷堪與胡寅讀史管見王夫之讀通鑑論卷數相埒自

宋以來只有此數其遺佚已久矣大抵是書作於宋亡以後故持論務爲嚴刻實有激使然如胡寅作於南宋之初目擊自命爲賢士大夫者仕於金仕於劉豫仕於張邦昌實繁有徒腆然不以爲怪不知廉恥爲何事名教掃地盡矣寅目擊心傷不便明言託於論史以抒積懣應麟與夫之史論亦皆主於嚴刻同是此時此事痛哭而言之非作於禮樂休明世際承平故爲此高論人人責以周孔也四庫全書提要斥之原爲承平之時而言當務爲寬和不主嚴刻亦不爲無見若紀文達公昫生當南宋及明之末造胡寅等之史論當鑄金呼佛事之矣

國朝諸儒能言而不能行者莫如大興翁蘇齋學士方綱學士侈言理學研究宋五子書乃至跪求差使見於嘯亭雜錄以妾爲妻並已死二妾亦扶正見於翁氏家事略記平生尤喜言詩手

錄古今評註杜詩者三十餘家至二十三遍之多可謂勤矣又推闡趙秋谷宮贊執信聲調譜之說撰小石帆亭著錄六卷以暢厥旨其法益密易王文簡公論詩主神韻之說爲肌理二字亦可備一說皆於詩學有裨獨至其所自作之詩極與所言相反其詩實陰以國朝漢家考證之文爲法尤與俞正燮癸巳類稿癸巳存稿相似每詩無不入以考證雖一事一物亦必窮源溯流旁搜曲證以多爲貴渺不知其命意所在而爬羅梳剔詰曲聲牙似詩非詩似文非文似註疏非註疏似類典非類典袁簡齋明府論詩有錯把鈔書當說詩之語論者謂其爲學士而發確爲不謬百餘年來俞氏之集名雖行世試問何人取而誦讀則傲聊供插架之用復初齋詩集流傳益罕欲供插架而未

能豈非不行于世之明驗乎文章乃千古之公物公是公非自

有定評決非一二人以私意所能擾亂也

徐雲路字企萬號懶雲崑山人明太僕卿應聘八世孫性至孝母吳氏有肝厥病疾作危甚雲路默禱于天刲臂肉和藥以進疾遂愈延壽十餘年而歿雲路以明經需次廣文道光甲申卒年六十八歲咸豐初旌孝子事蹟入崑新兩縣志孝友傳雲路少爲諸生有文譽詩宗晚唐填詞出入兩宋爲古文疏落簡峭嘗賣田作秋闈旅費舟夜泊燕子磯朗誦所作賣田詩鄰舟聞之問何人雲路亦出詢乃知錢塘袁枚也亟具衣冠執弟子禮請受業論詩良久而別吳中盛詩社雲路館吳門久時與唱和手輯邑人詩成集題曰玉輝篇道光末張潛之潘道根所刊崑山詩存多本之青浦王昶致政歸選湖海詩傳引雲路相參證善畫梅蒼勁秀逸人爭寶之撰有雲海梅文集 卷淪雪山房詩

鈔 卷延秋館詞 卷集腋草 卷玉輝編 卷崑山詩選

卷雲路詩宗晚唐于溫李爲尤近永福黃莘田明府任時與唱和盛稱其詩秋江詩集六卷雖有王元麟陳應魁兩註本于雲路事蹟多未詳蓋由未見崑新兩縣志書無由考證聲木因取縣志中所載錄之於此亦補註及讀明府詩集者所不廢也

世祖章皇帝御製董皇后行狀龍陽易實甫觀察順鼎刊入琴志樓叢書中有云因歎朕伉儷之緣殊爲不偶前廢后容止足稱佳麗亦極巧慧乃處心弗端且嫉刻太甚今后秉心淳樸顧又乏長才洎得后才德兼備足毗內政諸朕志順治拾有柒年捌月壬寅崩云云聲木謹案董皇后卽草野相傳以爲董小宛者實則爲滿洲內大臣鄂剛毅侯節碩之女見於 御製行狀甚明夫以帝王之尊開國之初而伉儷之間自歎不偶如此人生

伉儷之樂真不易得世只知得科第及高官厚祿以爲須祖功宗德前世修來不知得嬌妻美妾比之高官厚祿更屬不易設非前世修來三生有幸天地鬼神恐未必能使之消受此福也崔華字不雕太倉人順治庚子舉人工詩畫撰有櫻桃軒集 卷王文簡公稱其詩清異出塵吳梅村祭酒目爲古塘一鶴傾倒可謂至矣其詩集無傳名氏亦不見他人撰述何耶王豫編輯江蘇詩徵錄其詩九首入卷廿二獨於王文簡公漁洋詩話所舉之一寺千松內飛泉屋上行欹橋夜清畫薄泡出蘋間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時等詩一字不錄僅錄居易錄所舉之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一詩何耶豈以王文簡公評隲未公伊之選詩另具手眼能判別涇渭直駕乎新城而上之是真不可解矣

粵西蔣霞舫京兆達爲 先文莊公咸豐庚申 恩科會試房師  
師生誼篤常爲 先文莊公書扇下鈐一印文曰蔣氏第十八  
世秀才後其子以明經候選教諭 先文莊公任川督時仍歲  
寄羔幣以奉師母時通函訊是又一世秀才矣長樂梁茵鄰中  
丞章鉅歸田瑣記自述自明迄國朝十五世秀才紀文達公昀  
任閩省學政時特贈一篇文曰書香世業常熟馮己蒼

家亦九世秀才至馮修字念修號東村矢志讀書願青其衿以  
足十世之數顧困於童子試四十年不克竟其志齋恨以終士  
林悲之香山黃香石中翰培芳門聯云三百年里第十八世書  
香其屋仍爲明黃文裕公故居亦十八世秀才夫士食舊德至  
十餘世之久真我朝之盛事而海內復寥寥數家何其難也

湘鄉曾文正公國藩功在社稷名垂國史本無待於立神道碑當



時其家人請劉霞軒中丞蓉撰文未及作中丞又卒檢其遺篋  
僅有銘詞乃請郭筠仙侍郎嵩燾補作序文復請李文忠公鴻  
章撰墓志銘李文忠公久不親文事實爲

代撰見

於  
中而不知當日曾文正公因吳南屏廣文敏樹  
客於兩江節署曾從容爲言吾一旦不幸誌銘當以屬子云云  
是其生時曾以是屬望吳南屏廣文此乃一時言論恐其家人  
亦未必知之故改屬他人果知之不必故違是命也巴陵杜仲  
丹孝廉貴墀撰巴陵人物志十五卷備載其語於吳廣文傳中  
想此語聞之於廣文信不虛也

明末詩文派別至公安竟陵可謂狃妄變幻極矣亡國之音固宜  
如此時當末造非人力所能挽回世多不知其名氏撰述爰記  
之於下以昭後世之炯戒公安三袁一庶子宗道卽士瑜撰海

蠡編二卷一吏部郎中中道撰述無傳一吏部郎中宏道獨宏道撰述甚富撰有觸政一卷瓶花齋雜錄一卷袁中郎集四十卷明文雋八卷竟陵爲鍾惺譚友夏俱天門人鍾惺撰詩經圖史合考廿卷毛詩解 卷五經纂註五卷史懷十七卷合刊五家言 卷譚元春撰嶽歸堂集十卷譚友夏合集廿三卷譚子詩歸十卷復與鍾惺合編詩歸五十一卷明詩歸十卷補遺一卷鍾惺復編名媛詩歸三十六卷周文歸廿卷宋文歸廿卷評點左傳廿卷雖皆收入四庫存目提要極爲詆斥不遺餘力論者謂其言非過也

神農陵寢相傳其土可以治病故袁簡齋明府詩云一坏能治膏盲病九死難醫嫉妬心下句可謂慨乎其言之矣

陸邵文徵君耀遙撰畫墁賸稿八卷本屬居幕府時代府主之作

徵君在日戒後人勿刊光緒四年三月其第五孫彥頤刺史祐勤任興國州知州時懼其久而散佚又以徵君有遺言弗能決杜仲丹孝廉貴墀適居州幕力勸之刊行非徵君意也徵君代人之作不欲以己尸其名尙存古人讓善之遺意

宣統三年鄂藩余壽平中丞誠格升任陝西巡撫鄂督瑞莘儒制府澂爲之奏請言誠格有父路遠不能迎養請就近量移庶可忠孝兼盡奉 旨與湘撫楊俊卿中丞文鼎對調先是鄂督陳筱石制府夔龍調任川督制府妻許夫人禧身字 乃已故軍機大臣 尙書許恭慎公庚身之從堂妹憚於路遠不願隨往亦有人爲之上聞奉 旨調任直督王道不外乎人情此等舉措無關宏旨猶有康乾年間君臣如家人遺意許夫人禧身以一婦人而改 恩命尤我朝所未有也

道州何子貞太史紹基書名滿海內而其知人之明尤夔絕千古嘗謂桐城方栢堂明府宗誠曰余自楚至皖行數千里所見好官三人黃州府知府徐太守豐玉鄱陽縣知縣沈明府衍慶祁門縣知縣唐明府治其後粵匪之亂徐沈陣亡唐亦殉難其語見栢堂集次編

孫家振字玉聲

人號漱石生化名警夢痴仙近代之小說家

撰海上繁華夢初集六卷續集六卷後集八卷笑林報館附刊本又有翻刊小字本宣統辛亥以後復撰續繁華夢初集六卷二集六卷三集八卷此書雖係章回小說而用意深遠中厲勸懲之旨且報應昭彰尤至爲痛切予嘗戲目之爲戒嫖戒賭戒結交匪友教科書人家子弟於十五六歲之時文義粗通正喜看各種小說可以此書命之細閱苟得中材熟閱此書未有不

憬然自悟者決不至故入迷塗矣尙有陽湖李國嘉字伯元化名南亭亭長撰有官場現形記五編每編六卷筆意淺顯並無污穢之語亦可供茶餘酒後之一助予素不喜閱小說故知之者甚少細閱此二書決無他虞也

吳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全椒人諸生襲祖父業有二萬餘金與文士往還飲酒歌呼穹日夜不輟不數年貲產蕩盡冬夜苦寒邀同好五六人繞城堞行數十里謂之煖足撰文木山房集

卷詩說 卷儒林外史五十卷他集不傳此書獨風行一時世人多見之好之其中描摹文士情態嬉笑怒罵如鑄鼎象物頗爲小說界開一新面目惟其書本五十回爲五十卷不知何人割裂茂才文木山房集中語彙積增爲五回後有茂才從兄青然先生槃女孫之女夫上元金和一跋稱五十五回爲五十五

卷是每回可爲一卷矣程魚門太史晉芳勉行堂文集中有文木先生傳謂生平交友莫貧於敏軒其橐中筆視都無云云負才如是家產如是而一寒至此毫不以爲意真世間所罕有者晉之乘楚之檣杙魯之春秋其意一也孟子已言之矣然後世以春秋名書者甚多如虞氏春秋呂氏春秋漢趙煜吳越春秋十卷晉習鑿齒魏晉春秋 卷魏崔鴻十六國春秋一百卷宋尹洙五代春秋 卷明荀廷詔蜀國春秋我朝列爲禁書明崔銑文苑春秋四卷姚士彝後梁春秋二卷查繼佐魯春秋一卷適園叢書本以檣杙名書者只有宋張唐英蜀檣杙二卷以乘名書者明有周嘉胄香乘廿八卷許奉恩里乘十卷豈以春秋爲聖人筆削因以名書猶得希聖之意也歟

西域人以刼盜爲夾壩見紀文達公姑妄聽之自註聲木謹案夾

壩卽劫盜之訛非以劫盜爲夾壩也四川人以強盜爲帽壳實卽暴客之訛亦非以強盜爲帽壳也張文襄公之洞督學四川撰輜軒語一卷中有屬武生不可與帽頂來往之語川人本云帽壳張文襄公以其名不雅馴易爲帽頂失之遠矣

益陽胡文忠公林翼遺集中批牘之語有儒雅雍容逢人便問魏三兄之概云云光緒丁未予在山東王古愚孝廉振珪告予云人言胡文忠公此批乃戲用閱微草堂筆記中故事從無有知其出處者予爲之檢查原書見姑妄聽之卷四奴子傅顯事魏三兄亦卽奴子魏藻見本條自註持以示之孝廉大喜

長樂謝枚如 章鋌賭棋山莊文集中抑快軒遺文稿跋中有云近日古文有桐城派有常州派李申耆蓋常州派中之錚錚者聲木謹案張文襄公之洞督學四川時編書目答問四卷中

有桐城派陽湖派等名目王益吾祭酒先謙孫佩南京卿葆田馬通伯主政其昶皆不謂然後儒亦多謂桐城陽湖同源異流並無自立一派之意說詳予撰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五張臯文太史惠言條下當時司編輯者實爲江陰繆筱珊太史荃孫力主是說據章氏所言當時確有桐城常州兩派之說不盡鑿空太史爲常州人更推波助瀾以張其軍爾

歸安楊見山太守峴遲鴻軒詩續棄自序云詩文者讀書之末技也然非千氣萬力深入閩奧不可以鳴作家同輩中詩如鄭子尹之宏肆莫子偲之蒼老高陶堂之研鍊文如徐懿甫之峻潔方存之之整暇施均甫之爽健余皆畏避之不遑無他專壹與不專壹之判也云云聲木謹案太守所撰遲鴻軒文棄 卷文續棄 卷詩棄 卷詩續棄 卷古文篇幅甚狹有意烹鍊蹊



徑未化尙未成家不能與作者爭衡自評之言良允至於評品諸家詩文甚爲的當知非無意於詩文者惟其知之深所以知其爲之之難如此非真讀書人不能道其隻字也

阮大鍼誤國庸臣人不足道然卒殉南都之難較之背主求榮者猶爲有別撰有燕子箋 種曲風行字內幾於家置一編其詩尤才華富麗風骨高騫洵能傾倒一時實足與錢牧齋吳梅村龔芝麓江左三家相頡頏徒以摧折太早又列名閹籍以致撰述湮沒不彰所撰詠懷堂詩集四卷外集甲部一卷乙部一卷爲崇禎乙亥冬月自刊本詩前有眷弟葉燦序十九頁推崇備至又有門人鄭露序三頁目錄廿七頁後有大鍼自序五頁卷端題石巢阮大鍼集之著南海鄭露公露校外集前有自序五頁目錄十九頁甲乙部卷端均題云衲子德浩宗白校刊本亦

甚工確爲明末刊本孔雀有毒不掩文章就詩論詩亦明季一大家也其刊本極爲罕見故詳記之於此

宣城施愚山侍讀閔章學問文章海內尊爲山斗久矣核以曾孫念會所編年譜遺議頗多茲略舉之崇禎九年已補博士弟子名隸縣庠順治二年我朝定鼎後復補博士弟子員順治七年寄沈耕巖先生札云章自忝鄉薦卽違素心順治三年冬李宜人來歸順治十一年九月梅宜人卒於家有悼亡詩四首順治十四年以 覃恩贈父刑部公奉政大夫山東提學道按察司僉事母馬安人胡安人並贈宜人妻梅安人贈宜人繼妻李安人贈宜人梅宜人未卒李宜人來侍不能曰來歸與梅宜人來歸同文此猶可曰出於曾孫念會之意非侍讀本意 覃恩封繼妻爲宜人是分明以妾爲妻豈君子所爲乎已入明學籍復

入國朝學籍自以違素心爲言不知果何違乎素心果忠於明乎抑忠於國朝乎可謂進退失據矣

紀文達公昫學問浩博奉 勅編纂四庫全書提要及簡明日錄允宜家置一編奉爲大經大法自不待言矣惟所撰紀文達公遺集 卷究爲榮世之書非傳世之作插架者不能不備究無人誦而習之也其鏡烟堂十種乃評品詩文各書在文達公雖能另出手眼判別涇渭亦無關於宏旨其姑妄聽之自序有云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獼祭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恆徹夜構思五十以後領修祕籍復折而講考證云云据公自序公亦非不留意於文字者且研求二十年不爲不久卒不能與文士爭短長以公之高才博學竟不能合考据文章而爲一與之翼者兩其足此乃天

限非人力所能強求也明矣

鄆陵蘇菊村廣文源生編中州文徵其師錢衍石給諫儀吉爲之  
代閱櫟園柳下山蔚數家之作廣文因此悟選文之旨自記於  
記過齋文稿中可見選詩文亦不易未可率爾爲之也



蓑楚齋隨筆卷四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南宋光宗慈懿李皇后雖爲李道之女然本戚方諸將故羣盜也明熹宗懿安張皇后雖爲張國紀之女實螟蛉之女非張國紀所生以一代皇后正位中宮母儀天下一以故盜之女入選一以螟蛉之女入選真千古后族之羞也

周武王封建諸侯惟衛最爲後亡享國亦最久共四十一世歷九百有五年秦滅六國並未滅衛直至秦二世 年始廢衛君角爲庶人其國始除當時以彈丸之地微弱之君淫靡之民居然能立國於強國暴君之下數十年安然無恙想當時秉國鈞者必具深識遠慮有所因依故能如此惜史策失載不能追尋其原委深爲可惜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  
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瓦盆與銀玉器盛酒曰  
老瓦盆始能留貽子孫銀玉器未必能留貽子孫  
通儒之論達人之見也聲木嘗讀此詩深爲感  
三字名齋嘗雜鈔關於居家日用切實可行之  
輯爲四卷卽名老瓦盆齋雜鈔以期觸目驚心  
書賈多文人其最煊赫者有四足與考證文士爭  
四傑一北宋穆修家有唐本韓柳文鏤板行世  
其旁約有能句讀者卽贈一部不索值撰穆參  
一卷其古文開先宋之先有功於藝林甚偉一  
肆於睦親坊自號陳道人刊書籍甚富後人得  
氏書棚本久爲考證板本之資糧編江湖小集

廿四卷搜羅一時詩家頗富一  
賈受業於歸有光獨以詩文游  
朝吳縣黃蕘圃茂才丕烈設  
書後人奉爲圭臬其名氏遂直  
興季氏等而上之生平欲編所  
而未藏者爲附錄其分目一守  
舊刊並未編定身後瞿木夫司  
歸於何所有人謂陸心源儀顧  
黃氏原本已歸陸氏陸氏既次  
題跋自吳縣潘文勤公祖蔭乃  
昌綬等廣爲搜輯得文六百廿  
補遺一卷刊書題識一卷補遺



版本與適園叢書一律疑卽烏程張氏所刊本也繆氏序語稱其跋識於版本之後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授受之源流繙摹之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跋一書而其書之形狀如在目前非敏求記空發議論可比云云聲木謹案蕘圃題識之善繆氏已言無餘蘊予獨惜其於每書撰人名氏籍貫學術仕宦撰述概乎無一字題及多言收售情形文字亦淺陋之至適成其爲書賈文字雖自范毛錢季等創此一派蕘圃後出推勘益密於學術上不無少助終於貿易上得益甚大蕘圃之開設書肆搜訪古書專爲牟利其學術終屬有限未可以近人尊崇隨聲附和遂躋諸撰述之林也

常熟錢牧齋宗伯謙益之姪人柳如是三百年來久已爲人所黷

稱言人人殊從無有知其詳細情形者聲木參考各書刺取其  
中事蹟薈萃記之於此柳如是本吳中大家婢初名隱雲流落  
北里爲吳江盛澤鎮名妓徐佛養女佛善畫蘭能鼓琴更名楊  
愛小字影憐後又自更姓柳名是字如是在北里中負盛名

輕薄子錢青兩岱勲故小有才與柳狎最稱莫逆教之作詩  
寫字從柳爲狎客實若僕隸因名之曰借柳早年詩詞大半錢  
所僞作後來柳歸牧齋宗伯實岱勲爲之介並偕往焉繼又適  
松江某孝廉爲妾孝廉能文章工書法復教之作詩寫字文學  
遂大進字則婉媚絕倫詩亦格調工麗又以詞翰傾一時柳爲  
人短小不逾中人而色甚艷雙頰作朝霞色結束俏利神情灑  
落性機警口便給饒膽略然倜儻好奇尤風流放誕嘗幅巾弓  
鞵着男子服孝廉不能堪謝之去柳挾其才色游吳越間士大

夫爭趨之名愈重一時崇禎庚辰冬月爲士人裝自訪牧齋宗伯於常熟宗伯在東林中本有浪子之目相見甚歡明年辛巳六月初七日遂與宗伯定情宗伯賦詩紀事同人和之號爲河東君聲譽益起柳時年已廿四矣後生一女適無錫趙太史之子玉森 管崇禎乙酉五月之變柳勸牧齋宗伯速殉義無貪戀宗伯謝不從柳大憤自投於水家人持之不得入乃止癸卯秋月柳復下髮入道明年宗伯卒家難作勢甚凶洎柳自經死事遂得解綜柳生平不愧名妓其風流放誕本妓女之本色不足爲異何況詩字並皆超妙可以傳世能明大義勸宗伯殉義又以一死了錢氏紛糾洵足流傳千古矣柳又嘗與隴西君有舊約以問郎二字玉篆贈別甲申某月一日牧齋宗伯讌客隴西君亦在坐柳知之遣婢出問起居以玉篆歸之

行事光明磊落亦不失大丈夫之所爲也

湘鄉羅忠節公澤南撰小學韻語一卷並自註甚有功於名教惟其中有云親迎以歸交拜秩秩合盃而飲共牢而食復云夫婦之親貴於有別不共湑浴不共巾櫛夫之笥篋妻不敢兼夫之揮施妻不敢懸自註云此數者雖夫婦不共所以遠私褻之嫌也云云聲木謹案羅氏此語未免自相矛盾且於情理亦未安治夫婦既可合盃而飲共牢而食有何不可共巾櫛笥篋揮施乎當註云夫雖有巾櫛笥篋揮施未必爲一人所用或父子之物兄弟之物朋友之物置於一處事所恆有妻若專認爲夫一人之物將已物亦置於一處頗有不便之處已之物甯可另置於已之處爲便不必因有夫必須放置一處卽係夫一人之物以後亦難免父子兄弟朋友之物存放一處總以分置爲安所

以遠私褻之嫌也如此增註似於聖賢心事曲爲傳出更爲周備曲禮云男女不雜坐不同櫛栉不同巾櫛此指凡人言之非所論於夫婦故經文泛言男女而不言夫婦其義可知也夫婦生則同室死則同穴焉有生時不共巾櫛等之理所謂男女有別者以爲男子各有其婦女子各有其夫截然如此疆彼界之不可踰越非謂夫婦有別也若謂夫婦亦有別則天下之事無一不有別矣豈聖人定夫婦之制乎

國朝程羽文撰鴛鴦牒取古來男女不得其偶者以意判斷更爲匹偶中如以王昭君配蘇武以班昭配鄭康成以王婉儀配文天祥等類雖古之賢人不免侮辱又以魏甄后配曹植以遼蕭后配李煜以漢班婕妤好晉左貴嬪配梁簡文帝梁元帝是帝王妃后亦遭輕薄且亂倫其自序引譚元春之說謂古來多少才

子佳人被愚拗父母板住不能成對齋情以死乃悟文君奔相如是上上妙策云云此等傷風敗俗之語若出於口人人唾罵不謂竟有敢筆之於書更出而問世其倡亂導淫有司當誅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以保存名教王暉張潮同編檀己叢書更爲收入皆不知其名教何在廉恥何往明季遭屠隆桑悅陳繼儒祝允明李贄鍾惺譚元春等狂徒直欲蔑棄先王倫常變更禽獸習慣其流毒天下深入人心以致禍亂相尋明社以屋其流毒比之張獻忠李自成奚啻千萬倍不待張李作亂明季之人心亡久矣雖欲天下不亡得乎程羽文生當聖世猶祖述其糞溺奉爲珍祕以之搖感人心穢亂天下王暉撰丹麓雜著十種十卷其第六種曰看花述異記自記夢遇古來諸美女事其非聖侮法亦同於程羽文仍沿明季狂悖之習其人更可誅其書

更可燒矣

王安石尊揚雄爲聖人從祀孔子廟廷而紹述餘黨又尊王安石入祀孔廟致有靖康之禍二帝蒙塵明季尊魏忠賢爲聖人徧祀天下文廟而明社爲墟禮義廉恥先亡國未有不亡者也宋陳善謂馬師在孔子上見於捫蝨新話王孝詠欲以毛奇齡配享文廟見於後海堂雜錄李堪諸人奉顏玄爲聖人見於

雖屬一人一家之私言尙未行於天下其悖謬乖戾顛倒是非淆亂黑白肆無忌憚悍然冒天下之不韙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揚雄文學自足千古後世之人因其文學並欲爲之掩飾何其僨也南宋鄧肅直指揚雄爲叛臣無所逃於天壤誠屬義正辭嚴千古定論尤可笑者明盧格撰夢游清都記極力爲揚雄辨冤謂親見朱子與揚雄辨朱子詞窮屈復稱雄爲得洙

泗真源見於荷亭辨論更爲誕妄狂悖明季生屠隆李贄桑悅  
祝允明等非聖侮法之人天下靡然從風其流毒甚於張李二  
流寇流寇禍天下不過一時學術之禍天下其影響於人心風  
俗者至捷至大至久至遠有國家者宜有以深思熟慮早誅其  
人火其書絕其源無使肆其流毒也

順治間泰西教士穆尼閣寄寓南京喜與人談算學並不招人入  
耶穌教光緒間泰西教士尉禮賢寄寓 爲耶教學堂校長  
許人信教自由我朝二百餘年泰西教士東來不誘人入教者  
當首推穆尉兩教士尉禮賢研究中國學術極深中語亦至爲  
嫻熟並極言孔教平正盡人可奉不似他教各有所偏均有流  
弊予於壬子四月在青島親見之間以耶穌教何如尉云耶穌  
教亦有偏處遠不如孔教較勝於天主教其言尤爲篤實不欺



不愧我國君子之行美國教士馬林寓居南京鐘鼓樓二三十年中文精通中語極嫺熟見人亦口不言教爲西教士所僅見較之西教士艾約瑟丁韋良輩之中學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惜知之者甚少耳

如山字冠九赫里舍氏滿洲鑲藍旗人道光戊戌進士官直隸按察使書法追蹤六朝流動自喜不似他人以板重擅長在同光間以書法擅名一時尤善畫山水及寫生並指頭畫廉訪書法本甚工惜晚年倦於應酬多由門客代筆論者遂悞謂廉訪本不工書又謂自書者不如門客所書而不知非也凡門客代筆之字遠不如廉訪自書以予所見者非一內有餘杭陳質莽二尹幹書法爲廉訪所授卽爲當日代筆之一人每見廉訪親筆書畫摩挲愛玩不忍釋手亦自謂弗如遠甚可謂公論矣當日

廉訪之失官實因一言而起光緒 合肥張靖達公樹馨入都陞見道出天津故相李文忠公鴻章時任直督因張靖達公本其門生又屬吏也例須出迎竟不往各省迎送官吏例有一定之處司道府縣均在某處照例迎接張靖達公燭知李文忠公未往由間道馳去司道久候不至使人偵之已由間道去久矣大衆雖不悅尙無言也獨廉訪忿然曰一督撫不迎接一督撫不受迎接督撫威燄一至於此乎我等何不亦買一督撫坐坐亦可以此傲人不知如何此語竟爲張靖達公所知遂深銜之旋任粵督奏劾其落職督撫隔省參人雖爲例所有總嫌越俎好事我朝二百餘年實爲罕見廉訪不忍小忿致遭意外之虞可謂不幸之尤者矣相傳左文襄公宗棠捻平回逆之時自恃謀略嘗自稱曰葛亮與僚佐書或卽自稱曰老亮如某戰而

勝則掀髯笑曰此葛亮之所以爲亮也及某戰而不勝時有某方伯戲曰此諸葛之所以爲猪也左文襄公亦深銜之不久卽劾罷某方伯皆因一言而受大禍此古人所以慎言三緘其口也

賁岡杜于皇明經濟變雅堂詩集專錄五律海寧查查浦太史嗣琛半緣莽絕句專錄絕句祥符周季况都轉星譽廡橫詩質亦專錄五律尙有古人不知爲不知遺意

紀文達公昀所撰小說五種合刊名閱微草堂筆記真能空絕千古無有能彷彿似之者其衣被字內非無因也其佳處門人盛時彥跋語中頗能道其詳其謂辨析名理妙極精微引据古義具有根抵則學問見焉敘述剪裁貫穿映帶如雲容水態廻出天機則文章見焉云云亦可見文達公當日下筆之時慘淡經

營不遺餘力抽黃對白恆徹夜構思斯有此空前絕後之小說  
予生平最喜此書常置左右謂不當作小說看也

往在北京購得上元梅伯言郎中曾亮所撰黃府君墓表石刻本  
錢塘戴文節公熙正書並篆額以之對校栢枏山房文集黃煥  
華墓表本刊本頗有異同曾文正公日記謂其鑽研之久工力  
之深洵屬知言

曾文正公復鄧伯昭孝廉瑤書云國史例非一二品達官不爲立  
傳其官卑而立傳者惟彙成忠義傳嘉慶間阮文達公元始立  
儒林文苑循吏三傳國朝以來只此一次前者未嘗有舊例可  
循後者亦未嘗相續而增入之也頃何子貞太史爲史館提調  
意欲續纂儒林文苑二傳以總裁不許遂爾中輟云云聲木謹  
案國朝功令如此其嚴所以杜冒濫意極美善且儒林文苑二

傳載明功令必先將平日所纂述盡送至館然後定議屬草至光緒年續纂儒林文苑循吏三傳在我朝只二次其難如此

幼時見石印本八賢手札乃彙輯摹刻曾文正公會忠襄公李文忠公沈文肅公胡文忠公駱文忠公左文襄公彭剛直公諸家手札前列小像久已忘之矣成人後又見木刻本因翻閱之始悉湘陰郭子澣觀察慶藩編刊諸人致其父意城京卿崑燾書札意甚鄙之後閱長沙王益吾祭酒先謙虛受堂文集有觀察之墓志在焉稱其於文事剖析源流開抉閩奧驚精詣微其應不窮撰有許書轉註說例一卷說文經字考辨正四卷說文答問疏證補誼八卷說文經字正誼四卷合校方言四卷莊子集釋廿四卷泊然菴文集二卷十二梅花書屋詩集六卷澣園賸

稿二卷尺牘八卷予所見者說文經字正誼合校方言莊子集釋詩集四種固非不學無術者所可比擬不知當時何以編輯此種俗惡之書自暴其淺陋果何圖焉

前宋裴松之註三國志引據博洽考證事蹟多有溢于原書之外千古以來推爲絕作從無有人議其疏略者我朝杭世駿撰三國志補註六卷收入四庫提要稱其欲捃拾殘剩以駕乎其上雖貪多務得體例未免蕪雜然參校異同亦多精核云云裴氏所註据晉僅百餘年杭氏所註据晉已千餘年其難易不可以道里計且屢經喪亂古籍久湮杭氏竟能拾遺補闕目空千古信乎我朝考證之學軼乎前代矣

吾鄉於四月間有取麥穗煮熟去芒殼磨成小長條食之名之曰冷飪子味並不佳食者亦少不過確有此製法食品而已後讀

常熟王譽昌露渚崇禎宮詞有云麥爲捻轉櫻桃熟碧淺紅深  
曰玉盤錢塘吳理靜川註云四月嘗櫻桃以爲一歲諸果新味  
之始取麥穗煮熟去芒磨成條食之名曰捻轉以爲一歲五穀  
新味之始云云不意此等小食物竟爲明代進御之食品据吳  
氏所註且更有關係更非意料所及矣

李儵號空雲金陵人父官都司儵才貌雙絕年十六爲史忠正公  
可法筵室年廿五遭國變史忠正公殉難儵誓不再適出家爲  
女道士居揚州緱笙道院自名其室曰空雲主靜軒後入王屋  
山不知所終碧篋子撰李空雲女冠小傳紀載甚詳又工文學  
其三十五歲時撰霜猿集駢文序四百餘言雖篇幅稍狹而吐  
屬雅潔頗有樊南甲乙集之遺在婦人誠屬難能可貴其叙文  
中有云儵名閨弱質相府小星際此天傾地陷赤伏無再驗之

符遽爾家破人離素鏡絕重圓之照樓名燕子與燕偕棲院鎖  
梨花比花更悴云云詞旨哀怨不忍卒讀史忠正公有此堅貞  
文學筵室而世人竟罕有知之者予故載之於此

周宮詹起渭詠西湖詩有云若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似廣寒宮  
佟儼村姬人豔雪和查心穀 爲仁悼亡詩有云美人自古  
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均見查爲仁蓮坡詩話二詩句調並  
不高而膾炙人口多有不知其名氏者故記之於此

元海甯朱質夫 燧爲宣城貢尙書師秦門人至正 年尙  
書奉使入閩時天下已大亂道梗不得歸遂往海甯依朱燧卜  
居小桃源里未幾尙書以明宋文憲公濂荐銜上命強起之尙  
書恥事二姓一夕仰藥卒朱燧奉窆於長平里營兆十畝表域  
之別給田三十畝歲供祭祀復爲之立祠於城內嗣後燧之子



孫奉燧遺命增置祭田世守其祀每歲寒食前一日聚族上尙書冢數族皆呼爲貢老師數百年不衰至我朝康乾年間屢見之名人題詠朱燧九世孫岷左推官嘉徵撰止谿文鈔中有貢尙書玩齋先師祠堂碑記叙述甚詳此等盛德事亦千古絕無而僅有如此師弟誠佳話矣尙書爲貢奎之子承其家學復業於吳澄詩文皆挺然特出不爲元末諸人所囿撰有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其爲元末完人洵不愧其父師之教其感人之深且遠數百年如一日非無故也

南宋曹勛撰松隱文集三十九卷家有傳鈔本其子孫保存幾及千年至國朝康雍年間始刊行於世明沈鍊撰青霞集十一卷後爲嚴嵩所構陷籍其家燬其著述又榜禁無許藏匿副本其子襄復藏有副本託言口誦而心記之仍還其舊曹沈兩家能

愛護先集如此之艱且遠可謂賢子孫矣曹氏子孫經歷千年而勿失爲尤難也

永福爲廣西首府桂林府屬邑距省城西僅百有餘里唐代卽置縣不知何以僻陋若是縣志中列邑人撰述僅八種明以前五種又均佚縣志修於丙辰於游廬中王芹王芮兄弟甚贊其教學之善永人多受業造就甚廣而於本邑人呂月滄司馬璜轉不甚推崇司馬撰月滄文集六卷詩集二卷自訂年譜一卷道光廿一年八月家刊本予家有其書修志者不應不見只云月滄文集二卷附年譜一卷初月樓古文緒論一卷皆梓行於世惜詩稿散佚未梓云云司馬主講榕湖及秀峯兩書院教授甚盛鄭獻甫小谷云吾鄉之後學得先生之真者雖無幾而傳先生之法者亦有人侯紹瀛東洲云乾嘉以後呂先生出始聞桐

城之風而悅之持其超雅之才悉屏歧途拳拳向學卒成其業時臨桂朱氏龍氏及馬平王氏諸先生爲文宗旨適與先生同且相爲師友能植其學於昭曠之原遂皆有以發名成業由是諸先生所作歸然爲吾鄉文辭之正軌可謂具兼人之識特立之操者已謝元福子受亦謂永福呂禮北臨桂朱伯韓兩先生始以桐城之文導鄉黨遂闢吾鄉文辭之正軌云云三人所言均以鄭重出之可見司馬在粵西以桐城文學教授鄉里關係匪細永福縣志更應著其授受源流惜修志者不能明此旨也南宋沈忠敏公與求嘗奏言王安石之罪大者在於取揚雄馮道當時學者惟知有安石喪亂之際甘心從僞無仗節死義之風竇安石倡之云云四庫提要稱其此爲主持風教振刷綱常實爲偉論並云考熙甯以逮政和王蔡諸人以權勢奔走天下誅

鋤善類引掖宵人其夤緣以苟富貴者本無廉恥之心又安能望以名節之事其偷生賣國實積漸使然不必盡由於推崇揚雄表章馮道云云聲木謹案我朝之易社爲屋其情形與北宋極相類自引用夫已氏後已覺綱紀蕩然倫常盡變不待宣統辛亥以後早已潛移默運於此名教掃地盡矣

唐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序雖李商隱代作後人以鄭亞改本爲勝宋尹焯和靖集朱子謂多門人代作經焯指授點定後人仍以尹焯名著錄是撰述不必盡出於自己亦可名世明王九思撰漢陂集十六卷續集三卷自序稱始爲翰林時詩學靡麗文體萎弱其後德涵獻吉導予易其習獻吉改正予詩稿今尙在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多云云獻吉明李夢陽字德涵明康海字金門林瘦雲 樹梅撰獻雲文鈔初編十四卷

謂其全由其師光澤高雨農舍人澍然潤色改定付梓云云然則詩文由他人改定付梓並不以爲嫌且可自序之以告後人尙不失古人肫實之意較之掩埋他人善及盜竊他人書以爲已有者其用心之厚薄有不可以道里計者矣

明方正學先生殉節後文禁甚嚴其遜志齋集廿四卷卒賴門人王稔藏其遺稿宣德後復傳於世令人增師弟之誼覺朋友一倫賴王稔爲之撐持尙不至絕於天壤其功德鉅矣鄭瑗井觀瑣言王叔英靜學文集所論正學先生處皆甚當爰錄之於此以見泥古鮮通賢者不免可爲後人龜鑑鄭云聖人之道與時偕行周去唐虞僅千年周禮一書已不全用唐虞之法明去周僅三千年勢移事變不知凡幾而乃與惠帝講求六官改制定禮即使燕兵不起其所設施亦未必能致太平云云王云事有

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而民受其利難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難而民受其患云云二公所言真通人之論學問雖未必出正學先生上識見則高出其上不可以道里計矣

風烟慘淡控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鬢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此元楊煥然廉訪奐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之時所作見其所撰還山遺稿中此詩久已膾炙人口多有不能舉其名氏者故詳錄之於此以見三代下人心直道之公非可僞爲也南宋理宗寶祐四年一榜得文天祥爲狀元又得陸秀夫謝枋得等考官王應麟奏云文天祥陳義若龜鑑肝膽若金石臣敢以得人賀卒之三人皆精忠大節與日月爭光元順帝元統元年

一榜得李黼爲狀元李祁爲左榜第二人余闕爲右榜第三人蓋元制以漢人南人爲左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榜其後李黼不愧文天祥余闕不愧陸秀夫李祁不愧謝枋得是宋元末兩榜在天地間得人最盛後先輝映洵科名之佳話亡國之痛史矣嘉慶元年混元教謀爲不軌蔓延三省歷十年之久費帑金千餘萬兩始能勦平當時爲之首者卽齊王氏世稱齊二寡婦本襄陽縣城中人分巡湖北安襄鄖荆道署內茶役王某之女年十六襄陽縣總差役齊林娶爲第四妾齊林本混元教首事未起獲齊林誅之懸其首於小北門徒黨遂奉齊林妾齊王氏爲主年方二十衣盡白復假名白蓮教旋與姚之富有私以姚之富爲前軍自爲後軍後復有夫妻之名卒受困於鄖陽縣卸花陂亦曰木子園山頂曰一碗水官兵四面圍攻截糧絕水齊王氏

自度不免與姚之富墜崖死獲其一足銳履存焉餘賊仍識之  
教匪乃平語見富陽周芸臯觀察凱內自訟齋文鈔因節錄其  
出身出沒各事實識之

世俗但知有百家姓不知尙有千家姓文一卷爲國朝崔寔所撰  
寔字貢收集縣人以村塾百家姓語無文義因就史傳所載得  
複姓三十有四單姓九百七十有二共計千餘六姓聯屬其文  
較原書爲雅馴終難行世不特外間無知之者卽鄉里之間亦  
不知有此書且並不知其名氏積習難返雖以南宋王伯厚尙  
書應麟姓氏急就篇二卷典核古雅亦難行於鄉曲况其他乎  
韓昌黎平淮西碑雖爲千古絕作而唐宗用之譖諭令  
段文昌改撰宋姚鉉編唐文粹一百卷轉錄段文於公論大明  
之後且姚鉉非不知文者有心立異令後人邈然不知其用意



所在蘇東坡上清儲祥觀碑亦蘇文中之佳者宋徽宗用

之譖卽諭蔡京改撰東坡陰爲不平託於唐人詩云中興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可謂極文人狡獪之能事矣

奸臣之子孫多好文學曹操之子曹丕曹植皆工文章世多知之無論矣北宋蔡京之子蔡卞蔡攸蔡條皆文學甚高條撰鍊圍山叢談六卷西清詩話 卷北征紀實二卷鍊圍山叢談收入四庫提要尙稱其叙述舊文具有文采爲說部中之佳本可爲千秋定論其人雖不足道其書亦不能無恩怨然較之弄豎伏獵或終日不成一字者猶有間焉

唐李漢爲韓昌黎女婿又爲門人漢編昌黎集只稱門人南宋朱子受學於劉致中致中以女妻之朱子作致中墓表不稱婿稱

門人黃幹亦朱子女婿兼門人幹編朱子全集用李漢之例亦只稱門人明余祐爲胡居仁女婿兼門人編居業錄亦只稱門人閻若璩潛邱劄記以爲重道統而輕私親四庫提要指爲曲說並云昌黎女初適李漢後離婚改嫁樊氏漢稱門人而不稱婿蓋緣於此云云聲木謹案程朱之學未能風行天下以前婦人改適無論夫在夫亡原不以爲意一若無足重輕者李漢不因妻改適仍爲昌黎編纂作序想其平日仍執經受業不以此事爲嫌既不以此事爲嫌則稱與不稱無足重輕李漢之所以不稱者未始非太原閻氏所云若果以私親爲重李漢原爲昌黎女婿卽稱女婿亦誰能禁之誰能言其非是又何必藏頭露尾如是以文其非婿耶

有以相人法術而官至九列者實歷代所希有亦以見明代官人

之濫矣明袁珙字庭玉號柳莊鄞人精於相法嘗決成祖當有天下及篡位擢官至太常寺丞姚廣孝爲撰墓志戴良爲撰傳其子忠徹字傳其父術亦仕至尙寶少卿且並見明史方技傳中聲木謹案世只稱柳莊相法並不知其名氏更無論官職且柳莊相成祖當有天下不足爲異帝王之子本有天下之望何況明白建文太子薨後太祖泣告羣臣謂欲立燕王爲嗣以劉三吾一言而罷太祖由是決意立皇太孫立成祖原屬太祖本意豈待柳莊相法而始然哉

明王思任撰奕律一卷以明代律文列前而以奕者所犯附會比照之分笞杖徒三等納贖有差凡四十二條四庫提要謂夫奔以消閒遣興而限以苛例使拘苦萬狀動輒得咎斯亦不韻之極矣無論其所定當否也云云閱之令人失笑國朝撰

如律一卷刊入昭代檀几叢書中雖屬游戲之筆與王思任之  
弈律正同雖本不能謂之撰述亦不善於游戲者此種人知識  
學問極陋不能成他書其心思才力只能成此種不值識者一  
笑之無用書然又何必敝精勞神於泥塗中哉

名號詭譎未有如明之沈沈者自署曰震且醜民困困父又自題  
曰褐之父撰酒概四卷揉雜無緒誕妄殊甚名氏撰述一無可  
取又何必留此惡蹟於天壤間乎



莫楚齋隨筆卷五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國朝醕儒首推陸清獻公隴其卒從祀孔子廟廷其言行足法似毫無疑意矣平生排擊陽明猶可說專宗朱子不如是後人不能謂之道氣嶽嶽也至謂明之亡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詆太史公爲陋韓昌黎爲恥淵明太白爲涵酒是何言也胡致堂讀史管見論人太苛屢經四庫提要駁斥彼生於季世有激而言猶可說也清獻生於聖朝躬逢盛世果有何激而故爲此言尤可異者四庫提要譽之不容口絕無一語道及豈有所顧忌隱忍不言耶震驚其名而不言耶抑因國朝醇儒而不言耶非聲木所敢知矣

魏裔介字石生栢鄉人順治三年進士官至保和殿大學士諡文

毅撰兼濟堂集

卷文毅學宗朱子詩文亦醇雅不失爲儒

者之言立朝尤侃侃頗著風節國朝諸大典半屬文毅奏議所定尤爲體用兼備坐言起行在朝不失爲名臣在野不失爲醇儒卽四庫提要於文毅亦無貶詞似可爲完人矣孰知其生平夙奉天主教列名氏於上海徐家匯天主堂中當時致天主教神甫書札甚多皆藏於天主堂藏書樓中備言奉天主教原委實爲文毅極大羞辱此事當時竟未有知之者直至光緒年間始發見此事雖信教可以自由國朝末造始有此說然奉教者仍屬無知莠民在文毅當時不能以此自解何況文毅以理學名臣身負重望更不當棄其祖宗不祀以祀天主明末徐文定公光啓雖亦以大臣崇奉異教然文定並不以理學自囿猶可說也然四庫提要已深惡痛絕斥責不遺餘力若文毅內懷奸

尤外昭理學真小人之尤罪不容誅者也

宮詞乃詩中之另一種體格須以綺麗新穎出之予生平甚好此種詩搜羅亦頗備朱彝尊編刊十家宮詞佚出及後出者甚多予擬編爲續十家宮詞廣十家宮詞雖未刊行先記其目錄於此女士周絜撰天啓宮詞一卷陸長春撰遼宮詞一卷金宮詞一卷元宮詞一卷馮如京撰開元天寶宮詞一卷張鑑撰多青館古宮詞三卷吳養原撰東周宮詞五卷宋岳珂撰棠湖詩稿一卷卽北宋宮詞莊師洛撰十國宮詞一卷吳省蘭撰十國宮詞一卷五代宮詞一卷蔣超伯撰五代宮詞一卷周昇撰十六國宮詞二卷胡延撰長安宮詞一卷吳士鑑撰清宮詞一卷王譽昌撰崇禎宮詞二卷明秦蘭徵撰天啓宮詞一卷高兆撰啓禎宮詞一卷馮登瀛撰歷代宮詞三卷史夢蘭撰全史宮詞廿



卷程嗣章撰明宮詞一卷明佚名撰元宮詞一卷明佚名撰天啓宮詞一卷附故宮詞一卷合之已得廿家皆有刊本行世亦有罕見者尙有待訪目錄十種亦列於后明周定王撰元宮詞一卷明黃省曾撰洪武宮詞一卷明王世貞明金嗣孫均撰有正德宮詞一卷張篤慶撰正德宮詞一卷嘉靖宮詞一卷李延昂撰崇禎宮詞一卷牛恆撰周藩王宮詞一卷陸卿子撰萬歷宮詞一卷趙士喆撰遼宮詞一卷陶衰撰光緒宮詞一卷皆於前人撰述中見其名實未見其書不知有無傳本

尙有無宮詞之名而其書實相類者亦有七家明周拱辰撰宮怨一卷元楊允孚撰灤京雜詠二卷李步青撰春秋后妃本事詩一卷女士趙葵撰南宋宮闈雜詠一卷唐宇昭撰故宮詞一卷顧宗泰撰勝國宮闈詩一卷劉禹生撰洪憲紀事詩一卷後三

種未見傳本

詩以雜事紀事名者體例與宮詞相仿亦有專紀風土人情者但前人已名之曰雜事紀事未便混入宮詞用昭矜慎之意另錄目錄於此饒智元撰十國雜事詩十七卷叙目二卷明宮雜詠十八卷叙目二卷毛遇順撰明宮雜詠四卷孫榕撰南唐雜事詩一卷張祥齡撰前後蜀雜事詩二卷沈嘉轍等七人撰南宋雜事詩七卷陳坤撰嶺南雜事詩八卷程秉鈺撰瓊州雜事詩一卷湯運泰撰金源雜事詩八卷蕭雄撰西疆雜述詩四卷沈北禔撰吉林雜事詩四卷首末二卷黃遵憲撰日本雜事詩二卷丁立誠撰武林雜事詩一卷聲本所知者僅此而已

凡人心有所激刺憤慨而言難免言之過當當程子所云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蓋因其兄嫂 氏改適夙所究心而出也范

文正公之立義莊以贍宗族蓋因其母夫人當日貧苦宗族無  
養贍之者以致改適設當時早有義莊能養贍未必失節是夙  
所痛心而出也我朝 高宗純皇帝之設立二臣傳因深惡三  
藩之叛已膺我朝節鉞者率叛降寇夙所深惡痛絕而出之也  
程子之言雖出於一時憤激千載下幾於盡人皆知保全婦女  
名節至深且遠范文正公之創立義莊後人效法者甚多江蘇  
爲尤甚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我朝 高宗純皇帝創立二臣傳  
獎勵臣節極爲宏大厥後粵逆捻逆回逆相繼擾亂臣民之捐  
生効死較之前代無逾數千百倍各省所修忠義錄及各府廳  
州縣志書所載者其數已不可勝紀其湮沒不彰者尙不知凡  
幾更無論矣豈非 高宗純皇帝崇獎之力有以啓之歟  
宜興史承豫論詩云用實不如用虛用繁不如用簡用假聲調不

如用真性情云云華亭林子威論詩云漢魏有原本雜一字不受句有體裁雜一句不受奇逸句多健直而篇反委婉思沉而聲揚體餘去而更留學者得其膚貌未得其音節得氣非屏息淵思不能悟入也云云太倉唐孫靈缺一不可本學問以發抒其性靈由性靈後可與言詩云云 沈學子論詩云書帙塗飾爲工則性情汨沒以是言詩芻狗糟粕期於淵雅筆研之外不陳簡編鑪錘之餘不韓嘉言論詩文云文枯而感以詩之藻績則之智巧則捷文俗而淪以詩之雋永則雅文淨則純云云聲木謹案四語深得詩文相生

立論詩云不必雕肝琢腎而意自巧不必篠駝虬戶而境自新不必摹擬妃豨而氣自古不必類祭魚點鬼簿而詞自典云云以上均見江蘇詩徵聲木愛其論詩之語多妙諦故彙錄之於此

朱文公爲理學名儒生平雖不以工書名而字蹟實工流傳者甚多見於考文公遺事及記載者累矣從未有言其工於寫真者將來畫史傳中亦可高置一席賢者固不可測有如是也聲木於石拓中獲觀徽國文公遺象一紙上截載文公自箴之語正書八行行字下截是文公自繪之象拱手端立闔然道貌徽國文公遺像六字爲後人所追加觀文公自題之語象實爲文公對鏡自繪箴亦文公所書也文云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子蓋將有志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

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自修或庶幾乎斯語紹熙五年孟春良  
月熹對鏡寫真題以自警云云按紹熙五年文公年 有 歲  
宣廟嘗作九九消寒圖凡九字每字皆九畫文云庭前垂柳珍重  
待春風懋勤殿雙鉤成幅題管城春滿四字南齋翰林按日填  
廓細注陰晴風雪皆以空白成字工緻絕倫每歲相沿遂爲故  
事聲木於己巳四月因內庭開放准人入內游覽敬謹入內行  
至懋勤殿欲覓此刊本迄不可得蓋久已視爲故事不復奉行  
雖當時屢見於祁文端公等詩集及筆記詩話中嘗言之然彼  
一時此一時非可同日而語矣

南宋周密撰草窗韻語 卷久無傳本宣統後歸安蔣孟蘋

汝藻不知於何處得一宋刊本實海內孤本蔣 因以密韻  
二字名其樓聲木意頗非之如謂崇拜草窗豈宜以其名名樓

如謂欣得其書則以韻語二字名樓何等雅飭雖易一字名正言順實有霄壤之別吾鄉有趙姓以雪普二字名堂告以不可岸然弗信也夫既以趙普爲祖豈宜以其祖名名堂如謂人不知其姓趙則以松雪二字名堂亦何不可亦霄壤之別也

宣統元年上海國學扶輪社仿錢牧齋尙書歷朝詩選例編輯國朝文匯亦分甲乙丙丁爲五集遺民入甲前集廿卷順康雍正三朝入甲集六十卷乾嘉兩朝入乙集七十卷道光兩朝入丙集三十卷同光兩朝入丁集廿卷最錄一千三百五十六家錄文一萬餘篇石印寫字本加以句斷甚工整在近時石印書中尙屬有條理編中雖言王均卿總其成張萼生黃摩西襄選政全書修校字據藝風堂全集列目實爲江陰繆筱珊太史荃孫所編當時有人厚致修脯專請其編輯校勘者太史常爲人作嫁

也

王船山先生宋論末段有云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德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云云吾觀國朝之易社爲屋何以異是其初因篡盜不能不滅絕倫常以示天下然猶尙知尊孔也其後又廢孔矣孔之興廢非一人一家所得紊亂暫時之廢與阨於陳蔡等耳當外示尊孔子時京師孔廟尙懸一扁一聯扁文云萬世師表聯文云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未有夫子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爲聖人乎用經語恰合聖人身分日本某人之孔子贊曰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以後未有孔子大哉孔子孔子數語亦說盡大成至聖四字鄰國尙且尊之我國方謀廢之不亦異乎

各國領事駐劄各埠者權限甚小職分甚卑我國從前昧於外國



情事雖以督撫之尊到任必先拜領事宣統元年那琴軒中堂同以軍機大臣外務部尙書出署直隸總督月餘到任亦必先拜領事亦若視爲例案牢不可破繼那中堂後者爲端忠愍公方曾出洋考察政治稍明外國情勢到任月餘與各國領事兩無住來繼令津海關道與各國領事聲明各國領事如不來見以後交涉只能與關道接洽不能逕與直督交涉各國領事會商數次卒先行來見或謂忠愍此舉差強人意惜行之僅此一次亦無第二人第二次踵行國家已易社爲屋矣

南海羅蘿村

文俊

探花

任浙江

學政旋於

癸卯科錄取洪張伯探花昌燕章采南狀元鋈

金翰臯榜眼鶴清同爲優貢生後三人皆以鼎甲大魁天下京師從前俗所稱狀榜探三者皆備誠科名之盛事熙朝之美談

宗師之衡鑒皆亘古以來所未有也

咸豐

道州何子貞太史紹基任四川學政時任川督爲黃制

府宗漢與太史本屬姻親

汪明府堃時任

縣知縣太

史不善其所爲密屬制府劾之制府依違其間太史遂專摺奏  
劾明府因之落職後撰寄蝸殘贅十六卷同治壬申刊袖珍本  
中 卷專辱罵道州何氏並波及其婦女以洩怨恨雖經官場  
嚴禁書妨改名鈔報隨聞錄十卷題云樗園退叟撰實是一書  
仍未能禁絕其言無足重輕且挾恩怨過重語無倫次狀若瘋  
魔轉以自暴其醜言雖十分誣讎決無一人信之可必也無錫  
薛叔耘副憲福成意欲嚴禁燒燬不知此書無流行價值不久  
自然消滅不必禁也平心論之太史之劾明府誠屬多事我朝  
二百餘年所罕見若明府撰書之誣讎以示報復亦亘古所未

有此乃鄉下光棍惡婦互相對罵之體稍知自愛者所不屑爲  
書藉中無此等體裁更無此等文字也明府又撰有咄咄吟二  
卷專論道光廿一年十月楊威將軍奕經奉 旨往浙江督師  
一役其事經目見恩怨較少轉有可以見信于人者以木居士  
署名實亦汪堃所撰光緒元年孟春不懼無悶齋自刊袖珍本  
自刊圖章文云忠義氣節之士汪堃自問何人果足以當此四  
字歟無他人稱之而自稱之亦狂悖太甚無可救藥者矣

左傳雖一人所撰卷帙繁重其前後筆墨未能一律隱桓莊閔四  
公文法謹嚴語無枝葉僖文宣成四公筆勢稍縱詞頗蔓衍襄  
昭定哀四公文益宏肆波瀾壯濶實開韓蘇之門與隱桓莊閔  
四公文勢懸絕如出二手夙懷此志後見

亦  
言之深喜其意見與余相同國語相傳亦爲左氏所撰名曰外

傳細審其文局勢方整詞旨晦僊求如左傳之軒豁呈露躍然  
紙上者邈不可得柳文確有近似處北宋論文動稱韓李東坡  
亦謂學韓不至者流而爲皇甫持正學皇甫持正不至者流而  
爲孫樵無有云柳子厚也是韓門弟子李孫皇甫三家爲北宋  
人人所誦習卒之不能與八家爭衡予亦謂因其詞旨晦僊意  
境雖高未能心口如一令人閱之不歡曾文正公國藩謂韓文  
實無一句不圓無一字不圓真能發千古文章不傳之祕鑰李  
孫皇甫三家之文亦正坐不圓一路儲同人 欣編唐宋十  
大家文集增李孫兩家轉黜去皇甫持正唐宋文醇因之實未  
喻其旨想別有卓見也

李恩慶字霽雲漢軍

人

進士官

鹽運使罷

官後卜居盤山之石佛村築園於宅之西起烏盡雲間之樓怡

與桂月峯相對工詩畫富收藏精賞鑒藏有因字本曹全唐拓本房元齡均爲海內第一孤本後爲其婿趙次珊制府爾巽以二千金購去當時都轉極爲愛重濟甯孫菜山相國毓汶強欲購之屬人致意都轉不肯相國怒謂候其死後購之於其子孫迨至都轉卒時相國死久矣屬續時猶遺言此二碑子孫如不能守甯可燒之無論孫氏出價多寡萬不能售後其子孫託帖估出售必先詢明購者名氏籍貫及代他人購否與孫氏有無親戚交誼往來當時怪而詢之帖估以實告予家有某甲與河間龐芝閣觀察爭購劉銜雲觀察鶚崔敬邕爲龐所得某甲怒謂他人買之傳與子孫龐買之傳與何人語亦爲龐所聞其臨卒時遺言亦云所有收藏各物一件不能售與劉氏其妻弟爲之代賣亦遵其遺志雖皆係一時憤言而怨毒之於人亦

甚矣哉後人當以爲大戒也

羅山王雲喬茂才慎餘撰綠畦晤言二卷光緒廿年五月刊本前有海豐吳仲怡侍郎重憲序中有云重憲嘗欲溯流尋源以上窺宋五子門戶乎洛學關學北學三編以求諸先生爲學大旨卒以世故遷移不能有所窺見及筮仕中州理學名邦也若孫鍾元理寒石湯潛菴張仲誠耿逸菴冉蟬菴諸先生之書莫不庋而藏之以爲洛學津逮而親傳洛學者則莫如上蔡謝先生欲尋洛學當自上蔡語錄始云云觀侍郎所云是欲鑽研洛學之緒以上窺宋五子門戶進而爲聖賢之徒自光緒末造夫己氏秉政凡儂薄浮滑聲名狼籍者莫不乘之而起識者早知其存操莽之心必亂天下草野喧傳尤日盛一日侍郎平日言洛學豈無聞見當避之惟恐不速去之惟恐若浼乃爲所汲引轉

因之大顯其親戚子弟亦有仕至貴顯者不聞有忠言讜論以進於朝或指責其奸或規勸其過吾不知當日所言之洛學果屬何種洛學乎宋末講學家方回諸惡畢具見於周密癸辛雜識集卷言之相背未有如是之甚者侍郎之言行不能相顧亦豈紹述洛學者所爲乎

武進盛杏蓀尙書宣懷光宣以來相傳其家集貲數千萬其未故時立愚齋義莊以全數家貲四成歸慈善事業六成歸子孫分派以後添置產業亦如之子母相連家產與義莊永遠不能分晰秦始皇自爲皇帝欲世世子孫皆爲皇帝尙書竊師其意自爲財主亦欲世世子孫皆爲財主他人每笑其愚不知尙書另有深意岸然不顧也其家貲究竟實數据己巳年報告猶爲未盡然已十得六七因記之於此尙書繼妻莊氏頤養費母財築

拾萬兩其孳息漲價及藏書樓之全部圖書尙不在內常州城內周線巷住宅十五進房屋二百四十餘間拙園義莊田產三千餘畝濟豐典股本乾豐木行四處無錫典當三盤江陰典當三盤儀徵典當一盤每典確數資本未查明蘇州杭州兩處地產及嘉定濟平典常熟大正典及財政部捲烟庫券柒拾萬元招商局老股壹萬壹千股卽新股貳萬貳千股每股銀貳百兩積餘公司股份壹萬壹千股每股

漢冶萍股份貳萬零貳百陸拾柒股每股洋伍拾元仁濟和股份肆千捌百股每股

上海租界內地皮產業大約亦壹貳千萬兩無確數合計盛氏家產數千萬兩當日尙書作官無論何官綜計一生厚祿重利亦決難集貲數十萬兩况數千萬兩乎吾鄉婦人之養贍費一年之間自數十元至數百元爲止決無有逾於千



金之理卽以皇室論之珣璿等太妃養贍費宣統元年奉 上諭每月各給銀伍百兩而止亦未聞有以數百萬金生息供一婦人養贍者尙書本我朝臣子而其妻養贍費逾於天家珣璿等太妃數十倍其僭妄驕橫無人臣理不亦太甚乎其爲衆矢之的實自取其咎也

吳縣王紫詮茂才韜撰有甕牖餘談八卷申報館有鉛印本未見他傳本其中自卷六至卷八三卷皆言粵賊洪逆亂事其言當可信蓋王韜本洪逆餘黨見聞的確他逆聞見雖確無文筆以自達其意且又未必能漏網若王韜逍遙法外數十年陰以西人爲護符得以從容紀述流傳於後也

科舉時代各省學政及府州縣考試出題多有截四書文爲對偶因難見巧亦頗具心思亦有借題目以示傲慢不恭者同治年

間鄞縣趙粹甫太守佑宸任鎮江府知府每逢科歲府試出四書文題目皆如對偶某年終場出管叔二字爲題當時士子細思四書文中無有與之對偶者及終覆題爲琴兄二兄無不服其巧思真有一無二矣

評點始於南宋諸儒當時選本若宋樓昉編崇古文訣三十五卷宋呂祖謙編古文關鍵二卷宋謝枋得編文章軌範七卷卷中始有評點勾抹後世皆稱善本卽四庫提要亦言其善後來明人踵行其法變本加厲幾於無一書無評點無一人不評點南宋若樓昉呂祖謙謝枋得皆深知文體撰述淵雅其書足傳其人尤足傳故人無閒言明則無人無書不評點陋劣之人俗惡之書亦與列焉遂致爲通人詬病懸爲厲禁其實評點能啓發人意固有愈於講說姚姬侍郎中鼐亦嘗言之曾文正公國藩

至謂之評點之學是評點又何可廢也誠能得通儒之書深知  
文體者評點其嘉惠後學裨益文章至遠且大茲舉予所聞見  
者略舉於下沈閻編輯韓文論述十二卷雍正十二年原刊圈點  
本林明倫編輯韓子文鈔十卷乾隆廿二年七月衢州府署文起  
堂原刊圈點寫字本高澍然編輯韓文故十三卷道光

自刊本李習之先生文讀十卷同治十年抑快軒福州原刊  
本單爲鏤編輯韓文一得 卷光緒 奉萱草堂原刊

本吳敏樹編史記別鈔二卷光緒

原刊圈點本姚

鼐歸文評點一卷傳鈔本以上六種皆評點精粹批卻導窺實  
能啓發人意足以流傳千古允爲學人矜式惟刊本至爲難得  
予擬照原書格式各翻一本庶可流傳久遠以後節衣縮食爲  
之或不至泯沒前人評點之苦心也

歷代聲明文物之盛多在大河以北卽世稱中原是也自南宋偏安於杭聲明文物轉在江南我朝學術之盛超軼數代綜其人物大約不外江浙數省地實江南北一隅盛極必衰宜近日之沉寂也然民物殷阜山明水秀終冠他省其或繼周者終必有復興之一日也

高麗日本人撰述間有流入中國者人情好異不論佳惡特深愛護然高麗日本原屬同文撰述本汗牛充棟不過未流行於中國耳其流入中國者乃萬億中之一二不足異也若土司之撰述真歷代所絕無而僅有者人轉不知特爲據四庫提要錄之於此明雲南麗江土司世襲土知府木增字生白以助餉征蠻功晉秩左布政使天啓五年特給誥命以旌其忠年甫三十卽謝職平日好讀書多與文士往還撰雲邁淡墨六卷雖係隨筆

摘錄之本直錄諸書原文無所闡發又多參以釋典道藏之語未免揉雜失倫當時以出自蠻陬頗行於世云云亦可見人心之好異矣

吾郡文學素衰惜無人提倡更無人搜輯前人撰述刊行於世以資鄉邦觀感予擬編輯廬州經學叢書欲搜羅七八種卽行付刊僅有四種一爲明廬江盧雲英五經圖十二卷二爲廬江李光瓊韻書音義考五卷三爲無爲夏應銓周易詮疑八卷四爲合肥袁海山義經庭訓二卷寥寥不能成卷帙不知此願何日能償予力不能致徒喚奈何

明胡震亨撰讀書雜記二卷中如云嫦娥織阿兩雄與吳剛共處月中則調笑及於明神又謂生天生地乃生盤古應稱三郎則嘲弄及於古帝信如四庫提要所痛斥予獨不解當時何以敢

有此思想又敢形諸筆墨刊以問世其狂悖謬不如禽獸當時人心風俗之敗壞至於極端明季流寇蓋承其餘波以亂天下也

種竹軒餘話載盧雅兩都轉見曾論學詩之法謂精詣所到有月鍛季鍊而成一詩者卽寥寥數編自足江河萬古不必盡如李杜韓蘇千萬篇琳琅金薤而後流傳也云云聲木謹案此數語可爲率易爲詩貪多篇數者痛下針砭

女教經傳通纂二卷仿朱子小學之例採輯諸書分十三類曰立教曰敬身曰笄禮曰昏禮曰事父母舅姑曰謹夫婦曰辨內外曰逮妾媵曰生子曰勤職曰祭禮曰喪禮曰貞節舊題任啓運撰其子翔註据翔所附記此書立教等十一類實啓運妻某氏所輯某氏歿後啓運補輯笄禮喪禮二類乃啓運序中亦並未

言及其妻名氏與所輯十一類其子翔亦嘗著明名氏未知其故世間只有其夫假撰詩詞嫁名於其妻妾未有其妻編輯成書其夫轉沒其名以爲己有者雖啓運所補原有笄禮喪禮二類而十一類實其妻某氏所輯不應無一語言及其子亦未著明名氏終爲疏略不合撰述體例也

新會梁啓超謂編立學案以成學史者始於黃太冲之明儒學案云云聲木謹案明劉元卿撰諸儒學案八卷書中輯

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謝良佐楊時羅從彥李侗朱子陸九淵楊簡金履祥許謙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羅欽順王守仁王艮鄒守益王畿歐陽德羅洪先胡直羅汝芳耿定向等廿七家語錄可稱歷代學史較之黃太冲僅錄有明一代者立意較廣元卿爲耿定向弟子約在明年間遠在黃太冲以前是創立學

史應推劉元卿爲創始梁氏僅以黃太冲爲首殊爲未確

歸安沈東甫徵君炳震以所撰新舊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最負盛名而所撰實不止此仍有九經瀆蒙十二卷廿一史四譜五十四卷唐詩金粉十六卷皆已刊行未刊者復有增默齋詩八卷井魚聽編十六卷歷代紀元歌一卷沈氏族譜三十二卷增默齋詩僅刊蠶桑樂府廿首後附墓志傳等一卷乾隆十五年刊寫字本甚工整其弟繹旃 炳巽撰水經註集釋訂譌

卷頗盛行於時權齋老人筆記四卷文集一卷烏程劉氏吳興叢書有重刊本其弟幼牧徵君炳謙與東甫徵君並以淹雅同膺博學宏詞之薦尤爲海內盛事亦撰有詩集 卷文集 卷兄弟三人皆能篤志古學窮年著書精博爲一時之最且能流傳後世洵屬熙朝之盛事矣



三字經一書流行最廣雖窮鄉僻壤無人不讀是書原爲南宋王伯厚尙書應麟所撰書雖訓蒙詞極雅馴不謂同光間有玉田蔣蕉軒進士叙倫重爲訂正爲廣三字經 彭豫卿刺史

復爲之增訂當二君增訂之時聞其書一字之商至合數日而始定一義之疑至合數書而始析舉所應爲之事應讀之書應知之理無不參之於古昔納之於正學蓋惟恐其少有遺憾或有遺悞後學之弊二君用力之勤如此雖李觀瀾兵部江所云如此不無溢美亦可見二君增訂之善以一訓蒙之書其難如此信乎撰述之不易增廣三字經天津廣仁堂雖有刊本而流行不廣洵非二君所及料也

吳縣馮敬亭宮允桂芬少年巍科中年解組盡力於治生以善治生鳴一時其家大富 先文莊公與宮允友善素聞其名嘗請

其術宮允謂不外知人審事而已 先文莊公謂千古治天下豈能越此四字以之治生可謂小用之矣宮允大悅小之可治生大之則治天下豈有二術宮允所見遠矣

陽湖完顏惲珍浦女史珠卽麟見亭河帥慶之母編國朝閨秀正始集廿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著錄九百三十三人選詩一千七百餘首道光辛卯如月大梁道署紅香館原刊袖珍本久已風行一時女史復撰蘭閨寶錄六卷道光十一年仲夏河南臬署紅香館原刊袖珍本當時雖已付刊百餘年年甚爲罕覩其書以孝行賢德慈範節烈智略才華分類亦卽以此分卷其體例已見正續列女傳者不錄每代先宮闈而後列女體例尙稱平正惟搜羅未能詳贍然以一女子留心撰述善善從長無寧過而存之况當此滄海橫流道德淪喪此書亦救時之良藥吾

人所應保守勿失者也

自秦漢以來以皇后殉皇帝者僅漢昭烈皇帝孫皇后我朝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二人確係爲夫殉身孫皇后性剛猛有諸兄風聞昭烈崩於永安宮卽投江以殉尤爲難得王文簡公士禎螭磯夫人廟詩有云都將家國無窮恨分付潯陽上下潮最爲得體蜀吳之戰質言之卽孫皇后夫家與母家之戰所以有家國無窮之恨潯陽上潮是蜀下潮是吳孫皇后投江後屍身逆流行三日至蕪湖北大江中螭磯而沒是死後仍不忘蜀其志亦可哀矣螭磯在今蕪湖對岸上有孫皇后廟頗宏敞我朝編入祀典 勅封崇節惠利靈澤夫人事閱千餘年異代猶尊崇如此孫皇后之節烈誠卓越千古矣

弟子之於師初見則用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彰物也繼則用

束修雖孔子亦然也不料竟有出人意外者明王守仁之學一傳而爲王良再傳而爲徐樾三傳而爲顏鈞鈞卽所謂顏山農凡弟子投謁必先毆三拳以爲贄禮真理之不可解者不謂大賢弟子竟有此等奇異之事卽令別有取義之處此等非聖侮法駭人聞聽之事總不宜行之於化日光天之下以供後人之指摘卽毆人三拳自己亦有何樂處設他人因毆受傷豈不因此受過耶

皇 朝 通 志



卷 之 一

莫楚齋隨筆卷六

廬江劉聲木十技撰

湯武雖然並稱以聲木論之武不如湯遠矣夏桀失道湯猶遭俱  
尹輔之原無代夏之意也放桀於南巢猶自云有慙德原以伐  
君爲不義也武則不然自太王已有翦商之志傳至武王已三  
世矣其處心積慮無非以代商爲志及紂已自焚武王仍斬其  
首以懸於太白之旗竊謂已過矣若紂亦如桀武王獲之必不  
能如湯之處桀也死後猶斬首生獲必加刑戮無疑所云周家  
以仁厚開基不知其所謂仁厚者果何在也古籍雖久湮沒後  
人無從考其實情然子貢已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在  
當時已有異同之言流播於人口矣

唐斡散郎侯莫陳邈妻鄭氏因姪女策爲永王妃因做孝經分十

八章之例作女孝經一卷以戒之卷首有自進表謂不敢自專因以班大家爲主故假之以立言其文詞明白進表亦自稱唐斡散郎侯莫陳邈妻鄭氏云云四庫提要謂侯莫陳三字爲複姓聲木謹案北魏有侯莫陳悅後附高歡是侯莫陳本爲代北之複姓侯莫陳邈疑卽其裔也今人有以二姓爲複姓者如陸費氏 氏等雖非發源於代北當亦因古有複三姓爲一姓自不妨複二姓爲一姓卽推而至於以五姓六姓爲複姓者於理亦無碍代北既有此例後世因而不改洵可謂源遠流長矣我朝定制漢人無有封公爵者只有岳襄勤公一人公名鍾琪字容齋成都人官至川陝總督太子太保進爵威信公世但知其功烈不知其生平被服儒素天才超軼雅擅詩詞下筆千言立就生平詩稿甚富撰有蛩吟集 卷蠶園集 卷復榮集 卷

久無傳本其後人刊有岳威信公詩集四卷傳本亦罕見公又喜題壁所過之處皆有題詩款署容齋二字當時人士頗有見其真蹟登之詩話及筆記者詩既慷慨沉雄字工秀健拔類董趙一流一代偉人絕非陋儒尋章摘句者所可比擬公卒距今不過百餘年聲木隨侍在川時樵夫野老頗有談公流風餘韻及瑣屑事予當時雖僅髫齡亦頗以聞其遺事爲樂並聞公之後裔仍住於公所營之老屋中簪纓不絕公之德澤遠矣公之字蹟成都市中間有出現者惜當時年幼不知羅致後晦之四弟在京購得一幅爰錄之於此詩云等閑巾扇策奇勳伊呂儔非管樂羣漢士蠶叢天一角草廬龍臥鼎三分陣圖終古排沙磧廟栢何年天斧斤魚水君臣兩遺恨祠邊殘照惠陵雲後一行云武侯祠懷古又一行云洮陽岳鍾琪下有方印文二白文



曰岳鍾琪印朱文曰東美鐘鼎詩後有跋云襄勤公勲業炳耀國史獨其文勳翰墨世不多覩右武侯祠懷古一律詩既雅健深至書復蒼秀端勁滄海一波泰山片石可以窺測無量其六世孫鳳吾襲職官參將將勒之石屬跋語其後時光緒甲午之歲四月既望長洲顧復初潛叟

烏程劉翰怡京卿承幹編刊吳興叢書搜羅頗備然亦有未盡者未刊之書無論已卽以已刊者言之已有遺漏信乎編輯之難耳目難周茲略舉三書如下明陳霆撰渚山堂詩話三卷明嘉靖己巳正月原刊本歸安沈炳震撰增默齋詩一卷附一卷卽蠶桑樂府廿首乾隆十五年家刊寫字本烏程嚴遂成撰明史雜詠四卷姪兆元箋註道光七年正月順德何太青南海葉夢龍合刊寫字本後二書刊本甚精核其吳興叢書體例此三種

目應列入今竟有遺珠之歎想漏落者必仍多矣吳興叢書中有渚山堂詞話而無詩話尤應增刊以成全璧

南宋時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杯瓦碗各一器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又問銀杯者佳乎瓦碗者佳乎對曰皆佳翁曰杯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語見羅大經鶴林玉露聲木謹案此家主翁識見深遠言語諧利教者固佳受者亦佳真可謂賢主僕矣士大夫能悟得此理者甚少况僕輩乎予嘗謂人君富有四海玉食萬方誠非草土之臣所能望其萬一若平日所食者果爲珠玉寶石金鋼鑽貓兒眼則誠非臣民所能及若仍食米麥鷄鴨魚肉則小康之家無不有之矣平日所住者果爲黃金白玉寶石造成則誠非臣民所能及爲若以磚木瓦石造成則

家家莫非如是也平日所衣者果如黃金白玉織成誠爲臣民所能及若仍衣綿衣絲則小康之家無一不服綢者平日妃嬪雖多終夜所御者僅一人較之一夫一妻者又何以異富有四海玉食萬方乃臣下一種頌禱之詞勿認爲實有其事孟子曰食色性也人生缺一不可試問貴賤貧富之食色豈有以異乎推之禽獸蟲豸亦莫不皆然亦無以異於人也由是以觀則天下焉有不平之事不了之事乎

上海梵王渡約翰大學中有思顏堂思孟堂驟視之儼然孔子聖廟中四配之二聲木初見深訝之以爲曾子子思寧非聖人詎可不思耶細問之乃西人二教習名譯音彷彿似顏孟二字以訛傳訛乃以顏孟名堂隱示以西教中亦有顏孟其人者孔教之不足貴可知其居心極狠用意極巧卽欲以訛傳訛潛移默

運於其中是西教不特可以滅  
矣

國朝定制國門鈔惟大學士不稱  
閣爲最貴草野尤爲豔稱至有  
也我朝優禮臣工中堂因事得  
院大學士李建泰祕書院大學士  
大學士陳之遴緣事遣戍滿人  
剛林宏文院大學士烏蘇氏祁  
爾賽保和殿大學士鈕祜祿氏  
栢後協辦大學士宗室肅順均  
氏慶復武英殿大學士覺羅氏  
鈕祜祿氏和坤文淵閣大學士宗

和殿大學士赫舍哩氏索額閣緣事死於禁所協辦大學士覺羅吉慶緣事自戕協辦大學士索綽絡氏英和協辦大學士博爾濟吉特氏琦善協辦大學士紅帶子伊里布協辦大學士阿魯特氏賽尙阿文淵閣大學士費莫氏訥爾經額均緣事遣戍綜計滿人十七人漢人僅三人而已仰見我朝家法之嚴用意之遠制度之善洵可超越漢唐媲美唐虞也已

全椒薛慰農觀察時兩以名進士出守杭州復權糧儲道當時以制藝詩賦名一時學者幾於仰之爲泰山北斗罷官後歷主杭州崇文南京尊經惜陰等書院講習士論翕然門下士於西湖盩山兩處均代築薛廬以志景仰亦一時盛事也盩山薛廬後卽爲觀察廡所地當清涼山下每年七月因清涼山地藏王香市開放一月任人觀覽予於癸丑年曾親至其廡每門首刻有

四字每門無論雙單亦均刊有聯語乍閱之頗覺雅人深致細思字句但覺人人可用處處可移不必定須薛廬其語氣仍不脫時文習慣觀察本時文高乎習俗然也廩後卽烏龍潭地甚幽靜獨坐移時其僕人頗解事問無不答但只稱觀察爲山長幾忘其主人本爲達官貴人矣

書目答問四卷行世已久皆知其爲南皮張文襄公之洞督學四川時所編輯素無異議也後聞江陰繆筱珊太史荃孫自言爲伊當日所編初猶不信不意太史卒後其家載其事於哀啓行狀中事固確然不誣江陰縣志亦云太史生平爲人編刊之書甚多率署他人名若張之洞書目答問其少作也云云太史當日入詞館後以博學嗜古專與常熟翁文恭公同蘇吳縣潘文勤公祖蔭南皮張文襄公之洞順德李公文田吳縣吳清

卿中丞大澂福山王文敏公懿榮等諸人游是以考證碑版目錄之學根抵甚深而搜羅亦極富收藏書籍十餘萬卷秦漢泊元石刻拓本一萬零八百餘種皆手自校勘題識編刊雲自在龕叢書五集一百十五卷藕香零拾九十卷修纂清史儒學文學隱逸土司諸傳及康熙朝大臣傳信核有法又修順天府志

卷湖北通志

卷江蘇通志

卷江陰縣志廿八卷

編輯常州詞錄三十一卷遼文存八卷續碑傳集八十六卷自爲之書有藝風堂文集八卷文續集八卷別集 卷外集 卷辛壬稿三卷藏書記八卷續記八卷金石目十八卷日記

卷讀書記

卷綜計太史生平劬學嗜古在我朝末造洵屬

難得之人材惜乎乙卯丙辰之間夫已氏立籌安會欲使其後人爲石重貴劉承祐之流太史雖爲人所利用自甘爲景延廣

李業闔晉卿聶文進等而不悔真西江之水不能洗此恥辱陸放翁以作南園記閱古泉記蒙羞太史較之加千百倍也

無錫顧涵若 恩瀚竹素園叢談云復辟一役千秋自有公論

張勳以一武人而深明大義功雖不就志實可欽成敗論人英雄短氣張卒後某君輓以聯云遺恨何窮宗留守臨歿猶呼渡河道路皆爲流涕公論安在武鄉侯出師反書入寇古今同一傷心沉着痛快傳誦一時云云聲木謹案千古不平之事多矣焉能起臯陶一一爲之斷明

每年冬至日爲進九吾鄉有九九銷寒歌不意劉廷璣在園雜誌有云江浙於夏至日亦謂之進九亦有銷暑歌細思大暑祈寒同屬一例氣候寒熱之長短實亦相仿銷寒銷暑自屬盡人可歌吾鄉銷寒歌知其全者甚少銷暑歌尤聞所未聞爰錄之於



後以便他人因歌可以考查氣候之寒熱亦未嘗無用也銷寒歌云一九二九袖筒燙手三九二十七熱酒家家吃四九中心腊河裏凍死鴨五九六九沿河插柳七九六十三行人把衣單八九七十二皮衣高處掛九九八十一衣服不過膝銷暑歌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太陽如老虎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做事七九六十三牀頭覓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被夾被九九八十一瓜菓不用吃予所錄與在園雜志所載稍有異同但取其盡人皆曉婦孺皆知不必盡同也

任鈞臺 啓運序葛羽廷明經翰葉園詩稿云其人豪者其詩必雄其人幽者其詩必淡其人朴者其詩必質其人雅者其詩必潔云云數語頗扼要甚得讀詩論人之意

隋之王通自撰中說以仿論語久爲後人詬病後人亦無敢再爲之者不意明之馮渠字謙川新城人萬歷癸未進士撰進修錄三卷全仿論語復仿論語分爲二十篇可謂狂妄乖悖無忌憚之小人明自桑悅李贄屠隆等以狂悖文其奸士習爲之一變迄於明亡而禍猶未已歷代士習之壞未有如明萬歷以後之甚者也王通比孔子固有霄壤之別馮渠比王通又有霄壤之別始作俑者厥惟揚雄叛臣之所爲固有異於尋常者也豈能以之爲法乎

孔子謂少在色壯在鬪老在得此爲世俗中下人恆情言之其實所包者廣凡人年少之時自以好色者爲最多亦有好狗馬貨利聲律其失與好色無異孔子舉一色字以見好此者廣卽以色字賅其餘也年壯在鬪愚者鬪力智者鬪智其失一也不必

握拳撐掌始謂之鬪也只舉一鬪字則凡與人相角者均謂之鬪卽上而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下至貪夫鬪財婦女炫妝無往而非鬪也年老在得非必稱他人之橐已入橐也嘗見有年愈老用愈嗇恆人每以盛德稱之不知正墮入戒得之過此等事雖賢者不免試思桑榆晚景焉用此節嗇積累金錢果屬何用實求得之心階之厲也愚者思攫他人之金錢自謂之得賢者思節嗇己之金錢亦謂之得其有得於己則一也孔子以一得字賅之真聖人之言也睢陽賈開宗靜子撰遡園語商中解此三語謂豪傑之病少中於情情則一語一面而死生以之甚於色十倍也壯中於俠俠則身家性命可捐自負於義甚於鬪十倍也老中於子孫子孫則殺戮積毒甚於得十倍也云云賈氏之說可以各明一義與予說亦可以互參也

黃鍾蘧廬草中有洪範論謂治世之天甚願乎人之爲君子也則所嚮在此矣亂世之天甚怒乎人之爲君子也則所威在此矣云云數語真能得亂世之天心尤與予意不謀而合予嘗謂季世之人非陰賊顯狠不能生存於世天且助之以爲虐授之機械以肆其兇狂設有人忠信篤厚不啻逆天行事天不特不福之仍必戮其人滅其家而後快予處季世聞見既久實覺天之反乎尋常所以報施惡人者盡善盡美倍深愛護無微不至乃嘆黃宏音茂才之語洵屬卓見天道富淫人非止一日矣

幼時讀四時讀書樂大衆以爲朱子所撰又有謂爲翁森所撰迄不知翁森爲何如人也後見仙居縣志載此四詩謂爲縣人翁森所作並云翁森字秀卿號一瓢宋亡後隱居不仕撰一瓢集卷据縣志所云不特爲宋末文士且爲宋末之完人所惜一

瓢集久無傳本

羅忠節公澤南撰小學韻語一卷中有云五子之書四子之精雖自註云五子之書正發明四子之精云云然不註明四子五子爲何人正文頗難令人索解蓋既限以四字韻語自有詞不達意之弊亦是恆情聲木嘗謂小兒初識字卽宜以小學韻語授讀以端其根本不必念百家姓千字文等無用書近世人所謂德育體育智育予嘗謂德育爲尤要也

北宋仁宗皇帝御纂洪範政鑒十二卷四庫提要謂雖仁宗令主其書當存而所言無裨於實政今謹附存其目云云聲木謹案觀此可見四庫當日著錄之嚴編輯之善帝王撰述大半爲臣工所編纂此獨出於仁宗御撰亦千古所稀有也

孟芳圖書館附屬於東南大學內甲子六月洪有豐編圖書館目

錄八卷其編輯之法不用數千年相傳之經史子集四部成例  
謂依 國杜威十進分類法根本已悞其序目中無一字言及  
孟芳圖書館之所以命名及當年創立經費之所由出殊非獎  
勵捨財興學之道縱使其子有罪何預其父事縱使其父亦有  
罪捨十餘萬金創立圖書館亦爲無罪天下滔滔禮義道喪公  
是公非久邈問孰爲有罪爲無罪乎雖古之臯陶恐難斷是獄  
矣

近世出版國文讀本當以太倉唐蔚芝侍郎文治編輯之高等國  
文讀本四卷較有條理其三卷二卷搜集唐宋以來論文之語  
名古人論文大義二卷雖遺漏尙多然初學讀此不致迷入歧  
途終身不返甚有益於學生原本爲文明書局排印本未幾長  
沙湘鄂印刷公司專印古人論文大義二卷亦可見人心好惡

之同非予之私言也

張楊園訓子語中屢言寡婦有不能安於室者再適可也並言聖人之待下流固有寬路以處之不立一概之格云云誠屬衡情理之至論較之程子所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尤爲合理程子所言中人以上者宜遵行之楊園所云中人以下者宜遵行之若執程子所言令中人以下皆遵行之其勢萬不能行若執楊園所言令中人以上者皆遵行之其勢亦萬不能行程子楊園所言各有一偏非中庸之道也

江寧鄧嶠筠制府廷禎爲道咸間名臣受業於桐城姚姬傳郎中鼎之門故與上元梅伯言郎中曾亮管異之孝廉同桐城方植之明經東樹劉孟涂茂才開等均屬同門至交歷任各省延攬管方諸人召致幕中制府雖無文集傳世然博極羣書於文字

聲音之學研究甚深撰有雙硯齋筆記四卷通體皆辨別聲音文字久未刊行外間亦無有知之者光緒丙申六月公孫笏臣太守始以公筆記稿本錄副付彙世始知有此書然流行不廣刊本仍爲罕覯方今說文之學盛行此書晚出尤爲有用凡研求說文學者固宜人手一編也

崇文忠公綺字文山蒙古正藍旗人擢隸滿洲鑲黃旗阿魯特氏同治乙丑狀元官吏部尙書光緒庚子殉難卹贈大學士諡文忠爲孝哲毅皇后父位例上公其六秩壽辰恩施樊雲門方伯增祥代榮文忠公祿以詩壽之中有云天從孔雀屏邊笑人在金鰲頂上行典重高華決非他人所能移易方伯詩雖佳實從宋蘇紳題潤州金山寺詩僧依玉鑑光中住人蹋金龜背上行脫化而來



以名氏相戲謔者始於宋人如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  
衰之類久已膾炙人口矣以予所聞爲他書所未載者復有晏  
家養女都加日倪氏生兒總靠人亦復工力悉敵不亞前人

吳周瑜三國志言明舒城人而吾邑志書亦載之邑城東北門外  
有吳將軍周瑜墓大西門城外半里許有地名小喬墓以  
小喬墓在得名相傳有竊其墓上磚石者歸家則寒熱交作不  
省人事必送還上磚石乃已墓上磚石賴以保存或云仍是吳  
時物恐未必然也然周瑜夫妻墓載於吾邑志數百年決非虛  
僞宋陳郁藏一話腴外編有云蒙衝一炬老瞞褫魄非廬江周  
瑜而誰云云亦以周瑜屬之吾邑廬江之名始於漢當時幅員  
廣闊幾包江南三省而有之見於姚姬侍郎中翦惜抱軒文集  
廬江縣考甚爲明確非今日廬江縣境如黑子彈丸比也

宜與陳其年太史維崧編輯同時名人之詩爲篋衍集十二卷

蔣氏原刊寫字本選錄頗精卓稱爲善本但其書刊於太史身後爲人竄易者頗多例如原本選有遼海劉葛莊觀察廷璣詩刊本無有據其子陳求夏廣文履端曾任山陽縣訓導言篋衍集原本現存未刊者尙多過半擬刊篋衍續集以成先志苦於俸薄不足以供剗劂云云語見劉廷璣在園雜誌當可信而有徵

袁簡齋明府枚懷桐城姚薑塢太史範詩云平日著書千萬言臨別贈我無一語似太史專工於校勘之學拙於文詞如唐李善之類又殊不盡然太史古文傳歸方之緒屹然爲桐城一大宗詩亦清矯絕俗撰有援鵝堂詩集七卷文集六卷卓然可傳於世不知當日何以無贈行詩文豈惡明府放蕩太甚不拘禮法

早於無形之中已嚴絕之然嚴絕之誠是也

南宋吳興北沈尙書園中有靈壽書院章參政嘉林園中有懷蘇書院城南書院牟端明園中有元祐學堂趙府北園中有東蒲書院均見南宋周密癸辛雜識前集以此觀之當時書院之名與亭閣樓臺堂室齋園等無異後世鮮有用之者蓋專爲課士講學之所非人家園亭內所得命名亦古今之異也

北宋杜太后懲後周孤兒寡婦之亡遺命太祖傳位太宗太宗復傳位光美光美傳位太祖子德昭是兄弟叔姪相承厥後太宗背約殺姪貶弟元武宗立弟仁宗爲太子傳位於弟亦有兄弟叔姪相承之約厥後仁宗封武宗子和世球爲周王使鎮雲南而傳位於其子英宗亦爲背約然較之宋太宗則仁恕多矣前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

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卽屏住道側常謂竣曰吾生平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云云聲木謹案延之言行磊磊落落不以子貴爲高後人子貴者當以爲法

武臣之能詩者多矣終當以梁竟陵公曹景宗爲第一梁主宴羣臣於華光殿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意甚不平梁主諭之景宗求作不已時韻已盡止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立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路傍人何如霍去病梁主嘉歎不已恐當時自命爲文士能詩者皆不能及不特因難見巧而吐屬天然不爲韻縛卽李杜韓蘇爲韻所縛未必能如是之工速藻麗信乎武臣中千載一人也

貴陽陳筱石制府夔龍遭辛亥國變後廩居上海撰夢蕉亭雜記二卷歷叙當日得官之所由起其宗旨在辨明非某黨果否是

某黨後世自有定論何待自辨然用心亦良苦矣改過善於文過文過善於估過較之黨善代惡甘爲揚雄荀彧等諸人猶爲有間近有某制府自撰年譜二卷其中於受某氏栽培細細叙入屢稱爲大總統毫無愧怍幾忘其爲我朝封疆大吏陳制府自明其非某黨某制府自明其爲某黨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自夫己氏秉政朝野上下遂爲某黨之稱故沿用之

當

之間當局爲天津某君一時盛傳顏李二氏學說尊之者幾欲擠孔孟而上之復又有配享孔子廟廷位次當在十哲之上等說天下靡然從風以爲鑽營地步復有四存學會之設四存月刊之編其幕客復爲之編習齋語要一卷恕谷語要一卷顏李師承記九卷刊布於世數年間天津某君去位門下士星散顏李之說不攻而自燬矣當時所以盛行顏李學說者

亦有故顏名元字渾然號習齋博野人李名熤字剛主號恕谷  
蠡縣人皆直隸省人與天津某君爲同省尊顏李卽所以尊天  
津陰以人傑地靈四字煽動天下其用心不可謂不巧其設心  
不可謂不毒矣其所謂四存者因顏氏所撰四存編十一卷一  
曰存性次曰存學三曰存治四曰存人顏李師承記云習齋生  
有異稟鄉里皆以聖人目之生之時鄉人望所居室上有氣皆  
成麟倏如鳳云云隱以孔子比之實屬不經之談至爲狂悖竊  
謂顏李學說其源出於姚江主於忍嗜慾苦筋力勤家養親而  
以餘暇習六藝講世事以備國家之用自可聊備一家原不禁  
人私淑何勞天津某君及諸人大張旗鼓極力提倡日久論定  
果能與孔孟爭烈與否自有千秋公論豈區區鄉曲之私所能  
翻雲覆雨是非倒直黑白混淆耶

北宋宋景文公祁過繁臺街逢內家車子中有褰簾者曰小宋也  
小宋歸作鷓鴣天詞云畫轂雕鞍狹路逢一聲腸斷繡簾中身  
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金作屋玉爲籠車如流水  
馬游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都下傳唱達於禁  
中仁宗問知其人因召小宋從容語及小宋惶懼無地仁宗笑  
曰蓬山不遠卽以內人賜之見於

明武宗南

巡舟抵 有

狀元

誤謁帝舟舟中內人啓

窗潑水向之一笑

因作詩云

天上果然花絕代人間亦有笑因緣亦復流傳禁中  
武帝怒削職歸見於

其事相同而所遇各異

信乎仁宗之仁超越唐宋元明四代矣

求己錄三卷署名蘆涇遜士編相傳以爲秀水陶拙存孝廉葆廉

所輯据吳縣張翰伯茂才廷驥不遠復齋見聞雜誌言係秀水陶勤肅公模所輯茂才曾在勤肅公直隸臬司幕中知之必審其書採輯自漢至明中國與外夷交涉所謂外夷者不出現世新疆屬地一隅大旨以與外夷和好爲善非是則取敗亡歷引史書加以論斷以證其得失其書輯於光緒甲午以後目擊甲午一役中國自取敗亡國家遂從此多事意非不善實有語病不可爲訓若謂其言果是則未敢附和果如所言後世之人當以秦檜張邦昌黃潛善汪伯彥等爲聖賢廟食千古明邱文莊公以秦檜爲千古豪傑之祖大爲後人詬病趙甌北太史翼十七史商榷頗主其說求己錄殆亦主其說者也

明代贗古之習始於李夢陽至王世貞而集大成良由世貞才雄學富足以籠罩羣材其撰述雖良楛雜陳實足不朽至晚年深



服歸有光古文所作象贊有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之語推挹甚至又相傳其卒時手東坡集諷詠不置其序明姜寶所撰姜鳳阿文集中有云宏正而後士大夫禰檀左而曩先秦及其流弊而爲似龍出之無所自施之無所當六季之習巧者猴棘端侈者繡土木而極推寶之學爲能深造自得可謂見義勇爲不護己短以高才博學能降心服善如此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矣姜寶從學於唐順之其文實震川一派世貞於其弟子尙推挹如此宜乎於震川太僕折服至深矣

曾文正公聖哲畫象記中有云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 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拾萬卷尙不在此列云云聲木謹案曾文正公所云四庫所藏其富過於前代遠甚可也若云存目之書數

拾萬卷則失之矣我朝四庫著錄之書共叁千肆百肆拾捌種  
柒萬捌千柒百陸拾貳卷存目之書共陸千柒百捌拾叁種玖  
萬貳千貳百肆拾壹卷非搜羅未備大約乾隆以前之書  
海內只有此數乾隆以後續出之書予嘗約略計之經史  
子集四部當可再得叁肆萬卷若非我朝崇儒右文焉能搜羅  
如是之美備撰述若是之宏富也

吾郡巢湖因湖境多在巢縣故名俗名焦湖言凡人至湖卽心焦  
也予初以爲不在五湖之列本地人雖以爲巨浸未必果如是  
也後閱雜書乃知巢湖周圍四百里比之洞庭僅小一半無怪  
郡人視爲畏途平日風浪甚惡行此者總皆喘喘若風勢稍大  
則波浪掀天無人敢渡卽小火輪船亦難爲力予生平行此僅  
二次雖云風平浪靜而顛播不堪頗似行海邊光景始信俗稱

焦湖不爲無因

蒲留仙明經 有言非祖宗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此語與予意可謂不謀而合予嘗謂世人但知高爵厚祿非數世陰隲不可而不知嬌妻美妾尤非數生陰隲不可吾嘗聞高爵厚祿而受制於惡妻妾者從未聞有嬌妻美妾而備享閨房之福者更未聞有兼而有之者是嬌妻美妾較之高爵厚祿爲尤難非予之故爲是言也試觀一代之史得高爵厚祿者奚止恆河沙數果有嬌妻美妾如蒲明經所云足稱佳人備享閨房之福者一代之中能有幾人世俗只稱嬌妻美妾卽是佳人之意可見妻果貴嬌妾果貴美矣太倉陸星農觀察增祥道光庚戌狀元官湖南辰永沅靖兵備道平生好金石文字搜羅徧天下所藏金石刻拓本叁千伍百餘

通踵王蘭泉侍郎昶金石萃編之例成八瓊室金石補正一百三十卷近世南潯劉氏嘉業堂刊本又得漢魏晉宋齊梁古甄琢爲硯榻墨本跋之編三百甄硯譜 卷晚年撰篆墨述詁廿四卷楚詞疑異釋證八卷吳氏筠清館金石記目六卷古今字表 卷篆墨述詁尤爲生平心力所注惜亦未見刊本

長秀 預 院 等

山ノ内三書

莫楚齋隨筆卷七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永福黃莘田明府任所撰詩集取名秋江二字初不解其用意嗣讀唐高蟾下第後上高侍御七絕始知其用意深遠詩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不開詩意謂碧桃生於天上紅杏生於日邊已與孤寒子弟勢分懸絕何況復能和露種倚雲栽乎意謂公卿子弟應試復得公卿知貢舉爲之汲引自能應舉芙蓉非不燦爛無奈生於秋江之上意謂芙蓉非不可比碧桃紅杏但非在天上日邊自無和露種倚雲栽之比只好自怨命薄不怨主司所以云不向東風怨不開自以孤寒生不逢時故有此牢騷莘田之意實本於此而立意甚微數典頗確立名又雅文人狡獪無逾於此矣

李習之文集中有皇祖實錄一篇四庫提要斥其謬妄以爲實錄二字歷代天府所用豈私家所能擬例此言是也然不特此也士君子作文行事寧卑無尊寧謙無妄自是正理例如聖人之聖字非孔子及四配不足以當之十哲不敢僭也彭芸楣侍郎元瑞以知聖道三字名齋殊爲謬妄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親炙聖人深知其艱故有此語聖道豈易知乎鉅鹿楊思聖字猶龍會稽姚啓聖字憂庵漢軍楊鍾義號聖遺太原女士張學聖字古誠長洲朱仲我孝廉孔彰自號聖和老人又以聖相稱曾文正公見於自撰成豐以來功臣別傳中皆以聖自期又妄以許人亦豈另有說耶孝廉精於小學豈聖字有別解可以盡人用之卽另有別解用之亦嫌謬妄其失禮僭分與李習之正同聲木故牽連記之於此

合肥劉壯肅公銘傳撰有大潛山房詩鈔一卷卷首有曾文正公題語亦見曾文正公文集甚爲獎勵其語不足憑也乃一時籠絡之術未必由衷而發長洲朱孔彰撰咸豐以來功臣別傳言其少無賴販鹽爲業拒捕傷人母驚斃云云其出身如此焉能有傳世之詩文大潛山房詩鈔或係幕僚擬作及代爲修飾字句理或有之然其中亦有一二語可決知其爲原本者如廬江道中詩有云昔日江湖曾落魄吹簫時節幾人聞等句必係自出心裁非幕僚所能代擬修飾矣

四庫提要於宋五子只稱子而不稱名天家著述立言尙矜慎若此崇儒重學洵足昭示萬世不謂有朱淑熹者字艾人泰州人順治辛卯舉人其詩錄入江蘇詩徵並非不學無術者可比竟以朱子之名爲名雖曰淑熹亦不敬甚矣四庫有提要之名德



清俞蔭甫太史樾撰春在堂全書錄要一卷因提要乃天家著述之名不敢沿用立意何等矜慎立言何等典雅後世學人當以俞氏爲法

蒲褐山房詩話云汪棣字韓懷儀徵人居廣陵好文史嘗槧漁洋唐詩神韻集行世然寥寥數十首未必爲真本也云云聲木謹案居易錄云唐詩神韻集是予前在廣陵啓涑兄弟初入塾偶摘唐律絕句五七言授之者頗約而精如臯冒青若兄弟見而好之手鈔七律一卷攜歸泰州黃泰來刻之非完書也云云是王文簡公當日實有是書自稱頗約而精足爲後人軌範惜全書未刊行冒氏僅鈔七律一卷是揚州確有不足傳本故黃氏刊之汪氏刊本雖未見殆覆刊黃氏之本王氏竟謂非漁洋真本殊爲失考蘭泉侍郎詩法本得之於沈文愨公德潛文愨公

最服膺漁洋居易錄又漁洋撰述中之卓卓者蘭泉侍郎不應不見而爲此言汪棣又字碧谿號對琴諸生官刑部員外郎撰持雅堂集 卷詩亦濯濯無俗調論詩尤疏通微言剖析妙義王柳村茂才豫甚稱之見所編羣雅集

儀徵阮文達公元編輯皇清經解一百八十種一千四百十二卷廣州學海堂刊本長沙王益吾祭酒先謙編輯皇清經解續編四百五十種一千三百十五卷江陰南菁書院刊本二書網羅宏富實爲治經言漢學者鉅觀惟卷帙繁重檢校匪易光緒年間吳縣陶念橋 治元依十三經分經編次成敬修堂皇清經解編目十六卷光緒十二年陔月 自刊本同時諸賢蔡曜客茂才啓盛依江永四書典林之例分類編輯以經證經又可觸類旁通成皇清經解檢目八卷通用表一卷光緒十二年

十月武林自刊本臨海尤麓孫 瑩依陶氏原例分經編輯

皇清經解續編目錄成式古堂目錄十九卷光緒十九年孟春  
上海石印本蔡啓盛尤瑩皆浙江詁經經舍肄業生爲德清俞  
蔭甫太史樾弟子治經有家法故陶蔡尤三書體例較善後上  
海蜚英館延 等人依陶氏分經之例編輯皇

清經解續編原縮本成目錄十七卷光緒廿二年季冬上海石  
印本上海鴻寶齋延仁和李師善 等人依陶氏分經之例  
仍依原次標其卷頁成皇清經解縮版編目十六卷光緒十七  
年仲夏石印本上海古香閣延錢塘凌忠照 等人依陶氏  
分經之例編輯皇清經解橫直縮本編目十六卷光緒十三年  
上海書局石印本有陶蔡尤三書皇清經解正續編原刊本皆  
易檢閱鈔襲有蜚英館鴻寶齋古香閣三書上海橫直石印本

皇清經解正續編又易檢閱鈔襲洵屬便之又便開後人無限鈔襲法門平時可束書不觀舞榭歌臺任意放蕩臨時則依經依字鈔襲居然一篇經解或竟成一部經註何子貞太史紹基謂近世經學家爲經籍纂詁之應聲蟲等而下之又爲此等編目之應聲蟲凡欲著書立說者只須半年之力分類纂襲即可撰述成書自鳴爲漢學家矣

朱子在南安夜聞鐘聲大懼曰便覺此心把握不住袁簡齋明府枚未悟其理未考其事作詩箴之見於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五聲木謹案朱子生當南宋中原已墟僅餘江淮一隅之地而主黠臣偷民粹兵驕上萬言書於孝宗不省致君澤民之念久頽逃禪之意轉切鐘磬乃釋家所用聞聲大懼良有以也朱子年譜載有慶元三年蔡元定將編管道州與朱子會宿寒泉精

舍夜論參同契事文集中有與蔡季通書云參同契更無縫隙亦無心思量但望他日爲劉安之鷄犬耳云云並撰周易參同契考異一卷隨文衍註詳贍典博託之爲空同道士鄒沂所撰實卽朱子之化名足見朱子生當亂世目擊時艱世變日非國幾不國憤然欲逃禪窟中以示與世決絕然援儒入墨心實未甘故夜聞鐘聲輒思禪理聞聲大懼者深恐援儒入墨此其所以大懼也朱子名其居曰寒泉精舍取毛詩冽彼下泉之意冽卽寒也於此益見朱子之愴懷家國無時或忘其志亦可悲矣聲木因明府之言擾害人心詆誣前哲是以辨之

海寧許子頌明府漕祥光緒乙酉舉人歷署昭文等縣頗著能聲其未第時曾居 先文莊公浙撫幕中其捷乙科正值 先文莊公任浙闈監臨其生平有一僻性畏寒特甚雖炎天烈日綿

襖褲不離身國朝功令隨時換袍袿夏日必須服紗袍袿明府時在幕中內服綿衣外罩紗袍袿衙中人無一不知無一不見每至夏日無不羣指而笑之每多憂其不壽予時隨侍浙任僅六七歲知之最詳記之甚悉及宣統元年予以就姻到蘇州聞明府以官爲家其子復爲令於蘇明府已爲封翁仍健在意甚咤之辛亥國變後寓居上海偶於書肆中得明府歲暮懷人詩一卷乃戊午季冬七十有八歲時所作乃恍然於人之賦性各有不同不關命之榮辱壽之短長也詩中所註間有殷民恥食周粟當今道德淪喪廉恥胥亡卽此一節已足千古雖寥寥五人亦錄之於此 海甯沈旭初觀察玉麟蟄居吳下賣字自娛嘉興錢新甫侍講駿祥國變後避地天津 宜興朱樾亭觀察祖蔭辛亥以後屢徵不仕 陽湖惲孟樂太守毓嘉辛亥來

滬隱居 海甯鄒景叔大令安鼎革後傭書賣文不願求仕  
袁簡齋明府枚以詩文小慧當乾嘉全盛之時坐享山林之福者  
數十年後人羨慕之者衆矣實則隨園當日廣通聲氣肆意逢  
迎高位以爲己用下材又奔走其門以爲間接之光榮隨園遂  
藉此爲漁獵之資收爲點綴山林放浪形骸之用其用心亦良  
苦矣觀其後半生大半出門遨遊在家時少實爲避難而起不  
知者以爲真好山水也殊爲所愚細審隨園之出遊皆在劉文  
清公任江寧府時欲實行按治驅逐之後當時雖有人爲之關  
說未能實行然隨園知不容於衆議是以終年出遊以避他人  
指摘且恐又有人實行案治者終難漏網隨園雖自言於詩集  
明示不作實因其事早已道路喧騰瞞無可瞞不得不自言之  
以示光明磊落計亦狡矣予觀其詩集檢其出遊之歲月而始

知之其出游係出徧追非出心願是以隨園心終不懌其臨終詩有云我見玉皇先跪奏他生永不落紅塵在他人方羨其遇在隨園深知當日之行爲已苦其艱但難爲不知者道耳不然隨園果何所不足意而欲不再生人間世耶其故可思矣

錢塘袁簡齋明府枚小倉山房尺牘中載大興朱石君侍郎筠所舉古文十弊其目云談心論性頗似宋人語錄一弊也俳詞偶語學六朝靡曼二弊也記序不知體裁傳志如寫帳簿三弊也優孟衣冠摩秦仿漢四弊也謹守八家空套不自出心裁五弊也餽釘成語死氣滿紙六弊也措詞率易頗類應酬尺牘七弊也窮於邊幅有文無章如枯木寒鴉淡而可厭且受不住一個大題目八弊也平弱敷衍襲時文調九弊也鈎章棘句以艱深文其淺陋十弊也云云簡齋明府又增三弊云徵書數典瑣碎



零星誤以註疏爲古文一弊也馳騁雜亂自誇氣力甘作粗才  
二弊也寫說文篆隸數人難識字古而文不古三弊也云云聲  
木謹案教人難識字古而文不古仍有一弊明府所舉爲用說  
文篆隸鈔字字古而文不古又有用孤僻冷字不易識者如魏  
衛元嵩元包唐王士元亢倉子之類是此爲中有不足而粉飾  
於外用字古而文仍不古又一弊矣故作澀蹇鈎輓不可句讀  
之文以駭人聞聽終不知其命意所在如唐樊宗師絳守居園  
池以詰偃文淺陋又一弊也

道州何子貞太史補基東洲草堂詩鈔自叙云性既平拙復守嚴  
訓一切豪誕語牢騷語綺豔語疵貶語皆所不喜亦不敢也云  
云可見此等語不宜入詩先輩固有明訓不得以緬規越矩自  
命爲詩人也

日本宮城岡千仞振衣撰觀光紀游十卷其航滬日記中有論吃鴉片烟數語云其昏然如眠陶然如醉恍然如死皆入佳境者雖寥寥數語形容頗妙予由已身上溯至祖宗未有染此毒者雖行年五十未嘗入口一次亦深惡而痛絕之也

戊辰年九月至十二月連四月月大己巳又十月至十二月連三月月大自記事以來四五十年無連三月月大者間有連兩月月大數年間亦屬僅見相傳咸豐年亦是連四月月大未幾果有紅巾之亂父老相傳以爲兆亂之象草野相傳閏八月天下反我朝二百餘年僅遇三次一在康熙年三藩果起事一在年幸太平無事一在光緒廿六年八國聯軍入京德宗景皇帝奉孝欽顯皇后西狩長安又相傳地藏王菩薩生日係閏七月三十日六十年始能一遇己未閏七月

適逢月大各省之人往九華山燒香者比平時多至十倍八倍佛果有靈乎抑人心有靈乎吾不得而知之矣

明吳與弼動稱夢見文王周公孔子朱子來訪謝榛動稱夢見杜工部來訪茅坤動稱夢見太史公來訪一則自以爲道德可與周孔侔一則自以爲詩文足與太史公杜工部匹故有此等謬悠之詞肆無忌憚毫無憑證凡能言之孺子無一不能信口雌黃滿口鬼話稍有知識之童子亦未有信之者何煩吳與弼謝榛茅坤等言之果使夜夜真有是夢亦萬不可告於他人况敢筆之於書乎吾不知三人乃名人何以糊塗荒謬至此明季士習之壞真無奇不有此等侮聖非法倡言不諱實爲文字中之盜賊孔子雖有夢見周公之語豈他人所能刻劃無鹽乎

錦江書院紀略四卷監院李承熙編成豐八年陽月刊本記載頗

詳備中有錦江書院刊書所存書板名目鈔錄於後四川無官書局僅有錦江及尊經兩大書院刊書多種實可替代官書局其刊書多寡以路遠莫有知之者甚爲可惜計開新刊日知錄計板片連封面共伍百貳拾貳塊新刊日知錄之餘計板片連封面共伍拾肆塊新刊菴中隨筆計板片連封面共叁拾貳塊新刊困學紀聞計板片連封面共肆百零伍塊新刊小學計板片連封面共壹百零陸塊 欽定周易折中板片無數目希有錄計春夏秋冬閏五集板片連封面共貳百貳拾肆塊 御纂八經計板片連封面共柒千玖百陸拾壹塊嗣後丁文誠公寶禎督蜀時延湘潭王壬秋太史闈運掌教錦江書院復刊有書籍十餘種惜未見目錄不能備載也

秀水朱竹垞太史彝尊撰鴛鴦湖權歌一百首一時人爭傳誦不

知明陶南村 宗儀南村集中已有滄浪權歌一卷合詩詞而錄之非僅詩章爲例小異同時其表兄嘉興譚吉琮撰和鴛鴦湖權歌八十八首爲一卷續鴛鴦湖權歌三十首爲一卷其族孫麟應梧集撰續鴛鴦湖權歌一百首爲一卷橋李叢書本嗣後海鹽陸以誠復次韻一百首爲一卷海鹽張燕昌亦撰一百首爲一卷乾隆乙未九月陸以誠編輯太史譚張與已作合刊寫字本以太史高才博學論之其全集誠非譚張諸家所能幾及若僅以權歌言之與諸家亦互有短長何也此種詩體近竹枝詞天機人巧缺一不可初不在乎深思大力也踵其作者楊掄撰芙蓉湖權歌一百首爲一卷陳祖昭西湖權歌一卷鑑湖權歌一卷鍾鼎撰荻塘權歌一卷均有刊本行世其他續有作者則未之見也

四庫提要中有論文數語頗覺簡明的確因錄之於此文云夫文以載道不易之論也然自戰國以下卽已歧爲二途或以義理傳或以詞藻見如珍錯之於菽粟錦繡之於布帛勢不能偏廢其一云云聲木謹案曾文正公國藩致湘鄉劉霞軒中丞蓉書中有云道與文竟不能不離而爲二鄙意欲發明義理則當法經說語窟及心語錄劄記如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思辨錄之屬欲學爲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云云霞軒中丞喜以理語入文故曾文正公致書箴之也

每年日月食皆註明本年歷本內上海徐家匯天文臺例來亦先期佈告大衆以便遐邇皆知泰西謂日月食颶風地震之類可由天文機器推測而得不失銖黍不知何以戊辰十月十六日

月食本年歷本既不載徐家匯天文臺亦並未先期佈告各報中亦絕未言及真理之不可解者

廬山各處予以爲牯牛嶺最佔形勢西人強租其地以爲避暑專所眼光甚遠秋日出的一種花土人謂之龍爪花究不知其爲何花大者如巨碗大通體作珊瑚色花心另作數色玲瓏嬌豔可愛予嘗移其種於家次年卽不作花後見復齋漫錄云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是廬山自古卽產名花爲他處所未有不止今日始有現在瑞香花各處皆有不止廬山一處此古今異宜也

鞠隱案牘彙存一卷係金匱廉泉婦桐城吳芝瑛編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上海小萬柳堂排印本予於丙午來滬得見此本据吳芝瑛女史之意彙刻案牘以求公論廿年前予在山東偶與吳

摯甫京卿高足王古愚孝廉振堯論之孝廉意不謂然予節錄之於此以待後世論定吳芝瑛之父吳寶三山東鄆城縣知縣光緒十五年十二月病故其妻吳張氏復於光緒三十年八月病故以近房並無子姪祧嗣遂不立後遺產住宅一所計瓦屋四十餘間約值銀伍千兩戴莊田壹百叁拾貳畝約值銀壹萬兩稟承其父母遺命開辦鞠隱初等小學卽以遺產田宅二項捐入爲常年經費其族人吳贊等公稟桐城陳幹夫明府寶安徽恩新甫中丞銘皆以立嗣爲正理雖已經稟明江督周玉山制府馥批示嘉獎均爲無效恩中丞主持立嗣甚力不容翻案卒立吳駒爲吳寶三之子承受遺產中丞因此案與周制府意見齟齬私謂撫台可不做事在吾手中必不能辦到亦可謂強毅不撓王古愚亦主持恩撫之說是恩撫所持自是至理正



辦毫無疑義矣

嚴滄浪謂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云云予謂此語不獨論詩推之文章詞曲亦何莫不皆然五俗不除盡若有一於此無論詩文詞曲未有能入目者

溧陽史文靖公貽直家中相傳有牌十對一曰一品當朝二曰兩江總督三曰三朝元老四曰四代同堂五曰五子登科六曰六部尙書七曰七省軍門八曰八旗教習九曰九門提督十曰十度欽差其實三朝元老非可自稱四代同堂乃人家恆有之事非五代同堂例有嘉獎之舉北京步軍統領衙門舊有九門提督俗稱以北京城有九門之故以三項湊入以符以一至十之數殊屬牽強聲木謹案史文靖公以溧陽人官兩江總督同時

管揚復制府幹珍以陽湖人官漕運總督阮文達公以儀徵人亦官漕運總督皆一時之盛事我朝所希有也

吳縣石琢堂方伯韞玉撰獨學廬全集雕刻絕精幾於與殿板爭烈字蹟工整似翰苑中善書者圈劃工緻段落分明始終如一以宣紙印刷尤爲明淨予生平所見除殿板外似此者甚稀長白高斌固哉草亭文集二卷詩集四卷刊板似袖珍本鍊嶺高文良公其倬味和堂詩集八卷皆不能如其色色皆工卽侯官林吉人 佶手寫之精華錄午亭文編堯峯文鈔山陽張力臣 昭手寫之音學五書興化鄭板橋明府癸自書之板橋集均遜其精妙他無論矣

李鏐字 人在光緒間以精算學聞撰鍾秀莽算學十三種中有測圓海鏡法筆一卷四元玉鑑省筆二卷海島算經緯

筆一卷量倉通法校筆一卷算學奇題削筆一卷法筆等二字立名甚尖穎然算學書名頗以新奇立異不足怪也

益都趙秋谷宮贊執信當時詩名甚盛幾於與王文簡公相埒傳其學者有常熟仲是保字羹梅號翰村爲秋谷門人之冠平時亦最爲篤契撰翰村詩稿六卷其詩運意鑷刻純用師法授受頗有端緒未可厚非惜不甚行於世見之者少耳

明甯陵呂叔簡 坤呻吟語曰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云云聲木謹案呂氏此數語凡人終身可以行之不待他求可謂要言不煩矣

宋梅聖俞 堯臣陸放翁 游皆日課一詩寒暑不易其苦思力索故能超出塵表俯視羣賢各有獨至之處不可磨滅此

則天分學力各有不同故也

顧茂倫吳漢槎專選錢牧齋尙書謙益王文簡公士禎汪鈍翁太史琬三家絕句詩爲一集總集中所罕見惜無傳本汪長於古文詩名不甚著顧吳二公特與錢王二大詩家同選豈別有真知灼見果有以異於他人乎今已二百年人仍無有稱汪詩者可見當日位置之未安也

侯官林惠常廣文昌彝在道咸之時亦以博洽著

舉人

於咸豐三年進呈所撰三禮通釋二百八十卷奉 上諭有留心經訓徵引詳明以教授歸部選用之褒復撰有破夷志四卷平夷十六策 卷平賊論二卷軍務備探 卷西甌文集 卷小石渠閣詩集 卷射鷹樓詩話 卷海天琴思錄八卷續錄八卷母德錄 卷硯鞋緒錄十六卷溫經日記六卷均已刊

行其未刊者尙有小石渠閣經說 卷四維堂經問 卷羣經  
測筭記 卷周易邃讀 卷周易寡過 卷今文尙書考  
卷六朝經說萃編 卷書傳逸禮考 卷詩經概 卷衛氏禮  
記集記補義 卷辨萬充宗周官辨非 卷說文二徐本互證  
辨譌 卷陳氏禮書刊譌 卷春秋三傳大義 卷公羊禮說  
卷爾雅邵郝說折衷 卷禮記章句辨正 卷儀禮意 卷  
天文闢妄 卷算學存真 卷算學中西法抉微 卷毛西河  
全集刊謬 卷十四史刊譌 卷西甌金石考 卷南詔德化  
碑註釋 卷達德錄 卷聖學傳心錄 卷三畏錄 卷七閩  
藝文錄 卷防淫種德錄 卷參同契淺註 卷近代十二家  
文選 卷近代駢體文選 卷海內藏知詩錄 卷以上均見  
硯鞋緒錄定遠方子箴方伯濬頤序文中撰述可謂宏富在我

朝末葉可稱碩儒故詳記之

前見

言粵賊洪逆欲舉上元梅伯言郎中曾亮

等爲三老五更似郎中已受洪逆僞命矣初甚疑訝以爲必無之事後見仁和邵位西郎中懿辰四庫簡明目錄標註後附書札一卷中有致項几山書言郎中爲陸制府所留陷賊中時至爲賊擔水擊柝此從古文人遭厄如元裕之戴九靈輩所未嘗有也云云邵郎中與之同時見聞確實益信梅郎中品端學粹文行甚高焉有此傷風敗俗狗彘不如之舉以聲木考證所及當時言桐城文學者如邵懿辰伊樂堯朱琦吳嘉賓吳昌籌馬樹華馬三俊馮培元戴熙吳廷香孔繼鏢陳壽熊唐治張勳等均大節凜然足與日月爭光良由平日喜言宋學義理深入乎心髓堅固而不可拔如此宋學何負于、心風俗哉

自錢曾讀書敏求記出書賈得一門徑因以考查版本易於索價  
宜都楊守敬更刊留真譜 卷將宋元舊本石印數頁以便分  
別真偽更於書賈爲便厥後繆荃孫刊宋元書影 卷影刊本  
書全頁體例又較楊守敬爲善繼事者易爲功也袁克文刊寒  
雲書影 卷菰里瞿氏刊鍊琴銅劍樓書影 卷劉承幹刊嘉  
業堂書影 卷南京益山江南圖書館亦刊益山書影 卷每  
種更略序原委半頁視楊繆袁瞿劉諸刊益爲詳備然此等書  
謂便於書賈則可如謂便于學人則未敢附和也

張祖翼字遜先號磊翁桐城人

舉人官江蘇候補知縣

工書法頗爲一時所稱收藏書籍金石字畫甚富卒後散佚予  
見其讀漢書隨筆讀晉書隨筆各一卷於書肆中仍係手稿本  
前有自序謂辛亥國變決意不爲馮婦乃屏居濠湖之濱閉戶

讀書後稱滄桑後夏正乙卯正月既望磊翁記於濠廬時年六十有七其書不知已刊與否其家並其手稿而貨之可知其家無人矣予因其爲清末遺民志行高潔特記其大略於此將來考遺民撰述者不可遺其人並其書也

楊甲仁字乃所號愧菴射洪人歲貢生平喜講求性命之學復潛心易象十餘年其側室周氏性警敏通文義每聞愧菴言輒有深悟愧庵嘗以哲徒呼之撰了心宗傳 卷刊行於世中多理學精語其僕長壽亦聞義能解愧庵每遠行長壽輒荷擔以從途中講學不輟愧菴遺集七卷同治甲子盟秋重刊本其目予已另錄入續補彙刻書目中我朝三百年婦女能詩文者多矣未聞有以理學著書者青衣能詩者已少見更無以理學著名愧菴有此一妾一僕可謂極教化之能事遺書雖無足重輕



亦佳話也

歸震川先生集行世者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惟乾隆六十年十月其七世族姪孫朝照玉鑰堂重刊本增補集八卷餘集八卷後附評點史記例意一卷論文章體則一卷墓志表傳一卷最爲賅備正集別集自尺牘古今體詩外得文六百有五篇補集復搜得文七十八篇餘集除小簡古今體詩外復增文七十一篇玉鑰堂重刊本傳世甚罕坊間通行本仍只四十卷本予故記之於此亦篤嗜歸文者所樂聞太僕文章雖不能與唐宋八家爭烈然直接八家之傳屹然爲一大宗今已三四百年窮鄉僻壤幾於家有其書無人不知有歸太僕矣

國朝先正事略開列黃梨州先生宗義撰述中有日本乞師記一卷海外慟哭記一卷初意未必果有是事更未必果有是書乃

明之遺民悲憤宗社淪胥列此名目以抒悲憤而已後於壬子見古學叢刊中刊有海外慟哭記一卷雖無日本乞師記而日本乞師原委亦略見於此一書可當兩書用乃知實有是書實有是書轉自笑其陋矣据云周崔芝少時往來日本以善射名父事撤斯瑪撤斯瑪者日本一島中之王也乙酉冬崔芝告哀撤斯瑪願假一旅以助恢復撤斯瑪壯之許助兵三萬軍需戰艦一切不資中國俟崔芝自往受約將於丙戌四月十一日東行兵部尙書余煌忽以叛將吳三桂用虜爲戒崔芝怒而入閩日本待崔芝久不至其意亦浸衰至丙子復命崔芝乞師日本欲復理前約日本之師竟不出云云是乞師日本全由周崔芝一人私交日本之初許出師亦全由周崔芝一人私交當時廷臣復二三其德無怪日師之終不出矣

婦人之有年譜實爲罕見以予所見崇百藥齋集中有林太孺人年譜虛受堂文集中有鮑太夫人年譜世多見之又見薛恭人年譜一卷爲其子鏘瑩女葑同編薛恭人名紹徽字秀玉

人適陳

撰有黛韻駢文集二卷詩集四卷詞集二卷

集中署名陳薛紹徽用李衛夫人例也附刊其女陳淑宜女士芸陳孝女遺集二卷小黛韻軒論詩詩二卷壬子五月家刊本予因黛韻樓遺集流行不廣故詳著之於此

日本島田翰字彥楨精於目錄之學撰甯宋樓藏書源流考一卷目藏書爲不吉之物子孫若不能讀論斤出售視如糞土言之警心動魄予在滬購得與化李審言茂才詳所撰媿生叢錄二卷宣統元年八月刊本當時以一帙贈江陰繆筱珊太史荃孫尙有審言茂才贈書一訊夾入卷中

月太史病故上海

未逾年藝風堂藏書全數爲古書流通處賈人海甯陳笠巖所得媿生叢錄又輾轉爲予所得茂才一訊紙墨如新書已易姓乃歎島田之言不爲無見也

媿字左旁從女女人用之爲名則可不謂男人亦有用之者乾隆三十六年刊本碭山縣志十四卷爲知縣劉玉媿等監修是以媿爲名但不知其何所取義以女人名爲名也



莫楚齋隨筆卷八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明龔詡字大章崑山人父訥洪武中官給事中以言事遣戍五開  
衛詡遂隸軍籍後調守金川門燕王篡位詡卽變姓名遁歸賣  
藥授徒以自給正統己未巡撫周忱荐爲松江太倉學官皆不  
就嘗謂都御史吳訥曰詡仕無害於義但恐負當日城門一慟  
耳成化己丑始卒年已八十有八撰有野古集三卷收入四庫  
世間絕少傳本新陽趙靜涵明府元益得其本於光緒壬寅九  
月刊入峭帆樓叢書中誠屬表章忠節之美意集後附錄明張  
大復 龔安節公傳序述甚詳推崇尤力綱常大義賴以不  
墜端賴天地間生有忠節之人也

公孫龍子三卷原本十四篇今存六篇雖確爲周秦間撰述歷代

以來研求者少惟宋謝希深爲之作註四庫提要譏其詞不及龍而欲伸龍之理其淺陋宜矣云云我朝碩儒輩出亦無研求是書者惟萬載辛筠谷侍郎從益復有註本自以爲補謝氏所不及實則詞又不及謝而欲伸龍之理焉用屋上架屋辛註編入自著寄思齋藏稿咸豐元年六月其子桂雲 等校刊本

林琴南孝廉畏廬三集中有答大學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中有云晚清之末造概世之論者恆曰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復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於是更進一解必覆孔孟剷倫常爲快嗚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醫乃追責其二親之有隱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澤有是理耶外國不知孔孟然崇仁仗義矢信尙智守禮五常之道未常悖也而又濟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積十九年

之筆述成譯著一百三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實未見中有  
違悖五常之語何時賢乃有此叛親讎倫之論此其得諸西人  
乎抑別有所授耶云云聲木謹案孝廉此語最爲痛快斬截發  
人深省其理正詞嚴故足昭示一世也

秋樹根齋不知何許人史善長撰秋樹根齋詩集 卷不知卽

其人否編有困學紀聞翁註編目廿六卷因原書有總目無子  
目不便尋覽特剏體例分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大戴禮樂春  
秋左氏公羊穀梁論語孝經孟子小學經總天道歷數地理諸  
子考史河渠田制歷代漕運兩漢崇儒評文評詩雜識經義史  
事書籍雜文人名物類雜義三十五門註家大致以類書爲藍  
本稗販爲註秋樹根齋復稗販註語爲類書亦頗有溢出類書  
之外及考證類書之語散見各注人多忽略輯爲專書旣便檢



查於考證不爲無益此書未見刊本只有光緒十一年孟夏上海日本樂善堂銅版小字袖珍本當時所印不多現在亦爲難得聲木意謂秋樹根齋此編於著述家及後來學人均爲有益不嫌重僿向嘗欲鈔合古今詩文家註釋分類編輯纂爲一書卽名曰詩註類纂以後註釋詩文者有此一書不必他求大略已具奚止事半功倍其用意與秋樹根齋正同不意秋樹根齋先得我心且有成書予之此願終未能償徒自慙已

吳梅村祭酒偉業才華綺麗冠絕千古及其出仕國朝後人憐其才每多恕詞蓋不知當時情形也祭酒因海甯陳相國之遴所荐起時在順治十五年當時相國獨操政柄援引至卿相極易未薦之先必有往來書札雖不傳於世意其必以卿相相待故祭酒欣然應詔早已道路相傳公卿餞送迨至祭酒已報

行期而相國得罪遣戍欲中止則勢有所不能故集中詠拙政園山茶以志感慨園卽相國產也及其到京政府諸公以其爲江南老名士時方延攬人才欲不用恐失衆望因其前明本官祭酒仍以祭酒官之非祭酒所及料也祭酒若早知其如此必不肯出世但知其爲老母而不知亦爲妻少子幼故偷生忍死甘仕二姓人生一有係念必不能以節烈稱祭酒所係念有四官也母也妻也子也宜其不克以身殉義得享令名後雖悔恨屢見之詩詞然已無及矣

國朝普通規矩紳士對於本地官長知縣稱老父臺民間則稱爲父母官知府以上通稱公祖朱梅崖廣文仕琇致函蔡蒼嶼明府稱爲老父母實爲罕見廣文亦非陋儒曾入詞館復爲縣尹非無知識者魯絜非明府九臯諸人爲之刻集亦並未加以刪

改可見當時風氣如此禮從宜事從俗竟有相沿數百年而不能改者梅崖居士續集序云戊子春承上憲命掌教鰲峯書院云云承上憲命四字在後來掌院亦不肯輕用之矣

洛陽龍門山造象約有十萬種有文字者約二三千種拓愈後種類愈多現世所行約有二千種仍未能盡其中豐碑鉅製或零星小種無論出於何代書法頗多工整可爲臨池之助道咸間滿人德林字君直號硯香姓閩氏漢軍 旂人官河南府知府書法素習北碑頗爲一時之冠兼工繪事精鑑別會稽趙撫叔明府之謙嘗從之學書後亦以書法名一時太守當時取龍門造象文字審擇其字蹟定爲十品後復展至二十品謂以後習北碑者舍此之外不必他求亦屬一偏之見太守所定之二十品雖字蹟方整勁拔確是北碑中之佳品若以金山書法論之

尙不能無間然也龍門中字蹟之最佳者以聲木所見當允推北齊武平六年六月朔日都邑師道興合邑人造釋迦象字小如豆與常醜奴磚塔銘相頡頏唐顯慶四年四月十四日前豫州司功參軍王有爲考妣造象龕銘字蹟珠圓玉潤爲書法正宗唐開元年四月廿三日號國公造象記徐浩行書北海字蹟除不空和尚碑外世不多見此記在正行之間爲書法正宗聲木之私見如此而此三碑轉湮沒不彰學書者只知有龍門二十品幾於不知有他碑物之顯晦有時亦不可移易良可嘖嘆德林所定龍門二十品多有不知其名目者因附錄其目錄於後

洛州刺史始平公造象記

太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長樂王邱穆陵亮夫人尉遲爲亡息牛概造彌勒象

太和十九年十一月

步舉郎張元祖妻一弗爲亡夫造象 太和廿年

北海王元祥爲皇帝母子造彌勒象 太和廿二年九月廿三日

都綰闕口遊激校尉司馬解伯達造彌勒象 無年月太和間

輔國將軍楊大眼爲孝文皇帝造象 同上

陸渾縣功曹魏靈藏二人等造釋迦象 同上

前太守護軍長史雲陽伯鄭長猷爲亡父母等造彌勒象 景明二年九月

三日

比邱惠感爲亡父母造彌勒象 景明三年五月四日

新城縣功曹孫秋生二百人等造像 景明三年五月廿七日

邑主高樹雄那解伯都三十二人等造象 景明三年五月三十日

廣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彌勒象 景明四年十月七日

比邱法生爲孝文皇帝並北海王母子造象 景明四年十二月一日

安定王元燮爲亡祖親太妃等造釋迦象 正始四年二月中

涇川刺史齊郡王祐造象銘 熙平二年七月廿日

比邱尼慈香慧政造窟一區記 神龜三年三月廿日

北海王國太妃高爲孫保造象 無年月

韓曳雲司徒端等共造優填王北南龕象 無年月

比邱道匠住與妙因造象 同上

廣川王祖母太妃侯爲亡夫賀蘭汗造彌勒象 景明三年八月十八日

和州鮑古村明經東里爲華潭中丞源深之封翁撰史鑑節要便

讀六卷咸豐十一年十二月華潭中丞奏請進呈 御覽洵屬

鄉僻腐儒莫大之榮遇此書因記載較詳便於小兒誦讀風行

遐邇刊本至多惟同治六年仲冬姑胥顧悅廷刊本爲華潭中

丞所自刊訛字較少尤爲此書善本明經尙撰有十三經章句

口訣一卷聖門諸賢述略一卷直省府名歌訣一卷廿三史評  
口訣一卷歷代國號總括歌一卷釀齋詩稿 卷章豈績陳其  
年駢體文補註 卷皆已刊其史鑑節要便讀中有云以牛繼  
馬語出于讖曖昧之言是不可信云云議論可謂正矣又有云  
稱始皇帝實爲呂政此獨非曖昧之言乎始皇雖爲呂不韋姬  
氏所生然史記明言及大期而生政言其仍爲嬴氏之子與  
呂氏無關也古書簡質只用及大期三字已足因文見意昭然  
若別黑白何必如後世紀載嘖嘖數百言始足明其非然乎

桐城吳摯甫京卿汝綸諭兒書首章責斥其子辟疆司馬闔生字  
字準情酌理真衰世子弟之良藥宜家喻而戶曉也司馬以之  
冠於諭兒書之首可見不文過必能改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  
無所用其忌諱愈以彰京卿義方之訓真仁人孝子之用心也

予故錄之於此以昭炯戒京卿書云凡爲官者子孫往往無德以習於驕恣澆薄故也吾昨聞汝罵荅姐說伯父不配作官汝父作官有錢欲逐出荅姐不令食汝父之錢等語傷天倫滅人理莫此爲甚世人常說長兄當父長嫂當母子有錢財當歸於父弟有錢財當歸於兄吾與爾伯父終身未嘗分異豈有分別爾我有無之理伯父在時吾不能事之如父今亡已八年不可再見矣吾常痛心故令汝兼繼伯父望汝讀書明道理豈知汝幼穉之年居心發言已如此驕恣澆薄哉伯父才學十倍勝我其未仕乃命也何不配之有作官之錢皆取之百姓非好錢也故好官必不愛錢吾雖無德豈願以此等錢象養汝曹私妻子哉兄弟之自古稱猶子言與子無異荅姐吾兄之子也與汝何異我若獨私汝逐荅姐不與食尙爲非人况汝耶且汝亦爲伯



父繼子若盡逐諸姪則汝亦在當逐之內矣凡爲人先從孝友起孝不但敬愛生父凡伯父叔父皆當敬愛之不但敬愛生母凡嫡母繼母伯母叔母皆當敬愛之乃謂之孝友則同父之兄弟姊妹同祖之兄弟姊妹同曾祖高祖之兄弟姊妹皆當和讓此乃古人所謂親九族也讀書不知此用書何爲童幼有時爭言吾亦不禁獨令人傷心之言不得出諸口較量錢財有無悖理行私之事不可存於心將吾此書熟讀牢記以防再犯並令諸兄弟姊妹各寫一通云云

梅伯言郎中之於詩也意欲其深詞欲其粹一思之偶淺必鑿而幽之一語之稍喚必礪而精之賦一詩或累日逾時而後出云云見管異之孝廉同因寄軒文集書梅伯言馬韋伯詩後作詩之難如此非可輕心以掉脫口而出如七字唱也明矣

張南山太史維屏論方望溪侍郎文云得韓之清未得韓之腴得韓之蒼未得韓之厚得韓之筋未得韓之骨得韓之健未得韓之雄云云數語亦頗能得方侍郎文之真相

慈谿姜西溟太史宸英云讀書不須務多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日累月積所蓄自富古人讀一書必須得此一書之用至於終身守之不失如此雖欲多不得也云云聲木謹案太史此言真讀書祕訣千古之龜鑑後生當保守是訓也

幼時讀國朝詩別裁名氏註有云宗室岳端編唐孟郊賈島二人之詩爲寒瘦集一書當時頗欲見之乃遲至三十年後至戊辰二月乃得此書原刊本書爲康熙己卯十月下浣玉池生岳端兼山選評紅蘭室評點寫字刊本圈點評語悉用紅字前有玉池生自序一頁唐書本傳與凡例二頁目錄六頁詩集三十七

頁雕刻甚精當時印本必甚珍貴其凡例中有一條專言圈點頗與文學有關因錄之於此一選詩家原有圈點二項特於字句新奇聲調響亮而已今分六項欲觀者識作者之意也凡一首主腦並關鎖照映處悉用○客意并轉折處悉用、一句辭意俱佳者用○次於○者用、一句平妥則於句下一○一句不妥則於句下一、云云

石刻曾文正公手札八卷胡文忠公手札四卷款皆署希菴二字係當時致、李忠武公續賓者訊中所言皆咸豐時勦平粵逆兵間之事字係二公親筆摹勒上石不失神氣卷端無刊石年月及序跋當係李忠武公子孫所刊無疑然確爲其子孫某某所刊已不可考二公爲我朝勦平粵逆名臣雖石刻流傳亦有足資考證者、先文莊公會受業於曾文正公淵源所在彌

足令後嗣生景仰之思矣

凡人撰述刊成只題籍貫氏名字四項或只用籍貫名氏不用字或題別號籍貫氏名字皆無或只用氏字二項未有雙用字號四字者欽州馮敏昌撰小羅浮草堂文集九卷詩集四十卷卷端開列欽州馮敏昌魚山伯子甫是雙用字號實爲罕見文集卷首有其子士鏞所編太史公年譜云諱敏昌字伯求一字伯子號魚山云云是伯子二字確爲其字魚山則其號也

桐城姚石甫廉訪瑩文集中有論邊防養兵數語深切著明真千古不易之論爰錄之於此文云夫兵者凶器至危以防外侮先慮內訌自古邊塞之兵皆由遠戍不用邊人何也欲得其死力不可累以室家也邊塞戰爭之地得失無常居人各顧家室必懷首鼠苟有失守則相率以迎募楚朝秦是其常態若用以爲

兵雖頗牧不能與守故不惜遠勞數千里之兵更迭往戍期以三年贍其室家使之盡力疆場然後亡軀効命云云數語真要言不煩非深於邊事兵事者不知也

上海郁氏藏書頗負盛名而罕有知其藏書之所本者大概郁氏之書得於胡胡又得之於其舅平湖錢夢廬上舍天

樹錢係監生收藏舊書金石書畫甚富爲浙西一路風雅主盟中落後其所珍祕大抵爲其壻胡所得由胡轉入上海郁

氏同一藏書今人知胡錢天樹者幾無一人何子貞太史

云傳不傳又是一事豈不信然胡錢藏書見於南匯張孟彪孝廉文虎懷舊雜記中決非虛妄

錢塘厲太鴻徵君鷗樊榭山房詩集爲浙派巨擘其詩詞旨幽豔實可與作者抗行惟其生平喜用冷僻字作替代字有非註釋

出處令讀者不能了然南匯張文虎懷舊雜記言吳江董夢蘭  
徵君兆熊撰有厲樊榭詩註廿卷閩縣陳衍石遺室詩話言其  
子聲暨撰有樊榭詩註廿卷皆未見傳本恐皆削稿未竟也定  
遠方子嚴觀察濬師 自言撰有小山倉房詩集註

卷年譜 卷亦未見傳本厲袁二家詩最爲盛行能得三家  
註皆有傳本於嘲風弄月附庸風雅者不爲無益也

新城楊臥雲明經希閔隱居不仕抱道自娛平生撰述甚富主講  
臺陽海東書院講席彙集宋元明名儒名臣事蹟取孟子答  
曹交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之義名其書曰餘師錄前集十四卷  
錄名儒後集十卷錄名臣續集八卷前四卷補錄名儒後四卷  
補錄名臣光緒四年仲春太倉孫少彭太守壽銘福州刊本前  
見 言此書係彙輯閩人詩話蓋未見其書聊爲臆說

予因詳記於此以糾正之

番禺張南山孝廉維屏變詩話之體爲國朝詩人徵略六十卷錄九百廿九人二編六十四卷錄一百五十人重出者數人增補者又約十餘人雖所採之詩未必盡當然搜羅繁富辨論詳備眉目清晰使人檢查體例亦未嘗不善松栢雖在草木中爲後凋之木以之命名名字名齋名書固未爲不可若孝廉撰書曰聽松廬詩話 卷松心日錄 卷松軒隨筆 卷三書皆以松字名之亦未免太著蹟象也

予生平每於出門前數日思索應帶不帶之物至爲煩瑣多帶則嫌累贅少帶則到處覓購極爲不便後編一自用出門攜帶各物用品表以後凡遇出門照此增減極爲省事不假思索即可按圖索驥所立名目如冬季衣服被褥單夏季衣服被褥單春

秋衣服被褥單書籍單文具單零碎用物單之類自謂瑣碎不足登大雅之堂不意竟有先我而爲之者番禺林孝廉伯桐公車見聞錄中亦立工僕用物行李場具等名目記載略具予益自信自編自用不爲無益且暗合前人也

安岐字儀周號麓村高麗縣人從貢使入都因得故相明珠

家窖金鈔本書雖係隱語細加研索能盡得其數與地址所在地址卽是俗所稱爲大觀園是也乃求見明公子孫告以窖藏所在盡發之用其金爲母往天津淮南業鹽富甲天下儀周復好賓客雅善鑒別收藏之富亦甲於一時撰墨緣彙觀四卷刊入粵雅堂叢書中初不知爲儀周物也儀周後盡載收藏回高麗其子孫留中國者仍爲安氏詳見富陽周芸臯觀察凱內自訟齋文鈔書安儀周事中儀周在揚州置巨宅豪侈不可言事



閱百餘年揚州人尙知有安二達子者有地名盧刮刮巷原係安家夾巷因俗呼而訛雖屢經兵燹仍未易稱可見安氏在當日赫赫在人耳目矣

王孟端舍人有友在京師乃別娶婦久戀不歸舍人作詩寄之云  
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其友得詩感泣不日卽歸見隨園詩話及某書新建程明伯少喜狹邪樂而忘歸其妻張玉儀憂之寄以詩云歌舞樓中列綺筵等閒花草亦因緣可曾記得癡情性郎不歸來妾不眠明伯讀之泣而返伉儷愈篤從此不出亦見於某書久忘其名詩能感人如此

滿洲剛子良中堂毅任廣東臬使時嘗輯洗冤錄異證四卷經驗方歌訣二卷刊之似非胸無點墨者乃北京傳其一詩甚覺風

趣爰錄之於此詩云帝降爲王堯舜驚臯陶掩耳怕呼名荐賢  
能舉黃天霸遠伎能驅翁叔平一字難移惟瘦死萬民何苦不  
耶生

云云因中堂平日素

喜稱堯王舜王臯陶呼爲臯陶保舉將才龍殿揚面奏云此臣  
之黃天霸翁叔平中堂同龢出軍機中堂極喜語人曰此舉可  
謂遠伎人矣洗冤錄中凡刊瘐死者中堂謂乃瘦死之訛聊生  
每誤作耶生此詩可謂謔而虐矣

王世忠字驥程無錫人光緒甲午舉人揀選知縣幼學工詞章卒  
年六十國變後黃冠道服閉戶不與世通絕口不談時事其滄  
桑之抱痛至深撰有靜齋詩文稿四卷張曾疇字望岷號潛園  
無錫人附生官湖北候補知府入張文襄公之洞幕府工書法  
世所稱張文襄公墨跡多出其手生平嗜書籍碑版富收藏精

鑒別辛亥之變爲亂軍所拘勒出鉅貲義不受辱憤而投江死  
之以上均見無錫侯學愈載莽續梁溪詩鈔中聲木謹案方今  
世衰道微廉恥日喪求如二公之爲清末完人者渺不可得故  
記之於此以冀後來者有所採輯焉

新城王西樵考功士祿所纂然脂集一百卷久無傳本實未成書  
僅有序例一卷刊入 叢書中道光間天雄孫梅倩茂才

慶成復補輯考功之書當係得見原稿本故能補輯成書但其  
人無名書恐成而未刊故亦不傳茂才編有采鹿堂姜氏家集  
十五卷前有武林倪 太守彤序道光丁酉仲春刊本茂才  
補輯見於倪太守序中茂才嘗佐太守膠州泰安兩幕知之必  
諗既無傳本亦不知其補輯之佳惡也

夏煒如字永曦江陰人李申耆明府兆洛主講暨陽書院講習永

曦與蔣君丹棱承君守丹宋君冕之徐君康甫六君德只最稱高第弟子已詳見於予所撰桐城文學淵源考中蔣君丹棱學術尤重於當時龔定菴主事自珍目爲李明府首選弟子見於定菴詩集自註永曦撰有輟錄齋稿四卷癸丑七月刊本前有繆筱珊太史荃孫一序第四卷末頁末行刊有第五女遺賫鏤版七字而卷中並無一字言及序文中僅言其子彥保明經編輯遺著亦嫌漏落湮沒其第五女出資爲父鏤版之孝思

上海書坊石印排印書愈趣愈下同治間不如咸豐時之善光緒初葉又不如同治時光緒中葉又不如初葉時光緒季年及宣統年更不如光緒中葉時良由書坊中主其事之文人一蟹不如一蟹以聲木所見者只有宣統三年孟冬中華國粹書社石印寫字本南野草堂筆記十二卷實較原刊體例爲善原刊每

段無標題每首亦無目錄石印本每段標題增註於每頁黑口之下每卷之首復以每段標題排爲目錄數頁以清眉目實便檢查觀覽原刊初刊本僅八卷後陸續增至十二卷石印本卽据十二卷本尤爲完備澹川茂才此書名曰筆記實卽詩話中無他語也不知當時何以名曰筆記不曰詩話體例名稱皆相悖謬誠所未喻其旨也

弈雖小道共只三百十六着其中精微奧妙決非淺嘗者所能知我朝奕學至精推爲國手者爲范西屏世勳施襄夏紹閣陳子仙毓性三人皆海寧人斯亦異矣豈亦有授受源流耶范撰桃花泉棋譜二卷施撰弈理指歸二卷陳撰子仙百局一卷皆盛行於時幾於家有其書予所識者合肥蒯禮卿觀察光典長樂林貽書學使開騫皆精於此術予不明弈法究不知其何如也

會稽李恣伯侍御慈銘越縵堂日記中有論詩數語頗能盡其流弊因錄之於此日記云蓋今之言詩者必窮紙纒幅千篇一律綴比重墜之字則曰此漢魏也依仿空曠之語則曰此陶韋也風雲月露堆砌虛實則以爲六朝天地乾坤徃狂痛哭則以爲老杜雜填險字生凌硬語則以爲韓孟作者惟知勦襲剽竊以爲家數觀者惟知影響比附以爲評目振奇之士大言之徒又務尊六朝而薄三唐託漢魏以詆李杜狂譎寤語陷於一無所知又云道光以後名士動擬杜韓槎牙率硬而詩日壞咸豐以後名士動擬漢魏膚浮填砌而詩益壞道光名士苦於不讀書而驚虛名咸豐名士病在讀雜書而喜妄言云云均深切學詩之弊學詩者不可不知也

光緒 年江陰繆筱珊太史荃孫等修畿輔通志每人撰稿卽列

入每卷之中初以爲體例甚善可爲後來修志之法繼閱嘉慶廿年十二月陽湖洪稚存太史亮吉所修寧國府志已是如此繆太史稍變其例大旨固如是也甯國府志卷首載洪亮吉修疆域表輿地志凌廷堪修沿革表沈沾霖修食貨志武備志葛登修選舉表營造志分辨人物志施晉修職官表藝文志雜誌分辨人物志以洪太史修輯之善原刊本至爲難得己未三月涇縣翟展成孝廉鳳翔等復集費石印然坊間仍不甚通行因石印之本亦甚少故也

咸豐時有名伶某以二月十一日生三月三十日死生時負絕色草野相傳 文宗顯皇帝嘗幸之有某太史輓以聯云生在百花先萬紫千紅齊俯首春歸三月暮人間天上總銷魂一時膾炙人口竟流傳於大內 文宗深銜之終身不得差缺

國朝大小金川之亂始於一婦人洵至亡國幾至滅種其原因

土司之女

嫁於

土司

嗣因夫婦不和女

家強劫其女大歸致興王師討伐嘉慶元年白蓮教匪之亂爲首妖人名齊二寡婦嘉慶二年貴州狝苗之叛其原因由於苗女王囊仙有姿色苗民七緒鬚欲娶之不得遂勸之作亂嘉慶年百菊溪中堂齡督粵收服海盜鄭一嫂本盜魁妻夫死代領其衆年僅三十有二百中堂爲之配其副張保皆以一婦人所致並皆在同時斯亦奇矣

以地名西湖者天下三十有六除杭州最著名外當以福建福州府廣東惠州府爲次杭州西湖之佳在於四山環抱中有清水一泓山明水淨不取崇宏而足供娛樂地在省會又爲南宋偏安一百餘年京都遂覺聲明文物甲於天下惠州西湖不在省



會福州西湖在省會矣又無南宋偏安之局爲之點染故終覺減色水以方名無地無時不可有之天下三十有六尤其顯焉者也

西游記爲小說中最荒誕者相傳爲元邱真人處機所撰據康熙年淮安府志謂爲明嘉靖中歲貢生官長興縣丞山陽吳承恩所撰且謂記中所述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錦衣衛兵馬司司禮監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云云志書所載確切辨明爲明代尤爲扼要較之齊東野語自可徵信耳

徐宏祖字霞客江陰人生平好游自明萬歷丁未年廿二卽出游至崇禎己卯年五十四歲自滇得足疾歸已出游三十年生平實無一歲不游無一地不到足蹟徧天下撰徐霞客游記卷原本久佚國朝揚名時得其殘稿編爲十二卷收入四庫卽

以殘本所載言之鑿險追幽後世閱者猶驚心動魄生平素與  
黃公友善及黃公被禍霞客不食而卒以  
殉明社其事蹟撰述之奇實創千古所未有况卒以忠義殉國  
皎然與日月爭光洵乎千古好游一人也

穆宗毅皇帝御師當日在弘德殿行走者聞以長樂林文恭公天  
齡最能持正穆宗亦嚴憚之照例授讀之時有時休息穆  
宗正與太監嘻笑見林文恭公至必正色而止同治甲戌以翰  
林院侍讀學士視學江蘇光緒戊寅卒於松江試院蘇皖爲江  
南大省分任學政者大半二三品大員林文恭公以四品任之  
亦屬罕見良由穆宗憚其持正出之於外林文恭公出棚考  
試之時每到一處卽延本地著名醫生治病醫生出謂他人云  
林文恭公自云病由侍讀而起可見當時憂國愛君之心切矣

說文所載之字僅九千餘字國朝鄭珍考出逸字 字成說文

逸字二卷其子知同續考出逸字 字成附錄一卷補遺

一卷合之僅一萬零數百字康熙字典所收之字及備考補遺合之共肆萬柒千叁拾伍字古文字壹千玖百玖拾伍字尙不在內實則世俗通行之字共二千仍有一千餘字大抵文義較深僅供文人學士作詩文之用非識字者人人能識人人能用予嘗欲就二千字編爲訓蒙課本專爲一家之用久未能成此等淺俗小書亦非心思才力貫穿不可信乎撰述之不易也

填詞非難協律爲難須研求律呂辨別宮商較量於分寸毫釐之間嚴於陰陽去上平入之辨可以被之管弦無論詞之佳惡方能謂之詞若僅依譜以填人人能之日可成數百藝奚必真堪傳世者代不數人人不數藝詞固須律細音諧寄託遙深風華

掩映可歌可泣亦非畢生研求不能底於成其難如此

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文達公昫自稱以漏言遣戍新疆初不知其果如何事漏言後知爲盧雅雨運使見曾一案都轉之子謙摺由刑曹分守武漢黃德道 戊子遭家難觀察三子蔭文爲紀文達公女夫故紀文達公亦遭坐累撰烏魯木齊雜詩一卷當時興化徐禮華舍人 亦以附書都轉獲漏言之誠同謫伊犁者五年撰新疆紀勝詩一卷世但知紀文達公以漏言謫戍成詩不知有徐舍人矣



莫楚齋隨筆卷九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世人但知朱竹垞太史彝尊有風懷二百韻已爲古人之創格不知桑弢甫太史調元弢甫集中有鎮海樓詩七言長排二百韻曹良甫廉訪曇雲閣詩集中有風懷二百韻陳石遺孝廉衍悼亡詩名曰蕭閒堂詩五言排律三百韻更爲古人所無較之竹垞爲尤難此等詩謂之浪逞才華故立創格則可謂之佳詩則未必然也竹垞之風懷二百韻不但爲古人集中最惡詩卽在本人集中亦屬最下乘世人愛輕薄徒以跡涉閨榭紛紛考證評釋醉翁之意原不在酒若謂愛其詩佳問孰有能舉其詩句者乎

自古天子得禍之慘未有甚於晉之懷愍宋之徽欽者懷愍爲劉

曜所執使之青衣行酒於羣臣之前乃復殺之徽欽爲金人所執放之五國城欽宗更爲羣馬所踐死尸骨無存五國城後人考爲卽今之三姓下九城中之依間哈喇土城三姓在寧古塔東北卽肅慎故址去寧古塔東仍三百里在當時真屬不毛之地金人放之於此可謂酷虐慘無人道宜其後人亡國之慘更有甚於徽欽者雖史臣憤懣之詞未必若斯之甚亦足見天道好還無往不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明僧道衍卽姚廣孝燕王棣謀逆多資其謀畫當時毒流四海天怒人怨無論矣推姚廣孝之心毒流四海猶以爲未足復欲毒流後世撰道餘錄二卷刊入所撰逃虛子集中其專詆程朱肆行無忌至爲悍悖喪心病狂不意其一至於此姑蘇志載張洪謂人曰道衍與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爲焚

棄云云是當時雖親暱之人且已焚其書矣後來桑悅屠隆李  
贛祝允明輩肆無忌憚直欲滅絕綱常卒致明易社爲屋皆姚  
廣孝階之厲是流毒又及於後世矣王夫之宋論讀通鑑論詆  
斥蘇文忠公不遺餘力皆爲桑悅輩而發然蘇文忠公雖細行  
不檢責以不能正心修身可矣其狂悖不若斯之甚也

隋王福時好譽其子後人謂之有譽兒癖明李東陽懷麓堂詩話  
中亦好譽其子兆先其癖與王福時正同然王福時好譽其子  
其子之佳惡文字之淺深後世無聞焉李東陽好譽其子兆先  
兆先猶有詩文傳後然則李東陽之譽兒癖較王福時之譽兒  
癖實爲勝之考李兆先字徵伯明大學士東陽之子以廕爲國  
子生年廿七而卒所撰李徵伯存稿十三卷凡詩賦雜文十一  
卷東行稿一卷附錄一卷以大學士之子夙慧能文章自足傾



動一時四庫提要稱其才雋而不修行檢譽之者有所粉飾毀  
之者亦有所附會可謂名論不刊真洞見肺腑之言適合當日  
李兆先之身分

德清許周生駕部宗彥送女子歸陳氏有句云便同遠別悲歡有  
如此新人德貌兼永福黃莘田明府任送女歸永陽有句云汝  
更生成賢且慧爭教別淚不漣漣王福時李東陽有譽兒癖不  
謂許黃二公亦有譽女癖果屬佳兒賢女自己何必譽亦何能  
譽况未必然乎隨園詩話中有云某某好自譽其詩令人厭聞  
劉霞裳謂渠詩自己不譽何人來譽二公譽女可以移贈

諸城劉文清公墉書法不受古人牢籠於書家別開生面流傳已  
久若觀其外貌樸拙遂疑其確從漢魏六朝得來是大不然涇  
縣包慎伯明府世臣藝舟雙楫中稱其書從董香光入手番禺

張南山太史維屏松軒隨筆中亦稱其書從趙松雪入手是文  
清書法原從董趙入手本來面目不可掩如是包氏藝舟雙楫  
本兼論文故謂之雙楫庶於立名無乖南海康有爲撰廣藝舟  
雙楫六卷只專論字一項何來此雙楫乎無論其言之是否立  
名已爲不順晚年重印更名曰書鏡或自悔立名之未安乎

宣統辛亥桐鄉勞玉初京卿乃宣撰共和解一篇甲寅復撰續共  
和解一篇排印行世玩其詞意外似平和內實嚴厲中如所云  
易羿泥之醜詆化遺臭爲流芳等語皆嚴於斧鉞俗稱操莽此  
獨易以羿泥字面上較爲容忍實則羿泥所爲乃操莽之事人  
亦操莽之人也京卿此論雖屬義正詞嚴獨惜空言無益夫己  
氏在近日誠爲奸雄然比之古人尙不能及又素不好學不能  
如王莽之事事仿周禮曹操之橫槊賦詩京卿欲以文字感動

夫己氏譬之與土偶人說話其中如封夫己氏爲王爵世襲罔替等語是又欲以爵祿誘夫己氏其用意非不善更惜用非其人當夫己氏當國之時專以利祿誘人一時鬪鷄走狗搏鷹逐兔之人咸出其門幾於爲天下逋逃藪夫己氏利用此輩非法無上之人以攘大位此種手段夫己氏用之熟矣京卿此語如石投海焉有用處然其言雖不足動夫己氏而其心則忠矣

尤珍字謹庸侗子康熙壬戌進士官至右春坊右贊善撰有滄湄詩鈔 卷劄記 卷劄記中自道作詩甘苦極詳並云生平每作一詩字字求安有譏彈之者應時改定云云聲木謹案字字求安四字真作詩文之祕訣未有自以爲不安而人人見之以爲安者卽自以爲字字安矣而他人見之尙有以爲不安者袁簡齋明府亦云幻出雲烟萬種看先求紙上字平安云云此公

論詩畢竟聰明

近世所出巨帙以太倉唐蔚芝侍郎文治編輯十三經讀本爲最  
甲子八月錢唐施省之觀察肇會醒園獨力刊成撰者固難能  
刊者亦可貴當此時勢猶欲以尊經爲事其識見固高人一等  
矣侍郎又撰十三經提綱十三卷載明原委十三經劄記十三  
卷分載各家評點可以依式過錄閱十餘年始成書其意欲後  
之讀十三經者由評點而文法顯文義明釐然燦然讀者如登  
康莊如遊五都如親聆古人之詔語因文可以見道其意未嘗  
不善觀察竭兩年之力始克告成其功亦不可沒周易用朱子  
本義本復增入定海黃以周易故訓訂賸本一卷乾坤屯卦註  
疏一卷尙書用馬氏鄭氏註本復增入宜興任啓運尙書約註  
四卷侍郎自撰洪範大義三卷詩經用毛公傳鄭氏箋本復增

入番禹陳澧讀詩日錄 卷周禮儀禮禮記均用鄭氏註本復  
增入朱子大學中庸章句二卷鎮洋王祖畚禮記經註校證二  
卷侍郎自撰大學大義一卷中庸大義一卷春秋左傳用乾隆  
欽定本春秋公羊傳用何休解詁本春秋穀梁傳用范寧集  
解本論語用朱子集註本復增入侍郎自撰論語大義廿卷孝  
經用黃道周集傳本復增入孝經大義一卷爾雅用郭璞註邢  
昺疏本孟子用朱子集註本復增入王祖畚讀孟隨筆二卷侍  
郎自撰孟子大義十四卷詩經評點明鍾伯敬用紅筆劉海峯  
用墨筆宋謝疊山用藍筆禮記評點明孫月峯用墨筆姚姬傳  
用黃筆吳摯甫用綠筆侍郎自用紅筆宋謝疊山評點檀弓用  
藍筆左傳評點明孫月峯用藍筆方望溪用黃筆姚姬傳用紅  
筆曾文正公選本用墨筆公羊傳明孫月峯用紅筆明張賓王

用黃筆明鍾伯敬用藍筆明楊紹溥用紫筆儲同人用墨筆穀  
梁傳明孫月峯用墨筆明張賓王用黃筆明鍾伯敬用藍筆明  
王昭平用紅筆儲同人用綠筆論語評點則有方存之吳摯甫  
二家侍郎復自行增入孟子評點宋蘇明允用紅筆曾文正公  
用黃筆吳摯甫用藍筆侍郎自用墨筆侍郎於諸經復選目錄  
專備揣摩之用尙書選廿三篇詩經選二卷上卷三十二篇下  
卷十一篇禮記選十二篇左傳選廿一篇公羊傳十八篇穀梁  
選五十二篇公穀選本又見侍郎自編鈎元錄中篇目已見原  
書茲不具錄

安溪李文貞公光地爲我朝理學名臣其撰述名榕村全書共四  
十一種一百五十四卷無卷數者八種因有坊本世多知之矣  
其詩書之澤傳至三代並及於羣從同族共有廿人之多皆有

撰述可謂源遠流長非他家所可及試爲詳記於下文貞公子  
鍾倫康熙癸酉舉人撰有尙書典謨說 卷周官纂訓廿一卷  
經書源流歌訣一卷三禮儀制歌訣一卷歷代帝王歌訣一卷  
歷代姓系歌訣一卷四書節記一卷菜園遺書一卷鍾倫子清  
藻康熙丁酉舉人撰有壁經梅書辨贗 卷經史雜記 卷莊  
子彼是天倪 卷李信侯文集 卷詩集 卷文貞公孫清馥  
廣平府知府撰有閩中理學淵源考九十二卷閩學志略十七  
卷榕村譜錄合考 卷清溪李氏世學考 卷道南講授 卷  
溫陵學略 卷清源述志 卷清植雍正甲辰進士撰有儀禮  
纂輯錄 卷文貞公年譜 卷泐咬存愚二卷李穆亭詩集  
卷文集 卷文貞公弟光坡諸生撰有周禮述註廿四卷儀禮  
述註十七卷禮記述註廿八卷離騷註 卷臯亭文編 卷光

坡子鍾倬康熙癸巳舉人撰有李世瞻詩集 卷文集 卷文  
貞公從兄弟光坊康熙乙酉舉人撰有蓼野詩集 卷光北康  
熙戊子舉人撰有春秋大義考 卷春秋正月辨論 卷伏窗  
詩集 卷光塽康熙癸巳舉人撰有樂由 卷光塽康熙辛丑  
進士撰有考工發明 卷黃庭二景互註 卷瀋餘詩集 卷  
文集 卷光型雍正丙午舉人癸丑以理學荐舉 特賜進士  
撰有臺灣私議 卷彰德人物志 卷趨庭錄 卷批訂王尊  
巖集 卷崇雅堂文集 卷二李經說 卷與光塽同著文貞  
公子從子鍾旺康熙戊子舉人撰有諸經雜解 卷周官劄記  
卷憶訓錄 卷丙申錄 卷性理說心篇 卷艮湖詩集  
卷鍾德康熙戊子舉人撰有李宣三詩集 卷鍾僑康熙壬辰  
進士撰有易說 卷詩經測義四卷周禮天官說 卷論語講



蒙 卷鍾體康熙癸巳舉人撰有經義崎說一卷天人膽談三  
卷鍾僑子清江雍正癸巳舉人撰有待行詩集 卷清載雍正  
庚戌進士官順寧府知府撰有四書述言 卷榕齋詩草 卷  
積齋文集 卷文貞公從孫清時乾隆壬戌進士撰有周易經  
義 卷朱子語類或問合纂廿二卷蠶書一卷訊聞約言一卷  
治河事宜一卷文貞公會孫宗文清植子乾隆戊辰進士撰有  
律詩四辨四卷使秦隨筆 卷使粵隨筆 卷郁齋詩集 卷  
文集 卷文貞公從曾孫亨謙光龍曾孫諸生撰有易經參說  
卷四書要 卷四書典彙 卷南賓錄 卷宗度嘉慶  
優貢撰有筆轄初編六卷以上均見福建通志  
吳澹泉徵君定其論詩也嚴於格以爲詩之有格猶射之有鵠工  
之有規矩也入乎格則爲詩不入乎格則不可以爲詩不入乎

格者之於詩其工者駢儷文耳其奧者古賦耳其妍者詞耳其快者曲耳其樸直者語錄耳其新穎者小說耳其紆曲委備者公牘與私書耳先生之論如此云云見鮑覺生侍郎桂星自撰覺生詩鈔序侍郎又自謂桂星奉其教繩趨尺步斤斤然不敢越分寸有一句一字點竄十數過而猶未已者究不知其於詩格何如也云云据此則詩須有格律非是不能爲詩以侍郎之高才博學言作詩之難如此非可易爲可知矣

遡園語商一卷在遡園全集道光己丑元孫洪信重刊本中有圈點卷端題云雪園賈開宗靜子著子發秀云云子發秀下應有述字錄字刊字等字想係漏刊亦校勘之疏也不然雪園賈開宗靜子著下陡增子發秀三字成何文理乎

回教人撰述收入四庫者卽回教書一種爰錄之於此國朝劉智

字介濂江寧人撰天方典禮擇要解廿卷智頗習儒書能雜援經義以文其說巧爲飭飾文筆亦頗雅贍据提要所言居然一撰述家也

劉青芝字芳草一字實夫晚號江村山人撰有江村山人未定稿六卷續稿四卷閏餘稿六卷學詩闕疑二卷尙書辨疑一卷周禮質疑五卷史記紀疑一卷史漢異同是非四卷古汜城志十卷擬明代人物志十卷古今孝友傳補遺二卷續錦機十五卷補遺六卷江村隨筆十卷均刊入襄城劉氏傳家集中惟傳本甚罕江村隨筆列目十卷後六卷節錄友明書札入錄並於每卷中註明通數洵屬筆記中之創格他書未之見也

趙懷玉序錢維喬竹初詩鈔卷至謂其出入少陵眉山之間摹繪景物而不病其纖杼寫胸臆而不傷於直隸事精切而無襞

積之蹟託興高遠而有醞釀之致云云數語頗足盡言詩之妙竹初詩最爲袁簡齋明府所服膺詩話中亦屢稱之所撰尙有竹初文鈔六卷惜傳本罕見也

光緒戊寅張文虎重修南匯縣志廿二卷其凡例中有一云凡載筆之事必先不私於己而後能不私於人一有偏徇反脣立至錢少詹言近代士大夫入志局必欲使其祖父族黨一一廁名卷中於是儒林文苑車載斗量徒爲後人覆瓿之用此論甚篤竊嘗以此自律並以告諸君子倘有遺漏請待續修云云据此可知各省志書卷帙之多皆由請求之濫錢少詹所言尙屬當時人之子孫今人之子孫更恐枉知此義世風日下人心日偷皆由於詩書之澤久湮聖賢之理不明故也

趙曦明字敬夫江陰人撰有顏氏家訓註七卷抱經堂叢書本引

据甚爲賅博亦當時言漢學者惜無他撰述傳世後見金淮生  
明府武祥輯江陰藝文志二卷補遺一卷粟香室叢書本中載  
敬夫所撰尙有讀書一得六十卷桑梓見聞錄八卷中隱堂四  
六文 卷瞰江賦鈔 卷詩文考證必有可觀想原本已佚矣  
姜西溟太史宸英不食豕肉紀文達公昫不食鴨已疊見前人紀  
載矣以予所知而最確鑿者潘琴軒中丞鼎新不食火腿鄭蘇  
戡京卿孝胥不食禽類潘中丞不食火腿 先文莊公謂其有  
心立異豕肉既食火腿亦豕肉之一種何不可食之有 先文  
莊公謂其有心立異理或然也

朱梅崖廣文仕琇與李廉衣書云數年敝處書院延請教授轉徙  
無常其間不乏聰明之士然志於學者實少舌焦筆秃徒費精  
神日月耳於人心世道學業三者俱無所益也云云姚姬侍郎

中鼎致 書亦云士不悅學令人有閔子馬之嘆云云袁  
簡齋明府枚更謂南京鍾山書院所延主教如盧抱經學士姚  
姬傳郎中等人學問文章非不震耀當世而院中諸生迄無一  
成就者非師之不善士之不學也云云三公所言誠慨乎其言  
之自古善授者尤賴有善受不然恐委善授於草莽矣

宛平查氏兄弟三人長爲仁字心毅康熙辛卯舉人工詩詞撰蔗  
塘詩集 卷外集 卷蓮坡詩話三卷與厲太鴻徵君鷗同註  
絕妙好詞箋七卷次爲義字履方安徽太平府通判工詩詞次  
爲禮字恂叔以貴郎官至湖南巡撫工詩詞撰銅鼓書堂遺稿  
三十二卷內詩廿四卷詩餘三卷文四卷詞話一卷乾隆五十  
三年十二月男淳鎮南關刊本乾隆五十一年查淳選龍巖州  
知州引見蒙 恩俯念其父特授平樂府知府洵異數也查氏

世居京師以業麤致富置別業於天津名水西莊交納四方名彥賓至如歸樽酒唱和無虛日與江都馬曰璐曰瑄兄弟小玲隴山館南北相輝映時當承平不特士大夫喜讀書研詩文卽麤商亦篤好風雅能自樹立如此洵國朝之盛事古今之佳話也

燕王棣兵入南京建文帝不知下落疑以傳疑久矣不意五六百年後有建文帝袈裟發現於雲南武定縣己未二月由武定縣知縣呈送建文帝袈裟一襲歸入圖書博物館陳列見於雲南圖書博物館一覽中決非虛妄如是則建文帝逃入雲南爲僧之說甚爲的確惜編輯員何秉智未能詳列原委事蹟以資考證僅云建文帝袈裟一襲使人增感慨而已草野傳聞明太祖雖立建文帝爲皇太孫夙知燕王棣英武有大志早慮其篡奪

侄位問計於劉基爲置大鐵櫃封鎖甚固置於某內殿屬建文帝非至萬分緊急之時勿開視後燕王棣兵已渡江無可守禦啓視乃僧服三襲而已時適親信二臣同啓視遂皆服之逃走據此則草野傳聞亦非無因矣

蔣棨渭字遇溪吳縣人輯有苔岑集初刻七種選錄同人之詩首種爲味清堂詩鈔二卷補鈔一卷陳基撰基字竹士長洲人初娶金瘦吟女士卽所稱纖纖夫人者繼由袁簡齋明府枚作伐續娶王問花女士問花又字梅卿因受業隨園隨園頗獎譽之故題其詩卷云雕刻之辭可憑人力清脆之響必自天來唐有溫飛卿宋有姜白石元有薩天錫明有高青邱近乃有陳竹士一代清才殊非易得云云其推重如此其言雖不無稍過其詩實隨園一派其過婦家有悼二首隨園已摘錄詩話中茲錄其



全詩於後詩云愁聽花鈴語繡幃封題如故笑言違傷心小女  
無知覺繞膝詢姑何日歸未秋已報海棠開只是塵生舊鏡臺  
莫怪見花拚一慟去年親折一枝來竹士詩僅二百七十餘首  
選錄既嚴存詩亦多可誦隨園所謂清脆之響必自天來真大  
聰明人語聲木竊謂清脆二字脆字尤難於清字古今得此者  
更希即据隨園所舉古今已只有五人矣

丁卯三月十六日即陽歷四月十七日上海時事新報譯登世界  
新聞社云前德帝國霍亨索倫皇室以大戰後革命之結果於  
一九一八年被剝奪一切帝室尊榮所有私產亦遭沒收威廉  
第二遜居荷蘭之杜恩鎮默默無聞於今八年自興登堡將軍  
任總統後不忘廢帝舊恩遂有退還皇室私產之議去年秋間  
由德政府與霍亨索倫家訂約歸還至本月一號爲開始實行

之期三月三十一號夜十二時後一秒鐘此約發生效力於是威廉第二雖剝奪政治軍事一切威權而在經濟上又成德國一大勢力計德政府由此約正式歸還霍亨索倫家之私產共有貳萬萬馬克之鉅合美金伍千萬元其現金第一批已付壹千萬馬克五月三號再付伍百萬馬克此外所有在栢林及全德各處之離宮別墅森林獵場湖池等一律交還在栢林林蔭路之威廉第一舊宮已在鳩工修築由威廉第二之次妻監督布置預備其夫歸國居住其小兒女亦將在栢林小學肄業云云觀於此則知德人之急公好義興登堡之不忘舊恩誠孔子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矣

嘉慶十五年歲在庚午安化陶文毅公澍偕史松軒太史評典四川鄉試撰有蜀輶日記四卷凡山川之經緯形勢之險易建置

之沿革郡邑之利弊古今之事蹟皆講明而切究之洵屬不刊之作陶文毅公以軺車之使觸目關懷留心天下之治亂若此宜爲公輔之器不特明清兩朝無此撰述之確切實用實亦無其人也陶文毅公又撰皇華草三卷當時金匱鄭際昌爲之箋註松滋謝元淮爲之補註北平趙宜梅又爲之補箋嘉慶丙子刊本以同時之人註同時之詩已有三家之多亦爲註家所罕見其詩之實大聲宏有裨考證固不待言矣

曾文正公國藩雖工書法素不以篆隸名予所見者三事能者固無不可何況名賢遺墨奕奕皆有生氣一孟子要略卷首襯頁篆書孟子要略五卷二行行三字後一行篆書朱子遺書之一六小字背刻道光二十九年漢陽劉氏棗板曾國藩署首十七字正書三行末一行五字一佩文廣韻滙編卷首襯頁篆書佩

文廣韻匯編二行行三字背刻江甯鄧氏原本同治十一年金陵書局重刊湘鄉曾國藩署檢廿四字正書四行行六字一仿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易卷首觀頁篆書仿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三行行四字背刻同治二年十二月曾國藩署檢正書二行行六字長洲朱仲我孝廉孔彰撰題江南曾文正公祠百詠二卷自註言只見篆書仿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一種實爲簡略想必仍有他書爲聲木所未及見者

湘鄉羅申田參贊長禱思兄樓文稿中有別兄子春隸語論緩字最妙文云緩是儒者氣象舉足不緩則輕佻舉手不緩則鄙俚出言不緩則燥妄下筆不緩則荒謬小之貽一時之嘲笑大之則取終身之尤悔云云聲木謹案參贊論緩字精刻卓絕仍惜爲一偏之見竊謂緩與重當並論也曾文正公家訓中諄諄以

緩重並重真乃名儒之言參贊之論再加一層更舉一重字則面面皆到洵爲青年子弟萬金之良藥也

古今註杜詩者最多翁蘇齋學士方綱石洲詩話所言已見者三十餘種學士復自撰杜詩附記二十卷是又增一家矣丹徒張治虞 學仁青苔館詩鈔自序云適得俞犀月註杜詩本不箋故實專論法律每一詩必求其脉絡貫通首尾呼應而又氣必渾灑骨必蒼堅神韻必超遠始爲上乘云云据此則此本不箋故實專論法律如此精詳誠爲註杜詩者第一善本聲木雖心善此本惜無由得見耳

韓泰華無事爲福齋隨筆云袁子才隨園夫人而知之關中羅賢亦有隨園並有自記云云聲木謹案邊連寶字肇畛任邱人雍正乙卯優貢浙撫李衛荐舉博學宏詞己巳復以潛研經學荐

之平日研辨經史篤學不倦窮餓以死晚耽禪悅紀文達的謂其詩法律謹嚴情景融洽優柔蘊藉得風人之旨云云韓理堂明府夢周謂其詩雕搜雄肆擺脫激宕可以不朽云云撰隨園詩草十卷附錄禪家公案頌一卷乾隆年寫刻甚精是不特又一隨園且工詩足以旗鼓相當斯亦奇矣

我朝崇尚儒術書院徧天下名儒輩出退休林下及或未仕者大半爲書院掌教以造育英才若盧文弨何紹基張維屏陳澧朱仕琇王元啓姚鼐俞樾張裕釗吳汝綸諸公皆夙負盛名久擁臯皮一院之中生徒無慮千百人從游者執經問難師爲之剖析疑義自十三經以逮子史等書爬羅剔抉旁推互證豁然貫通宜有專書以資啓迪而垂久遠以予所見只有嘉興沈向齋可培掌教灤源書院輯灤源問答十二卷嘉慶乙亥雪浪

齋刊本李申耆明府兆洛掌教暨陽書院門人蔣彤輯暨陽答問四卷道光廿二年洗心玩易之室排印本李大理聯琇掌教鍾山書院門人劉壽曾輯臨川答問一卷好雲樓全集附刊本朱侍御一新掌教書院輯無邪堂答問五卷光緒

自刊本又廣雅書局本姚仲實孝廉永樸掌教起鳳書院輯起鳳書院答問五卷光緒壬寅山東自刊本有此五書尙可窺見當時師徒誼篤研究學術實事求是不尙浮華非同浮設一席形同冷官者可比此外仍有以答問名書者如全謝山太史祖望有經史答問十卷梅冲有然後知齋答

問廿卷錢曉徵學士大昕有潛研堂答問十二卷胡

嗣運有枕蓆齋易經問答卷書經問答十六卷詩經問答十

四卷禮記問答卷春秋問答十六卷李巨川有南

園答問 卷黃

名甌有數馬堂答問廿卷朱允倩廣

文駿聲有經史答問四卷雖爲課生徒之用非專爲掌教書院而設又若盧抱經學士文昭有鍾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四卷乃以掌教之地名其書陸祁孫明府繼輅有合肥學舍札記八卷以作官之地名其書名例雖同義例則異是以彙記之於此予購得普法戰記廿卷原刊本係光緒十三年卽日本明治廿年大坂修道館排印本分訂十本每本首頁斜角上黏有寸餘大小長方式白紙印刷條橫文云陸軍士官學校圖書下二行云第一七〇一番八一云壹部一〇冊既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藏書宜如何慎重不知何以流落中土是真不可解矣顧亭林先生撰述亭林遺書搜輯似已完備據蘇州府志藝文志所載猶有十四種爲他書所未見志爲道光三年石琢堂方伯



韞玉所修時代甚近當必有所依據始以入錄萬無鑿空之理其未刊之書目列后以便後人參考計二十一史年表十卷十九陵圖志六卷萬歲山考一卷岱嶽記八卷北平古今記十卷建康古今記十卷營平二州史事六卷弗錄十五卷詩律蒙告一卷下學指南一卷當務書六卷經世編十二卷官田始末考一卷日知餘錄一卷

宣統辛亥以前服西裝者甚少卽有之亦以中下等人爲多中人以上者不屑爲之九十月亂熾之時舉國若狂競以服洋裝爲時髦避亂在滬之遺臣遺民經濟每多困難平時出門僅坐黃包車而已時人集一聯云革命鉅子綠氈帽亡國大夫黃包車甚工切迨至十餘年約在乙丑丙寅之間以用三克爲時髦謂之三克主義一目戴克羅克外國一種眼鏡玻璃片名譯音如

此手拿司的克西人扞手棒口銜茄力克乃西洋一種烟捲名亦譯音大致如此也

儀封張清恪公伯行任督撫時禁止饋送檄文中有云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釐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爲人不值一文誰云交際之常廉恥實傷儻非不義之財此物何來云云聲木謹案張清恪公此數語不特爲居官者告誠卽平民立身亦宜守一絲一粒我之名節取一文我爲人不值一文數語平日與人共事若存一絲一粒苟且之心行一絲一粒苟且之事則我之價值真一文不值他人縱未必知之清夜自思能無愧怍義利之界辨之明甚易守之嚴甚難嚴之微尤難之難也

凡筆墨之事卽應世之文如尺牘公牘之類亦以簡潔爲主試舉

古人論文祕鑰於下北宋錢思公命僚屬各撰河南驛記謝希深七百字歐陽文忠公五百字尹師魯三百字文忠服其簡古乃別撰一記減尹十二字尤完粹有法陳后山以所作文質於曾子固子固取筆刪數百字其意尤完足后山終身服膺詠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元虞集見元明善所作吳全節碑文刪去百廿字而文益精當國朝陳碩士侍郎用光文亦屢經姚姬傳郎中翦爲之刪節行文素忘冗句冗字不可不知也

平湖陸清獻公隴其所修靈壽縣志 卷最有名惟其中不載寺觀實爲一大缺典在陸清獻公原意本爲崇正闢邪而設然神道設教聖人不廢佛教之入中國數千年深入人心實可補儒教所不及且名山勝境平民所不能住不敢住者半多緇流所聚卽盜賊亦視爲世外人聽其安居不加劫掠而騷人墨客愛

其風景形之詩文筆記者自六朝以來代有其人實藝文中一大關鍵其關係之大流傳之久信仰之衆豈能遽廢陸清獻公此舉洵屬一偏之見於世道人心果有何益乎

黃唐堂宮允之雋後書目序中有數語頗妙爰錄之於此文云目老而昏艱於視手老而倦艱於披口老而乾艱於讀心老而衰艱於思昔之所誦什不記一今之所誦什不熟一云云於老人情況有繪影繪聲之妙此等句法只可作筆記之用以之入文非文章之正軌也



莫楚齋隨筆卷十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周之興也關雎葛覃卷耳等詩何等雍容揄揚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及其衰也幽王廢申后申后作白華廢太子宜臼宜臼作小弁煩晉促節令人不忍卒讀卽周衰諸詩忠愛之忱託之諷詠詞旨哀怨至深且摯可歌可泣感人至切千載下如聞其語予生也晚况身逢周室之亡較之詩人身逢周室之衰其不幸更十倍矣

蘇文忠公答謝民師書中有云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不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

用矣云云明焦弱侯 竑程幼博集序中有云巷伯之譏刺  
巧言之怨悱何人斯之迫切自後世論之豈不傷溫柔敦厚之  
體而聖人乃錄之於經以爲與詞達之旨有合云云聲木謹案  
蘇焦二氏所論與聖人詞達之旨深爲契合故錄之於此

童養媳大抵各處中下人家常有之事必有子始有媳此乃常理  
但其媳自幼養於夫家如己女耳惟廣東嘉應州有等郎嫂名  
目真屬駭人聞聽家中並未有子亦可取他人女養之名之曰  
等郎嫂往往有等至十年八年始生子仍爲配偶婚姻道苦未  
有甚於此者見嘉應古直層冰黃公度詩箋註

父子俱得狀元者千古罕見亦科名之佳話惟南宋秦檜及其子  
燿均係狀元後人惡秦檜之奸且羞稱之遂至湮沒不傳南京  
城內狀元境本名秦狀元境秦檜故地也後人因秦檜之奸且

並其姓亦羞稱之俗云公道自在人心豈不信然秦檜曾孫鉅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竭力捍戰城破鉅率兵巷戰復歸署自焚死子浚潭皆死後人亦因秦檜故卒無稱之者如此忠孝大節終不能掩前代之奸吁可畏矣

明山陰朱文懿公廣文集中論漢唐宋朋黨借以論東林黨文云漢之黨皆君子而罹小人之害其勢在小人故使卓操之徒得以假手而國移於強臣唐之黨君子小人互相攻擊其勢兩勝而卒兩敗故使朱全忠得以竊入而國移於盜賊宋之黨皆以德行文學標表一時其勢在君子而芟除太過不能使其身安於朝廷之上故使呂蔡諸人得以藉口而國移於隣敵黨愈衆則害愈深變愈大云云其言深切著明不特論明末爲然卽我朝之易社爲屋亦未嘗不由於此光緒末年京師有近支排宗



室宗室排滿滿排漢之謠朝廷每一舉措大衆必追尋原委漢人深以用一漢人爲幸志伯愚都護銳深知其然上書言近支王公朋黨決非國家之福疏入攝政王不省未幾果有宣統辛亥之變履霜堅冰其所由來者漸矣

湘鄉曾文正公國藩嘗戲言俞蔭甫太史樾拚命著書雖言拚命其實並未嘗拚命也若明柯維騏撰宋史新編二百卷欲專一心志因發憤而自宮國朝羅茗香 士琳撰四元玉鑑細草

廿四卷致疽發於背三次若二公者真可謂之拚命著書也

我朝之更祚不亡於宣統而亡於咸豐草野間因 孝欽顯皇后爲葉赫氏遂有種種因果之說聲木略考其崖略記之於此葉赫氏據居關外葉赫地卽後之葉赫站地今立爲西安縣全境縱長百四十五里橫闊百三十五里面積萬六千九百方里本

扈倫國四部之一明初其始祖星遡達爾漢內附六傳至養汲  
弩女爲 太祖高皇帝后生 太宗文皇帝 太祖高皇帝舉  
兵侵明養汲弩第三子金台什轉爲明外捍邊疆數遣使諭之  
不聽因加兵於葉赫克之金台什死焉後以舊恩仍存其世祀  
至 德宗景皇后又爲 孝欽顯皇后侄女葉赫旣內附始終  
爲明捍邊不失忠義遽以兵滅其國誠爲太過無怪怨毒流於  
後世我朝天下仍覆於葉赫之手前因後果確鑿可據天道好  
還洵不誣也

幼時讀書罔不讀過現因自授伏兒詩經讀至思齊大任文王之  
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徽音則百思男數句朱註謂上  
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云云數語  
精深宏括要言不煩於此見周家之所以興不特三代生聖王

且三代有聖女歸之婦人齊家男子治國內外皆爲聖人雖欲不興得乎女範云母儀先於父訓慈教嚴於義方陳文恭公云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後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孫周室之興有太任太姒相助爲理故能三分天下有其二非偶然也以聲木所聞見世人興家立業亦須由男女相助而成及其敗也亦男女相助而頽凡疏於擇婦者其家未有不敗者也婦人之關係人家不亦重且大歟

明季野史據四明凌西亭 雪所撰南天痕凡例中所言有九百七十四種並言其間紀載有詳略年月有先後是非有異同毀譽有彼此此乃撰述家通病亦不獨野史爲然也其凡例所列七十九種今已十不存一其亡佚者多矣倘有好事者專輯此種書目詳加考證亦讀史者所不廢也其書目見於凡例者

雖僅七十九種不及所言十分之一然亦可足資考證爰錄其書目於此 一野史中有兼記三朝事者吳偉業綏寇紀略鄒漪明季遺聞溫睿臨南疆逸史錢謙益三史備言周容明季綫是也 一有紀國變及南渡事者夏允彝幸存錄文秉甲乙事案許重熙甲乙彙略錢光繡南渡紀事李清三垣筆記楊秉燧南渡紀略史逸裘南江藏史是也 一有專紀弘光事者顧炎武聖安本紀黃宗羲弘光實錄李清南渡錄周明新南渡續集董劍鏢南渡紀是也 一有兼記弘光永歷兩朝事者黃宗羲行朝錄錢秉鐙所知錄瞿昌文天南逸史劉湘客行在陽秋高斗魁徵信錄魏禧存信編是也 一有專紀隆武事者閩人思文大紀鄭雪昉隆武略事也 一有專紀永歷事者沈佳存信編魯可藻嶺表紀年劉湘客楊在綦母遂象郡紀事馮魁劫灰

錄某南粵新書粵事紀略鄧凱滇緬紀聞滇緬日記吳爾堯滇  
緬事略林時躍粵事徵信編是也 一有專紀一人一事者應  
廷吉青燐屑史德威維揚殉節始末袁繼成潯江紀事某北使  
記康范生虔事始末某贛州乙丙紀略釋慧潭真珠載徐世普  
江變紀略王言儒潯江藏本郭寒乙丙事蹟章曠楚事紀略李  
世熊木嘆記沈荀蔚蜀難叙略王玉書吾徵錄鹿儒方徐徐集  
田壁川蜀難始末楊在朱容藩亂蜀始末武岡播遷始末孫可  
望魯王始末犯闕始末安隆紀事鄧凱遺忠錄求塾錄也是錄  
文胤可考錄黃百學莫言錄邱來章鏡信錄周元初安隆事略  
是也 一有專紀魯監國事者黃宗羲魯紀年四明山寨記舟  
山興廢記日本乞師記高斗權海疆紀略黃宗炎存疑集馮京  
第浮海記鮑澤甲子紀略溫睿臨海邦彙略徐鳳垣且存錄張

煌言四明紀事全枋江東泣血錄陳睿思閩海見聞紀略是也云云今世所出明季野史亦有在所記之外者彙粹集之約可得百餘種聲木亦欲異日另編明季野史目錄一卷以供考證不知此願他日能償否故先記之於此

神州陸沉環瀛蕩漭是何等世界也獐鬼沙域封豕長鯨是何等景象也銕血漉地銅臭薰天是何等觀念也集澤鴻嗷泣途虎猛是何等慘痛也此壬戌五月徐煥琪明府致章樂府補題後集序中語何其沉痛若此傷心人誠別有懷抱也緣明府生丁末造聯合遺民五人創立白雪詞社卽編輯社詞以爲是書隱寓黍離麥秀之感其志嘉其行卓迥非末流所能企及爰錄其同社五人名氏於後 徐致章字煥其人光緒戊子舉人官瑞安縣知縣撰拙廬詩稿 卷詞稿 卷 蔣兆蘭字香谷

人諸生撰青蕤菴文集 卷詩集 卷 程適字肖琴號  
螿菴 人光緒丁酉拔貢官 縣知縣撰螿菴類稿 卷  
儲鳳瀛字映波 人光緒癸卯舉人官浙江運副撰蘿月  
軒詩稿 卷詞稿 卷 徐德輝字倩仲 人光緒壬寅舉  
人官法部主事撰寄廬詩稿 卷詞稿 卷 李丙榮字樹人  
丹徒人諸生官安徽按察司照磨撰繡春館詞鈔 卷大觀亭  
志 卷

林紆字琴南號畏廬閩縣人光緒壬午舉人國變後賣畫譯書自  
給人品甚高若鳳凰翔於千仞下視燕雀輩啁啾自鳴得意不  
屑道也所譯之書大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共計一百五十六  
種其中有一百三十二種已出版有十種散見於第六卷至第  
十一卷小說日報中無單行本仍有十四種原稿存於商務印

書館未付印其中譯英書者九十三種譯法書者五十二種譯  
 美書者十九種譯俄書者六種譯希臘挪威比利時瑞士西班  
 牙日本諸國各得一二種尙有未註明何國者五種其譯本大  
 半爲小說目錄已散見各家售書目中其生平所最先譯者爲  
 茶花女一卷黑奴籲天錄四卷迦茵小傳一卷拿破崙本紀四  
 卷利俾瑟戰血餘腥記 卷滑鍊廬戰血餘腥記 卷六種文  
 筆亦以此六種爲優又譯膜外風光一卷陸徵祥排印本虎牙  
 餘息錄 卷亞細亞日報附刊本復撰有技擊餘談 卷金陵  
 秋 卷巾幗陽秋 卷官場新現形記 卷冤海紀聞 卷冤  
 海靈光 卷劫外緣 卷曇花劍膽錄 卷伊索寓言 卷京  
 華碧血錄 卷畏廬瑣記 卷畏廬漫錄 卷蠶叟叢談 卷  
 興登堡成敗鑑 卷閩中新樂府一卷天妃廟傳奇 卷合浦



珠傳奇 卷蜀鵲啼傳奇 卷其精心結撰畢生心力所注則  
有畏廬文集 卷文續集 卷文三集 卷詩存 卷春覺齋  
論文 卷韓柳文研究法二卷等書在晚近中亦可謂多文爲  
富品高學博撰述等身矣復工畫山水大旨以明董其昌趙左  
爲法古文則力言非宗桐城文學而筆致曼衍頗似明之王思  
道不能簡勁質朴所患正在於此其春覺齋論文及韓柳文研  
究法所論雖未必盡是然頗具沉潛苦心惜乎所作終不能逮  
於所論耳編輯之書又有歸震川史記評點發明大要 卷史  
記讀法 卷文章流別 卷南華淺說 卷左傳擷華二卷選  
評名家文集十五種古文辭類纂評選上編 卷下編 卷左  
孟莊騷精華錄四卷評選船山史論二卷國文讀本八卷小兒  
語述義 卷中學修身講義 卷編輯之書未爲善本大半爲

謀利而作亦可見其苦心孤詣矣孝廉卒於甲子九月 日  
享年七十三歲將來遺民傳中定可高置一席無疑也

南海潘繹序

衍桐撰緝雅堂詩話二卷光緒辛卯九月杭州

自刊本未幾浙江官書局復刊之其筆墨蹊徑似專爲模仿青  
浦王蘭泉侍郎昶蒲褐山房詩話 卷頗爲近似蒲褐山房詩  
話 卷未見傳本僅於侍郎所編湖海詩傳中見之雖非全部  
收入大約已十得七八矣

袁簡齋明府與張船山太史論詩數絕句予素愛誦其語爰錄之  
於此袁詩云周子才高迥不羣拙思竟有葛莊新東風翦柳雖  
然巧不到天然不是春幻出雲烟萬種看先求紙上字平安黃  
庭初揭緣何貴寫到剛剛恰好難從古詩人各性情不須一例  
拜先生曹剛左手興奴右同撥琵琶第一聲張詩云躍躍詩情

在眼前聚如風雨散如煙敢爲常語談何易百鍊功純始自然  
名心退盡道心生如夢如仙句偶成天籟自鳴天趣足好詩不  
過近人情土飯塵羹忽斬新猶人字字不猶人要從元始傳丹  
訣萬化無非一味真也能嚴重也輕清九轉金丹鑄始成一片  
神光動魂魄空靈不是小聰明二公畢竟天分高故能見得到  
說得出其詩未必盡能恰如人意其論詩之語真能恰如人意  
此予之私見如此袁張與趙甌北太史蔣心餘太史四家之詩  
實詩家魔道爲通人話病久矣實則袁氏論詩之旨甚佳惜珠  
礫雜糅自穢其書不能歸於一律爲可惜也

亦若是齋隨筆言嘉慶中十七省提鎮四川居十之九云云聲木  
謹案岳威信公鍾琪楊昭武侯遇春生臻公侯之位尤爲海內  
所稀有同治及光緒初年各省提鎮湖南恐居十之七八及十

餘年間安徽恐又居十之五六富貴無常盛衰相倚天豈能獨  
鍾於一地一家一人已哉

遡園全集中有杜工部秋興八首偶論一卷末附其子賈發秀啓  
夕推論杜律一則杜工部之詩所以夔絕千古者實幾於篇篇  
皆善句句可傳雖見仁見智一任後人評論然從無人專指某  
某一體數詩以爲極則專心摹倣實因僅錄數詩不足以概其  
餘也靜子 專論秋興八首其子啓夕 更推波助瀾只  
論登堯州城樓五律一首推其意以其父所論乃秋興八首七  
律復取登堯州城樓五律以補其不足可免缺而不全試問尙  
有五七言古五七言絕句五七言排律及樂府歌行杜詩中竟  
無一首佳作不堪入錄乎專以秋興八首評論愚矣

明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宏治甲戌進士官至吏部考功司郎中撰

考功集十卷附錄  
語解頤爰錄之於  
添足兼欲博道學  
傳後誠如提要所  
建寧縣治僻處閩省  
疆連贛畱汀劍之  
明嘉靖丙午邑令  
復理邑人范秋始  
寧雖小邑於我朝  
鰲峯書院濼川書  
建寧首傑范明經  
詳爲指數庶爲詳

邑中既有此得一無二之人不妨於例爲寬庶使後世得見廣文授受源流昭然若揭慨然有所感發興起亦閩省文學一大關鍵惜范氏當日修書之時昧此旨也

淄川蒲留仙明經松齡撰聊齋志異十六卷二百年來風行海內膾炙人口幾於無家不有是書無人不讀是書矣予在山東時聞王古愚孝廉振堯言伊有友人前任淄川縣知

縣曾至其家門庭依舊所謂聊齋者亦如故親見聊齋志異原本以刊本對勘僅刊三分之一因命人錄副原本仍還其家使世守之古愚孝廉親見明府錄副之本並云筆墨如一

確係從原本錄出決無虛僞云云惜予當時志不在小說家言漫聽漫應未及細詢及轉請錄副今事逾廿年國步已更古愚孝廉墓木已拱矣感慨係之

鎮嶺高文良公其倬字章之撰味和堂詩集八卷乾隆五年三月其男恪書勳等編刊本字跡頗工整惜每卷詩目無卷數以致先後倒置一任書賈隨意配置令人難於檢查亦以後刊詩集者不可不知也文良公詩在我朝自不能不推爲一作手錢塘袁簡齋明府枚遽謂直駕新城而上之洵屬謬見文良公當日自評其詩謂頗似元相前有無動居士蔡琰序謂余之知公莫若公之自知云云是真通人之論亦文良公詩之定評也

吳縣石琢堂方伯韞玉撰有獨學廬初稿十三卷二稿六卷三稿五卷詩餘一卷詩六卷文存四卷方伯在當時雖以詩文名而名不甚著統觀全集似亦未能入作者之室予獨好其中書張尙書平定海寇事及王巡檢傳二篇頗覺有聲有色字字真實語無泛設殆有偏嗜焉据王巡檢傳所言中國風角奇門遁甲

星象相人之術苟得其門事事皆可先言後應不失銖黍絕無半字虛語方伯自言素來不信術數之學獨於王巡檢所言句句字字記之並言如操左券必非妄語惜中國之人不能衍其緒而張大之遂成絕學矣

番禺林 孝廉伯桐研求經訓撰有修本堂全集 種頗爲士林所推重惟中有古諺箋十一卷實爲蛇足此等兒戲隨筆詮釋之書亦付梨棗恐不僅於汗牛充棟矣書僅四十二頁因有第一第二之標題強分十一卷每卷僅三四頁不等所舉之諺語不僅掛一漏萬解釋亦敷衍成文稍有知識者誰看此書此書之刊不特不足以彰孝廉之學問適足以明孝廉之至愚極陋而已不知當時何以付之剞劂列於撰述之林是真不可解矣若是其子孫刊之亦非孝也



光緒二十年吳縣吳

太守中彥監修廣平府志六十三卷卷

首一卷卷末附刊徵信錄列銀款收付數目中有云一付印志書三百部紙張一付印志書三百部工價同治癸酉修南昌府志亦云印刷三百部可見當時只印刷三百部推之各行省志書皆以印二三百部爲止二三百部志書散之十八行省每省只十餘部後見光緒庚辰修崑新兩縣合志亦云印刷二百六十部續刷一百部大約每次修刊各省皆只有此數也

滄海遺珠四卷收入四庫提要云失編輯人名氏僅據楊士奇序知其爲沐英之子所錄皆謫戍雲南之作凡二十人命名尤屬確協並云去取精審自漢以來武人能詩者有之武人選詩而其書不愧善本者惟此一人而已云云其推崇可謂至矣癸亥雲南圖書館徵刊雲南叢書此編在內卷端題曰沐昂纂不意

數百年後名氏復見於世誠後世交通之便有以致之也

朱荃字子年號香南桐鄉人乾隆元年 詔試博學宏詞除庶吉

士旋授編修

視學四川簞簞不飭並有他事爲人所

劾遂棄官走

詔捕不得逮繫家屬其弟

拘囹圄累年莫

可綜跡後竟不知所終以鴻博之才翰林之清學使之貴竟以

犯罪棄官逃走誠我朝第一異事有獨無偶者

錢秉鐙更名澄之字飲光號田間桐城人明崇禎時諸生撰有藏

山閣集

卷其集中詩說持論甚精摘錄於此說云爲詩者有

天事焉有人事焉性情氣韻聲調之間天爲之也其謀篇造句

運事則人事之所由盡也又曰詩有其才焉有其學焉有才人

之才聲光是也有詩人之才氣韻是也有學人之才淹雅是也

有詩人之學神悟是也故詩人者不惟有別才抑有別學焉又

曰杜有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蓋窮幽鑿險必有不易穩之處而忽得穩非世之但協律叶韻之爲穩也又曰晚節漸於詩律細蓋一句而有數析一字足當數轉內無不盡之義而外無可見之痕故律之細惟子美獨到也云云

袁簡齋明府枚當日以詩學號召後進上自名公鉅卿下至販夫走卒賤至娼優莫不依附門牆競言袁氏弟子當時有黃蛟門以一寒賤後進嘗摘隨園詩可訾議者面質諸隨園隨園雖不釋然亦無以非之可謂絕無而僅有者矣

湘鄉羅鏡堃明府信北撰有公餘拾唾八卷光緒廿年十月家刊本前有自序云天下刑名錢穀幕友盛稱浙之山陰會稽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幾於人人誦法律之書家家誇館穀之富余仕浙諗知若曹積習至嚴且忌凡呈稟批札等事如尼父制春秋

主人莫敢贊一辭卽甚不愜必親與婉商求再酌主人不能舉筆一舉筆則以爲暴其短而襍被去矣此所謂幕派也云云聲木謹案明府身任縣令所言至爲詳確幕派之驕橫可想見矣漳州黃壺溪明府可潤官宣化縣令時撰口北三廳志十六卷乾隆廿三年刊本三廳卽張家口獨石口多倫諾爾三廳其自序云長城爲古邊腹之限起臨洮訖遼海萬有餘里亦有內外之分城之限於外者宣以西接大同之陽河亘野狐獨石東訖永甯是爲外防城之限於內者西連甯鴈亘飛狐倒馬紫荆白草東訖居庸是爲內防深塹危垣崇崖絕壑聯堞百萬未嘗有尋丈之間外垣與內垣同云云据此則長城實有萬餘里俗稱萬里長城不爲無因

顧亭林先生爲國朝第一大儒撰述等身光緒末年 詔從祀孔

子廟廷道德學問可想見已惟其平生有一嗜好十分奇特質言之卽葑也先生晚年入陝止於華陰啖沙苑蒺藜而甘之有終焉之志並謂啖此不肉不穀可也吾不知此物有何妙味而能移人性情若此真有嗜痂之癖矣

道光九年十二月熱河承德府知府海忠獨力捐廉承辦創修承德府志六十卷卷首廿四卷告成熱河都統成格爲之奏請恩施鼓勵旋奉 上諭成格奏知府創修郡志告成請鼓勵一摺熱河承德府知府海忠捐廉創辦郡志獨立承辦加恩着交部議叙欽此云云聲木謹案修省府州縣志書乃地方官應盡之義務我朝二百餘年亦從無以此乞 恩者成都護此舉洵屬創見宜乎宣廟加恩僅以交部議叙亦可謂不惡而嚴當時廟堂愛惜名器如此宜乎時致太平矣

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詞可爲千古美談然有可供笑柄者  
一則見於李富孫鶴徵後錄爰錄之於此文云丙辰 詔舉鴻  
博臨川李穆堂先生時爲少司農已荐六人格於例限因取諸  
所知者名姓於朝房中廣託九卿王藻尙未有荐主乃交門下  
士孫副憲國璽荐之孫有難色先生大怒責其蔽賢孫不得已  
長跪謝罪允荐乃已次日其事 上聞以浮躁失大臣體鐫二  
級若先生者真以愛才爲性命之事矣云云以此尤足見李侍  
郎愛才之難真千古之盛事也

衡陽彭

字鶴臯任合肥梁園鎮巡檢其子卽兵部尙書彭剛

直公玉麟望江余

字 任

巡檢其子卽湖

南巡撫余壽平中丞誠格兩封翁皆任微官子孫昌大若此必  
任微官時積有隱德明矣方宗誠栢堂集續編彭太夫人家傳

中稱彭巡檢清操自矢愛民息訟廉俸外不取絲粟於民而孝友睦姻任卹力所能無不盡云云其能光大門閥非無因也

國朝重游泮水者本省學使例贈四扁字光緒 年泰州錢穉菴侍郎桂森重游泮水學使贈四字曰儒林碩望江都徐毓材觀察兆英僅以舉人官知縣重游泮水學使贈四字曰庠門望重同時同府尙有某某二人一則以明經官廣文學使贈四字曰斯樂重賡一則仍屬諸生則學使所贈卽重游泮水四字亦猶重宴鹿鳴及重宴瓊林者國家恩賞實分隆殺亦情理所宜然無怪學使贈字之異矣

同治甲子江南平定急欲開科以延攬士子舊例鄉試在八月趕辦不及乃於十月舉行此係 特恩我朝二百餘年只此一次詩題爲桂樹冬榮正副考官必欲選名望素著者以冠多士時

甘泉江南春明府璧年幾五十鄉試久未中無志功名場中乃以己文易其子文其子亦時文高手但不如明府遠甚及闈中尋覓文能冠多士者搜遺得明府卷私拆彌縫見其名驚曰此乃江南老名士名聞遐邇以之冠多士無異議矣及榜發輿論翕然咸謂是科得人最盛想見粵匪初平太平景象主試者之欲慎重其事以饜人望也

吳歷字漁山常熟人諸生學畫於王時敏得宋元名家神髓俗稱四王吳惲爲國朝畫家巨擘不知當時何以忽信奉天主教復棄家浮海到西洋一次後人因此遂有謂其浮海仙去者又有謂其死於異域魂未歸來等說實則自西洋游歷歸寓居嘉定東城十有餘年康熙丁酉年八十餘歿於上海其墓在上海徐家匯天主堂叢葬地以吳漁山之材藝當時豈無衣食之資而



欲皈依天主教真別有肺腸也

明萬歷間歸震川太僕有光講學安亭地址實在嘉定縣境因此嘉定人士多從之游後來學者皆私淑之閩百詩太史若璩至謂隆慶以後天下文章萃於嘉定以爲得太僕之真傳桐城自方侍郎劉教諭姚郎中遞嬗爲古文皆有盛名於時周書倉亦謂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道咸間梅伯言郎中以古文在京師倡導後進其時親承指授者以粵西人爲最多如龍啓瑞朱琦王拯彭昱堯唐啓華等皆是梅郎中亦謂天下文章其萃於粵西乎皆極言一時之盛誠文章授受之淵源一方人材之盛事誠千載難遇之一時也

戴東原集卷九有與姚孝廉姬傳書末云至欲以僕爲師則別有說非徒自顧不足爲師亦非謂所學如足下斷然以不敏謝也

古之所謂友固分師之半僕與足下無妨交相師而參互以求十分之見苟有過則相規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固大善昨辱簡自謙太過稱夫子非所敢當謹奉繳云云聲木謹案陋儒謂姚姬傳郎中欲以戴東原爲師東原笑謝之郎中大慚乃棄考据而專攻古文務反其所爲觀東原原書僅以勸善規過爲友而已何嘗有訕笑之語乎東原僅以友自處乃原善處郎中欲以師事東原益見郎中虛心好學亦是郎中善處流俗所傳真妄言也段若膺明府玉裁撰東原年譜云先生學高天下而不好爲人師又云始玉裁癸未請業於先生旣先生南歸玉裁以札問安遂自稱弟子先生是年至京面辭之復於札內辭之又有一札云上年承賜札弟收藏俟繳至離舍時匆匆檢尋不出在吾兄實出於好學之盛心弟亦非謙退而不敢也

古人所謂友原有相師之意我輩但還古之友道可耳今將來札奉繳云云觀於致姚郎中及段明府之訊可以見先生之用心矣

汪鈍翁有答陳藹公論文書云大家之有法猶奕師之有譜曲工之有節匠氏之有繩度不可不講求而自得之者也後之作者惟其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於是有開而無闔有呼而無應有前後而無操縱頓挫不散則亂辟諸驅烏合之市人而思制勝於天下其不立敗者幾希古人之於文也揚之欲其高歛之欲其深推而遠之欲其雄且駿其高也如垂天之雲其深也如行地之泉其雄且駿也如波濤之汹涌如萬騎千乘之奔馳而及其變化離合一歸於自然也又如神龍之宛延而不露其首尾蓋凡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無不備焉則今之所傳

唐宋諸大家舉如此也云云聲木謹案鈍翁此論可謂深切著明文章必有義法又須以開闔呼應操縱頓挫出之歸於自然實不易之論千古文章家不出此數語千古論文亦不出此數語可謂要言不煩矣



荇楚齋續筆序

予編隨筆十卷成因舊稿叢雜不忍廢棄復編續筆十卷其中雖多係轉錄他人之語每條必註明出處漏未及註者十之一二今已不能追記不敢讓善尤不敢攘善也間有一知半解亦錯雜其間所差堪自信者大旨尙不詭於正或亦爲賢士大夫所不鄙夷乎憶自十二三歲卽性喜塗抹至光緒乙未年甫十八卽自鐫一格字板專爲鈔錄之用卷端題曰十友軒所著書斐然已有編纂之意今雖年逾五十窮愁潦倒落拓無成差信不負初衷編輯成書者已有望溪文集再續補遺四卷桐城文學淵源考十三卷引用書目一卷名氏目錄一卷撰述考四卷續補彙刻書目三十卷荇楚齋隨筆十卷續筆十卷寰宇訪碑錄校勘記十一卷補寰宇訪碑錄校勘記二卷再續寰宇訪碑錄校勘記一卷皆已錄付排

印以求正於世聲木雖稍識之無而書癡結習至深是以冒頂此頭銜數十年而不悔鈔撮雖始於光緒乙未舊本盡失今所錄者大半在三十以後手稿中編輯實始於己巳五月是以編輯各書雖非一時所纂均以此爲紀元從其始也己巳五月廬江劉聲木十枝原名體信字述之自序

21342-2016

蕺楚齋續筆卷一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婺源爲吾皖徽州府屬實爲朱子闕里歷代尊崇朱子實自南宋始淳祐元年已詔從祀孔子廟廷咸淳五年詔賜文公闕里於婺源元至元元年詔立徽國文公之廟追諡朱子之父曰獻靖明嘉靖十年詔朱子父從祀啓聖廟啓聖後改崇聖崇禎十五年詔先儒朱子改稱先賢位在漢唐諸儒上我朝康熙五十一年聖祖仁皇帝詔升朱子於十哲之次歷代以來皆優加尊崇非一人一家所得論議也婺源縣志特編朱子世家一卷冠於人物志之首洵非他縣所可比擬粵捻初平揚州設立安徽會館皖南商人欲供朱子皖北商人欲供包孝肅相爭不已無可解結乃於正中供歷代先賢位光緒戊戌聲木到揚就婚暫



住安徽會館詢問何以不供朱子有人告以皖南北爭論之事  
聲木笑謂皖北商人只看包龍圖等小說心目中只知有包孝  
肅無怪其然若能讀書明理吾知其決不能以包孝肅比朱子  
矣識者以爲知言包孝肅在北宋自不失爲名臣然名臣似此  
者歷代以來車載斗量何可勝數焉能比間世所生之朱子其  
行事全出於無稽鄙俗小說流行甚廣深入人心以致鑄此大  
錯釀此羣吠也

程朱與陸王二派若水火之不相容習程朱者無不攻陸王習陸  
王者亦然紀文達公昀爲昭代大儒學問淵雅志識高卓未聞  
以程朱陸王之學自囿也其撰四庫提要於程朱之學雖有微  
詞不過不服膺而已未至於如陸王之學則攻擊不遺餘力雖  
未明言禁人學習極言其流弊所至不知底止可見公道自在

人心非區區口舌所能強爭也

三代井田之制什而取一白圭欲二什而取一孟子斥爲貉道似井田之制決不能變易矣後世惟兩漢田租之稅三十而取一始終未更其輕徭減賦直駕三代而上之所以諸呂王莽之亂人心思漢卒能享國四五百年之久非無故也

朱子自云生平註經之書字字皆上秤子秤過極言其字字皆有斟酌未嘗輕心率意以行之也然失言之處亦不能免卽如魯頌下之註言魯頌之當存可也而乃云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云云夫夫子當日刪詩書定禮樂是何等大事將垂之天下傳之萬世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與天地不朽日月爭光豈能心存鄉曲之私濫存篇章以傳後世吾知夫子必不如是也此聖賢之所由分歟

程子謝王佺期寄藥詩云至誠通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云云聲木謹案此等詩不特易涉腐氣然以程子自言之終未免涉於自眩急於自見雖爲大賢實非所宜

清社既屋宣統猶安居大內

月復爲某某等所威逼迫入

日本使署旋復往天津租界居住聞故臣鄭孝胥尤日進講通鑑數頁此何異北宋靖康被兵之時楊時首以誠意正心進言其言誠是惜所進非其時以致迂謬不解事同爲千古笑柄耳秀水汪康古銓部孟錫乾隆三十一年進士妻仁和金夫人乃禮部侍郎乾隆壬戌會狀聯元金兩叔侍郎姓之次女至 庚子其子如洋復得會狀聯元蓋本爲會狀之女又爲會狀之母兩叔侍郎聞外孫大魁寄二女詩中有云當年會狀憐嬌女今

見教成會狀兒誠我朝科名之佳話曠世所希有湖南  
娶龍翰臣方伯孫女頗驕傲以致他人有狀元孫女翰林妻之  
句其福命不如金夫人遠矣

陽湖洪稚存太史亮吉詩有句云作客二十年衣食知其難卑身  
與周旋不敢忤世顏云云以太史之宏識博學驚才絕艷又生  
當我朝極盛之世歷主愛才如渴之賢主人如畢秋帆制府沅  
等宜皆賓至如歸士大歡樂今讀其詩乃知謀生之難周旋之  
苦雖賢者不免誠可歎也

康熙十七年初試博學宏詞與試者疑盡皆名副其實矣不意場  
中竟有雷同之卷爲考官所察出緣王霖與徐笠山聯席笠山  
不工爲排律卽用王霖詩以圖含混旋經部議徐革職王罰俸  
真異聞也事見杭大宗太史世駿詞科掌錄

顧文淵字湘源處雪坡常熟人初與王石谷同畫山水王既成名度無以勝之遂專從事墨竹久之幾與前代朱白民相頡頏語見海虞詩苑世但知惲南田因避石谷山水改畫花卉不知有顧雪坡墨竹亦因避石谷山水而畫惟流傳極少未見他家著錄惲南田雖改繪花卉偶作山水依然精妙不減石谷流傳墨本甚多君子之愛名如此不爭名如此不爭名正所以愛名愛名固所以不爭名非後世所能及也

漢軍楊子勤

鍾羲撰雪橋詩話初集十二卷續集八卷三集

十二卷餘集八卷南潯劉氏求恕齋叢書本積之高逾一尺其中話少詩多閱之與選本詩無異不能以詩話名書若謂其選擇未精標舉未善邈不知其宗旨無當於學人之用尤其餘事宋王安石集名臨川集而晏殊亦有臨川集三十卷明歸有光集

名震川集何洛文亦有震川集 卷洛文字啓圖信陽州人大復之孫嘉靖乙丑進士官禮部左侍郎國朝泰州張符驥爲文瓣香歸太僕名其集曰依歸草十卷二刻二卷刊行於世吳縣薛熙爲文亦瓣香歸太僕自名其集曰依歸集 卷不知刊行與否永福黃任名其詩集曰香草齋詩集六卷亦名秋江詩集久已刊行於世歸安陸全昌亦名其集曰香草齋詩鈔 卷嘉興李符亦名其集曰香草居詩集七卷江甯蔡堡亦有香草堂集 卷武進胡晉昊亦名其集曰香草堂詩鈔 卷晉昊字芋莊爲錢牧齋尙書入室弟子毗陵六逸詩鈔中有香草堂詩鈔五卷大旨爲學黃山谷一派喜用僻字

康熙壬午許念中給諫偕索大理擎石典福建鄉試與大理唱和甚歡後大理下世給諫自序虛槎集猶不勝今昔之感給諫平

日於師友風義最篤久要不忘極爲真摯宜乎其門人黃莘田明府任篤於師門必有所授之矣註秋江詩集者雖有王陳二本漏未及此故附志之

常熟馮定遠 班爲錢牧齋尙書高第弟子詩學確有淵源撰  
鈍吟集三卷餘集一卷別集一卷游仙詩二卷馮氏小集二卷  
懷舊集二卷雜錄十卷風行於世趙秋谷宮贊執信至以私淑  
門人刺焚於墓前何義門太史焯亦篤信其說教人習馮氏之  
學王文簡公世禎因與趙宮贊有違言遂力抵馮氏殊非信史  
鈍吟詩由溫李入手組織甚工層次井然未可厚非王介甫教  
人學杜先從李義山入手固先馮氏言之大抵詩文各有入手  
之處不必故爲高論也

雍正甲辰陳文恭公宏謀以御史出爲揚州府知府及擢任江南

驛鹽道俱隨帶御史銜得以便宜奏事真千古之特恩也故揚州人至今猶謂揚州府知府與他處知府不同可以專摺奏事不知當時只陳文恭公能之他人不能也咸豐年合肥李玉泉郎中文安本已考取御史未及傳到回里辦團練呂文節公賢基爲之奏請應否准其隨帶御史銜辦事奉旨不准其嚴如此揚州府知府豈可人人帶御史銜耶

南宋羅願撰鄂州小集六卷附錄二卷古文爲南宋一大家其論文謂作文不在詞澀言苦使人難讀在於高其理古其意云云其說頗佳真得爲文之祕訣也

南宋周穆門之婦氏賢而不得於其姑穆門戒之曰黃涪翁之姊文城君困於洪氏雖有三令子莫能申也汝其善事姑矣婦卒以是困悴卒見於

聲木謹案穆門戒婦之



言洵可謂孝思不匱爲人子者宜各錄一通勿專聽婦言以違父母之命然亦以見婦之不易爲家庭之難善處陸放翁以母之不悅且出其婦矣

豐潤張幼橋太史佩綸晚年自號簣齋光緒甲申五月福建馬江一役全師燬於法閩中士大夫詆之甚力太史亦最惡閩人其題銘鼎臣將軍安養年別墅圖詩中有我坐喜談兵屢墜機阱內之句番禺梁文節公鼎芬題簣齋某圖詩中有簣齋學書未學戰戰敗逍遙走洞房之句見者皆爲之失笑

東漢之岑彭戰歿之地曰彭亡不意後世多有似之者以予所知咸同間合肥張勇烈公樹柵戰歿之地曰倒樹灣其名有樹字所統之軍曰樹字軍 黃少崑方伯潤昌戰歿於黔其地名黃飄無怪後世多所禁忌大抵確然不誣也

魏秀仁字子安侯官人 丙午舉人撰有咄咄錄 卷陔南石

經考 卷陔南山館詩話 卷花月痕 卷他撰述皆久湮獨

花月痕小說盛行於時幾於家有其書誠莊論不如諧論之入人耳目孝廉專賴是書以傳惜知其名氏者甚少故記之於此

光緒 年閩縣王可莊太守仁堪以殿撰出守鎮江當時之人

莫不爲之不平聲木謹案吳縣石琢堂方伯韞玉於嘉慶四年

以殿撰出守重慶見於獨學廬文存未聞當時有冤之者也

詩話始於宋歐陽修六一詩話詞話亦始於宋周密浩然齋雅談

雅談上卷考證經史品評文章中卷詩話下卷爲詞話雖宋人

詩話雜記他事往往體參小說是其所短然予觀宋人自撰詩

話收入四庫者僅廿餘家類皆各能自抒心得臚舉佳句標新

領異語多中冓文筆亦言簡意賅不事鋪張洵可爲法袁簡齋

明府枚謂宋人詩可存詩話可廢實爲謬論隨園詩話亦能自  
圓其說然抉擇不精庸劣詩句一概濫登不如宋人詩話遠矣  
金簡字 本高麗 人其女爲 高宗純皇帝 妃仕  
至 侍郎所撰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卷收入四庫洵外  
藩入我朝獨一無二之人也

宮詞之撰有專書者予已搜羅略徧其見於前人詩集多只數首  
而已以予所知除已筆記於卷 外仍有一種補記於此錢塘  
陳琰字寶崖撰桂堂詩鈔 卷中有古宮詞四十首自吳迄明  
皆擇其未經人道者詠之寶崖本曹秋岳 高第弟子雖未  
見其詩亦必有可觀者矣

袁龍文簡齋明府堂弟以州同需次廣西貧無擔石寄家書詭言  
娶妾其妻黃楨字雅宜仁和人答以詩云郎君新得意志氣入

雲霄未築黃金屋先謀貯阿嬌見隨園詩話顧莘耕廣東人就幕河間亦貧無擔石寄家書亦詭言娶妾其妻伊氏答以詩云當年曾賦白頭吟此去何妨別夢尋郎欲藏嬌儂敢妒只愁築屋少黃金見 二詩皆妙後詩婉約尤勝於前詩

黃唐堂太史之雋集唐人詩句爲香屑集十八卷復集唐文爲序可謂空前絕後矣不謂寶山金翠舟 元恩復集杜工部詩句成詩三百七十二首前仍集杜文爲序編爲二卷名曰碧玉壺纂杜詩鈔道光壬寅秋月惇大堂原刊本甚屬罕見

湘鄉曾文正公國藩不特功業震于一時卽學問文章亦不可幾及平日更喜舞文弄墨沾沾自喜予獨怪其江南督署中無曾文正公一聯一額湘鄉縣志修於同治八年無曾文正公一序一跋此等最爲切近之事轉無文字流傳真理之不可解者

光緒甲午科山東鄉試首折第六名王善澤卽寫榜吏之孫同考官王蔭昌爲作喬柯毓秀圖徧徵題詠亦科名之佳話較之隨園詩話所載乾隆庚午科江西武試首名陳騰蛟爲寫榜吏陳巨儒之孫巨儒時年七十自言手寫文武三十二榜尤爲罕覩常州爲江南巨郡衣冠文物甲於歷代府志自明萬歷四十六年七月太常寺少卿唐鶴徵修後至康熙三十四年常州府知府于琨等續修于琨修後至今無續修者光緒十二年五月常州府知府長白桐澤復排印于志一次以常州巨郡四五百年府志僅修二次何其難也推之他府及邊遠瘠地其難修更可知矣

異樣佛手如人之一掌五指皆平長短相稱 先文莊公任贛藩時新甯劉忠誠公坤一適任贛撫 先文莊公於劉忠誠公公

事棹上見之詫爲異品後不知所在並言劉忠誠公並不重視置之案頭視之與尋常佛手等耳

外間震于四庫全書之名謂當時天下圖籍盡入網羅此不根之說也四庫著錄叁千肆百肆拾捌種共柒萬捌千柒百陸拾貳卷四庫存目陸千柒百捌拾叁種共玖萬貳千貳百肆拾壹卷共計壹萬貳百叁拾壹種拾柒萬壹千零叁卷內有叁百玖拾壹種無卷數以視私家所藏如江甯甘氏津逮樓藏書肆拾萬卷錢塘袁氏隨園藏書叁拾萬卷錢塘丁氏八千卷樓藏書肆拾萬卷則四庫所收未足多也

李習之答王載言書中有云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颯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

也此造言之歸云云聲木謹案李文公親炙昌黎祖述其唯陳言之務去及惟古於詞必已出之語故所言能發千古文章之祕曾文正公古文以韓爲依歸亦有六經皆陳言之說信乎不能蹈襲前人一字一句矣

黃培芳字香石香山人撰有香石詩話四卷嶽粵草堂詩話二卷均有刊本又仿沈文愨公德潛杜詩偶評之例撰李詩偶評

卷僅成七古一種復撰國風詩法隅舉 卷評點唐賢三昧集三卷論詩之書可謂多矣其自著之嶺海樓詩集 卷流傳甚罕其不治人意可知甚矣能言不能行者之多也

歙縣吳澹泉徵君定撰有周易集註八卷門人歙縣鮑覺生侍郎桂星爲之刊行稱其書用力四十年貫穿漢宋洵不朽之盛業云云姚姬傳郎中翦惜抱軒尺牘中言其未治人意可見撰述

之難知言之尤難矣

汪琬字茗文號鈍翁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 欽取博學宏詞授編修工古文一意宗法明歸太僕亦幾與抗手其文其骨清其思潔其詞溫實爲一代正宗平生推崇太僕撰歸文考異三卷震川年譜 卷震川詩註 卷惜皆不傳歸太僕以文傳詩不能逾於人太史篤好其詩並爲之作註當時頗見譏於清議見於新城王文簡公筆記中此三書世無傳本或以是故歟方貞觀字履安號南堂桐城人乾隆丙辰荐舉博學宏詞工詩其詞深其旨遠其調古其律嚴無鈎棘之苦無雕搜之迹清空娟妙獨標孤詣鎔鍊淘汰務極雅正撰有南堂詩鈔 卷輟鍛錄 卷輟鍛錄中多論詩精微之語錄其最明通者一節於此文云有才人之詩有學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未有熟讀唐人之詩



數千百

用典音如

用虛用

人有一

強得也

而其消

人死不

手稱心

一字千

桐城吳摯

疾少年

司馬闔

學之心不可不辨姑舉桐城一隅國朝一代言之其好學深思之士多享大年卽如世所盛稱爲方劉姚者望溪侍郎苞壽至八十二歲生於康熙辛亥卒於乾隆己巳海峯廣文大樾壽至八十三歲生於康熙戊寅卒於乾隆庚子姬傳郎中鼎壽至八十五歲生於 卒於嘉慶乙亥推而至於姚薑塢太史壽至 歲王悔生廣文壽至 歲李僊枝明府壽至六十四歲李海帆方伯壽至 歲徐六襄明府壽至 歲方植之明經壽至八十 歲方存之京卿壽至 歲卽京卿自己亦壽至六十四歲好學雖非不死之藥又豈促命之湯京卿之言誠過矣

明震澤王文恪公整論學古文之法謂學古文必宗昌黎學昌黎當取徑韓門李習之皇甫持正及後來能傳韓法之孫可之云

云聲木謹案學古人之文必有取徑王氏之論實獲我心世之言詩文者必有所取徑古文取徑桐城文家不致誤入歧途如大海泛舟冥行無燭茫無涯涘卽桐城文家亦精研經史以植本根亦並非以此自囿也

滬上奢侈甲於天下服飾奇異時有變更光緒末年及宣統初年一時競尙咸貴素色無論男女服色無不皆然較之他時所尙稍有雅鄭之別然如一灰色有水灰素灰墨灰桃灰青灰庫灰鍊灰洋灰雪灰黑灰磚灰之異一青色又有皮蛋青菜青鍊青之異綠則有墨綠亦爲當時所崇尙過此以往如丁巳戊午以後則崇尙采色如光緒甲午年間一時風氣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况未必賢者乎

厚樸產於四川省其花亦可入藥價值甚微記得四十年前每枝

乾花僅值銀二三分川人視之常品也頃閱監利王子壽主事  
栢心百柱堂全集卷九中有唐鄂生太守貽厚樸花歌以報之  
並云產終南巴山老林中三十年始一花皆附正幹不綴枝雜  
茗飲中服之利關鬲理氣最有功云云据主事所說厚樸花珍  
貴而難得矣實則各藥肆中皆有無異滿坑滿溝也道遠之物  
傳聞異詞大都如是不足異也

吳淡川 文溥南野堂筆記謂詩難於一氣渾成自然位置又  
莫難於意外有意聲外有聲味外有味云云作詩之難如此豈  
可卽以湊成五七言能協韻謂之已盡能事乎

秦蘭徵字元芳常熟人諸生撰有三上集 卷中有天啓宮詞一  
百首自註詳核足備明代掌故後人有專取此詩刊爲專集或  
題陳棕撰或又云陳棕當時假其名以刊近世常熟 編

輯虞山叢刊始追還其名

盟鷗淑筆談云本朝布衣詩如彭爰琴之秀拔吳野人之直樸蔣前民之真摯邢孟貞之淡永潘南村之清折冷秋江之悲壯周青士之閒逸徐東癡之幽奧沈方舟之警鍊李客山之高老盛青樓之堅栗張永夫之澄潔于亦川之雄駿鮑步江之超秀吳澹川之新雋朱二亭之超淡潘蘭如之清雄石遠梅之高渾張竹軒之淳古能各具唐人之一體洵韋布之雄也云云聲木謹案所舉之人皆一時韋布中負盛名者評品亦甚確切洵屬藝林中之盛事韋布中之佳話矣

松江詩話言劉夢金字敷來上海人貢生父固齋曾醫錢越江誤投一劑而卒其方藏書策中事在康熙壬午至乙亥夢越江而生敷來以轉生故取名字如此後固齋疾敷來亦進一方而卒

檢視卽前方也前因後果可異如此云云聲木謹案雖未必人如此却存心必須人人如此不特醫家存心須如此卽家家存心亦須如此因果之爽明捷速竟有出人意料之外者詩話所云確有見地因果相生毫髮不紊理固可信也

季漢昭烈帝謂諸葛武侯曰嗣子可輔則輔不可君可自取之言爲後人目爲機詐唾罵久矣獨北宋陳師道稱其勤勞一世蓋不爲漢計豈爲子孫計乃周公之用心也云云見后山集卷廿二理實中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初無一定之是非也

壬戌 月卽西歷一千九百廿二年埃及故都德巴王陵谷內都丹喀門王陵發見考古學家嘉德開掘埃及文化在第十八朝爲最盛距今已三千五百年前都丹喀門王正在此時尤可貴掘出之物凡各種器具及裝飾品共壹百餘萬件凡古代埃及

人日用物品無不備全且毫無殘損誠屬至寶不特泰西人可爲考古之用卽我國亦於學問考證上有莫大之利益也

姚氏所編古文辭類纂吳摯甫京卿推爲六經後第一書洵爲卓識而又以曾氏十八家詩鈔爲配其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出於阿好非其倫矣秀水趙新又銘嘗纂評註哀輯已得千餘條惜未成書其語見於湖題禔集新又致袁爽秋觀察書中

趙桐孫 又欲爲之箋註見於吳摯甫尺牘及

書中霸縣高閬仙 步瀛亦有註本見於自撰文選李註義疏中此三書未見傳本不知已成與否若能刊行則於文學一隅有莫大之益也

德清俞蔭甫太史樾撰古書疑義舉例七卷刊入第一樓叢書在春在堂全書中體例最善甚便後學其書大旨稗販助字辨略

經傳釋詞經義述聞三書改變體例巍然成一種撰述厥後儀徵劉申叔孝廉師培撰有古書疑義舉例補遺 卷刊入國粹學報第 年第 期長沙楊遇夫 樹達亦撰古書疑義舉例補遺 卷刊入北京師範大學國文學會叢刊第一期錢唐馬彞初 敘倫撰天馬山房叢書列目十五種中有古書疑義舉例三補一卷校錄一卷有目無書蓋與所撰古書疑義舉例札迤一卷一書兩名札迤寥寥僅八頁戊午六月排印本

姚 維銳撰有古書疑義舉例補 卷刊入東方雜誌第廿二卷第八號四家所補互有得失復寥寥不能成卷帙蓋古書疑義本少散見各書者亦如之俞氏探摭已略盡後人失所依据焉能成書以與俞氏爭勝惟劉氏所補較之三家爲善然亦太嫌瑣碎不復能成片段四家何必妄思續補耶



泗州楊文敬公士驥仕編修時值會典告成館例大開保舉

徐蔭軒中堂桐主其事楊文敬公欲以侍講遇缺題奏開單送閱徐中堂見之擲之於地曰現在各衙門皆可鑽營而得翰林院也要如此尙成爲國家乎送稿某人對曰老師既不賞他此官總求老師栽培他一官徐中堂良久徐曰他要道員儘可給他乃以道員分省補用後補通永道十載而至魯撫其任魯撫時告人言如此並謂升沉得失皆有前定當時並無奢望使予以侍講遇缺題奏至今仍不過侍講耳

粵匪未兆亂以前海內尊尙儒術所以有士農工商之說四民之中以士冠首其重視讀書人可知當時不特科第爲人所欣慕卽一窮秀才亦頗難得恆有績學懷才未博一衿者更無士人兼營工商業者當時有一秀才兼營商業先文莊公問以何

以士能兼商秀才告曰我亦是從書上來的 先文莊公問故  
又曰我不曉得的學那箇曉得的我做不上來的學那箇做上  
來的豈不是書上來的麼 先文莊公大笑此四句乃二論引  
端學而時習之句下之註解小兒開講首先講二論引端又首  
先講此四句未開學堂以前私家讀書例須如此秀才引用其  
語可謂曲盡其妙天下事皆如是又豈獨商業也哉

黃錫朋字百我都昌人光緒癸巳舉人官度支部主事宣統辛亥  
乞假南歸撰有鷓山樵隱詩鈔四卷蟄廬文略二卷己未孟冬  
刊本詩集自三卷以下多黍離麥秀之音文集中重修宗譜序  
自言有采薇之志壬子八月與某君書自言作故國遺民以沒  
世則至榮之幸也復友人書亦自言至於鄙人備員郎署已逾  
八年必無改操易節之理復胡伯宜書自言國變後以漆室女

自處誓不再嫁云云可謂志節皎然不爲勢利所誘爲清末完人無怪其復友人書一後斥王湘綺老年改嫁易哭葦徇利屈身二公聲名俱一落千丈云云實千古之公論也

乾隆 年編纂四庫全書告成至癸巳復 特詔總裁于敏中王際華等編纂四庫全書薈要閱七載始成經部錄壹百柒拾叁種釐爲叁百捌拾肆函史部錄柒拾種釐爲陸百肆拾函子部錄捌拾貳種釐爲叁百捌拾肆函集部錄壹百叁拾玖種釐爲伍百玖拾貳函總共貳千函凡壹萬壹千貳百陸拾陸册肆百陸拾肆部經部列架陸史部列架拾陳於左子部列架陸集部列架拾陳於右全書共計貳份壹貯乾清宮北攜藻堂於己亥年告成一貯御園味腴書室於庚子年告成四庫全書薈要目錄刊於宮史續編卷八十二丁巳七月仁和吳 昌

綬雙照樓刊松鄰叢書甲集收入第四種其書目次第及分類與四庫全書頗有異同去取亦恐難盡洽人意類如集部中唐宋之李翱皇甫湜孫樵三家北宋初之穆修柳開尹洙三家均古文家巨擘亦遭屏棄他可知矣

長洲彭允初進士紹升四子詩錄序中有云家三之詩溫讀之者於春宜臺山之詩雄讀之者於夏宜大紳之詩曠讀之者於秋宜秋士之詩寒讀之者於冬宜有是四子詩而予我以四時之樂其亦可優游以卒歲云云聲木謹案四子皆深於佛學又好宋儒之學兼工詩文與進士宗旨正同固屬至契之友其針芥之合決非他人可比後人所謂理家別派是也進士工詩文尤深知詩文所論甚新穎發前人所未發惟言秋士之詩寒尤爲確切而不可移易

葛楚齋續筆



國朝文獻通考

莫楚齋續筆卷二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明奉岳武穆公爲武聖至我朝以金人苗裔勢有所不能乃改奉關壯繆公爲武聖然繆並非美諡至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奉上諭改諡忠義 諭旨中並有云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諡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爲之論定豈得爲公云云大哉王言洵足以昭示萬世雖帝典堯謨無以過之 上諭中揭出陳壽私心尤足誅心奪魄嚴於斧鉞之加矣

自南宋元明以來從祀文廟者率皆偏重儒術我朝以學術經濟並重故自康熙以來歷經諸臣奏請從祀文廟者如漢諸葛亮唐陸贄宋范仲淹李綱文天祥諸人行誼昭垂皎然與日月爭

光故非僅言封建井田者所可比擬信乎我朝崇獎之正選擇之精洵足跨唐宋遼金元明六代也

漢之蘇武南宋之洪皓胡寅元之郝經均以使節不屈拘留敵國十有餘年昭昭在人耳目幾於盡人皆知之矣若北魏之代人于什門奉使北燕至和龍馮跋欲屈辱降之于什門終不屈幽執廿一年卒至衣冠弊壞略盡蟻蝨流溢馮跋遺之衣冠于什門終不受直至馮弘稱藩於北魏始送于什門還平城其大節凜然不辱使命與前後賢相輝映皎然與日月爭光矣

詩經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四章首四句一字不易朱註謂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云云聲木謹案此數語真能道出周公當日作詩心事可謂善於說詩矣

3507-4-11-17

松陵陳景魚

庭學撰蛾述集十六卷嘉慶乙亥十月男預刊

本景魚

因謫戍伊犁仿蒙求體纂輯四字韻語以便蒙養

較之龍文鞭影博瞻過之然流行不廣僅堪爲陳氏家塾用耳  
南宋真德秀大學衍義四十二卷明邱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  
卷編輯可謂博瞻不謂國朝強汝詢復編大學衍義續七十卷  
光緒十二年刊本更屬絕無而僅有矣陳文恭公宏謀已嫌大  
學衍義正續二書太繁爲之刪節成大學衍義輯要六卷衍義  
補輯要十二卷道光壬寅寶恕堂重刊本流行坊間

顧亭林先生嘗勗其甥徐立齋相國云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  
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云云聲本  
謹案先生此語何等抱負通人之論畢竟不凡信乎所見者大  
所謀者遠也



同治十三年道州何子貞太史紹基山陽丁儉卿舍人晏同修山陽縣志廿一卷其凡例中有云昔人譏志地理者景必有八八景例有詩詩必七律最爲惡習今悉芟夷以祛塵雜云云聲木謹案此說甚善其例甚允他省縣志皆宜仿行此志修纂既屬高才博學分纂者又有吳昆田高延第丁壽恆魯蕢諸人亦一時名流宜其編輯之善矣

周元公云白香山詩似平易間觀所存遺稿塗改甚多竟有終篇不留一字者國朝錢籀石侍郎載撰籀石齋詩集 卷當時刻手爲嘉善東門外劉子端親見手稿改易甚多行間字裏旁行斜註幾有不可辨識者子端嘗舉此以告人可見先輩撰述之苦心流傳後世之不易率爾操觚者萬不能傳之於世也  
武進毛燧傳字洋溟工古文以明歸太僕爲法其稱熙甫文云猖

狂恣肆汪洋奧美肩隨昌黎而超軼乎北宋余少而樂誦之云見竹初文鈔序可謂深知熙甫矣

新昌胡漱唐侍御思敬撰有退廬全集中有審國病書一卷大盜竊國記一卷國聞備乘四卷戊戌履霜錄四卷皆言國朝所以亡亂之由於光宣兩朝事實剖析無遺言之最爲深切著明其大旨謂我朝之亡由於紛更舊制以致綱紀蕩然奸盜遂乘之而起左傳云國將亡必多制此之謂也侍御所言謂朝廷如此必亡聲木竊謂家國一理如一家之中全改舊制亦未有不破者也凡人家中雖極小之事苟無大悖於理不妨照式行之以存追遠之義予嘗戲名之曰家粹以別於國粹也

武強賀松坡刑部濤撰有賀先生文集四卷天津徐鞠仁 世昌爲之刊行並爲之序末有云往君教人喜論張廉卿吳摯甫

兩先生之文以爲相去逾近則感發倍切而窺見源流攀緣亦較易云云聲木謹案刑部論文此指卽由太史公所謂法後王脫化而來實千古未宣之蘊相去逾近四語真學文之祕訣固不必高語秦漢規仿八家始謂之能文也

孟嘗君在當時好客不得不然後世頗有慕其名因之傾家敗產貧無立錐者又有家無儋石而亦好客如命出於天性者故自乾嘉以來有薤菜孟嘗君之目一時如顧有孝字茂倫吳江人儲潤書字玉琴宜興人江藩字子屏江都人等三人皆是也

世間冷姓以予所知者記之丹徒縣有冷睦二姓冷士璠爲明末遺老頗著名於時冷氏卽其裔也睦氏墓志見於包慎伯明府世臣藝舟雙楫附錄中予曾詢姓睦者自言其姓讀與須字同音合肥縣有闕者二姓闕澤見於三國志其來已遠者貴隨

先文莊公勦平捻匪官至記名提督京卿廊房頭條胡同招牌有遲氏金丹四字是以遲爲姓矣定遠方小東太守桂芬言其友人有乜買開連等姓乜爲河南縣大族不下數萬人土人呼乜爲某輝發縣有廷姓廷樾字雅南官建陽縣知縣廷字芳字官至鹽運使樾撰報好音齋文稿三卷同治八年仲冬刊本雖名文稿實爲易學管窺復有陰符經臆說一卷則未見儀徵朱石梅銘輯四白齋唱和集一卷光緒元年刊本中有江都縣鴉鴻謨字哺生和詩四首鴉姓亦爲罕見

林子卿字安國華亭人諸生松江詩話言其撰有通鑑紀事本末箋註一百卷蔡仁菴借刻行世云云聲木謹案此書世無傳本雖已雕刻蓋佚久矣然爲通鑑紀事本末箋註體例甚難若以繁博稱豈百卷所能盡不特撰述須有體裁卽箋註各書亦須

有各書之體裁元胡三省註通鑑但音釋字句辨別地理而已  
若以通鑑所遺漏及節取者悉以五代以前正別史全文列入  
註中豈非千古笑話觀胡三省之註寥寥無幾真善註通鑑知  
註通鑑之體裁也

潘高字孟升號鶴江金壇人撰有南村集 卷新城王文簡公稱  
其詩清真古淡與邢孟貞王言遠相頡頏云云長洲沈文愨公  
稱其詩古淡古新絕無雕飾而自然合度云云可謂一登龍門  
身價十倍實則其詩自有不朽之處端不借人力也

自宣統三年我國 皇帝讓政以後歐洲各國亦同時多事十年  
之間不可勝紀前德意志帝國皇帝普魯士國王維廉第二失  
國後僑居荷蘭俄羅斯帝國皇帝尼古拉斯第二失國後流至  
西伯利亞荒原卒爲鮑爾希維克所弑奧匈帝國皇帝加爾第

一失國後兩次謀復辟失敗流入馬德里抑鬱而卒希臘帝國國王康士坦丁與其子喬治第四均被逐而失位康士坦丁居瑞士土耳其帝國皇帝回教教主阿白杜爾米傑德阿芬地被國民押解出境寓居瑞士誠五大洲亘古之變局也

近見盛杏蓀尚書宣懷繼配莊夫人六秩徵詩文啓中有云夫人於光緒辛卯于歸盛氏時宮保官登萊青道計其時夫人年已二十八歲宮保年已五十當時宮保又有三妾曰秦曰劉曰柳云云是尚書當時已有三妾而仍續膠夫人不因有三妾而仍于歸宜乎福備箕疇尚書故後養贍之費達數百萬已見隨筆

卷茲不復贅

張貞字起元又號杞園安邱人與王士禎高珩等同時撰有渠亭山人半部稿一卷前有王高二人序極爲推崇書雖一卷多至

壹百伍拾貳頁或語一卷卽半部稿二刻前有宋犖金德純徐文駒李澄中等序程邃余懷汪耀麟吳綺宗元鼎周在浚冒襄黃秦來程師恭安致遠王宏撰曹貞吉朱紉沈名蓀龐塏朱綱諸人題詞多至壹百貳拾陸頁潛川集一卷卽半部稿三刻前有王士禎張遠王源安箕等序多至壹百肆拾壹頁娛老集一卷卽半部稿四刻前有閻愉世譜一篇自序一篇多至壹百叁拾叁頁四集皆古文每集約得文六七十篇不等三四萬言亦國初古文作手故一時名流羣爲推崇惟惜其書傳本甚罕四卷之書積之高逾五六寸他書罕見惟後來吳摯甫京卿撰述每卷亦恒至壹百餘頁此其先河也

嘉興王惺齋明府元啓學問博奧文章爾雅任將樂縣僅一月歷  
主道南金石樵川華陽崇本灤源蒿莽重華鯤池等九書院講

席三十年撰詆平居士集 種中有讀韓記疑十卷已刊復

有讀歐記疑五卷未刊乙巳 月錢唐汪大鈞 編入舊德

堂叢書中北京藻玉堂自刊本聲木謹案此等書不特於考證  
有益卽於文字上亦耐人思索可悟文章字句法也

錢唐梁紹壬兩般秋雨葦隨筆云書似青山常亂疊燈如紅豆最  
相思出句係 作對句係許溟生尙書乃普所作實則皆

係尙書所作 但改二字耳尙書原句云書似亂山隨意

疊燈如紅豆最相思見尙書自撰詩集中

青浦王蘭泉侍郎昶生平最喜提倡風雅歷官省分既多享壽又  
至八十有三門生故吏滿天下阮文達公元擊經室集載其墓  
志銘中有云士之出門下爲小門生及從游受業者二千餘人  
可謂盛矣云云眞歷代所希有也



中國海關雖云操自外人之手實則操諸英國人之手自總稅務司赫德管理以來以英人援引皆英人而全國關稅重要職員人數以乙丑年計之仍以英籍爲多美德日次之中國最少計總稅務司壹人英人正稅務司肆拾叁人英貳拾柒人法柒人美柒人日貳人葡貳人中國無副稅務司叁拾人英拾柒人日伍人葡貳人美壹人中國無一等幫辦拾叁人英拾人日柒人德葡各壹人中國伍人貳等幫辦肆拾叁人英拾伍人中國拾叁人美柒人法意各叁人三等幫辦貳拾壹人中國貳人日捌人英柒人法貳人美壹人四等幫辦叁拾人中國柒人英拾柒人法意各貳人日美各壹人其他下級關員不計見於

報上次關稅會議日代表要求增加日顧員爲議案中  
國現欲關稅自主實權盡在外人掌握亦仍是徒託空言耳

杭縣馬彝初

叙倫撰天馬山房叢書列目十五種已刊者僅

六種卷帙較之列目又未備內有天馬山房文存中有甲寅復夏滌菴先生書末段云左右謂姚姬傳筆力雖弱而辭旨淵懿實非曾滌生敢望誠然誠然曾氏堂廡實廓於姚氏倫常私以爲有清一代散體之文得望溪而正得惜抱而深得滌生而大特曾氏於練句誠有不盡粹如左右所摘且所爲昭忠祠記五篇尤非其文之至者倫蓋嘗反復其文觀其力強故氣盛識不皆卓而所見自己得之故足以厚其力惜乎所學不充不能深其文耳夫文章之事窮微極奧甘辛自喻而論人之作難於已造當略小疵而權大體若辭句之累韓柳不免歸震川一代作家不特壽人贈人之文爲望溪滌生所譏其潔然無累者十不得三四惜抱生承平之際又天授以耄耋之年從容幾研終

其身僅而得之然則滌生所成就如此亦足恕矣云云聲木謹案馬氏此論最爲精確平允實獲我心曾文正公之文學不足以充之尤爲特見曾文正公之文在我朝自是一家不可磨滅無奈其門生故吏譽之幾謂可掩跡歸方姚梅實爲言過其實增人不信心夏滌莽馬彞初之論實天下萬世之公論然非深於此道者不能言之如此深切著明但曾文正公之文爲夏氏所指摘者惜未見其本見之者可悟文章之句法有益於文學匪淺也

詠詩以自述其生平者始於唐之李紳紳述其早年閱歷成詩一百一首名曰追昔游集三卷新唐書本傳頗採用之因其語皆確切毫無虛僞四庫提要稱其詩春容恬雅其格在晚唐上是並其詩亦謂之佳詩矣

上海招商局職員林雲生學生二子復訪得 家學生二女年齒相若以爲之配於乙丑十一月廿一日假牯嶺路普益代辦公司禮堂結婚無爲州醫生李輔清羣呼爲李白毛學生二子亦復訪得 家學生二女爲媳真絕無僅有之事不謂一見再見丙寅五月初一日申報中有胡庶華赴日本考察情形報告書四千餘言其中最扼要者數言其言曰查日本文化大都輸自我國與歐美然其特色在能取人之長而不盲從存己之長而有鑑別至於工業尤善模仿無論何種製造均能獨立雖間有不及歐美之精然日人國家觀念甚強故維護國貨之意志亦甚堅云云以視吾國一概盲從他人毫無國家觀念者真有天壤之別宜其爲東方強國矣

會稽趙撫叔明府之謙致仁和魏稼生巖尹錫曾手蹟光緒乙巳

嚴小舫觀察信厚編爲二金螭堂尺牘一卷石印行世中有一條云補訪碑錄已寫至四卷上板者二卷卷末每繫校字人名而缺其二今以錢式列一卷以性之列三卷可告之非多私意實自揣薄福須他人附傳一名或免造物譴責云云予當時閱之不禁失笑初以爲戲言也後購得同治三年甲子孟誨之月二金螭堂原刊本觀頁中篆書一行文云二金螭堂所著書之九則此爲明府第九種撰述無疑前八種及後數種均未見也卷一末頁果刊錢式校字卷二末頁刻沈毓清校字毓清當爲南匯沈樹鏞之子無疑卷三末頁刻魏本真校字當卽性之爲魏稼孫嵯尹之子無疑卷四末頁刻馮燦校字卷五末頁刻朱志復校字失編末頁無校字之人果如所言不謬後人覆刻趙本盡去校字之名當非明府所能夢及矣

乾隆甲子安鄉潘

明府相任曲阜縣知縣重修縣志一百卷

頗爲精審志中云衍聖公之屬官有四氏學教授學錄翰林院五經博士太常寺博士國子監學錄學正至聖廟執事官六品官典籍司樂屯田管勾守衛林廟百戶知印掌書書寫奏差等員云云聲木謹案我朝開捐納例人之以貲爲官者尙可云藉此以爲進身之階爲榮宗耀祖計也聞又有捐曲阜孔廟官職者或卽志中開列各官尙可曰孔子大聖人藉此以爲依傍聖人門牆尤可說也更有聞捐江西龍虎山張天師府法官名目者真不知其是何居心以爲真官耶何人信之畏之以爲除妖耶所捐者未必皆家有妖孽將爲預凶事計乎亦不祥孰甚矣文選一書僅六十卷唐李善所註極爲賅博其畢生精力所註良非偶然據李匡又資暇集稱善註文選有初註覆註三註四註

之異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註解甚多今世所行當卽絕筆之本不知果係五六註或九註十註矣云云見四庫提要聲木謹案孫志祖文選理學權輿卷二有文選註引用書目臚舉頗詳其中採取諸經傳訓壹百餘種小學叁拾柒種緯候圖識柒拾捌種正史雜史人物別傳譜牒地理藝術凡史之類幾及肆百種諸子之類貳拾種兵事貳拾種道釋經論叁拾貳種各種文集幾及捌百種誠足包羅萬象羽翼六經文選一書編輯未必盡善頗貽後人口實若非李善註釋之淵博足爲考證之資糧恐後人之愛重此書者未必如此之盛李善之註大有造於原書非小蕭統何幸得此註也

世世禹陳蘭甫京卿澧序榕園叢書中有云凡人必有所好有所好則不能自己而或以害其生李君之所好者書也不能自己者

也然使執養生之說舉所好之書而棄絕之則非所以養生矣  
有目而不觀覽與無目同有手而不披尋與無手同有口而不  
吟諷與無口同有心而不思繹與無心同是則與死何異而謂  
之養生乎此其所養生者無用之生也善養生者當養有用之  
生觀覽而不勞其目披尋而不勞其手吟諷而不勞其口思繹  
而不勞其心非惟不勞而可以樂之目得觀覽而樂也手得披  
尋而樂也口得吟諷而樂也心得思繹而樂也不亦善乎云云  
聲木謹案京卿此語可謂妙語解頤說盡書癡結習真善於讀  
書及善於養生者人非下愚生於斯世必有所好有所好始能  
心有所寄孳孳爲善者固可養生孳孳爲利者亦可養生要在  
慎之於始而已

影刊宋元本司馬溫公書儀前有宋人一序不著名氏序末年月



爲時歲子菊月圓日序於傳桂十一字所記年月日爲他書所罕見後有印文二一外圓內方白文四字曰傳桂書堂一方印朱文四字曰稚川世家據印文考之作序之人葛姓故以葛稚川爲祖序於傳桂乃傳桂書堂當時省二字不知何意

崑山徐懶雲茂才雲路買書無錢而書賈頻至乃自嘲云生成書癖更成貧賈客徒勞過我頻聊借讀時佯問值知非售處已回身乞兒眼裏來鴟炙病叟床前對美人始歎百城難坐擁從今先要拜錢神又有句云風威兩岸荻雲意一天雲見隨園詩話補遺卷八聲木謹案近人註黃莘田明府任香草箋秋江詩集者不知徐懶雲茂才始末予已考之崑山新陽縣志錄入隨筆卷隨園摘錄其句當時必見其詩集而世無傳本茂才最工艷體詩與隨園正同詩話中獨未之及亦屬異事

乙卯年新華儲蓄票第一期開彩在三月十二日頭彩第拾陸萬肆千捌百貳拾陸號由上海英租界南京路小菜場江蘇全省溥利公司售出二洋涇橋六號洋房何梓述女士得六條牯嶺路許醒亞女士得一條四川路全福里鍾秀珍女士得一條新閘道達里張芷寶張荷寶兩女士合得一條虹口兆豐路貳拾壹號朱蔓伯方伯家中僕婦周氏得一條頭彩全張十分條盡爲婦人所得無一男人在內自有彩票以來未有如斯之巧也人生嗜好各有不同自有明金沙寺僧以宜興泥製爲茗壺可供雅玩以後傳其法有人代擅名手文人學士好之甚勤搜求故實編爲一書專記其事周高起撰有宜興茗壺系一卷吳騫撰有陽羨名陶錄一卷不謂東土士人亦有偏嗜日本東京奧玄寶蘭田亦撰有茗壺圖錄二卷明治甲戌注春居藏梓筆耕玉

置環齋圖寫小林永濯雕工安井友顯編次尙爲合法中分源流式樣形狀流整泥色品彙小大理趣款識真贋無款喻捏別種用意十四門其凡例中有云斯書耳目所及隨圖隨錄然不可無體裁以宣和博古圖錄爲模範不可無典故以周高起茗壺系吳騫名陶錄爲粉本云云可見其編輯具有體裁雖僅小譜錄之書亦非苟作矣

江陰繆筱珊太史荃孫刊一叢書名曰藕香零拾立名甚奇穎卷首有自序云光緒丙申讀曹倦圃流通古書約云節讌游玩好諸費可以成就古人與之續命出未經刊布者壽梨棗始小帙訖鉅編之三十二字擬刊罕見之書以一字爲一冊云云聲木謹案太史志在流通古書立意甚善因曹倦圃有節讌游玩好諸費等語不惜大聲疾呼發聾振聵卽以此三十二字黑圈白

字排列刊於卷首每集目錄之上務使閱者觸目驚心予恐告者諄諄聽者仍藐藐耳

宋汝陽周弼伯弼編三體唐詩六卷元釋天隱註二十卷明中葉尚有刊本國朝錢唐高澹人侍郎士奇重爲刪訂補正刊入高文恪公四部稿中傳本仍罕見單行本更少光緒 年桂陽夏菽軒中丞時於京都廠肆購得何義門太史焯評點三體唐詩一帙以朱筆通部點勘評語多者上下眉行間幾滿於詩人比興寄託之旨起伏照應之法細意尋繹體會入微間有題字註語爲澹人侍郎所刪而詩意不明者皆爲補入選例爲澹人侍郎所改者據原書校改還其舊觀有名世鈺者不知爲何人間有校正數語又有不著名而所言與太史評語不相應者一二條中丞因義門讀書記中無此一種念世間未必有副本因

依原書義例校錄於光緒十二年刊於四川瀘州鹽局時中丞方以道員辦理川鹽局務自高澹人侍郎刊行此書世間稍有知三體唐詩之名自中丞重刊此書讀者較多所謂三體者乃七言絕句七言律詩五言律詩也七絕分七格七律分六格五律分七格蓋當日江湖詩派中遞相授受有此規程高文恪公又續錄唐三體詩八卷以五古七古五言排律爲三體實爲煩冗自立此等名目尤嫌無謂

國朝年譜卷帙之富無有過於阿文成公者年譜三十四卷積之高尺許吾家雖有其書恐閱之者少矣次則顧亭林先生年譜卷帙雖少爲之編輯者約有七家一則其子衍生所編二則吳映奎編三則車守謙編四則胡虔編五則徐松編六則周中孚編七則張穆編中惟吳映奎編本刊入吳金澗崑山三家年譜

中張穆編本與閻潛邱年譜合刊餘均未見以一國朝人而爲之編輯年譜者七家之多洵乎我朝一人也

明中書舍人南海鄺露字湛若殉明季之難撰詩名嶠雅頗爲當時朱竹垞太史新城王文簡公所推重咸豐元年正月族來孫廷瑤莫階箋註其詩易名海雪集箋十二卷引證甚爲賅備番禺張南山太史維屏序之深爲推崇並謂祖集孫註古人只舉幸元龍松垣集裔孫幸鳴鶴註一家則又不盡然以予所知如元薩天錫雁門集諸孫龍光露蕭編註爲十四卷附一卷乾隆五十年九月刊本光緒三年冬月十六世姪孫承鈺重刊本是亦祖集孫註不僅一家矣

金元遺山先生無題詩有死恨天台老劉阮人間何戀却歸來之句蓋遺山生當金源既亡之時痛宗社淪胥無力援救偷生苟

活草間乞食故詠劉阮事沉痛若此國朝錢塘梁山舟學士同書頻羅菴遺集中有因遺山之詩爲大地下一轉語必有首肯之者詩云金釵六六鴛鴦隊畫戟雙雙甲第開到底人間勝天上不然晨肇不歸來云云山舟學士生當我朝全盛之時又值家門鼎盛簪笏盈庭故爲此翻新之語亦非無爲而然讀書者所以貴知人論世不可執一偏之見以妄論古人也

蘇報館附刊瑤天閣叢書中曉牕春語下卷爲金姓所述中有云其家中藏董香光墨蹟多至百餘件因名其齋曰百香精舍云云以予所知者南海張樵野侍郎蔭桓最喜王石谷山水搜羅至百餘件名其齋曰百石山房合肥李健甫孝廉國松最喜包慎伯明府世臣字蹟搜羅亦最多名其書室曰百包齋

高宗純皇帝以牡丹花爲國花見於

光緒

年頤和園新栽牡丹德宗景皇帝名之曰國花臺見於善化瞿文慎公鴻禩詩集自註日本以櫻花爲國花固盡人皆知若以荷花爲喪花視爲不祥之物則真駭人聞聽或有未知之者蓋日本以荷花爲主素凡有喪事人家則擇畫中之有荷花者懸於壁端所以昭其凶也

予購舊本書中有紅印朱文長印印文三行行十字文曰勿皺皮勿捲角勿爪侵而涎滴勿墨漬而油汗願我同志鑒此箴言邴未子白云云一紅印朱文方印印文四行行六字文曰列典籍有定處讀看畢還原處雖有急卷束齊有缺壞就補之云云數語頗簡而賅精而確卽尋常通行本石印排字本亦宜照其宗旨收藏勿以書不值錢而棄之也

宣城梅定九徵君文鼎湛深歷算撰述宏富爲國朝歷算第一人



自不待言所撰歷學書五十餘種算學書廿餘種世多知之幾於家有其書矣又撰有續學堂詩鈔四卷卷首一卷文鈔六卷卷首一卷乾隆壬申三月其孫文穆公穀成循齋校刊尙有筆記卷不知已刊否徵君雖不以詩文名其詩清真靜遠稱心而言無餽釘裘馬之習爲同里施愚山太史閩章所稱文則卽事言理因文見意無偏屈支離軟媚猥瑣之習爲高淳張彝歎孝廉自超所稱誠以醞釀深厚發爲詩文自然淵懿純潔無意爲文而能文者莫能加焉固非江湖之士枵腹自戰者所可同日而語也其詩文傳本甚罕予故記之於此

古人以龜鶴發三者爲禽獸鱗介中最長壽畜物故名與字多用之龜字元代猶有以之爲名氏者明以後則無鶴字至今用之者仍多惟發字古今用之者甚少同一長壽畜物何淹沒若是

道州何子貞太史紹基熟於史漢毅然自號曰獫叟雖亦好奇之過然用之殊爲典雅久於傳播人口矣近見嘉定黃世榮閣伯文惠全書八種中有獫叟詩存一卷立名竟與之相同真毫無取義漢書又有獫臂之說太史本自負其善書故用之恰當他人沿襲用之殊爲可笑獫字左旁從犴從虫義意無二旣已沿襲其號又何必改其偏旁乎

南宋張南軒先生撰論語解十卷朱子摘其瑕疵者百十八條南軒從而改者僅十之三餘悉仍其舊朱子亦不再爭至父在觀其志章朱子與之反覆辨論二百餘言後作集註仍從張說而鄭汝諧撰論語意原二卷頗與朱子異朱子亦稱其有好處可見朱子舍己從人虛懷好善本不以異己爲嫌以上見萬載辛筠谷侍郎從益寄思齋藏稿李教授允升論語證疑序中是與

朱子同時者意見不合朱子尙不以爲嫌而後世之人轉因崇奉朱子生出許多軼轍固非朱子之本意也

莫楚齋續筆卷三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書名以重文見義者非非國語反反離騷知之者多矣然類此者甚多集錄於此宋晏天章撰元元棋經一卷見於四庫元吳臯撰吾吾類稿三卷退廬叢書本鄭思肖撰久久書 卷見國粹學報明孫鑑撰書畫跋跋三卷續三卷郝敬撰史記瑣瑣二卷前漢瑣瑣四卷後漢瑣瑣六卷三國瑣瑣四卷晉書瑣瑣六卷南史瑣瑣四卷北史瑣瑣四卷舊唐書瑣瑣四卷山草堂集外編本袁子讓撰字學元元十卷周應治編廣廣文選廿三卷周秦編其先世遺集爲存存稿十卷周采編存存續稿三卷均存目四庫徐懋升撰留留青六卷 撰正正楊 卷見於涌幢小品及廣陽雜記俞震撰古今醫案案十卷見浙江藏書樓

書目李材撰將紀廿四卷國朝曹庭棟撰老老恆言五卷嚴  
可均撰段氏說文訂訂一卷程廷祚撰冤冤詞 卷以攻毛奇  
齡孔廣居撰說文疑疑二卷見於匏廬詩話李鍾泗撰規規過  
卷焦循撰詩陸氏疏疏二卷刊入南菁叢書中黃本驥撰疑  
疑孟一卷刊入痴學中吳世旃撰廣廣事類賦三十二卷胡宗  
緒撰九九淺說 卷見桐城藝文志 撰讀書錄錄一卷  
亞伶散人撰夢夢錄二卷 撰昔昔春秋 卷所錄已三  
十餘矣

欽縣鮑棻飲 廷博乾隆時開四庫館獻書七百餘種 欽賜  
圖書集成一部後進所刊知不足齋叢書 仁宗睿皇帝復  
賞鮑 舉人甯波明范堯卿少司馬欽建天一閣藏書伍萬  
叁千餘卷乾隆時四庫館多錄其書 詔建七閣參用其藏書

樓格式亦 恩賞圖書集成一部光緒 歸安陸存齋觀察  
心源進呈書籍 種其子二人 賞 銜洵屬藏書  
家之美談熙朝之盛事也故彙記之於此

東鄉吳蘭雪太史嵩梁撰石谿舫詩話二卷刊入香蘇山館全集  
中惟傳本甚罕其詩話體裁與他家略異每人詩話先以一行  
另起略叙名氏籍貫撰述言詩之語又另起一行眉目分清較  
爲易覽其體例雖與他家異予以爲實勝諸家以後撰詩話者  
當以爲法中言王夢樓太史文治嘗以八音編詩謂朱子穎如  
金鐘吳蘭雪如玉笛蔣心餘如戰鼓袁子才如琵琶自評其詩  
如笛但非玉聲蘭雪問琴聲爲誰慨然曰難難又問擬袁爲琵  
琶不已藝乎曰琵琶妙處最爲移人此老獨絕之技卽在於此  
故非奇才不能云云其語深得詩中三昧非淺嘗人所能到他

處無有亦僅見於石谿舫詩話中

康熙癸巳會試中試第一名名孫見龍第二名名黃文虎時有龍虎榜之稱亦可云巧矣

方望溪侍郎苞有仁和沈菽園侍郎廷芳文評一則真千古文章之祕鑰萬世不刊之典也爰錄之於此評云賢文筆極清體法具合將來定以此發聲但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今文士惟畊南冠雲足語此畊南才高而筆峻惜學未篤冠雲特精潔肯究心於經得吾賢而三矣云云聲木謹案曾文正公論文臆說云望溪古文規模極大修詞極雅潔無一俚語俚字不能不推爲一代巨手然其行

文不敢用一華麗非常字此其文體之正而才不及古人也云  
云曾文正公爲咸同間古文巨擘其論方氏之文如此後人知  
所則傲不致悞入迷途矣

楊瑄字玉符號楷葦華亭人康熙丙辰進士官至內閣學生官編  
修時以撰修某祭文誤用王彥章事謫戍尙陽堡可見進奉文  
字更有體裁不可有一字未安當時 聖祖仁皇帝學問淵雅  
能知其誤誠非唐宋元明諸朝所能企及矣

每年三四月間揚州城內外各處皆飛楊柳花約月餘始息家家  
人人見之紛如雨雪所落之處微濕揚人相戒落於毛衣皮毛  
盡落屆時無敢以乾衣出曬者此爲各處所無生平亦從未見  
楊柳花飛落如是之多且久者揚州人自謂綠柳城郭是揚州  
之句恰爲揚州而作移易他處不得予頗疑當時新城王文簡



公亦作於三四月間親見其如是也

同治年間曾文正公國藩踵前代南監本北監本之例創立官書局一時如江南江蘇淮南浙江江西湖北湖南七處均設立官書局刻印四部中要籍流傳甚廣平時人視之若不甚措意日本那波利貞撰燕吳載筆 卷中言中國各省設立官書局歎爲文化設施之最良事業甚爲歎美不知日本人何以知其善而不自行設立官書局江蘇一省設立南京蘇州揚州三處吾皖亦江南大省份當時何以無人以此事爲意竟至缺而未立不能與各省齊驅並駕亦憾事也

幼時聞狐狸拜月後以爲妄言偶與同邑汪靜潭明經紹倫言及明經言確有其事狐狸黃鼠狼皆拜月每當月圓之時始拜平時不出如在十五日前後皓月當空遇有狐狸黃鼠狼所在之

處於靜處偷窺之無不見也云云明經半生大半出門授讀作客時多此皆客中况味故知之最深言之最確非沉酣黑甜鄉者所能見也

甲寅五月廿一日南京河海工科學校舉行畢業禮省長陳陶遺親臨演說略謂我有一最好朋友素來主張勞工神聖乃嘗見其以皮鞭鞭車夫又見有立主共產主義者而家貲巨萬不肯施濟窮人又有極道模特兒之曲線美謂爲提倡美術而不肯以妻女供人繪畫如人無誠信作事在社會上難於得人信仰云云聞者莫不鼓掌見報此語可謂透關之至不知素來主張此三種學說者聞之當何如也

同光之間不由科第而致身通顯者當時之人目爲八大生員會忠襄公國荃以優貢官兩江總督彭剛直公玉麟以附生官兵

部尙書劉忠誠公坤一以附生官兩江總督當時官江西巡撫  
且有妾巡撫之稱其故可思矣劉武慎公長佑以拔貢官雲桂  
總督張靖達公樹聲以廩生官兩廣總督李勤恪公瀚章以拔  
貢官兩廣總督劉霞軒中丞蓉以廩生官陝西巡撫李公  
續宜以附生官安徽巡撫當時又若楊公岳斌官陝甘總  
督張勤果公曜官山東巡撫劉壯肅公銘傳官臺灣巡撫皆全  
以武功不由讀書出身時人尙不能與八大生員等量齊觀視  
之可見當時以科第讀書爲重矣

古人著述篇數頁數之少未有如唐孫可之郎中樵所撰孫可之  
集者其自序謂閱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誌得二百餘篇  
彙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爲十卷云云平均計之每卷只三篇  
半耳其文篇幅亦甚短以每篇三四百言計之一千餘言卽成

一卷其文集卷一二卷四五卷九十每卷僅三篇卷三六篇卷六二篇卷七四篇卷八五篇郎中之文源出昌黎奇崛高古後人莫及四庫提要已以刻意求奇議之然在當時亦負重名僖宗廣明元年詔曰行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揚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列在青史以彰唐中興之德云云其褒旌可謂至矣

徐靈胎 大椿有句一生那有真閒日百歲仍多未了緣見隨園詩話讀之不禁感喟人生在世本從忙裏過去雖有彭祖之壽未了之事仍多豈僅百年耶

遵義鄭子尹徵君珍撰述久已刊行世多知之其子知同字伯更亦經術淵深撰述宏富撰有說文本經答問二卷廣雅書局刊本說文淺說一卷益雅堂叢書本補姚氏說文考異 卷原本

已入內閣詳見內閣善本書目中仍有說文商義 卷說文譌  
字 卷說文述許經義 卷慎思編 卷愈愚錄 卷隸釋訂  
文 卷楚詞通釋解詁 卷各種手稿高兩尺許藏華陽王燮  
丞廉訪秉恩家所撰屈廬詩集四卷附刊徵君遺著中徵君撰  
述亦有深衣圖說補 卷錢氏經典文字考異 卷三十一家  
論語註輯 卷凡三種未刊見屈廬詩集王廉訪跋語中貴陽  
陳氏花宜樓鄭徵君遺著新刊本

甲子八月中秋後杭州西湖水忽然混濁如墨者三日杭人感傳  
白娘娘將出現謠言大熾未幾廿七日下午一時三十分雷峯  
塔忽然崩圯聲震全湖俗傳白蛇精爲白娘娘壓於雷峯塔下  
塔圯白蛇精當然出現其塔基在西湖南屏山西淨慈寺北與  
寶俶塔相對塔成於北宋開寶八年歲在乙亥距今九百五十

年其崩坍原因其故由於杭人相傳求子者偷塔上一磚回家即可生子兼可鎮邪辟火以致坍磚者紛紛久之塔雖在已外強內乾終有崩坍之一日上海土俗謂偷生兒女多者之馬桶蓋蓋於自己馬桶上即可生子以致生子女多者馬桶蓋防護維謹無子者盜竊維巧得之者欣喜異常失者則咒罵不已亦奇聞也

舍利子色如含桃大如薏苡見蘇文忠公軾齊州長清縣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聲木聞凡修行之釋初須十三年之久於女色毫無動於中保養真元一絲不漏至第十三年體內始有舍利子一粒以後每三年即生一粒無須待至十三年矣生每生於頭額上肉內捫之可數如取出刀火不能傷刀斫之不動火燒之則飛於上或墜於下仍如原式俗謂真精不怕火來燒即指

此物精乃精血之精非金銀之金也

蘇文忠公軾字體書陶淵明集十卷俗傳蘇文忠公書實則字體酷似蘇非文忠公筆也据集後紹興十年十一月 日

跋謂僕近得先生集乃羣賢所校定者因鐫於木以傳不朽云云亦未明計所書之人据其字蹟跋語與全書如出一手殆卽鐫木是書者所書無疑字蹟極工整與元趙文敏公孟頫手書兩漢策要同爲藝林中罕見之本後又有 甲戌四月汲古後人毛辰一跋言明此書原委近年粵東某氏得蘇字體舊模本刻之甚工惟刻本亦甚罕觀耳

大晚報言巴西和平法官勞喬治氏生平爲人證婚迄今已有壹萬零肆百肆拾叁起云云吾鄉言爲人作媒人者做至一百個死後可做土地老爺意謂聯合兩家婚姻免怨女曠夫之嫌至

壹百之多待人總屬好心死後即可成佛若勞喬治氏證婚之多真可做釋迦如來矣

古人讀書動稱丹鉛並下初不知用丹鉛之法後閱南宋真文忠公德秀所編文章正宗卷首有真文忠公用丹鉛法一頁照錄於此以爲讀書之法文云點分三門句讀小點、語絕爲句句心爲讀菁華旁點、謂其言之藻麗者字之新奇者字眼圈點。謂以一二字爲綱領如劉更生封事中之和字是也抹有主意要語之分——撇轉掣——截節段一如賈生可流涕者一之類以上四者皆用丹正誤則用鉛云云

海寧吳槎客 騫生平酷好藏書兼嗜金石撰有國山碑考一卷刊入拜經樓叢書中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六卷刊入別下齋叢書中所撰別有愚谷藏書嘉慶七年刊本中有愚谷文存十



四卷續編二卷拜經樓詩集十二卷續編四卷萬花漁唱一卷  
尖陽叢筆十卷詩文集及叢筆中多記書籍金石遺聞軼事足  
資考證惜書板久佚外間罕有知之近年上海博古齋書坊有  
拜經樓叢書及愚谷叢書石印本

往日閱他人鄉會試硃卷前有履歷所列官職中有鄉飲正賓鄉  
飲介賓等字雖此等名目亦見於大清會典然專爲敬老尊賢  
一時權宜之用未便永遠視爲職官公然刊登近見武進管緘  
若侍御世銘韞山堂文集中有歲貢生鄉飲正賓黎君墓表言  
君諱景曉字曙亭一字連霞乾州人前刺史舉鄉飲禮黎爲正  
賓邑里翕然以爲無愧云云然此等事不足叙此等字亦不宜  
入文又見有文集稱歲貢生爲歲進士者乃鄉里鄙夫嚇詐善  
良有此奇異名目豈可據爲典要以之入文侍郎精於制藝疏

於古文致有此失予於往年見他家所刊訃文中有云 皇清  
待贈大碩德至今猶懵然不知所謂想必亦有故矣

歸安吳平齋觀察雲編輯二百蘭亭齋古銅印存十二卷初拓本  
僅廿部後因濰縣陳壽卿太史介祺索印譜復拓印五十部觀  
察卒後其家中復拓印一百部第二次所印之本第一卷第二  
頁是武昌亭侯印第三次所印之本第一卷第一頁是樂昌侯  
印以此辨別拓印次數封面何子貞太史紹基八分書九字字  
體頗似張遷題簽出吳讓之廣文廷黻手筆亦八分書九字觀  
察撰兩罍軒彝器圖釋 卷頗有名初印淡黃紙本分裝四  
冊傳本甚稀後其板歸蘇州徵賞齋碑帖肆主人黃吉園上舍  
徵用連史紙印觀綻六本轉較初印本醒目持此亦可考初印  
後印之分此黃吉園所告予者

安徽建德徐致祥專製竹燈屏對極工緻其鑲嵌花草禽魚走獸等類爲畫工所不及前任巡撫馮夢華中丞煦劄獎六品頂戴聘爲皖省工藝局教習以上見建德縣志聲木謹案吾國美術之學具有巧思者隨時隨地不乏人材惜無人提倡以致湮沒不彰者多矣徐致祥幸生近日舟車便利易於傳播猶能以術自見

孫夏峯徵君奇逢理學名儒撰述十餘種早已刊行收入四庫光緒初年徵君九世孫世玖十世孫金桂搜集徵君日記名曰日譜編爲三十六卷皆徵君由燕遷豫以後所手著永年武汝清武陟王輅爲之校訂復刊行世此爲徵君最後出之撰述傳本甚爲罕見卷首助費刊印名氏中有磁州駢慶鏞武陟慕玉相字其璋稽錫恩字鑑池皆罕見之姓

錢塘戴文節公熙習苦齋畫絮云作畫須得七候一精楮二筆與手稱三色墨淨四新游山水或新見名蹟五索畫者工賞鑒六意興七工夫當不生不熟之際七候備而後佳構成吁獨畫也哉云云此數語言簡意賅作畫者不可不知畫絮又云國朝畫狀元唐靜巖筆精工妥貼至矣而不免於甜不觀靜巖不知麓臺之辣也云云聲木謹案戴文節公論畫之語甚精畫狀元三字甚新穎亦必有所本也

東鄉吳蘭雪太史嵩梁香蘇山館詩鈔中有句云人間日日憂患纏若使長生更可憐云云聲木謹案孟子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人生斯世終是憂患多安樂少而生死憑之於天非自己操奇計贏也

桐城趙鈞鼎卿仿鷓冠子之名撰有鷓林子五卷前有序文爲明

嘉靖戊午秋日所撰久無傳本吳縣汪士鍾闔原三十五峯園有藏本仁和胡珽心繕取以刊入祕笈彙編中

金石存 卷山陽吳玉搢撰梅曾亮撰李宗昉神道碑誤以爲

昉撰陸心源金石學錄補因梅郎中之誤亦列名於李氏聲本謹案郎中之誤亦有由來李宗昉聞妙香室有重刊金石存本寫刊極精較之原刊不啻霄壤梅郎中蓋見有聞妙香室刊本金石存卽據以入文而未加深考也

長樂梁茵鄰中丞章鉅撰閩中閨秀詩話四卷刊入二思堂叢書中書雖四卷合之不過七十六頁第三卷專言梁氏一家閨秀之詩已失剪裁蹟近於夸誕自鉉頗乖撰述之體固無論矣若閩縣林瓊玉爲永福黃莘田明府任外孫女已見於卷一復見於卷二鹵莽成書以致潦草不及校對若此予獨不解當日撰

著之時秉筆或疏理亦有之後之寫刊讐校者必有多人竟未及看出去其重複真爲可異鹵莽成書者可爲殷鑒

同治八九年間讀書人及生意人雖在三伏天內家家尙穿藍土布長衫光緒二三年始間有以白洋布爲長衫七八年始間有穿深藍竹布長衫當時卽甚以爲時髦後一二年則無一不穿光緒十餘年則僅穿至白夏布爲止未及數年則又穿紗羅此聞之於吾師江都徐蟄叟廣文當時卽從藍土布穿起現身說法以告聲木聲木亦記得光緒八九年間高麗布手巾始有甚爲貴重平人無一不以白土布對方爲面巾迨至光緒廿一二年間絨布手巾始有初行時亦甚貴重今則上下人等無一不用紗羅又不足異競尙外洋服用之物當時交通阻礙轉運之利不溥內地人民安居樂業罕知外事俗好朴質尙能藏富於

民今則人愈貧困而俗愈奢侈卽此服飾之變遷所關者大君子亦可以藉此觀世變矣

萬季楚 戒方靈皇侍郎云勿讀無用之書勿作無用之文云云聲木謹案文字應改作事字無用之事詩文不僅在內而且所包者廣不作無用之事則作事必求有用無論有用於己有用之人皆聖賢豪傑之所爲矣

長沙周荇農侍郎壽昌思益堂日札言凡得雙眼花翎者必兼官銜此定例如此云云聲木謹案光緒甲午 孝欽顯皇后 旬禹壽慶典恩江督劉忠誠公坤一獨蒙 恩賞戴雙眼花翎劉忠誠公不擇有賀之者語人曰你以後可稱我爲雙眼翎子乎意謂不若得官銜可稱官保也据此則得雙眼花翎者未必盡皆得官銜矣京官之得花翎必須大慶典始可得壽州孫文正

公家藉以 毓慶宮行走特勞 德宗景皇帝大婚孫文正公  
僅得 賞戴花翎而已京官之得宮銜者較之疆臣爲少卽有  
之亦無人以此稱呼宣統初年外省人員有以那宮保稱那中  
堂同者京官聞之無不竊笑咤爲聞所未聞

西崑酬唱集二卷作者十七人曰楊億劉筠錢惟演李宗諤陳越  
李維劉隲刁衍任隨張詠錢惟濟丁謂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曠  
劉秉等不知何以自明以來世罕傳本虞山毛季子 初

得鈔白舊本於吳門徐乾學爲之刊板以剗未工不甚摹印  
吳門壹是堂又以其傳之未廣更爲雕板康熙戊子孟春長洲  
朱俊升闔仙乃三梓焉嗣後叢書中多刊其書例如邵武徐氏  
叢書誦芬閣叢書中均有是書

侯官陳石遺孝廉衍編輯近代詩鈔 卷當未刊印時一般自



號爲詩人者頗多奔走其門時人謂此種詩鈔爲各紗帽底下的詩鈔卽此輿論亦可以知其價值矣

沈敬字習之號悅葦吳縣人撰有悅葦詩牋二卷前爲上海寓言報館主筆後入端忠愍公方幕府以書法與端忠愍公相似遂專爲陶齋制府代筆世傳制府所書之聯扇題跋半出習之手筆入制府幕纔數年制府卽死難習之由四川踉蹌回滬未一二年亦卒明代董香光宗伯其昌之書大半爲吳楚侯代筆二事多爲人所罕知予故彙記之於此

唐文宗詔起居舍人魏謩上其五世祖文貞公簪笏時相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之甘棠云云聲木謹案文宗之言洵屬千古名論鄭覃所論轉覺非是信如斯言則周之天球河圖陳寶赤刀周公何必寶愛逾恆卽魯之寶玉大

弓得失且著之春秋其故何歟

辛酉二月 日卽新歷三月三十一號夜上海租界北蘇州路  
新垃圾橋堍大火所有該處房屋自伍拾柒伍拾玖陸拾陸拾  
壹陸拾貳陸拾叁陸拾肆陸拾伍及北西藏路壹百肆拾伍號  
等門牌各銀行錢肆貨棧悉付一炬被焚貨物約值銀貳叁百  
兆該處皆各銀行錢肆所立貨棧堆積押進之貨租界消防其  
法本善又加以地臨河側取水極易乃竟人力難施延燒數晝  
夜予於第三日晚間路過老垃圾橋仍見火光燭天烟霧繚繞  
在此處爲已衰之火在他處尙屬燎原之火誠空前絕後之巨  
災也

李義山詩本博奧難解而錦瑟一篇爲尤甚因此詩用意微妙寄  
托深遠後之解者言人人殊惟錢塘厲太鴻徵君鶚云此詩義

山悼亡之作也錦瑟五十絃剖爲二十五是卽其人生世之年故云思華年也今則如莊生之蝶望帝之鷓已化爲異物矣然其珠光玉潤容華出衆有令人追憶不能忘者在當日已惘然知尤物之不能久存不待追憶而始然也云云以詩人追尋詩人意境自較他家爲優可又備一說也

光緒丁未春月予以家貧謀食四方就山東省城內師範學堂差學堂正教習日本內堀維文君招飲座中客十人東人居其半主人以留音機器娛客中有日本愛國歌君代歌演至此時日人皆肅立致敬無敢怠者楊韶九司馬慶盞時爲通譯告予如此嗚呼其尊君愛國之心何其盛歟雖遠在數千里之外又聞其聲於機器之內宜若可忽矣而皆肅立致敬油然生尊君愛國之心何其深入人心若此予爲之感慨歎歎而不能自己矣

閱微草堂筆記云晉侯夢中之厲衛侯夢中之譟誰得而知之云云聲木謹案紀文達公此言誤矣晉景公夢大厲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衛莊公夢中渾良夫之譟衛侯懼會命太史卜之太史曰無害均載在左傳一召巫問夢一命太史占夢固明明言以夢告人他人豈有不知之理何來此言耶

國朝蔣超撰蔣說二卷四庫提要言蔣說者蓋因其姓以名書如僧肇著書名曰肇論之類也云云聲木謹案四庫提要之言未確僧肇著書名曰肇論乃以名名書非以姓名名書明矣以姓名書者漢魏朗著書數篇號曰魏子是以姓名書由來以久江都蔣叔超方伯超伯南潛楛語云蔣虎臣先生著書名蔣說亦有所本後漢酈炎誠子止戈遺令云我十七而作酈篇蔣說亦猶酈篇云云引證亦確善於四庫提要原文

鄧攸殺子存姪頗爲世人所艷稱謂孝友兼盡獨明都卬三餘贅  
筆論鄧攸殺子爲不情朱子不當載之於小學書中四庫提要  
深然其說稱爲有見予聞西人到戲園觀戲有演桑園寄子等  
戲者譯者以意告之西人搖首不答並言五洲萬國凡是人類  
無此情理不謂都卬於數百年前早有此卓識人情不甚相遠  
西人之言亦衡情酌理之言卽孔子所謂中庸也

御選古文淵鑿六十四卷不特選擇之精校讐之善爲他書所無  
中有體例數端亦編輯文字者所當奉爲圭臬一文之佳者雖  
連圈多行綿長不斷皆於着句處字旁添加一點以清句讀俾  
初學易於誦讀二文中所引之書概不加圈均着一點以分句  
讀分註書名於下使人一望而知兼知引書之法三收羅評文  
之語擇要分註於上並以五色別之最爲醒目有此一書衆評

咸備而 御選唐宋文醇五十八卷亦有一善爲古文淵鑿所無凡於文章停頓曲折段落處中加一畫及一小圈於字句之中體例亦善

遵義黎蕤齋觀察庶昌編輯續古文辭類纂廿八卷金陵書局刊本中分三編上編選經子中編選四史新五代史通鑑下編選國朝人古文只有下編可謂之續上中二編則當云補一概言續未免自相混淆於例不順其編輯本意實以曾文正公經史百家雜鈔爲藍本而損益之不知何以以續古文辭類纂命名頗違姚郎中當日編輯本意若云續補古文辭類纂雖只增一字而名實相副矣

清河王壽萱比部 輯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卷續編 卷凡言輿地之書搜羅頗備惟於諸家文集中採錄一二篇專言

輿地者與全部言輿地者一例列入體例尙爲未善又不註明出處猶爲明季山人刻書陋習也

世人但知明姚廣孝起自緇流佐成祖以得天下而不知元劉秉忠亦起自緇流佐元世祖受命姚廣孝之佐成祖以篡取侄位原爲利祿而起無道德之可言其後官居極品位極人臣終身不易僧服亦惡人中異人也

直隸完縣有木蘭祠俗稱將軍廟距城東里許建於元至正間碑記言其魏姓木欒名毫人父名應漢文帝時單于侵境代父戍十二稔有殊勳諡孝烈與世傳小異完地其戍所也語見大城劉樹鈞太守滄年所撰三十二蘭亭詩存卷二中木蘭詩前小引太守親履其地親讀其碑語自確實碑文中旣言木蘭爲毫人自爲吾皖亳州無疑亳州志尤宜載入以昭忠孝兼盡之奇

女子洵千古所未有也

宋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炎集中載韓

公世忠碑云世忠娶白

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茹氏秦國夫人周氏蘄國夫人世  
但知梁氏爲世忠夫人而不知有四然朱錫鬯詩蘄王墓近古  
梧宮暨六夫人祔葬同亦必有據據此則韓公實有六夫人矣  
語見青浦王蘭泉侍郎昶金石萃編跋語中

魏王昶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並爲書以戒之欲  
其顧名思義義方之訓立名之善頗爲後人所師法其後王沈  
卒黨於司馬氏王渾且與王濬爭平吳功父母欲其子弟率教  
不亦難乎

春在堂全書中曲園雜文續卷三有羅景山軍門思痛錄序中有  
云當江浙初定之日曾廡書李少荃爵相同年訪求中興來名



臣名將事實妄思撰著一書備柱下采輯而年踰五十蹉跎未就云云聲木謹案据此曲園太史欲編咸豐間粵匪亂後剿平諸各臣事略有志未竟長洲朱仲我孝廉孔彰撰咸豐以來將帥別傳三十卷續編八卷光緒 年江寧自刊本其書頗合史裁風行一時且能著直筆不盡曲徇人意爲尤善其中如言劉壯肅公銘傳少無賴販鹽爲業拒捕傷人母驚斃李 公成謀少以補釜爲業黃 公翼升鮑武襄公超均少以刺船爲業云云皆以實著不少回護

自明以來選刊鄉會試墨卷以爲揣摩之用者亦有所本唐王棨編唐代場屋程試之文爲麟角集一卷南宋魏天應編宋代場屋程試之文爲論學繩尺十卷均收入四庫是其風已古矣左傳言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云云聲木謹

案晉飢在魯僖公十三年秦飢在十四年然則晉之飢秦能賑之秦之飢晉不能賑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載在王制晉民甫耕一年自顧猶不暇給焉有餘粟以輸秦亦勢理所宜然非盡惠公之罪也惠懷無親外內惡之傳中甚言其辭耳明臣之妻多有上書求代夫死者世間只知有楊繼盛之妻張氏求代夫死而不知夏言妻蘇氏沈練妻張氏均上書乞代夫死義烈之女何盡在明代豈一時間氣所鍾歟

皇朝通志卷之三

一正分室讀文

莫楚齋續筆卷四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長沙鄭芸岡茂才敦曜撰亦若是齋隨筆實卽文集也中有家訓云五倫中最易薄情者莫如兄弟恩不若君父情不若妻子意氣投洽不若朋友而又有父母愛憎之相激田廬財貨之相爭貴賤貧富之相逼而相形婦人讒說之相浸潤是以兄弟怨尤賢者不免云云聲木謹案鄭氏此數語衡情酌理恰欲鑿心字字珠璣道盡世間兄弟之實在情形所以不能盡人友愛之原因最合情理予記之於此願天下後世爲兄弟者務反其言則自敦友愛矣

唐元宗在位四十四年楊貴妃死時年已三十有八卽無馬嵬坡之事亦在色衰愛弛之列其後元宗思念之久願見之切頗爲

已甚以當年天家之尊又值唐室復興之代求一美女豈不能  
得必欲楊貴妃非是則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乎或天生尤物專  
以擾亂唐室非他人所能學步乎元宗親平武氏之亂天下女  
寵之禍又加於其身先後何判若兩人耶貴妃有阿那曲云羅  
袖動香香不已紅渠嫋嫋秋烟裏輕雲嶺下乍搖風嫩柳池塘  
初拂水云云見於

玩其詞意甚爲清麗是貴

妃不獨豐於色且豐於才宜乎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  
一身如白太傅所詠矣

李良年字武曾秀水人撰秋錦山房集廿二卷初冒姓虞名兆潢  
康熙己未嘗荐舉博學宏詞當荐舉時

舉主

以虞兆潢名上故當時荐牘無李良年名實卽一人亦考博學  
宏詞者不可不知也

福建興化府所轄僅莆田仙游兩縣其府志自明宏治十六年三月四川布政使周翠渠方伯瑛修後至我朝同治十年九月迄未重修林太守慶貽覓得周志鈔本重爲刊行溯興化一府自南宋至今僅修兩次首修志者爲南宋紹熙 年至元延祐 年重爲刊行可見修輯之不易刊本之難得若四川成都府河南開封府直隸保定府所領皆十六屬興化僅以兩縣立府可謂因陋就簡矣

建寧朱梅崖廣文仕琇復李郁齋書中有云門人持文來質數年之久積成卷帙堆填几上云云與楊默堂書中有云後進子弟持業相質者紛羅几案間亦宜與決擇是非使之共進於古云云與李廉衣書云持詩文來質者衆一歲中閱古言不過十之一二閱今人詩文乃十之七八也云云聲木謹案据此亦可見

廣文教授之勤文名震耀於一世始能加此其致楊墨堂書中  
又有云遠方間有求文者亦應其須苦無高格配古人云云與  
明歸熙甫太僕有光所云作俗文字亦是命同一慨歎也

年羹堯之後裔因懼禍改年爲生謂係年字倒看世爲江都縣人  
向聞吾師江都徐螯叟廣文言其友生姓自言之如此後見江  
蘇詩徵卷七十六有生雲字霞生號野仙卽其裔也

乙丑二月小時報言日本京都東山文庫中藏日本歷代帝王之  
書翰有貳萬餘封分藏七庫其中最古者爲嵯峨天皇之手筆  
及歷代帝皇之真蹟現仍以舊庫未備爲久遠保存計另建大  
文庫藏之云云卽此一端日本之尊君愛上出於至誠所見過  
人遠矣

上海婦女裝束每隔半年或一年卽一變樣式千奇百怪如入山

陰道中目不暇給乙丑上半年婦女流行之髻有種種不同據時報第貳百伍拾玖號圖畫週刊所載有十二種名目曰水波式垂蘇式處女式平分式鐮刀式斜分式定波式劉海式絞練式圓弧式垂翼式並謂各式隨所生之面配合益增美麗云云真可謂無奇不有矣

光緒辛丑和議告成時建德周懋慎公馥任燕藩奉旨賞加巡撫銜爲我朝二百餘年所僅見先文莊公聞之笑曰此卽記名巡撫也未幾果升任山東巡撫

孟子以有恆產有恆心爲王政之端可見人生治生實爲人生之要務宋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或不悟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宋賈黯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無他語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其門下



客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而謝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豈以黯爲無取耶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多顯宦亦不能不俯仰由是進退多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宦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之輕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賈爲之歎服朱子謂粗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元許魯齋先生謂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我朝陸桴亭先生戒人不可忽視治生喪其生平張楊園先生教人以稼穡爲治生倭文端公仁言治生有道卽是實學友朋中有治生無術以至身敗名裂者云云聲木謹案人生當務之急以治生爲最要亦不獨儒者爲然但儒者每迂緩不解事不善治生歷觀古之名臣賢士莫不諄諄以此爲首務予故彙記之於此以當座右銘

瑞安陳懷孟冲父撰有獨見曉齋叢書其第一種爲辛白論文一卷論共九篇其篇目有曰文性文情文才文學文識文德文時等目只須見其目卽知其深重明季山人之習墜入竟陵公安一派實爲亡國之音同時出書又有杭縣馬叙倫天馬山房叢著中有修詞九論一卷篇目亦九以布置貫串簡潔明顯鍛鍊氣勢美麗變化音節分篇較爲雅飭於文字中甚有研求中亦間有中綮之語可以參觀互證聲木私意竊謂論文之語至國朝而最精論文之人以方望溪劉海峯姚南青姚惜抱吳仲倫曾文正公張濂亭吳摯甫姚仲實九人爲最善雖其所作未必能凌跨古人而論文之精實能超前絕後縱後世有能文之士不能越其範圍也方氏論文無專書散見於文集及古文約選中劉氏有論文偶記一卷南青論文之語散見援鶴堂筆記中

惜抱論文之語大半在惜抱軒尺牘中吳氏論文之語則有古文緒論及文翼二書文翼三卷雖爲吳耶溪茂才鋌所編輯中多其師吳氏之說曾氏論文臆說採摭其語多惜未註明出處蹟近攘善而傳本亦甚稀他人罕見可見文字之歇絕久矣曾氏論文之語有論文臆說未刊薛福成節錄其語入論文集要中實非完書又散見書牘及家書家訓中張氏論文之語散見濂亭文集及尺牘中吳摯甫亦然姚仲實有文學研究法四卷推論亦最精確皆必傳之作也他若林紆春覺齋論文韓柳文研究法二書苦心探討時有一得較之馬叙倫所論功力過之然終不逮九家予之私見如是而已

有以支干名書而實非用以紀年如唐許渾之丁卯集二卷續集二卷續補一卷集外遺詩一卷其曰丁卯者渾別業在潤州丁

卯橋也南宋周密之癸辛雜識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二卷別集二卷其曰癸辛者密所居在癸辛街也

侯官嚴又陵觀察復羣學肆言序例中有言譯此書時吳摯甫冀州猶在見而好之爲立名曰羣學奇佻未達其義弗敢用也云云聲木謹案奇佻卽非常之義羣學奇佻言爲羣學非常之書也

時到光緒中葉可稱季世綱紀猶存名器仍未盡濫也卽衣服器用一項大紅半截身風帽及黃色馬褂平民無人敢服用此猶曰國家定制理應服從也卽如夏日全白長衫及全白短衫褲當時名爲上色非讀書人及老爺少爺師爺不敢用生意人及他人只能穿藍色灰色而已錯用之大家指爲謬妄並云你亦非他們可比何必惹人笑罵又如扇子一項白紙扇團扇亦爲

讀書人及老爺少爺師爺用之他人皆用黑油紙扇此非國家功令也而當時界限之嚴如此可見大衆心目中尙有讀書人及老爺少爺師爺在今則雖高官厚祿旦夕可至尋常視之矣陀羅經被本出於西藏四川省城內極多光緒 年先妣程太夫人棄養時有以陀羅經被進者 先文莊公堅執不允謂此係朝廷功令非奉 特旨賞用不可私用何所取意若在現時固人人可用矣

光澤高雨農舍人澍然予已著錄於桐城文學淵源考中其撰述亦錄入桐城文學撰述考中惟所撰抑快軒文集乙編四十九卷丙編十六卷丁編九卷共三編七十四卷凡文六百十九篇無刊本侯官楊浚字雪滄於光緒丁亥八月廿四日鸞江旅次得門人呂淵甫拔萃徵家藏全帙屬陳莠丞茂才同友錄副至

戊子上元始鈔畢文集前有道光十二年仁和陳善道光元年仲秋建寧張紳二序書用抑快軒自用格紙每半頁八行行廿字板心刊有抑快軒文集五字下黑口刊有冠悔堂鈔本五字楷書甚工整洵屬罕見之本別有抑快軒文集三十卷計文二百廿六篇人家亦有傳鈔本不如此書之完備中有雪滄手鈔先竟先生獨志堂物侯官楊浚雪滄所得善本雪滄等印惜書中缺洪範五論四曰攸好德論李習之文讀序論語私記序金廈二島志序光澤縣志序錄何氏祀事學田二志序醫方集解校刊序答某友書何君質軒象贊何母黃太恭人象贊魁星贊甚德堂文集序退菴文集序榕園文鈔序碧雲山房詩草序憶雲詞序鼇峯文藪序龔節婦傳何淑蘋傳募修玉龍宮引等廿篇皆有目無文詳志其目於此以便後人之得此書者之考查

林琴南孝廉紆先編左孟莊騷精華錄四卷後又編左傳擷華二卷前編左傳中有鄭伯伐許及季平子立臧會二篇後編去之豈果文字有歧異之處不足取耶

吾家中生日之巧者 先文莊公四月十四日 先妣程太夫人四月十五日弟婦卞宜人亦四月十四日賤辰三月廿一日固生姪婦亦三月廿一日亡姬朱宜人與尉兄之陳宜人同歲生均二月初五日陳爲辰時朱爲申時尤巧矣伏生兒九月初七日函生姪與九姪女同爲九月初八日長孫繼會八月廿一日胞姪孫憲會胞姪孫女榮會均八月廿一日晦弟七月十二日其次姪孫宜人卽七月十三日嫡堂兄錫之十一月十四日其長子麟生同生日

鄂陵蘇泉沂廣文源生編國朝中州文徵五十四卷道光癸卯刊

本卷首撰人名氏爵里一卷其中列入李天馥字湘北永城人  
順治戊戌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謚文定撰有容齋集云云  
聲木謹案此卽吾郡合肥李天馥當時以河南永城縣籍中順  
治丁酉舉人故廣文列入河南撰有容齋千首詩 卷詩餘  
卷其子丹壑太史孚青亦工詩撰有野香亭集 卷  
袁簡齋明府枚隨園全集搜羅一家子姓及親友詩文可謂完備  
然猶有未盡者袁香亭太守樹之紅豆村人詩集 卷詞集  
卷已刊入全集中矣太守又有諸子詹詹錄二卷係七十歲時  
所輯其自序謂因閱歸震川先生諸子彙函隨筆摘錄一二語  
以成此書其孫瀛仙明府 刊以行世傳本甚少元和江建  
霞學使標客山左時得是書原本光緒乙未督學湖南善化章  
藻勛寅谷經濟堂重爲刊行不知當時何以未收入其裔孫袁



翔甫明府祖志刊印隨園全集自己之紀載列入全集中轉遺是書益見當時傳本之少矣

兄弟析居俗謂之分家無他名稱也宋范子嚴墓志中謂之析烟立名頗爲典雅稱初娶爲元娶亦見此碑文中皆異聞也

張文敏公照七夕詩有云此夜萬家明月裏幾家思婦獨登樓方覲七夕詩有云盡篋儘教塵網徧三年不上曝衣樓沈文憲公德潛七夕詩有云只有生離無死別果然天上勝人間皆詞旨哀切不忍卒讀當時沈文憲公正賦悼亡所以爲佳予亦有句詩云修到神仙也離別人生何事悵關河詩雖不佳其意或未經他人道過耳

梁武帝捨身佛寺盡人皆知之矣建業實錄言陳後主自賣身於佛寺爲奴宋徽宗受道士封爲教主道君皇帝明世宗師事道

士邵元節陶仲文受其封號梁陳之主本非天子猶可說也宋徽宗與明世宗皆天下一人反受封於縑流以爲榮真理之不可解者

左傳言晉荀吳克鼓而反不戮一人宋史亦言曹彬下江南不戮一人錢塘袁簡齋明府枚深疑之謂彬既克一城豈能一人不戮疑爲誕妄論之誠是聲木謹案不戮一人不當指敵人而言當指所率之軍士而言師皆能用荀吳曹彬之命無一奸旗鼓者故軍士不戮一人較爲近理

聖人神道設教原不禁人奉祀然迷信者終屬中材以下各省廟宇皆有香火最盛之處猶爲愚夫婦所注意如吾皖則九華山江蘇則茅山金山焦山浙江則普陀山江西則許真人廟四川則峨嵋山山西則五臺山山東則泰山湖南則南嶽山河南則

太昊陵隔省人士不遠數千里前來頂禮者猶往來不絕並聞句容茅山道士觀中道士有玉印一方相傳人苟死後衣襟中有此印文鬼必加敬禮愚夫婦信之猶篤每逢三月茅山開廟會一月廟祝以此售錢每印一方至少需制錢伍百文收數頗鉅道士恣爲淫慾光緒二三年間爲蘇撫譚序初中丞鈞培所聞重懲道士封禁廟會提玉印存於蘇州藩庫中其廟中香火後亦漸衰以玉印未歸故也

山東省城內 隅有鍊公祠卽明兵部尙書鍊鉉祠堂地址鄰大明湖城外千佛諸山歷歷在目湖光山色頗爲佳境祠中聯額極多無一善者光緒丁未夏月偶與桐城方子和明府家永同遊指以示明府謂何竟無一佳聯額明府笑而問予何不自作一佳者陳列予謂凡有佳山水處只宜觀覽不宜舞文弄墨不

善藏拙題以聯額自以爲佳實則不佳須知天下之佳山水不過如此卽真有佳處亦非人力所能形容言山水之典故亦不過如此徵引亦未必能怡合卽能徵引能形容亦人人可用處處可移焉能有某某恰合某處使人見而不生厭乎明府深然予言謂爲聞所未聞雖係當時一席話自覺頗有發明因追記錄之於此

國朝焦袁熹字

撰有此木軒全集皆收入四庫其此木軒命

名之意乃取莊子此木也以不材終其天年之語

自

知非用世之人不樂仕進故以此木名軒尤爲恰當

壽陽祁文端公竊藻早年所書之字竊藻之竊字下凹形作乃字形晚年重刊苗夔校本南唐徐鉉說文繫傳四十卷附校刊記三卷流行坊間謂之祁氏說文改正其字體書竊藻之竊下作

凹字形後來琉璃廠中帖估凡遇祁文端公所書字窩字下作凹形者指爲晚年所作其價值比之窩字下作乃形者約多索數金以小半字之微而價值相懸若此然祁文端公當年之字實爲平定張石舟明經穆代筆居多予在京時已屢屢見之祁文端公晚年得宋拓大觀樓帖一本帖之四周左右上下大興翁覃谿學士方綱題字殆徧祁文端公又加題焉洵爲罕覩之物大喜過望因自號觀叟以志喜凡字蹟中有自題觀叟者亦晚年所書也

予往年見劉忠誠公坤一行書字體詫其與明之王文成公行書結體何以相似之甚知其必學王文成公字蹟無疑曾於侍先文莊公時言之先文莊公謂爾言誠是劉忠誠公素好陽明之學又豈特字之一端而已哉又見王文成公行書筆意體

製極似北宋沙門夢英鈔高僧傳叙沙門靜已敕諡禪師述二種乃知古人雖漫不經意之事亦必有所本非率爾而塗也

姚椿晚學齋文集中毛生甫墓志銘言生甫嘗病元史冗漏見錢詹事大昕所爲殘稿因加補輯纂錄異冊數十種未已奔走道路年又限之卒未克底於成云云吳縣沈恩孚元書后妃公主列傳後跋云此書舊附休復居文集後爲嘉定黃氏西谿草廬刊本元和陳梁叔跋云先生撰元書雖未竟按與李申耆書中明言諸表皆定又言成考辨數卷其書當存於家僅以所見后妃公主二傳附文集後云云其後元史改正之稿先入蔣溥徐氏繼歸永康應氏同治初予外舅楊月如先生曾親見於懷甯汪氏寓所蓋應氏弗之寶由書賈挾出傳假者恐此數十年中亦在蕭落之數先生家蓄元代書甚夥其所考辨或當別有發

明而手定諸表隱於萬氏歷代史表外踵增一席度爲鑿心之作無疑顧不獲並永其傳滋可慨耳今其詩文已不多見予所藏者非足本而此二傳幸完好爰錄出編入叢書云云聲木謹案自道咸以來錢曉徵宮詹大昕張石舟明經穆何願船比部秋濤魏默深巖尹源龔定菴銓部自珍喜研遼金元三史及西北輿地厥後李仲約侍郎文田洪文卿侍郎鈞屠太史寄繼之各有撰述傳後爲一時風會所趨遂成專門絕學生甫都尉生逢其時詩文皆冠絕一時毅然以重修元史爲己任幾底於成据沈氏所云原本已在蕭落之間爲真可惜耳

桐城方植之明經東樹撰昭昧詹言十卷續八卷續錄二卷實亦詩話之一種中雖詩文兼論而論文之語寥寥桐城諸老論詩文之語亦錯雜其中尤爲可貴桐城吳摯甫京卿平日最爲推

崇見於與方存之京卿宗誠書中可以知此書之價值矣書云  
植翁昭昧詹言啓發後學不在歸評史記下或乃謂示人以陋  
此大言欺人耳陋不陋在學問深淺學淺雖諷經考史談道論  
性未嘗不陋學深雖評隲文字記註瑣語亦自可貴故鄙論嘗  
謂植翁此書實其平生最佳之作視大意尊聞漢學商兌爲過  
之云云聲木謹案此書於光緒辛卯仲春重刊本附於考槃集  
中聞其家中子孫素昧顯揚吝惜紙工不肯刷印故傳本甚稀  
極爲可惜近年安慶始有排印本流傳亦不甚廣予因吳京卿  
力言此書之善略序其目錄於後此書卷中隱撰人名氏只題  
曰副墨子閻解副墨子者取莊子卷 聞諸副墨子之義卷首  
述指目錄及自記卷一通論詩文後均論詩卷二論漢魏卷三  
阮公卷四陶公卷五大謝附謝惠連顏延之二人卷六鮑明遠



卷七小謝卷八杜工部卷九韓昌黎卷十黃山谷續卷首自記  
並目錄卷一通論專言詩卷二初唐諸家卷三盛唐諸家卷四  
杜工部卷五中唐諸家卷六李義山卷七蘇黃卷八附論諸家  
詩話續錄卷一爲總論七古卷二爲王李高岑李太白杜公韓  
公歐陽永叔王半山蘇東坡黃山谷晁無咎陸放翁元遺山虞  
道園吳淵穎諸家讀者觀於此可以其其大略矣

新城陳碩士侍郎用光惜抱軒尺牘序中有云用光嘗問其體於  
先生先生曰是雖不足言文然必取材於昭明文選及東晉人  
諸帖則其詞雅馴矣云云上元梅伯言郎中曾亮亦爲之序中  
有云姚姬傳先生嘗語學者爲文不可有註疏語錄及尺牘氣  
然則尺牘亦專門之學矣云云聲木謹案据此則尺牘自成一  
體亦非易爲桐城戴存莊孝廉鈞衡當年入都會試曾文正公

從問古文法孝廉以此書受之並謂姚郎中論文祕訣悉具於其中曾文正公得其本精研其學遂以古文名天下並謂生平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列入聖哲畫象記中然則此書固學人所當奉爲圭臬也

廬山在江西德化縣境自西人租其地爲避暑之所草萊盡變爲洋樓廬山真面自從此又變西人租金每年僅壹百兩雖爲牯牛嶺一隅最佔廬山形勢以名勝之山些微之金竟爲彼族所佔勞山在山東卽墨縣境下臨大海風景絕佳爲北五省勝境自德人佔據膠澳亦據爲已有光緒己未春月魯撫楊蓮府制府士驤從魯省紳士之言自往勘之言全山已爲德人所佔修洋樓造馬路培樹木久已視爲己地云云現在青島雖交還中國有名無實徒託空言而已楊文敬公任魯撫時署內本有珍

珠泉爲濟南五大名泉之一其水之上流者粒粒如豆千萬齊湧珠泉之名真爲不忝楊文敬公修屋其旁榜曰珠泉精舍公事圖章則曰泉亭判事頗見雅人深致

吳江沈壽康字覺齋晚號南溪贅叟本諸生壽至九十七計閏則一百歲時東萊呂鏡字尙書海寰武進盛杏蓀尙書宣懷同在上海議商約合詞爲之奏請 恩施奉 旨賞二品封典德清俞蔭甫太史樾春在堂詩編中有沈贅翁百歲詩中有句云乾隆恩例至今延計閏加爲一百年試向天邊看明月已經千百回圓云云詩句佳矣實本南宋人詞中脫化而來

曾文正公晚年每日午飯後喜下棋一二局平日自謂養心棋其石印手書日記自記圍棋幾局是也當日 先文莊公問其幕僚錢子密尙書應溥云中堂日日下碁不日進無已乎尙書曰

棋則日退也 先文莊公未諳棋理驚問其故尙書謂中堂年高望重何人肯與之對手中堂不自知以致愈趣愈下然中堂亦非無碁者偶有人走一好着中堂見而大驚亦必沉思冥想凝神注意逾數時刻得一好着與之足以對壘而後已也云云此聲木當日聞於 先文莊公者敬記於此

光緒甲午秋月吏部以用兵需款奏請開捐舉人一百名每名二萬兩並立章程以一百名爲限逾年報捐者見名冊中只有蔣長椿蔣長松蔣 三人而捐例亦不停而停聲木私謂吏部此舉可謂愚矣

吾郡府城內 隅有地名香花墩者相傳爲北宋包拯舊地上有包孝肅祠其裔孫仍居其中世襲七品廕生以奉祭祀藏有宋代遺像亦不知真僞但文弱如書生面目白皙與世所傳面

黑者大異墩外周以水名包公河產魚與藕其後裔擅其利所產之鯽魚魚背均作黑色與他處不同俗遂故神其說謂爲包公正直所感包公在北宋並無赫赫之名卽令正直立身亦不過名臣而已更非人所難能徒以委巷無稽小說流傳日多以致增其聲價真可笑也

無錫顧景范 祖禹精輿地負盛名當時稱爲絕學撰有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形勢紀要九卷世雖稱爲三大奇書之一實則此書援据浩博辨論精詳切於實用非餘二人所能幾及而長洲沈文愨公德潛國朝詩別裁集中錄其詩並無一字言其精輿地之學豈當時未知其人與書耶

天門胡蘄生中丞聘之任晉撫時撰山右石刻叢編四十卷考辨頗詳確卷中所列石刻有今昔易置者書中皆實指爲今在某

所俾訪古者易於蒐求體例甚善

高士奇所撰之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實爲秀水徐善所撰見於潛邱劄記及勉行堂文集任大椿所撰之字林考逸八卷實爲歸安丁杰所撰見於

及國朝漢學師承記秦嘉謨所

撰之輯補世本十卷實爲陽湖洪飴孫所撰見於史目表中馬國翰所輯之玉函山房輯佚書

種實爲會稽章宗源所

編見於

傅洪澤所撰之行水金鑑一百七十五卷實

爲休甯戴震所撰或云歸安鄭餘慶撰見於

五人皆

盜竊他人撰述以爲己書真撰述中之盜賊也

南皮張文襄公之洞督學四川時所撰輜軒語中有勸刻書說一篇言如歛之鮑吳之黃南海之吳金山之錢可決其五百年中必不泯滅云云自此書出後世人頗篤信其說一時如張午橋

觀察丙炎之編刊榕園叢書吳次簫觀察丙湘之編刊傳硯齋叢書劉聚卿京卿世珩之編刊聚學軒叢書玉海堂叢書貴池先哲遺書終筱珊太史荃孫之編刊雲自在龕叢書對雨樓叢書烟畫東堂叢書藕香零拾盛杏蓀尙書宣懷之編刊常州先哲遺書朱記榮之編刊槐廬叢書徐積餘觀察乃昌之編刊積學軒叢書鄒齋叢書隨菴叢書懷幽雜俎閨閣詞李健甫孝廉國松之編刊集虛草堂叢書皆因張文襄公提倡一言聞風興起者也

常熟翁文端公心存凡遇門人得試差者必告之曰有人放試差夢中遇兩路一碑題曰簪纓累世一碑題曰子孫絕滅次日有賄賂請託者某嚴拒不許次日又夢至其境所走者乃簪纓累代之路並有神告之曰日間之事許則走子孫絕滅之路不許

則走簪纓累代之路云云聲木謹案翁文端公爲先文莊公鄉試座師屢掌文衡家門鼎盛歷代簪纓不絕其訓門人之語可謂明白切至其平生自走之路自不待言可知之矣

日本馬關春帆樓旅館光緒乙未月李文忠公鴻章渡海議和卽駐節於此處事後日本人榜示通衢大書特書曰清國李鴻章談判所以羞辱之光緒年吳摯甫京卿汝綸往日本考查學務路經其地旅館主人乞題榜字京卿沉吟半响卽書傷心之地四字與之最爲沉痛試思除此語外更有何言哉

宣統元年二月陝甘總督升允奏言甘肅固原州屬西鄉回民李生潮生於乾隆五十九年屆今宣統元年現已一百十有六歲二子四孫曾孫五人元孫二人五世同堂合無仰懇天恩俯准旌表出自鴻施云云奉硃批李生潮生於乾隆年間洵爲



罕覲特准旌表禮部知道欽此云云聲木謹案外間壽民壽榜頗有增多十餘年或二三十年以邀恩旨者此爲陝督專摺奏請年歲確實無疑洵熙朝之人瑞以視九十七年計閩加爲一百歲更有議其非確年者不足道矣吾師江都徐蟄叟廣文言揚州城內布店主人梁於光緒年真慶一百歲夫婦並齊眉屆時鄉里中皆欲得壽碗壽布等以爲小兒乞壽卽素不相識之人亦登門送禮不絕意在乞取壽碗等後又逾二年始死以不欲乞朝廷恩施故未邀曠典惜哉

上元梅伯言郎中曾亮所編之古文詞略廿四卷後附詩歌類上下二卷每卷析爲二卷後四卷乃詩歌也古文卽古文辭類纂之簡本詩歌卽古詩選之簡本最便學人誦習卷首第一頁雖有同治丁卯季春合肥李氏校刊十二字板存桂菴亭觀

察嵩慶家蓋卽觀察所刊也

土司名目舊史不詳惟明史始自爲列傳明人有輯正德以前土司官爵世系爲土官底簿二卷此書爲專言土司最早之書見於四庫提要中國朝定制土司職分甚卑見知縣無高位另設矮几以居之其在本地中威權過於督撫凡生殺取予用舍之權皆其所掌儼如三代時之諸侯國家並不過問粵蜀黔桂滇等省之邊境皆有之



莫楚齋續筆卷五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晉受魏禪史策所云優崇之禮一切視黃初故事宋受晉禪齊受宋禪亦然此乃史家毒筆卽孟子出爾反爾之意諺語現世現報之說不特宋得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失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爲元伯顏所大聲疾呼告於

也尤可異者

李煜孟昶雖亡國之君而文采震於當時傳於後世北宋之徽宗南宋之幼主亦復如是汪元量南歸宋幼主及宮人餞之賦詩爲別元量編爲宋舊宮人集一卷刊入知不足齋叢書中其詞華亦江南周后蜀花蕊夫人之亞天道好還無往不復豈獨佛家有因果之說哉

粵捻匪擾亂時吾郡鄉人當日率衆自保壘土城高厚皆丈許圩

外復有濠溝勢如城河亦丈許謂之守圩子不意南宋時已有之可見吾郡之輕文重武自古已然南宋之初金兵南犯廬州盜起郡人王之道率鄉人據險共保城賴以全之道字彥猷自號相山居士宣和六年與兄之義弟之深同登進士後官至湖南轉運判官撰相山集久佚武英殿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編爲三十卷以上見四庫提要

譚左羽授徒於某氏主人有聲樂之好歌板師食單豐於書塾譚不平朱竹垞太史彝尊寓書曰君子以類族辨物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自審其分處焉娶妻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買妾則百金落營妓籍則千金流愈下直益高食單之豐譬以魚飼貓肉餵犬於兄何損云云右見茶餘客話予謂太史此書真通儒之見達人之論也天下之邪正是非輕重倒置者多矣

若一二以權量衡之欲其不失銖黍難矣但能不失其在我一切悠悠毀譽種種禍福只好聽天由命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唐時升字叔達嘉定人師事歸熙甫太僕有光得古文正傳詩才頗雅健文則含咀經史盱衡時局不爲疎闊無當之言應俗文恥爲諛詞每不當人意深得立言之旨撰有三易集二十卷刊入嘉定四先生集中三易者取梁沈約語謂易見事易識字易誦讀三者雖唐宋八家宗旨亦以文從字順爲主無以艱深文淺陋者唐氏取三易以名集誠能示天下以古文準則也

盧廷簡字子閑江都人順治乙未武會元江都王 茂才豫錄

其詩二首入江蘇詩徵卷二十於震字亦川丹陽人武生撰有亦川詩鈔 卷江蘇詩徵錄其詩七首入卷十九聲木謹案二人皆以武生工詩真我朝文德覃敷無人不受薰陶之效曹景

宋不能專美於前矣

宜黃黃秩模正伯編輯國朝閨秀詩柳絮集五十卷補遺一卷續編一卷又續編一卷咸豐三年八月初四日自刊本所錄名氏壹千玖百叁拾捌人補遺錄伍人續編錄伍人又續編錄叁人所錄名氏前後皆依韻編次以便緝閱所撰篇章雖未必盡當統計所錄已壹千玖百伍拾壹人搜羅亦云繁富在閨秀總集中可稱完備惟其中錄及青樓中人實爲全書之玷按之閨秀二字亦殊爲未合不得以全唐詩爲例想係平日中袁簡齋明府言論之毒故爾淆亂黑白不能顧名思義若此

甲子十二月廿四日第一百十一號東南晚報內載王揖唐

庚致王鏡珊訊中有云近頃士風不靖名家子弟易入歧途有嚴師保以教督之先入爲主慎植初基涉世以後或不爲邪說

設行所轉移社會中多一規矩人國家即收一分甯謐之效其機至捷其用至廣而要皆自閩右塾序中來也云云聲木謹案不意當此時勢猶有知教子從嚴慎植初基之理真衆鳥啁啾難得一鳳之鳴矣

師友詩傳錄一卷國朝郎庭槐編續錄一卷國朝劉大勤編二人皆學詩於新城王士禎各述其師說以成其書郎錄中士禎之語或鈔出別行名漁洋定論劉錄亦有本別行名古夫子亭詩問實皆一書今附存其名不別著錄云云語見四庫提要中聲木謹案東吳惠定宇徵君棟箋註漁洋山人精華錄卷首採用王文簡公書目詩問與師友並列以未見師友錄與詩問之故不知詩問即續錄故妄列爲二書也

乾隆間四庫書共寫六份惟留京之一份校對詳細無大漏落至



分駐各處之五份則以寫官厭倦復無人督率致多刪減官事  
草率大率如此云云語見芻言報廿一號聲木謹案四庫全書  
藏於大內文淵閣者皆係各省採進及各家私藏之本其餘六  
閣之書皆依此本繕寫穰卿主政康年所言留京之一份校對  
詳細無大漏落或指藏於圓明園內文源閣者而言然早已燬  
於英人其餘文津文匯文綜文瀾四閣藏書確有此病甚至有  
全部每頁只鈔外面數行字以便翻閱之用者新建夏劍丞直  
刺敬觀曾親見之藏於盛京之文溯閣者較爲整齊現擬印行  
此本當時鈔錄四庫藏書全份需費紙墨工資共叁萬金見於

亦久忘其名矣

唐李商隱自編樊南甲乙集流傳之本甚罕而四庫提要中稱其  
久佚矣聲木謹案湘潭葉煥彬吏部德輝觀古堂彙刻書目中

有絳雲樓書目補遺一卷中有李義山商隱樊南甲乙稿二十卷是國初時仍有流傳之本惜乎絳雲一炬都成灰燼流傳之本愈罕人益難見遂誤以爲久佚矣

選本古文首錄經書實自宋真德秀編文章正宗選錄左傳國語始選本詩之有評語實自唐殷璠編河岳精靈集始點定他人之詩實自唐元結編篋中集始校刊詩社之詩實自唐芮挺章編國秀集始選詩兼載諸人小傳實自唐姚合編極元集始均見於四庫提要中予彙記之於此

廣西存書總目中有國朝王士禎手鏡一卷言湖北書局刊本聲木謹案王文簡公士禎全集中確有其名蓋摘錄居官條規書與其子者書久不傳未知刊行與否湖北崇文書局書目中亦久無此書不知何以見於廣西存書總目中又言有湖北

書局刊本也

唐段公路撰北戶錄三卷其註題登仕郎前參軍龜圖撰收入四庫者不知何以無註家之姓提要遂疑其公路之族聲木謹案仁和朱修伯侍郎學勤結一廬書目卷二於北戶錄下註明崔龜圖註云云乃影寫宋刊本舊刊本之可貴如此

自明以來與西人易市西士遂來我國繙譯書籍刊布坊間近人王韜所撰之泰西著述考一卷梁啓超所撰之西學書目表三卷附一卷徐維則顧燮光合撰之東西學書錄 卷附 卷搜羅頗備而各書中從未言及明人已有此種撰述聲木謹案仁和趙魏竹崦莽書目中載有韓霖撰西士書目二卷是當時確有是書後世確有傳鈔之本以王韜之自負淹雅乃竟疏陋若此甚矣博洽之難也

吳縣惠定字徵君棟選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二十卷卷首所刊王文簡公士禎零種撰述及新城王氏家集書目臚列頗詳以聲木考證猶有未盡者姑就刊本而論則有西樵考功之炊間卮語二卷皆詞集刊入司勳五種集中讀史蒙拾一卷二書皆收入四庫此王氏家集中所當補者王文簡公所口授新城何世璠所述之然燈紀聞一卷王文簡公所自定之律詩定體一卷七古平仄論一卷皆有刊本此王文簡公撰述中所當增者卽徵君所列王文簡公撰述及王氏家集分已見未見二類實則所云已見者亦未必能見特英雄欺人之語譬如西樵考功之然脂集據其弟王文簡公士禎跋西樵年譜後云先生著書惟然脂集二百三十餘卷條目初就云云明言其書未成後來池北書庫書雖散出考功原稿亦不知流落何所未見於他家

著錄徵君何由得見是書二百三十餘卷之原稿坊間所刊行者僅然脂集例一卷爲例僅十條歛縣張來山 潮刊入昭代叢書中徵君因得見此例遂含混列入理應著明曰然脂集例已見不應云全書也

山東鉅野縣某地有穠芳亭三字石刻据寰宇訪碑錄卷十言此乃正書無年月縣志載穠芳二字妓女謝天香所書王維翰續書亭字如出一手王謝遂爲夫婦云云又言維翰舉金大定間進士故列大定之前云云聲木謹案此真金石中一段風流佳話絕無而僅有者也

今世流傳俗語大都皆有所本錢氏大昕撰恆言錄六卷翟氏灝撰通俗編三十八卷林氏伯侗撰古諺箋十卷實只四十餘頁趙氏翼撰陔餘叢考四十三卷梁氏同書撰直語補證一卷皆

引據經史百家考證詳矣然予謂俗語所本未必在於經史百家庸俗書中最易流播鄙夫俗子目所能開口所能言耳所能聞即可互相傳播予觀近人所傳俗語大抵在於牙牌靈數中此書雖不知始於何時而吾國本神道設教因此書字句稍覺雅馴且清淺易明是以幾於家有其書初不過以爲問卜之用久之其書中清淺之語遂流爲俗語矣予偶加瀏覽卽以吾鄉所傳俗語記其原文於下十六言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十四言如平陽有路無人問直到山窮水盡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庸醫殺人其奈何一誤再誤胡爲乎積勞始信閒爲福多病方知健是仙漏屋更遭連夜雨破船又遇打頭風自古癡人有癡福羨他終始得安康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十二言如求人不如求己他鄉

何似故鄉十言如局中一着錯輸卻滿盤棋閒時不經營佛腳  
抱何益喫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百藝儒爲首儒爲席上珍行  
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異姓雖相愛何如手足親八言如稱心  
如意無往不利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生男勿喜生女勿悲東西  
南北無往不利苦盡甘來漸入佳境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言語  
無謂面目可憎有始無終不能成事是是非非切不可管弄巧  
成拙得不償失先否後泰由難而易有伸有屈能發能收將上  
不足比下有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七言  
如功名富貴不由人一路榮華到白頭時來風送滕王閣蠹魚  
三食神仙字東西南北皆如意近山望見遠山高千里姻緣牽  
一線人心不足蛇吞象不如意事數偏多太公八十遇文王六  
言如滿招損謙受益上山易下山難天下事尙可圖五言如有

志事竟成一步高一歩四言如尾大不掉否極泰來逍遙自在  
吉人天相破鏡重圓朝秦暮楚積玉堆金聽其自然安分守己  
事情無定存心忠厚喜氣重重一箭雙雕凡事謹慎不如守舊  
欲上不上樹大則陰一事無成五鬼鬧判望梅止渴淘沙得金  
云云凡此諸端皆俗語所本此予之私意如此

世俗年老續娶女家慮有他虞多與冰人約定於某處一見婿面  
始能釋然疑解暢然意滿續娶之人又慮事或無成多費周折  
每陰約年少修整者冒名往見女家往往受其愚終至親戚因  
此不歡夫妻因此失和比比皆然殊爲人心風俗之害而不知  
此等陋俗自北宋已然

言祖無擇晚娶徐氏徐氏  
必欲相其人無擇貌寢恐不得當同舍馮京丰姿美秀乃諭媒  
妁俟馮出門經過徐居曰此祖學士也徐窺竊喜甚成婚始悟



其非竟以反目離婚云云据此則此風由來以古矣

世俗有流傳之詩膾炙人口誤以他人名之者如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年身早死一生真偽有誰知此白香山詩也流俗誤以爲蘇文忠公又如人皆生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吾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此蘇文忠公詩也流俗誤以爲袁簡齋明府斷句如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此元人楊奐詩也流俗誤以爲王鳳洲又如萬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幾見月當頭此明人朱存理詩也見野航詩稿中流俗誤以李太白皆模糊影響之詞也

儀徵阮文達公元開府兩廣蒐輯國朝漢學專家解經之書編輯皇清經解一千四百卷刊於學海堂甄錄精審網羅繁富允爲大觀聲木謹案是書謀始於道光元年阮文達公初欲以屬江

都江鄭堂茂才藩厥後總司編輯者實嚴君厚民王韜遂謂若是書果成於江君之手其條分件繫去取判別體例當較之現行之書爲善云云殊不知是書經始當時已定名爲經郭阮文達公本欲以闕縣陳恭甫太史壽祺任之江之與嚴是不得已而思其次其未能盡治人意職是之故太史所撰左海文集中有上儀徵阮夫子請定經郭義例書中略謂公將於九經傳註之外裒集古說令壽祺與高材生共纂成之謹依擬條例撰略呈覽蒐輯經郭條例其大端有十一曰探原本以經解經厥義最古如三傳禮記所引易書詩爾雅所釋詁言訓是也二曰鈎微言奧訓眇辭注家闕略如說文所解廣雅所釋是也三曰宗大義發明指歸會通典禮如荀子之論禮樂董子之論春秋史志通典之歷議禮議服議是也四曰存古禮三代遺制周人能

言如左氏傳之稱禮經小戴記之載雜說是也  
京家法殊塗同歸載籍既湮舊聞僅見如史記  
說白虎通引經多今文說漢書五行志多三傳  
異義多石渠議奏之說是也六曰證傳註古  
間出異同皆有依据如毛傳之合於雅詁鄭  
也七曰通互詮一家之說或前後參錯而互  
通諸註差互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之別三傳  
辨勦說晉代註家每摭拾前人而不言所自  
本於王肅杜預左傳註之本于服虔郭璞爾雅  
是也九曰正謬解大道多歧習非勝是實事  
易之象數明則輔嗣之系宗可退書之訓詁  
可排是也十曰廣異文古籀篆隸易時遞變

同如說文之古文玉篇之異字漢碑之異體經典釋文之異本是也統諸十端囊括古今誠六藝之潭奧衆論之苑囿云云後仍有條例廿五條已見左海文集詞繁不載据此則皇清經解爲後來所定名稱世人罕有知此故事者故錄其大端如此

光緒年間華人聞西人謂世人講衛生之術壽可至百餘歲頗多信之素食者聲木謹案卽以我朝而論近世之人已有年過百歲見於著錄彰彰可考聊舉其記憶者十人錄之乾隆年間衡陽民湯雲山壽至一百四十三歲後越廿餘年始死是一百六十餘歲嘉慶時宜山民藍祥年一百四十二歲均見養吉齋叢錄中道光時廣東陸雲從年一百三歲應會試 恩賜國子監司業銜語見養吉齋叢錄及吳仰賢小匏菴詩話道士邢中山年百歲見周亮工書影張世恩年百歲見郎潛紀聞三筆粵東

劉作菴壽至百齡見莊培因虛一堂集有一老人年一百六十  
三歲子百三十歲孫九十七歲船幟書天下第一老人見盱眙  
王蔭槐續廬詩鈔中有老人詩涇陽李半仙本大興人雲游海  
嶽得養生術年可一百四五十許見王昶蒲褐山房詩話吳江  
沈明經壽康年至百歲見春在堂詩集甘肅固原州屬西鄉回  
民李生潮年一百十六歲陝甘總督升允爲之奏聞奉 旨特  
准旌表見宣統元年二月政治官報

儀徵阮文達公經術淵深撰述宏富當時負海內重望爲昭代名  
臣平生撰述皆已刊行於世獨晚年約在六十歲後又撰有三  
家詩補遺三卷以補深甯王氏所未備阮文達公在時未及刊  
行故世間罕有知之者卒後手稿散出流落於北京琉璃廠書  
肆中爲湘潭葉煥彬吏部德輝所得同邑李洛才 智儔刊

入崇惠堂叢書中吏部復爲刊入觀古堂彙刊書中此書乃得大顯於世言三家詩得此一大家固非後來撰述所可掩也衡陽彭剛直公玉麟小姑山磨崖詩有十萬雄師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姑回之句久已膾炙人口今人筆記多詆其虛冒他人之戰功以湊成一己之詩料卽非彭剛直公然終不能指出爲何人之功亦一憾事聲木謹案義甯陳伯嚴吏部三立爲陳佑民中丞寶箴之子家世舊聞且隨侍其父官湖南巡撫聞見自確然可信所撰散原精舍詩集中有江上小姑山雜詩自註云昔年攻復九江諸郡縣楊公岳斌功最多自彭公玉麟有彭郎奪得小姑回之句世遂專以推彭而楊公亦嘗笑語人曰雪琴解賦詩因得獨專其名云云觀楊公岳斌憤慨不平之言讀之亦可知其大凡矣

記事本末體例創自宋袁樞踵其後者遞相祖述良由端委明晰  
便於觀覽予獨怪撰左氏傳紀事本末者前後共有四家之多  
宋章冲撰有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五卷明傅遜撰有左傳屬  
事廿卷國朝高士奇撰有左傳紀事本末五十三卷熊爲霖撰  
有左傳紀事本末十四卷皆有刊本行世殊不可解中惟高書  
流行最廣餘皆不及陳道亦撰有左傳紀事本末 卷未刊  
語見凝齋先生遺集中四庫提要言唐劉知幾作史通敘述史  
例首列六家總歸二體自漢以來不過紀傳編年二法乘除互  
用然紀傳之法或一事而複見數篇賓主莫辨編年之法或一  
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樞乃自出新意因司馬光資治通鑑  
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爲標題每篇各編年月  
自爲首尾始於三家之分晉終於周世宗之征淮南包括數千

年事蹟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了然遂使紀傳紀年貫通爲一實前古之所未見云云簡明日錄又言溯其根柢實則尙書每事爲篇先有此例云云然則樞之此體雖創實因矣

今人贈遺物件莫不曰土產蓋各以本地土產爲贈送之品聲木謹案此乃大背於古人贈送之禮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杜註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己所貴示損己而不爲彼貨利云云近人各以土產爲贈是欲無損於己而彼得爲貨利習俗相沿牢不可破卽此一端可見古今人用心之厚薄有不可以道里計者矣

山陽閣百詩太史若璩博綜問學爲國朝漢學專家其所撰述久



已刊行昭昭在人耳目者則有尙書古文疏證八卷毛朱詩說

卷四書釋地一卷續一卷又續二卷三續二卷孟子生卒年  
月考一卷校正困學紀聞廿卷潛邱劄記六卷眷西堂文集

卷詩集 卷而日知錄補正 卷閻氏碎金 卷二書雖當時

確已刊行傳本未見聲木謹案山陽縣藝文門內著錄太史撰

述尙有續朱子古文疑 卷喪服翼註 卷孔廟從祀末議

卷宋劉攽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遺事 卷博湖掌故 卷

皆從未見他家著錄者故錄之於此

盤亭小錄書目予於合肥劉壯肅公銘傳行狀中見之未列卷數

初意疑爲劉壯肅公久於兵事必多言咸同間勦平粵捻各事

足供考證訪求未獲後無意中遇之寥寥僅十四頁同治癸酉

春季刊江舟次刊本內容爲翻刻歸安吳平齋觀察雲所撰號

季子盤銘考六頁增入英翰序徐子荅薛時雨二記及自跋各二頁武人附庸風雅大率如此聲木謹案此盤出於道光年間常州徐燮鈞宰鄆縣時得之於陝西鳳翔府寶雞縣虢川司地載歸其家遂爲常州著名彝器文字古雅確爲西周時物歷見諸家著錄無疑其贗者一時好古之士如陳壽卿介祺呂堯仙侄孫張石洲穆翁叔均大年瞿珍之樹寶皆有考證吳平齋觀察合諸家考證而折衷之撰釋文一篇刊爲專書粵匪之亂陷於賊中同治甲子四月克復常州劉壯肅公得之於僞護王府中已淪爲飲馬之器此盤遂復顯於世光緒末年金石字畫盛行於時彝器爲尤甚專以此爲夤緣差缺之用易其名曰貢獻南北洋已爲淵藪此盤亦幾於爲人所利用後以宣統辛亥之亂得以保存聞今已藏於劉氏宗祠中明示鄉人作爲廬州公

物此後或可保守矣

史言秦趙高指鹿爲馬以欺二世二世曰丞相誤矣此鹿也非馬也云云聲木謹案新城王文簡公士禎居易錄云明德藩端王於白雲湖得一馬鹿形每宴則列於筵前負八寶盤云云慈谿葉守之愚耳學錄云韓非子云馬之佳者似鹿天下有百金之馬而無百金之鹿則馬固有似鹿者趙高此舉亦非盡出鑿空也云云据此則本有馬似鹿者趙高指以示二世正以見其譎張爲幻確爲小人

南宋洪文惠公邁容齋四筆中有云舊傳有詩四句誦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續以失意四句曰寡婦携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此二詩可喜可悲之狀極矣云云聲木謹案失意詩

現已失傳得意詩今人無不知之者流傳之久逾七八百年亦可怪矣今人於得意詩四句下每句各加二字卽雨雹索債石女藍榜八字本得意改爲失意詩似更耐人思索也

左傳言晏子論陳氏得民之由曰其或煥煦之則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云云聲木謹案左氏此語大可玩味民當困苦之際不需給一粥一飯半絲半縷而僅煥煦之亦不過如慰勞而已而民卽愛如父母歸如流水又左傳言楚莊王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附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夾襪言語之感人如此曹操殺楊修之後見彪問曰何爲瘦之甚彪曰愧無日磾知人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雖以操之奸雄不能不爲之改容則言語之感人深矣

江都蔣叔起方伯超伯所撰南潛楛語中有云坊刻叢書有曹鄴

梅妃傳事迹不見於史殆杜撰耳或云粧樓記有之然粧樓記亦無稽小說非張泌筆也聲木謹案 欽定全唐詩中有云梅妃卽江妃唐元宗因其好梅戲名爲梅妃詩中有梅妃謝珍珠詩元宗亦有題梅妃畫真詩班班可考不得以不見於史爲疑四川出一種蟬蛻花生於馬邊雷波蠻人所居山中與內地蟬蛻大異蟬之頭頂上間有一二絲絲上如樹葉數瓣或如絨球式皆極小蟬蛻之腹中不如內地之空明可鑑相傳蟬至秋間不能蛻衣自急則生花於首雖名曰花實無花形治目中有瘡翳甚善可煎湯服之廿四史通俗衍義云能治小兒瘰癧又已瘡皆不知驗否蠻地中又生冬虫夏草一物相傳夏則爲草冬則其根變爲蟲居土中有掘出以爲藥餌者聞其性甚烈屬於純陽只可爲藥中助火之用用之者亦甚少卒以路遠亦頗罕見

光緒末年上海報章登有告白言有新發明茶葉枸杞根所作名爲杞元茶而不知此製由來已久枸杞根與芋本可製茶聲木謹案明陳繼儒茶董補云茶之別者有枳殼芽枸杞芽枇杷芽皆治風疾又有皂莢芽槐芽柳芽乃上春摘其芽和茶作之故今南人輸宮茶往往雜以衆葉惟茅蘆竹箬之類不可入自餘山中草木芽葉皆可和合椿柿尤奇云云据此則能爲茶飲者多矣今皆不傳惟柳葉茶外間相傳飲之可治不服水土之症吾鄉農民大半採山搥葉爲茶飲之亦無他異此古今異宜也錢塘袁薌亭太守樹紅豆村人詩稿中有悼韓姬詩內有句云半世春風無限恨十年明月幾回圓並自註云姬年十七來歸二十八而卒云云予最喜誦之以其僅得十四字中具無限淒涼感慨傷心人不能卒讀也

同治年間合肥李文忠公鴻章招集洋將戈登等別立一軍名曰常勝軍後以之攻擊粵匪屢著戰功初以爲當時立名之意但取常勝二字爲吉語未必師法古人也聲木謹案南宋岳珂程史中有云宋有遼之降將郭藥師統其卒曰常勝軍怙寵負衆漸桀驁不可馴云云是常勝二字用之於客將爲宜當時命名與北宋時竟暗合道妙

自光緒末造種族革命之說興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遂至釀成宣統辛亥之變而清社易屋論者遂謂種族之見創自泰西流被東瀛四十年內其說盛行於時不知此種心理其淵源早發見於三四百年以前是當時之人早已有此心理其與近世相應者蓋亦有故我朝入關之後禁忌各書檢查燬滅尤甚嚴難保無流入東瀛者東瀛得以因之鼓盪中國人心助成其事明

王洙所撰宋史質一百卷約在正德之時而四庫提要言是編因宋史而重修之大旨以明繼宋非惟遼金兩朝皆列於外國卽元一代年號亦盡削之而於宋益王之末卽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稱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統大德三年以太祖之曾祖追稱懿祖恒皇帝者繼之延祐四年以太祖之祖追稱熙祖裕皇帝者繼之後至元五年以太祖之父追稱仁祖瀆皇帝者繼之至正十一年卽以爲明之元年且於瀛國公降元以後歲歲書帝在某地云仿春秋書公在乾侯綱目書帝在房州之例云云此等議論識見實千古所罕見罕聞不謂王洙竟公然以之改削史書刊行於世王洙一人之私見決不敢如此想當時輿論已有此說王洙更推波助瀾著書立說以申明之亦可異矣

新城王文簡公士禎清談錄云明無錫黃公祿善方脈而能詩嘗



詠雪毬云六花平地捲成球不待雲斤月斧修萬古太陰深合處一團元氣未開頭金盆忽送來瑤島銀索難將掛綵樓只恐明朝易銷歇長江滾滾逐東流人稱爲黃雪毬云云語見無錫金匱縣志卷四十邑人秦澹如觀察等所修光緒辛巳刊本聲木謹案王文簡公撰述見於惠氏註本臚列頗詳並無此書秦氏修志亦必有所本並非鑿空故錄之於此不特補惠氏所不及亦輯詩話者所宜增入也

范欽字堯卿號東明鄞縣人明嘉靖

進士官兵部右侍郎喜

購舊本書籍建天一閣以藏之以此遂名聞於天下後世自明季迄國朝歷年三百書籍遭粵匪之亂雖十亡四五其閣終存宣統辛亥以後復又散出多種閣中仍餘書不少古云士食舊德農服先疇若范氏之天一閣足以當之而無愧其天一閣命

名之義大衆以爲取天一生水之義或取莊子寥天一之義而不知皆非也聲木謹案天一閣碑日記中有云閣之初建也鑿一池於其下環植竹木然尙未署名也及搜碑版忽得吳道士龍虎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公所書而其記於其陰大喜以爲適與是閣鑿池之意相合因卽移以名閣云云是其命名之義專取一石刻而名之也



莫楚齋續筆卷六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自光緒戊戌己亥間河南安陽縣西五里小屯本爲殷武乙之墟  
洹曲崖岸爲水所齧土人得龜甲牛骨上有三代文字先爲福  
山王文敏公懿榮所得光緒庚子王文敏公殉國難所藏悉歸  
丹徒劉鶚上虞羅叔韞監督振玉復派其弟振常與妻弟范兆  
昌親往其地購之居住數年所得數拾萬片其文字確爲三代  
所用實爲中國文學一大關鍵近人以鐘鼎文及說文字釋之  
雖言之成理不足憑也然舍是之外又別無他法謂之成一家  
之說則可若謂古之龜甲牛骨文字卽如是解釋終出於臆斷  
何也說文出於西漢已非周秦文字又况能必周文同於殷文  
殷文同於夏文夏文卽唐虞文字乎何況古人分國文字未必

盡同然延紀事與草野有別土語方言更異乎尋常即使文字  
相同而訓詁亦異今生於數千年以後遙視數千年以上之文  
字謂確爲某某能乎不能三代鐘鼎文字千不存一其見於後  
世者亦真僞雜糅依式仿鑄者爲多筆畫亦不能無悞卽宋人  
考釋金文已覺模糊影響今又距宋數百年屢經喪亂文獻無  
徵書缺有間焉能有真實依据以考釋文字夫唐人歌詩之法  
至宋已不傳宋人歌詞之法至元又不傳雖以姜夔白石詞中  
有旁記節拍如西域梵書狀者後人亦不能通其說宋之於唐  
元之於宋尙且如此何況數千年以上乎直囁語耳

長洲彭尺木進士紹升撰文集名曰二林居集觀者不解所謂蓋  
其生平慕高忠憲之學劉遺民之入廬山忠憲講學地名東林  
廬山遠公社亦名東林此二林之名之所由起實合儒釋爲一

之意此所謂理學家別派是也

李世熊字元仲甯化縣人撰有寧化縣志七卷頗盛行於世前有康熙二十二年甯化縣令三韓祝煥章明府文郁序中有云本邑有耆舊李君元仲者隱居百里外土室不入城市者四十年云云聲木謹案福建濱海本水鄉地焉有土室如山陝高原等處者可比祝明府序中又明言之諒非虛語誠異事也

徐柱臣字題客諸生崑山人

相國乾學之族孫袁簡齋明府

之親家少負才名工度曲論音律不失分判吳下老伶工時求其正譜自以爲不及平居狎客歌郎座間常滿實敗家子弟之最不肖者不知何以隨園取爲親家豈薰蕕同氣有感斯應捷於影響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乎

五代同堂在民間已不易見况天家乎我朝 高宗純皇帝親見

五代真天家之盛事可謂空絕古今當時彭侍郎元瑞曹侍郎文植奉命檢四庫全書古來見元孫者有幾據奏自唐迄明僅六人彭元瑞恭和御製詩中有云六逢唐宋元明代疊衍來曩仍耳人可謂難矣若王世芳字芝圃臨海人年四十始補博士弟子員乾隆辛巳蒙恩授翰林院侍講年已一百十二歲自紀詩有云身歷四朝沾浩蕩眼看七代長兒孫平時壽榜年歲全虛各省監臨可以命人代添若王太史身歷四朝眼見七代享壽一百十二歲決無虛偽七代同堂更千古所希有益覺空前絕後非我朝累代重熙感應天和焉有此人瑞也

湘鄉曾文正公國藩工古文學在國朝人中自不能不算一家無奈後人尊之者太過尤以湘人及其門生故吏爲尤甚言過其實蹟近標榜亦非曾文正公本意實則曾文正公古文氣勢有

餘醞釀不足未能成爲大家亦以奪於兵事吏事不能專心一志致力於文亦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亦不必曲爲之諱也久懷此念不敢告人頃閱杭縣馬彝初

敘倫天馬山房文集中

有云曾氏之文所學不充不能深其文云云富陽夏滌菴

震武亦云姚姬傳之文非曾滌生敢望云云又閱閩縣林琴南孝廉紆文微中有云歸震川有文無題曾滌生有題無文自註云昭忠祠記類皆是云云皆不失爲知言之君子曾文正公文集中如昭忠祠碑等類有

篇之多爲宇宙間絕大題目曾

文實不能稱題無怪馬夏林諸公言之嘖嘖故續記之於此

新城王文簡公論詩絕句中有云中興高步屬錢郎拈得維摩一瓣香不解雌黃高仲武長城何意貶文房云云聲木謹案中興間氣集二卷唐高仲武編提要云仲武持論頗矜慎其謂劉長



卿十首以後語意略同落句尤甚鑒別特精而王士禎論詩絕句獨非之蓋士禎詩修詞之功多於練意其模山範水往往自歸窠臼與長卿所短頗同殆以中其所忌故有此自護之論耶云云惠棟註本甚淵博獨遺此條予故爲之錄出補註於此

光緒甲申修刊順天府志一百三十卷附錄一卷當時南皮張文襄公之洞爲總纂撰有修書略例明確的當洵屬通人之論其第廿六條云每卷標纂書人名氏於大題後行書成照例復註云某縣某人纂云云聲木謹案此法最善一以觀各人之筆墨一以驗各人之勤惰後之讀志者有所取資實良法也

吾鄉婦女光緒廿餘年以前不穿裙不能出房門雖上竈燒火洗衣拾柴亦必拖裙裙可補可舊不可不穿抬父母靈柩夫役臨行時孝子先須向之叩頭意謂請抬上人要小心上人亦吾鄉

父母俗稱現在此等古風久已撕滅淨盡矣

甲子冬季据小時報云日本使館調查中國公私學校經費總額全年爲伍千玖百肆拾貳萬肆千伍百陸拾柒元而全年軍費爲壹億捌萬萬零伍百萬元以百分計算前者僅佔百分之叁又貳後者竟佔百分之玖拾陸又捌其相差可謂豪矣云云又据中華教育改進社云調查最近全國學生統計共有陸百捌拾壹萬玖千肆百捌拾陸人內計小學生陸百陸拾萬壹千捌百零貳人中學生拾捌萬貳千捌百零肆人大學生及專門學生叁萬貳千捌百捌拾人云云中國戊戌變政以來擾亂紛更已三十餘年所培植之學生僅此而已

杭州吳布衣彭年題天津邵烈婦詩中有云蝴蝶有情同出夢鴛鴦到死不分飛云云詩見冷廬雜識聲木謹案此詩格雖不高

而措語甚爲悽麗故錄之

予見儀徵吳讓之

熙載字册後有自跋云余幼讀讀彭澤詩

論詩輩皆稱其澹遠謂唐韋蘇州詩源於此服習者亦止尙其  
田家諸詩三十歲時臨東坡帖西田穫早稻詩跋云彭澤有大  
不得已於中者乃悟從前所聞皆皮相語彭澤語氣正同潘黃  
門閒居賦序後見慎伯質問師云骯髒開少陵是從來說陶詩  
者所未解余乃服膺斯言而信者絕少守吾世兄以素册屬錄  
附記此說云云聲木謹案此說發前人所未發包氏藝舟雙楫  
中亦未載入故錄之於此以爲讀陶杜二家詩者之指南  
嶺西爲古文學者呂月滄朱伯韓龍翰臣及王定甫通政號四大  
家定甫獨無桐城末派之弊嘗服膺包希仁故更今名跡其敢  
言伉直殆不愧笑比河清之目云云語見邢士端藥禪室隨筆

聲木謹案嶺西言古文學夙從上元梅伯言郎中曾亮講論者  
 尙有彭昱堯字子穆平南人道光庚子舉人撰致翼堂文集廿  
 卷詩集四十卷唐啓華原名岳字子實臨桂人 舉人

撰涵通樓文集 卷詩集 卷復編涵通樓師友文鈔九卷附  
 詞三卷皆桐城文家之卓卓者已詳見桐城文學淵源考中

書之有衍義體始於宋之真德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厥後明  
 邱濬繼之撰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國朝強汝詢更撰大學  
 衍義續七十卷宋之寇宗奭撰本草衍義二十卷刊入十萬卷  
 樓叢書 撰本草衍義補遺 卷見杜文瀾古謠諺卷首  
 張璐撰千金方衍義三十卷明夏良勝撰中庸衍義十七卷江  
 西書局有重刊本我朝 欽定之書則有內則衍義十六卷孝  
 經衍義一百卷此外張有譽撰孝經衍義六卷見無錫金匱縣

志 撰周易衍義八冊見振綺堂書目玉鑿撰聖學入門  
書衍義十二卷見續碑傳集呂夏音撰律呂新書衍義一卷見  
善化劉氏算學書目湯仲謀撰握奇衍義一卷見薛熙明文在  
狄敬撰尙書衍義 卷見郎潛紀聞三筆某某撰詩經衍義合  
參八卷 撰小學衍義 卷羅忠節公澤南撰人極衍義  
一卷刊入羅山全集中 撰孟子衍義 卷姚紹崇撰論  
語衍義十卷姚氏居於益陽胡文忠公林翼戎幕中與胡文忠  
公講論所成以胡文忠公學問文章勛業卽偶爾講論之語實  
中多精確不磨之義當視爲胡文忠公遺書此書鏤板已久惜  
傳本甚稀湖南坊間尙難購得他處更未之見故略記崖略於  
此曾文正公家訓中言衍義之體卽類書之體真德秀之大學  
衍義卽類書也云云殊爲的論但體例微有不同曾氏究其大

體言之耳又元胡震撰周易衍義十六卷見陳徵芝帶經堂書

目

明紀坤字厚齋獻縣人崇禎中諸生撰花王閣賸稿一卷集後有其孫容舒跋稱坤少有經世志久而不遇乃息意逃禪晚榜所居曰花王閣蓋自傷文章無用如牡丹之華而不實也崇禎己卯嘗自編其詩爲六卷歿後盡燬於兵燹此本爲其子鈺所重編蓋於敗篋中得藉物殘紙錄其可辨識者僅得一百餘首已非原帙云云語見四庫提要中聲木謹案容舒字

進士官至姚安府知府撰有孫氏唐韻考五卷玉臺新詠考異十卷卽閱微草堂筆中所稱爲姚安公者紀文達公之父也坤當爲紀文達公高祖閱微草堂筆記中言其撰有花王閣賸稿並錄其中快哉行一篇四庫提要皆經紀文達公一人所手

定其曾祖之集不知何以僅入存目中豈當時公論所不許耶抑故示公正無私耶亦可見當時風氣渾樸不容以私意羈入非晚近人所能比也

烏程施國祁字非熊熟於遼金元三史掌故竭二十年之力撰有金史詳校式訓堂有鐫本又撰金源劄記趙搆叔明府刻之云云語見南海潘繹序侍郎衍桐緝雅堂詩話中聲木謹案非熊所註元遺山詩集註十六卷最爲通行實則未能賅備據其自序言初註一本極爲詳贍燬於火後以五月記憶之力重輯此本苦於徵引之書亦被燬盡無可着力云云亦此詩之厄也

建寧張亨甫孝廉際亮所撰思伯子堂詩集中有自註云來文端公旣替聞馬聲而知馬之良劣及病否浦城朱緘三秉銘亦壯

年而馨而嗅菊葉則能辨菊之種云云聲木謹案此二人皆生有異秉亦世所稀有錄之以廣見聞

坊間所刊俗書專以備科舉之用者自北宋已然四庫亦著錄類如宋人選本蘇門六君子文粹七十卷增註唐策十卷十先生奧論四十卷歷代名賢確論一百卷皆當時能文書賈專刻之以備程試之用不意流傳數百年竟登撰述之林也

名家古文多存壽文者殆無過歸震川名家古詩多存壽詩者殆無過毛西河云云語見張維屏松軒隨筆中聲木謹案毛西河太史奇齡所撰西河合集本極繁富未聞有未刊之書予於坊間尚見有唐人試帖四卷唐七律選四卷均列名太史評選未知真偽姑記之於此

高南鄭先生以金石名家嘗輯齊魯古印攬 卷書甫印成而



先生遽謝世嗣子翰生爲之增補以傳之濰縣郭甫堂 鄭  
先生之甥也夙從其舅游耆學耽古喜聚書以餘力爲金石學  
復蒐羅三代秦漢鈔印輯爲讀齊魯古印攬十六卷於光緒壬  
辰間定本予僅見鄭氏本已覺蒐羅甚富可資考證者甚多此  
二書固齊魯古鈔印印本之名著也

明程大約字君房自號篠野山人新都人素業墨裒其家製圖形  
輯有墨苑十二卷卷首八卷明萬歷甲辰刊本縷刊其精外間  
罕有傳本予得見此書略記其崖略於此卷首八卷爲墨苑名  
氏爵里及墨苑人文目錄與同時人詠墨之詩文墨苑十二卷  
大旨分玄工 儒藏緇黃等爲六類每類一卷又

析分爲上下二卷新安程氏素業墨而君房又兼攻古文詞復  
長於詩賦撰有園中集 卷志益集 卷故能臚舉其家製之

墨圖其形言其製以成此書亦賈人中之能文而好事者近日武進陶蘭泉 湘編輯涉園墨萃十二種共三十五卷已已仲秋排印本予已另錄其目於再續補彙刊書目中此種書並未收入其遺逸者必仍多矣

飛白書始於漢之蔡邕白古文原作帛厥後代有其人見於前人著錄者甚多然未有匯爲專書以資考證者國朝吳趨陸白齋紹曾海鹽張文漁燕昌同輯飛白錄二卷後附張燕昌論飛帛文一篇海鹽黃椒升錫蕃參訂寧化劉星高爲之序蒐輯頗詳自中郎以後上自帝王下而卿相及草莽之士凡見於史鑑及詩文雜著者悉爲登錄或加以按語各署其名古今人之工飛白書者大致盡於是矣是書爲海鹽黃氏校刊於三山官舍之擘荔軒雖有刊本流行不廣其見於前人著錄者只云張燕昌

輯既無卷數又無同輯參訂之人故記其崖略於此

唐雲麾將軍墓志有八一則李邕撰並行書李思訓碑石在陝西蒲城二則李邕並行書李秀殘碑石在直隸宛平三則李震撰席彬行書劉感墓志石在陝西咸寧四則竇忻撰田穎正書劉元尙墓志僅有仁和趙氏拓本五則正書張安 墓志石在陝西長安六則沙門至咸撰正書張詵夫人樊氏墓志石在河南洛陽七則 書開國侯南陽張 墓志銘石未詳所在八則周撰呂通正書張源墓志原在陝西咸甯石已久佚皆可稱雲麾也今世俗稱雲麾碑專屬之於李北海所書二碑稱李思訓爲大雲麾李秀爲小雲麾誤矣以字蹟論他雲麾碑誠不能比擬且拓本甚少近世流行者實只李北海所書二碑亦無怪其然予見張源拓本亦頗罕見字蹟秀美神韻宕逸較之晉人小

楷似無多讓世間耳食者徒以翻本晉帖爲尙包慎伯明府世臣藝舟雙楫中又專以北碑爲尙惜皆未見張源拓本也

彭湘懷云東坡教人讀書如兵農禮樂作逐件理會方得實紀茶村爲詩一歲專事一體此意正相發明學者宜取爲法云云陳郊儋亦云于皇邇來爲詩一歲專事一體云云以上均見黃岡杜茶村潛變雅堂詩集附錄中聲木謹案此條可爲讀書學詩者之祕鑰故錄之於此茶村以詩名當世實能自闢町畦空所依傍實由博極羣書苦思力學所致非偶然也

宋謝文節公橋亭卜卦硯古端溪石長約八寸廣半之額篆橋亭八卦硯五字背楷書宋謝侍郎硯五大字左側鐫程文海銘曰此石我友也不食而堅語有之人心如石不如石堅誰似當年採薇不食守義賢也右則刻題字云大明永樂丙申七月洪水

去橋亭易爲先生祠拍地得之閩後學趙元行書二十七字按宋史言先生當宋亡後入建寧唐石山轉茶販寓逆旅日蓆衣草履東向而哭既而賣卜建陽市中元翰林學士程文海荐之不起被魏天祐逼至燕京居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歎曰小女子尙知節義我寧不汝若哉遂不食而卒又考福建統志今建寧縣南門外有朝天橋一名濯錦橋宋紹興中築醴水十三道覆屋七十二間上有謝疊山祠與元題字脗合則橋亭之爲朝天橋無疑矣特先生官止江西提刑副使史傳及輟耕錄皆同硯背刻謝侍郎未知何据俟再考乾隆時硯爲宛平查榕巢太守禮所得徵歌紀事一時名人題詠殆遍云云語見上海趙少鈍太守秉淵詩集中小引中聲木謹案謝文節公以孤忠勁節震耀百世幾於婦孺皆知雖區區一硯後人寶愛視之

與陳寶赤刀相等其遺澤遠矣忠孝何負於人哉

海棠無香見於香人歌詠者多矣其實未嘗無香但香爲色掩因限於地產皆生於偏僻小邑以此不著名於時又未能各處皆然爲可惜耳聲木謹案海州東峽島生海棠作矮樹花深紅大如茶杯香韻殊絕每歲進御以金牌記之云云語見元王輝玉堂嘉話黔西州境海棠有香云云語見國朝錢儀吉刻楮集自註四川嘉定府某縣亦有一種海棠開時香氣襲人予幼年在蜀卽聞之又見於

是已有三處矣

大凡據他人撰述以爲己有者須分讓善攘善兩種讓善者必經撰述之本人願意更名刊行或本爲他人作嫁徵之於古如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書皆門客湊集成書不自列名呂不韋劉安尸之以傳於後世我朝類此亦甚多姑舉其所知者記之萬斯

同在史局爲王尙書鴻緒撰明史稿三百十卷又爲徐尙書乾學撰讀禮通考一百六十卷說見山陽汪文端公廷珍實事求是齋文集中萬斯同羣書辨疑序又見鄞縣陳明府康祺郎潛紀聞三筆張岱輯石匱藏書讓善於谷應泰以成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語見皇朝文獻通考及四庫提要徐倬撰明史紀事本末亦讓善於谷應泰語見鄭元慶今水學略例婁縣范鑽撰格致鏡原一百卷讓善於海寧陳文簡公元龍語見皇朝文獻通考蕭山毛奇齡撰竟山樂錄四卷讓善於其父語見四庫提要盧文弨校刊荀子讓善於謝墉校刊呂覽讓善於畢沅校刊韓詩外傳讓善於武進趙語見歸安嚴元照悔菴學文歸安吳蘭庭撰五代史記纂誤補四卷所有已說讓善於友朋分屬諸人名氏亦見悔菴學文吳縣惠棟撰後漢書訓纂卷讓

善於歙縣汪棣棣不欲其原稿轉爲桐鄉馮 所得攘之改

名後漢書補註 卷刊行語見郎潛紀聞二三筆大興徐松撰

新疆識略十卷讓善於滿洲松文清公筠語見 又撰

藩部要略四卷讓善於祁韻士語見 安陸余慶長撰

銅政考八十卷讓善於王侍郎昶語見昶自撰蒲褐山房詩話

及湖海詩傳陽湖李兆洛撰日知錄集釋三十二卷善於嘉定

黃汝成語見李申耆年譜仁和龔自珍撰筠清館金文款識十

二卷讓善於南海吳侍郎榮光旋因絕交原稿存道州何紹基

處語見定菴詩集自註及筠清館金文平湖朱爲弼撰積古齋

鐘鼎款識 卷讓善於儀徵阮文達公元語見積古齋鐘鼎

款識稿本幕客等撰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纂詁二書亦讓善於

阮文達公語皆見本書江陰六嚴等撰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



皇朝輿地韻編皇朝輿地略恆星圖皇朝輿地圖等書讓善於其師李兆洛語均見本書其餘讓善及攘善者甚多一時未及鈔撮以後再錄入三四筆中

涇縣包慎伯明府世臣所撰安吳四種三十六卷原刊本初印五百部近世甚爲罕覩卷首有道光丙午三月擺成白門倦游閣等字宛然明府親筆右角上有長一寸餘方一寸弱朱文印一文曰發坊取植朱提一流云云每頁皆有白門倦游閣五字近世流行之本皆光緒十四年所校刊所據祖本乃同治十一年其子誠在鄂省翻刻之本並云尙有說儲全書並文集十數卷藏於家將續刊以問世云云至今數十年尙無傳本其總目明府自敘中敘述畢生研求有得之書自云於經則詩禮於史則國語國策馬班陳范之書及資治通鑑於子則孫吳孟荀韓呂

於總集則文選古文苑於彙編則通典冊府元龜山堂考索稍見其深其餘冊籍徒供涉獵未有真得敝帚之享固爲有識所笑然猶賢乎已也云云觀此則先生畢生研求僅此廿部之書明著於此以示後人猶有前賢篤實之意故錄之於此

國朝奉 勅編纂之書皆有殿板刊行各省官書局及坊間擇其要者亦多翻板惟順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加一級傅以漸經筵日講官左春坊左庶子兼內翰林祕書院侍讀加一級曹本榮奉 勅纂修易經通註九卷上備 乙覽未及刊行外間莫得而窺僅有原稿尊藏曹本榮子孫之家乾隆年間有求書 明詔湖北巡撫陳輝祖乃繕錄進呈原本未標書名當時館臣以五朝國史傳以漸舊傳有順治十三年十月纂修易經通註之

文乃據以補題是書云云語見四庫提要聲木謹案光緒年間宗室成都將軍歧子惠將軍元從內府錄有副本因未付刊乃於丙戌之歲校刊於雖園外間始能得見所未見一新耳目然印行不廣傳本甚稀先文莊公與歧將軍同官西蜀謹若兄弟當時曾以一本相貽是書卷首有順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勅大學傳以漸日講官曹本榮諭進易經通註表文傳以漸序文卷末有曹本榮序文是書纂修之人當時表上之時明旨進易經通註表而四庫提要言原本未標書名未免小誤並云當時編纂之意以永樂易經大全繁而可刪華而寡要乃刊其舛僞補其闕漏勒爲是書云云其非苟作明矣

康熙中崑山三徐爲顧亭林先生炎武之甥以同胞兄弟並負宏才博學以科目仕宦顯盛名震一時當時朝士評其人品曰公

肅仁人君子健菴大人君子果亭正人君子語見

聲

木謹案公肅名元文官至宏文院大學士撰有含經堂集

卷

健菴名乾學官至刑部尙書撰有讀禮通考一百六十卷愴園

集 卷代言集 卷傳是樓書目四卷果亭名秉義官至吏

部 侍郎撰有培林堂集 卷書目二卷是又皆以撰述傳矣

宋姜白石

夔之小紅爲千古所豔稱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

低唱我吹簫二語亦膾炙人口罕有知其詳者聲木謹案硯北

雜誌云小紅本順陽公范石湖之青衣有色藝順陽公請老姜

堯章歸吳興順陽遂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

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烟波

十四橋堯章每喜自度曲小紅輒歌而和之堯章後以疾歿葬

於西馬塍云云我朝錢塘厲太鴻徵君鶚之姬人月上亦

家之青衣徵君頗嬖之其事與姜白石相同徵君亦詩詞兼工無愧作者

馮浩字養吾桐鄉人乾隆戊辰進士官道監察御史學問淵

博撰有孟亭居士文稿四卷賦一卷經進詩一卷詩稿四卷玉谿生詩箋註三卷樊南文集詳註八卷箋註能辨析入微考訂精切遠勝朱鶴齡姚培謙程夢星徐樹穀徐炯等箋註本其子應榴字星實乾隆廿六年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司撰有蘇詩編年合註五十卷箋釋亦詳贍其季子集梧字鷺庭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官編修撰有貯雲居文稿卷詩稿卷元豐九域志考證卷樊川文集註廿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詩集註四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均皆刊行其一門文學撰述之盛方之元和之惠氏嘉定之錢氏無多讓焉

西嶽華山碑原石於明嘉靖間地震淪沒厥後海內所艷稱者僅有三本一曰長垣本一曰四明本一曰華陰本自國初以來輒轉藏於某家歷經著錄皆成爲流傳有緒之物儀徵阮文達公元撰有華山碑考四卷記載甚詳刊入文選樓叢書中其重視此碑可知光緒末年三本悉歸於滿洲托活洛氏端忠愍公方因名其室曰寶華龕喜三本之歸於一人宣統三年端忠愍公以督辦四川鑛路大臣携之入蜀旋殉難於縣三本仍散出未知歸於何所似此三本之外別無他傳本矣聲木謹案雲間蔡練江澄鷄窗叢話云西嶽華山碑見者亦有數本河南王覺斯藏本顧南原藏本云云桐城蕭敬孚茂才穆敬孚尺牘手稿中言除三本之外儀徵劉恭甫明經壽曾章琴生太史各言有舊拓本東湖王鼎丞觀察定安亦有一本敬孚茂

才曾親見之云古色古香確爲宋元間拓本云云光緒年間

李仲約侍郎文田任四川學政時亦得一本函告吳縣潘文勤公祖蔭予謂明嘉靖至今僅有三四百年原石未遭淪沒以前傳世拓本僻在田野老必仍甚多惜不知其寶貴又無人起而張之以致淹沒不彰物之有幸有不幸猶之人也以海內之廣時代之近固不僅此數本明矣

錢坫字獻之號十蘭嘉定人曉徵詹事大昕之子家學淵源生平撰述甚富均皆刊行晚年所撰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四卷所收共肆拾玖器其云幾寸幾分者並用漢建初慮虎銅尺藏於曲阜衍聖公府者嘉慶元年九月刊本板大故別行同時又撰有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二卷卷首標明附刊古器款識考後所收之鏡廿五種其意重在文字故凡有花紋而無銘識者

概不著錄然亦有五種以其製造標奇存之聲木謹案此二書雖已刊行傳本極爲難得宣統初年上虞羅氏始有石印本故錄其大略如此南皮張文襄公書目答目中無古器款識考而有鏡銘集錄列目四卷且云未刊是亦未見傳本矣古今來言彝器之書尙多言鏡之書世不恒有故錄其自序於後以資考證序云右鏡銘廿五種皆向所藏弄者近世指海獸葡桃鏡爲秦鏡龍鳳雀花瓜瓞菱葵等式並指爲唐鏡而漢鏡必以銘文定之其例並遵宣和博古書或然或不然之論也余所置前人舊物每重其文字故但有花紋無銘識者概不著錄惟八卦以下五種則以製造標奇存之二十年秦贅所見商周下至唐代器物幾數千餘件然皆烟雲過眼瞥而不留所守者僅此耳豈不可慨哉嘉慶二年十一月朔日錢坫記云云陽湖陸祁孫明



府繼輅幕於秦省收得古鏡甚富撰古鏡錄 卷未刊語見崇  
百藥齋 集中 徐秋士 元潤撰銅僊傳一卷專言古  
鏡記載極詳光緒戊戌蛻學翁遺集重刊本 三月日本文  
求堂書店唐本書目附刊本

光緒初年揚州土人掘地得石刻一中爲孽窠書文曰容膝末贅  
晦翁二字蓋朱子筆也其鄉人李氏子携以貽其先侍郎遂嵌  
諸靖廬石壁云云語見散原精舍詩引聲木謹案名儒石墨又  
爲晚出未經前人著錄既藏於義甯陳佑民中丞寶箴家應記  
之於此以便好古力學者之訪求

宋岳武穆王祠銅爵高五寸六分中容四合重四百八十九銖中  
鐫精忠報國四字左側有小印曰岳珂建造爵藏桐鄉金鄂嚴  
刑部德輿家一時名流歌詠其事甚盛語見華亭張坤厚廣文

興載寶璣軒詩存小引聲木謹案忠臣烈士之遺物其見重於人若此

荊州郡廨有石槽傳是漢壽亭侯飲馬器也咫尺深廣雕鏤精緻歲久剝蝕中斷雨過積水其中牽馬就飲輒驚躍不前王少林異其事賦詩詠之同人屬和甚多云云語見蔣司馬業晉詩引錄之以廣異聞



莫楚齋續筆卷七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宋末遺民汪元量水雲集中有詠宋宮人分嫁北匠詩中有云君王不重色安肯留金闈云云其事雖已見他書然元量事屬目擊歷代以來久已稱爲詩史尤爲確實元世祖之豁達大度實非他帝所能及以視宋太祖納孟昶妃花蕊夫人宋太宗私李煜妻周后真有霄壤之別矣卽元世祖優禮宋母后幼主亦有殊禮免后家及幼主田宅之稅屢開宴會君王把盞后妃進酒三宮坐受極其隆禮宴罷送歸未嘗暫留元宮較之宋太宗留周后於宮內數日不出以致李煜夫婦失和賢不肖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王船山 夫之宋論謂宋太祖太宗待亡國君臣恩厚核之各書遺議頗多若元世祖之待南宋之后帝真千

古所希有也

吳縣石琢堂方伯韞玉其平日評點之書多半散出恆於琉璃廠書肆中遇之初不以爲意以爲事所恆有者後讀獨學廬文存中有凌波閣藏書目錄序中有云翰林清暇文史足用及出守蜀中時方兵戈載道子身獨往家人留止都門乃有奴子吳壽者略識字輒竊予架上書鬻諸琉璃廠書肆嘗賈遇予點勘之書則倍其值以收之於是予所讀舊書略盡余生平惟此一事所爲歎息痛恨者也云云始恍然方伯點勘之書盡行散出原因在此其輾轉流傳得而復出者不知已歷有多家矣

朱竹垞太史彝尊靜志居詩話論香奩體詩一段最佳爰錄之於此文云風懷之作段柯古紅樓集不可得見矣存者玉溪生最擅場韓冬郎次之由其絨情不露用事艷逸造語新柔令讀之

者喚奈何所以擅絕也後之爲艷體者言之惟恐不盡詩焉得工故必琴瑟鐘鼓之樂少而寤寐反側之情多然後可以追韓軼李云云此千古不易之言也

松陵詩徵云沈氏詩錄所載自太常以後十世中工詩者七十人閨秀又廿一人風雅之盛萃於一家海內所希有也云云聲木謹案此亦我朝之佳話故錄之於此

虞姬墓在吾皖

府靈璧縣城外

距城

里上

有草紅色見人輒舞俗名虞美人草國初于清端公成龍有過虞姬墓次前人韻七律二首中有云行客莫知悲舞意春來疑作妬新妝云云是虞姬墓草真能舞也惜世人無有知之者不然又與王昭君青冢並傳不朽矣

賜福蒼生筆康烈年間 御用物國朝舊例每值嘉平月朔日

重華宮開筆書福字十幅以爲 宮庭肇慶分貼各處惟道光三年嘉平月朔日特以此筆書福字 賜英和爲從來所未有云云見吉林英煦齋相國和自撰恩福堂詩鈔自記道光辛卯夏月隨遇而安精舍自刊本相國自號香叟亦見於詩鈔自序中未見他書

桐廬袁忠節公昶平日議論以經濟之學國朝推曾文正公爲正軌經義之學推陳蘭甫京卿澧爲正軌古文之學推姚姬傳郎中鼐爲正軌並云此三家之書子弟能熟讀可以束身自立獨往獨來於濁世之中云云又云近代方氏姚氏爲古文之學尤爲學術穿綫統宗之處云云聲木謹案觀袁忠節公此語其推崇方姚可謂至矣實亦天下公論也

桐城方貞觀字南堂諸生撰有南堂詩鈔

卷集中有戲示小婢

詩云可能便結垂簷子自願將爲就木身好似遠行舟楫具得  
卿來作掛帆人第三句一作我已輕舟將出世雖近諧謔可爲  
老年納少妾者作警夢鐘聲云云並見隨園詩話聽松廬詩話  
二書聲木謹案南堂詩未可厚非此等詩實爲惡劣蓋一時游  
戲筆墨未必有心傳世不知袁張二公何所取義皆有取於此  
詩若以語錄論詩則此詩果有可取若以詩論詩此等詩當深  
惡痛絕墜入魔道乃一概采入誠所未喻豈真味在酸鹹外耶  
桐鄉陸敬安廣文以泔冷廬雜識中言米襄陽露筋祠碑云神姓  
蕭名荷花云云聲木謹案据此可補註惠棟註本漁洋山人精  
華錄所不及神既有名氏且以荷花爲名見於宋代碑記其確  
爲婦人無疑益見王文簡公過露筋詞詩之有所本爲是題絕  
唱錢唐袁簡齋明府枚隨園筆記中有露筋詞數考亦可姑備



一說固不必刻舟求劍也

書以重名見義者予已搜羅三十餘則另記於卷三茲復得三十餘則仍彙記於此宋邵雍撰皇極元元集六卷賈似道刊有奇奇集 卷宋吳俶撰廣廣事類賦三十卷明曹端撰語錄錄萃一卷刊入雜著中國朝王偓亦撰夢夢錄 卷馮全修因鈔黃氏日鈔撰鈔鈔錄六卷莊歆撰休休吟一卷郭伯蔭撰嚶嚶言六卷方大湜撰平平言四卷楊芳撰平平錄十卷續錄一卷李衷燦撰拳拳錄二卷 撰小柴桑喃喃錄 卷 撰勞勞語 卷費延釐編南宋文錄錄廿四卷不著撰人名氏撰庸庸錄一卷許貞幹編遙集集六卷陳復正撰幼幼集成六卷孟繼孔撰幼幼集三卷刊入醫經萃錄中陳念祖撰醫醫偶錄二卷見神農本草經讀序程迥撰醫經本本書一卷徐大椿撰

難經經釋二卷刊入徐氏醫書六種中鄭復光撰鏡鏡鈴癡五  
卷刊入連筠篔簹叢書中翁雒撰屑屑集一卷刊入別下齋叢書  
中貝子木撰咄咄吟二卷薛鎔撰存存草十卷陳僅撰文莫書  
屋詹詹言二卷許自俊撰昔昔吟 卷見寶山縣志朱縉撰喁  
喁詞 卷見黃燮清國朝詞綜續編張晉撰勞勞編四卷見傅  
雲龍續彙刻書目丁佛言撰說文古籀補補十四卷附錄一卷  
近時排印本更有以三字重名名書者于孟今撰醫醫醫 卷  
范鄴鼎名其詩文集曰草草草 卷見冷廬雜識新唐書藝文  
志兵家類有獸鬪亭亭一卷立名尙在非非國語反反離騷之  
前

芻言報第二十號言德清俞某以翰林放學差被劾罷官求復無  
術則一變而爲名士時軍務事竣湘中將帥頗占聲勢俞乃極

一 意阿附自謂曾文正目之爲拚命著書以比合肥之拚命做官  
其實文正有無此言何人能質證之又不知如何籠絡得一彭  
剛直而一生遂恃此爲活自以經學爲標幟然羣經平議諸子  
平議則人皆謂稿出某寒士又有謂稿本出戴子高手某將死  
以稿賤售於俞俞遂据爲著述之基而附益以他著述遂裒然  
成巨帙其實除一二考證書略有可採餘皆無足取詩文亦庸  
濫至袖中書皆刻貴人與彼書札則此老心術之鄙陋盡露矣  
尤可恥者則一生步趨隨園而書中多詆隨園亦見其用心之  
姦邪也前年逝世其訃告特闢新樣先印己之詩數十首大略  
言世緣已盡順化歸真其列辭某辭某至辭西湖辭俞園而殿  
以辭俞樾又夾一片於名之旁印卽辭行三字其訃亦詭誕不  
經不知者必以爲此實能灑脫一切合仙佛而一之者實則一

生卑諂籠絡之伎倆不如此不足與其平生所言互相印證欺人生前不足又欺人死後此老誠狡矣哉云云聲木謹案此語殊爲透闢實亦言之太甚尙不至如此罷職翰林掌教亦題中應有之文端不賴親家之力何況其學術人品雖不能大過於人亦不能無一長可取一概抹煞殊未公允惟拚命著書爲曾文正公所言堪與李文忠公拚命做官相比及與彭剛直公爲親家此亦何足算而全書記此語及稱親家者不下數十百處實屬太着痕蹟殊失君子自重之道宜爲後人所指摘予異日當條列其目專輯一書見其言之非虛後人當引以爲戒也

湘陰左文襄公宗棠撰有盾鼻餘瀋一卷附刊奏議後此爲左文襄公自撰之詩文題跋語後附聯語數十聯非幕僚所能代作其中文章字句不甚修飾法律未可盡繩律以古文規矩自難

與文士爭短長然其中情真語摯處時露英雄本色雖無意爲文而能文者莫能加焉予最愛誦其元配周夫人墓志銘銘詞茲錄之於此以資諷玩文云珍禽雙飛失其儷繞樹悲鳴淒以厲人不如鳥翔空際側身南望徒佗僚往事重尋泪盈袂不獲憑棺俯幽窆人生塵界無百歲百歲過半非早逝况有名德垂世世玉池山旁汨之澨岡陵膺膺堪久憩勅兒卜壤容雙榭虛穴遲我他年速云云又見國學萃編中江鄉漁話中有左文襄公甘肅嘉峪關湘軍昭忠祠集句楹聯云日暮鄉關何處是古來征戰幾人還云云措語渾成天造地設語意中又有無限淒涼感慨亦非左文襄公不能

女士王貞儀字德卿先世安徽泗州人其祖遷居金陵遂爲江寧縣人適宣城詹枚字木夫三十而歿平生博通經史能跨馬橫

戟往來如飛每射必中兼精算法旁通醫卜壬遁之學撰有星象圖釋二卷籌算易知一卷重訂策算證訛一卷西洋籌算一卷增刪女蒙拾誦一卷沈疴嚙語一卷象數窺餘四卷術算簡存五卷文選詩賦參評十卷德風亭初集十四卷內文集九卷詩集三卷詞集一卷二集六卷繡紉餘箋十卷其撰述手稿皆歸吳江蒯司馬嘉珍夫人錢氏云云以上見桐城蕭穆敬孚類稿卷十三中女士王德卿傳中聲木謹案据此則王女士撰述十二種可謂多文爲富者果如傳中所言是其平生文武兼資旁通六藝尤爲絕無而僅有女士本吾皖泗州人又適宣城詹氏則泗州宣城兩處志書當志其人兼志其藝文也

明張應文撰張氏藏書十種首爲簞瓢樂一種中有粥經一篇居然以經字名篇已可駭怪而摹仿論語託諸孔子之言尤可駭

怪類如中有一條文云小子何莫喫夫粥粥可以補可以宣可以腥可以素暑之代茶寒之代酒通行於富貴貧賤之人又一條文云子謂伯魚曰汝喫朝粥夜粥矣乎人而不喫朝粥夜粥其猶抱空腹而立也歟云云聲木謹案如斯之類殆於侮聖言無怪其深爲四庫提要所詆斥此雖深中明季山人惡習之毒其敢於侮聖言固矣卽以文章論亦粗俗可鄙又焉有此生吞活縛之理其智又出明七子之下此等文字明七子尙不屑爲况敢刊書傳之後世予不知其是何居心也又按吳裕謂出門游玩爲白相乃口頭俗語耳不謂明人亦竟以之入文亦可駭怪明項臯學易堂四筆自跋中有云余年三十三之前不白相不讀書四十六之後又讀書又白相自今以往不知讀書之爲白相白相之爲讀書云云亦深爲四庫提要所詆斥以白相二

字入文真乃大奇卽以跋語論天下古今又豈有此種文字哉  
元顧瑛字仲瑛崑山人吳中世家喜讀書憲府試辟會稽教官不  
就築室號可齋以詩酒自樂才性高曠尤善小李詩及今樂府  
海內文士樂與之交推爲片玉山人其次子晉字進道好讀書  
性不愛浮靡見趨競者不與交貞素自守淡如也字法古甚其  
詩法有玉山之風其子元臣國衡年少能讀書作詩俊爽能  
世其家其兄仁之子佐字翼之好吟詩時有驚人句蓋亦漸  
染玉山之習云云以上見明陸容菽園雜記中聲木謹案四庫  
提要言顧瑛在元季園池賓客之盛甲于江左因裒其題詠爲  
玉山名勝集八卷外集一卷各以亭館之名爲綱而詩文分繫  
於後又編草堂雅集十三卷因仿段成式漢上題襟集例類次  
唱和之作爲一編又與袁華楊維禎等編紀游之作爲玉山紀



游一卷瑛開玉山草堂延致一代知名之士列其間者十之八九自金谷蘭亭以來詞藻之富未有過於此者云云是顧瑛當時不特招致一代知名之士瑛之詩材亦迥異其子與從子皆工詩用能開館延賓唱和不已文采照耀甲於數代其池館中有名曰來龜軒者亦見於四庫提要是元末明初龜字尙不以爲惡名誠爲可異孽海花中言潘文勤公祖蔭榜其室曰龜巢不知有無其事小說之言不盡可据耳

桐城姚石甫廉訪瑩撰張亨甫傳中有言曾賓谷巉使在京師聞亨甫名召飲同坐皆知名士也會以名輩顯宦縱意言論諸人贊服亨甫心薄之會食瓜子粘鬚一人起爲拈去亨甫大笑衆慙曾不權而罷明日亨甫投書責曾不能教導後進徒以財利奔走寒士門下不知自愛廉恥俱喪負天下望累數百言曾怒

毀之於諸貴人亨甫以是負狂名慨當時諸公好士而無真識  
會不如其好色也取一時名優爲之傳著論一篇曰金臺殘淚  
記筆力高古識者知亨甫所志遠矣云云聲木謹案賓谷嵯使  
在當時以好士稱而門下之人諂諛之者若此亨甫孝廉所云  
實爲至論轉因此遭謗可見世風不古非一日矣金臺殘淚記  
三卷舊雖刊板已佚後有

重刊一本亦見於張亨

甫全集卷首及

書中

屎糞等字用之詩文者甚爲罕見惟金之元裕之好問所撰遺山  
集中有論詩三首第一章末二句云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  
烟糞土邊云云用字甚奇蓋本於論語糞土之牆莊子大道在  
尿溺二語然此等字總以不用爲愈

南海潘繹序侍郎衍桐緝雅堂詩話言譚君叔裕撰有遼史紀事

本末未刊云云聲木謹案萍鄉李 廣文有棠撰遼史紀事

本末 卷金史紀事本末 卷光緒 自刊本曾經

乙覽坊間亦頗流行譚君所撰十六卷之本惜未能刊行

仁和孫同元字雨人家藏銀酒器十係湯文正公王文簡公諸公  
官官坊時所製杯底鐫姓名籍貫各視量之大小以成之云云  
語見清尊集章黼詩註中

顧亭林先生撰述吳縣朱記榮輯刊爲顧亭林遺書然亦有未盡  
者聲木謹案乙巳國粹學報撰錄類中有李旣足先生雲霧與  
人論亭林遺書賤言亭林先生著作甚富卽以所見者而言尙  
有岱嶽記四卷熹宗諒陰記一卷三大案皆在內昭夏遺聲二  
卷昭夏者中夏也選明季殉節諸公詩每人有小序一篇詩律  
蒙告一卷後三書旣足先生皆手錄其稿國粹學報記者言此

札手蹟見之江曲書莊李係亭林撫子衍生之師故惓惓於師門之遺著云云又言亭林先生著述纂輯各書目備見山陽徐嘉亭林詩譜亦無昭夏遺聲則亭林先生遺書缺佚者多矣云云聲木謹案亭林先生爲我朝第一大儒其學術以正人心厚風俗爲本撰述遺佚深爲可惜予是以鈔錄各書一再言之不嫌詞費也

光緒十八年善化唐藝農方伯樹森以金衢嚴兵備道升授雲南按察使司其弟斐泉廉訪任陝西按察使司其子韡之廉訪贊袞以台南府知府署理臺灣道兼按察使司一門之中並時三臬司亦異事也語詳德清俞蔭甫太史樾春在堂雜文及唐藝農方伯行狀中

陽湖趙甌北觀察翼所撰甌北詩話中言元遺山詩集中複句最

多所舉不下數十聯然亦有未盡者中如贈答郝經伯常之大父余少日從之學科舉詩云撐腸正有五千卷下筆須論二百年又病中感寓贈徐威卿兼簡曹益甫高聖舉先生詩云讀書略破五千卷下筆須論二百年采菊圖二首詩云夢寐烟霞卜四鄰爭教晚節傍風塵又高山雜詩七首中有云夢寐煙霞卜四鄰眼明今日出紅塵云云亦皆複句觀察漏未及此

張籍春日行予甚愛誦之爰錄之於此以資諷誦詩云春日融融池上暖竹芽出土蘭心短草堂晨起香薰人家童報我園花滿頭上皮冠未曾整直入花間不循徑樹樹殷勤盡繞行攀枝未遍春日生不用積金高至天不用服藥去求仙但願園裏花常好一生無事花前老云云予嘗以花前老人自好者卽本於此鉅文十二卷舊本題明屠隆編雜選經傳及古文詞中分宏放悲

壯奇古間適莊嚴綺麗六門明潘基慶編古逸書三十卷中亦分神奧妙宏麗特纖希迅奇幻疏夷逸禱恣十六品每品又各分內外均見四庫提要中聲木謹案近世曾文正公選古文四象以氣勢趣味識度情韻爲四類而選古今體詩亦以氣勢識度情韻工律分類乃知亦有所本也

嘗見舊書中他人已寫次序者不以數目及支干分本數譬如廿冊則以五言絕句詩一首爲紀十冊則以二句爲紀初甚以爲鄙陋後閱四庫全書提要言宋謝枋得編文章軌範七卷原本以王侯將相有種乎七字分標七卷不知何人易以九重春色醉仙桃七字云云是則宋元時已然矣

漢蘇武出使匈奴使居絕域嚙毛飲血不忘漢室志節震耀千古獨不能忘情於胡婦生子通國於匈奴中宋之胡銓以爭和議

一疏貶逐十年而不悔鶴林玉露記其蒙赦回朝過欽湘潭胡氏園挾妓黎媧飲酒澹菴先生題壁詩有云君恩許歸此一醉旁有黎頰生微渴謂侍姬黎倩也後朱子見之賦詩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見黎媧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云云以直節名臣皆不能忘情於此始信孟子言食色性也之言確爲千古至論

唐之杜荀鶴稱爲杜牧之遺體見於

杜荀鶴初未自稱

爲牧之遺體也南宋孫覲公然自認爲蘇東坡遺體自記於家譜中見於快雪堂集跋語中梁師成亦自認爲蘇東坡遺體待蘇過若兄弟見於朱子語錄孫梁二人本姦邪是以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縱使蘇文忠公性好狹邪安得有如許遺體耶

粵捻匪勦平之後東南各省大興文教設立官書局獨吾皖付之

闕如嘗引以爲憾聲木謹案据曲江書局刊本重訂汪子遺書李振英序文中稱江南大定安省設立官書局吳竹莊方伯擬刻汪子遺書因泥盤印工獨產常州乃移曲水書局於常郡之龍城書院先賢祠云云是曲水書局本爲吾皖設立官書局所命名移置常州府後刊印書籍不多流傳亦罕外間遂疑吾皖未立書局孰知曲江書局固吾皖所有也

古人自毀其詩文稿者有之若已刊有成書仍復燬之者實爲千古所罕有國朝閩縣周櫟園侍郎亮工生平撰述宏富久已陸續刊行忽於卒之前一年歲逢辛亥一夕盡取賴古堂文集詩集印人傳讀畫錄閩小記字觸尺牘書影等百餘種自撰書板悉行自燬此見於雍正三年重刊書影其子在延序中可稱怪事若以爲可傳耶則不當燬若以爲不可傳耶則不當刊豈撰



述百餘種中竟無一二可以傳世之書必盡燬之而後快此何意也厥後賴古堂文集三十卷當塗令寇公有重刊本詩集十卷江都文學汪子有重刊本閩小記等書其子西田燕客有重刊本書影十卷張敬思有重刊本於是侍郎生平撰述其犖犖之大者皆有重刊本其他撰述存而不論可矣

陳徐陵編玉臺新詠十卷皆係緣情之作實卽香奩體之權輿然當時去古未遠猶有溫柔敦厚之遺晚唐如李商隱溫庭筠韓偓諸人推衍宗風其流日盛國朝吳郡朱存孝行先亦編輯玉臺新詠十卷所選之詩以唐人爲斷卷一爲初唐古詩卷二盛唐古詩卷三中唐古詩卷四晚唐古詩卷五初唐律詩卷六盛唐律詩卷七中唐律詩卷八晚唐律詩卷九初盛唐絕句卷十中晚唐絕句實卽續玉臺新詠而不以續集自居卷端仍題曰

玉臺新詠未免與前人之書相混不知其用意所在僅於書之夾縫處著明朱選玉臺等字亦無補於事其書選擇頗精校刊袖珍寫字本亦甚工外間傳本甚稀迄未見他家著錄亦可見撰述之難傳矣予故撮其大要記之於此或亦爲言香奩體詩者所不廢也

花縣駱文忠公之卒飾終 上諭至爲優渥國朝類此者尙多獨推恩已及其子孫五人仍復及於旁支姪孫候選縣丞駱肇銓著以知縣分發省分卽補則爲他臣工所無眞曠代所未有也聲木幼時隨侍在蜀聞人言駱文忠公歷任封疆不以家屬自隨僅有姪孫駱肇銓一人隨侍其姪孫自能謹守禮法始能爲駱文忠公所憐愛今觀推恩之典及於姪孫必有故矣

大興翁覃谿學士方綱撰述已見於彙刊書目中列目十七種附

刊二種題曰翁氏蘇齋叢書聲木謹案學士撰述實不盡於此且當時有出於自刊及門生故吏所刊實無蘇齋叢書之名中如七言律詩鈔十八卷蘇詩補註八卷皆門人曹文正公振鏞刊本元遺山年譜一卷汪本直刊本詠物七律詩偶記一卷門人謝學崇刊本彙刊書目中欲彙集學士撰述列入不得不假此名目亦編輯者不得已之苦衷也然學士撰述未見彙刊書目其已刊者仍有復初齋文集三十五卷詩集七十卷集外詩卷集外文卷上二書烏程劉氏嘉業堂刊本翁氏家事略記一卷韻字辨同五卷論語附記二卷孟子附記二卷詩附記四卷禮記附記六卷四種有畿輔叢書本與彭芸楣侍郎元瑞謝蘊山中丞啓昆同輯焦山鼎銘考一卷三元詩集卷廟堂碑考一卷未刊者又有金陵訪碑記五卷石鼓考八卷

祕閣唱和集 卷續集 卷小石帆亭詩續鈔一卷易附記十六卷書附記十四卷春秋附記十五卷大戴禮附記一卷儀禮附記一卷周官禮附記一卷孝經附記一卷爾雅附記一卷均見學士自撰之翁氏家事略記中實卽自訂之年譜又章柳詩話一卷見於復初齋詩集自註中

海鹽許嵩菴 昂霄以李義山詩註多有未當緣精爲校勘凡所徵引必根據新舊唐書而旁及於他說真玉溪之功臣也惜無有力者刊以傳世珍藏遺稿願後之人留意云云語見海鹽張青在 宗松捫腹齋詩鈔自註中聲木謹案義山詩博奧難解自宋已然宋劉攽撰中山詩話一卷中言李商隱錦瑟詩以爲令狐楚青衣之名宋許顥撰彥周詩話一卷中論錦瑟詩皆爲四庫提要所駁斥一篇錦瑟解人已難况全帙乎既有此

一家註本未嘗不可供人考證惜未刊行以致無人知之者  
乾隆年間刻有三希堂法帖三十二卷續編 卷三希之義雖

御製三希堂記有兼取希賢希聖希天之義實則以右軍快  
雪帖大令中秋帖王珣伯遠帖墨蹟皆晉代希世珍也弄藏之  
而名堂曰三希云云語見錢塘吳仲雲制府振械養吉齋叢錄  
中漳浦蔡文勤公世遠名其堂曰二希因以名集則又別有取  
意自謂事業不敢望諸葛武侯庶幾范希文乎學術不敢望朱  
文公庶幾真希文乎云云語見二希堂文集中

新城王文簡公士禎所編之感舊集十六卷久已膾炙人口咸謂  
出自王文簡公所手定故鑒別精粹可推善本而不知今世所  
行之感舊集係由後人所竄亂並非王文簡公原本聲木謹案  
長洲顧貽祿字祿百又號緩堂撰有吹萬閣詩文集十二卷乾

隆戊子家刊本前有里生沈文愨公德潛序詩集中有論詩絕句二十首中有詩云感舊新城灑淚頻搜羅遺帙慰陳人自從雅雨矜繁富頓失廬山面目真自註云昔見感舊集原本不及今刻之半云云是顧氏當日尙得感舊集原本不及今刻之半其爲德州盧雅雨齋使見曾所竄亂者多矣

嘉定王西莊太史鳴盛與同邑錢辛楣宮詹大昕兄弟等本爲中表兄弟學問淵博撰述流傳者如尙書後案十七史商榷蟻術編等書皆已刊行流傳甚廣惟所撰西莊始存稿廿四卷雖已刊行傳本甚罕予見其刊本卷一頌賦中如聖武遠揚平定西陲頌萬壽聖德頌聖駕南巡頌集五經語聖駕東巡謁陵賦平定準噶爾賦聖駕南巡賦西域效順大閱禮成賦皆承明時之大文章卷二律賦試帖詩卷三至卷十七皆古今體詩每卷各

爲一集中題曰古今詩省一體字想別有依据卷十八則長短句名曰謝橋集卷十九以後爲雜文

從前科舉之時最重掄元狀元會元解元盡人而知之矣而稱元者猶不止此翰林朝考第一謂之朝元優拔貢生朝考第一亦謂之朝元散館第一謂之館元鄉試副榜第一謂之副元第六名謂之榜元以填榜時居第一也鄉會中試者名居最末謂之鎖元順天鄉試中試前數名者復有南元之稱謂居南皿字號第一也甚至江南鄉試第十九名謂之官元以官號中試恆以十九名處之一時有官元之稱此等名稱尙在人人意中也聲

木謹案

錢梅溪

泳履園叢話云康熙乙酉科長洲蔣

學海以五經中試是科進呈題名蔣列於解元之前稱五經解元云云番禺張南山太史維屏松軒隨筆云太倉顧陳埽字玉

停當時有算狀元之名蓋以纂修律數淵源及自著鍾律陳敷  
二書而得名云云錢塘戴文節公熙習苦齋畫絮云唐靜巖爲  
國朝畫狀元云云但此等名稱不知係何人所授雖已見於隨  
筆卷 不如此詳故再錄之

棄婦詞本樂府舊名稱古今人詩集中多有之予最愛誦國朝趙  
秋谷宮贊執信飴山堂詩集中棄婦詞中有句云出門拜姑嫜  
十走一回顧心傷雙履迹一一來時路留妾明月珠新人爲耳  
璫不恨奪妍寵猶得依君傍寶鑑守故奩上有君家塵持將不  
忍拂舊意托相親云云信乎宮贊之詩以思路鑿刻爲勝也

元明人有欲用唐宋故實以代唐宋二字以名其書者如元之方  
回編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其名瀛奎者兼取十八學士登瀛洲  
及五星聚奎之義明之陳耀文編花草粹編廿四卷附錄一卷



其曰花草者以花間集爲唐詞草堂詩餘爲宋詞各摘其一字也四庫提要中皆斥其鄙俚不典以二字欲爲兩代國號焉有適合之字方陳之命名本意欲因難見巧宜其鄙俚可笑矣

漢孝獻皇帝之諡出於曹丕當時季漢昭烈帝在蜀傳聞獻帝已遇害諡爲孝愍皇帝明莊烈愍皇帝之諡亦出自我朝當時宏光諡爲思宗烈皇帝後人稱二帝者莫不曰漢獻帝明莊烈帝更無有稱之爲漢孝愍帝明思宗者其出於一家之諡轉廢而不用是何故耶豈人心趨向新朝自古已然流露於無形乎

錢塘厲太鴻徵君鷗以樊榭山房名集以其先世家於慈谿故以慈谿山樊榭爲號上元梅伯言郎中曾亮以栢梘山房名集以其先世家於宣城故以宣城山栢梘爲號嘉興錢警石廣文泰吉以甘泉鄉人名集以其家先氏本出自何故居在海鹽之甘

泉鄉故以甘泉爲號皆示不忘故土之義國朝類於此者尙多  
茲姑舉其記憶者記之

王 亥 子 孫 合



山 夕 生 子 孫 子



無一不可學習也外國女校以烹飪洗濯二者爲婦女當務之急深合聖人修身齊家之道彼雖不知有孔子孔子之理本屬中庸豈能外乎情理二字我國不知外國立女校之深心以何者爲急務徒震於其名貿然爲之以致所教非所用欲端女學非遠師孔子近法泰西如唐侍郎所云不可

明陳第字季立號一齋連江人初爲學官弟子俞都督大猷召至幕下教以兵法起家京營出守古北歷至游擊將軍生平藏書甚富輯有世善堂書目二卷刊入知不足齋叢書中所列唐五代遺書最富惜當時不久卽散佚平生粹於韻學撰有毛詩古音考四卷屈宋古音義三卷考證精密爲言古韻之開山真百世不刊之作復撰有寄心集 卷五岳游草 卷兩粵游草 卷今皆不傳大抵皆詩文集也聲木初以爲一齋以一武夫而

深諳文學研習古韻頗怪之後乃恍然本讀書種子也

天津王介山司馬又樸受古文法於方望溪侍郎苞撰詩禮堂古文五卷續編一卷乾隆十九年寫刊本中載侍郎論文章義法二字極精微奧妙錄之於此侍郎云至古文當觀古之制作者蓋古人非苟焉而作也有義焉非於聖賢精理微言有所闡明則不作非於世道有所維持關係則不作有法焉詳所當詳略所當略行乎其所以不得行止乎其所以不得不止又曰第卽所讀之經史暨在職所言事舉大旨而伸之意佳辭亦佳不必矜心作意始爲文也云云聲本謹案後數語新城陳碩士侍郎用光太乙舟文集頗得其訣卽桐城派文章家法也

唐代王維以摩詰爲字甚新穎其名與字皆引用佛經字佛教中有經曰維摩詰所說經又名不可思議解脫佛國品碑版中有

此經石刻八分書無年月玩其字蹟大抵唐人所爲也

國初陳允衡所編詩慰 卷國雅 卷久無傳本毛德琦編輯廬山志十五卷前有引用書目六頁中列此二書據此則毛氏當日實見傳本並引用之矣

道咸年間凡是讀書人出考小試家中人爲之預備羽毛單外褂一件四季用之以爲禮服生意人凡遇婚喪等事只能穿馬褂吾鄉俗謂外褂爲套子故呼馬褂爲短套子舍是之外無他禮服人非至四五十歲不敢公然穿羊皮如違之則他人背後指而罵之曰不怕骨頭疼酥乎此 先文莊公當日聞見如此

甲子十二月初二日上海新聞報中云日本人在上海事業計現在開紡織業者銀行業者九家海運業十四家貿易業八十四家其他實業七十八家教育十三校宗教事業十所醫事業五

十六家法律界四家出版事業廿四家外人招聘機關六處藝術界廿三家娛樂界十家公共事業十六所駐在官憲八廳云云此亦中國人所宜知可以備後來考查者也

光緒末年端忠愍公方任江督時於後湖濱闢一城門直通後湖僚屬擬名皆不合意自定名曰豐潤未幾繼任者卽豐潤張安圃制府仁駿天津縣舊城門有四文曰帶河歸極衛安鎮海光緒庚子之役爲外人所毀盡以其城磚運歸威海衛建築碼頭駁岸城門首四字合之爲帶歸威鎮四字豈真有數不可逃乎周秦及漢初人所撰古書雖皆通稱之曰子而四庫著錄分類各別如竹書紀年入於史部編年類逸周書入於史部別史類國語戰國策入於史部雜史類晏子春秋入於史部傳記類吳越春秋越絕書入於史部載記類孔子家語荀子孔叢子新語新



書鹽鍊論新序說苑法言潛夫論入於子部儒家類握奇經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入於子部兵家類管子鄧析子商子韓子入於子部法家類黃帝素問靈樞經難經入於子部醫家類太元經入於子部術數類鬻子墨子子華子尹文子慎子鷓冠子公孫龍子鬼谷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入於子部雜家類雜學之屬白虎通義獨斷入於子部雜家類雜考之屬論衡風俗通義入於子部雜家類雜說之屬西京雜記入於子部小說家類雜事之屬山海經穆天子傳入於子部小說家類瑣記之屬陰符經老子關尹子列子莊子文子入於子部道家類楚詞入於集部別集類其他諸子四庫斥爲僞書者入於各類存目中聲木撮取其著錄體例大略於此

我朝之定鼎燕京當時吳三桂率師迎降先行入關進爵平西王

攝政睿親王謂之曰爾回可令爾兵各以白布繫肩爲號不然同係漢人以何爲辨恐致誤殺云云見於

聲木

謹案据此則以白布繫肩爲號我朝開國之初已有用之者及宣統辛亥諸軍及巡警變亂亦以白布繫肩爲號蓋習聞舊事故得依樣葫蘆且白布爲號輕舉易得故人樂用之不謂區區白布遂墟兩朝社稷吁可歎矣

戰國時之齊宣王可謂昏愚偏謬至死不悟者蹟其行事與晉惠帝遼何異以羊易牛已見於孟子人人得而知之矣幽求子又謂齊宣王見屠羊者哀其無罪以豕易之云云予謂齊宣王苟不欲禽獸見殺可令通國茹素則禽獸蒙其福者多矣三代上視馬牛羊豕狗鷄同爲六畜豕之見殺同於羊羊之見殺同於牛且牛無罪羊有何罪豕無罪豕又有何罪焉用以羊易

牛又以豕易羊一易再易而不已豈非至愚極陋難以情遺理  
喻始終未明其故孟子猶謂其此心可以王天下亦姑爲是說  
未必能實有其事也

溧陽宋晉字雪帆

進士官至

侍郎我朝自國初

以來相傳天下第一本九成宮醴泉銘卽四十九字半本收藏  
其家後此本又歸定遠何地山侍郎廷謙家宋侍郎並撰有水  
流雲在館奏議 卷詩鈔六卷文鈔 卷其弟頤爲之編輯光  
緒丙戌鈔板

嘉定瞿木夫司馬中溶爲同邑錢曉徵宮詹大昕女夫學有淵源  
兼工行隸花卉草虫近白陽小竹諸家篆刻圖章亦頗入古收  
藏周秦彝器漢晉瓦甃摩挲考訂孜孜忘倦所居有銅象書屋  
古泉山館吉羊鏡室綠鏡軒富貴長樂之舫皆以所藏名之撰

2121-2048

著三十餘種經史金石各有專書詩文亦有專集惜遭粵匪之亂多半散佚如唐石經考異補證 卷係訂考錢宮詹之書泉志補正 卷吳郡金石志 卷武梁祠畫象考 卷古泉山館彝器圖錄 卷古玉圖錄考 卷等書均已燬他如集古官印考證六卷古泉山館金石目錄二卷近世已有印本書跋一卷藕香零拾本予寓湘時無意中購得司馬古泉山館詩集八卷同治辛未其子樹鎬刊本卷中為金閫稿三卷練祁稿一卷楚游吟三卷歸田園居詩鈔一卷中多言金石瓦甄掌故可資考證者實多然以予所知者尚有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卷搜羅極為繁富未及刊行稿本後歸入道州何子貞太史紹基家嚴鏡橋 可均編輯陽湖孫淵如觀察星衍家藏金石拓本為平津館金石萃編正續三十一卷未及刊行稿本亦歸於河

間龐省三都轉際雲復歸其于芝閣觀察 何子貞太史手

鈔之歷朝東華錄 卷當時每日手鈔以五千字爲率見於

曾文正公日記者積有四廚之多亦藏於觀察家中觀察絕嗣

死後收藏各物斥賣殆盡予以姓劉嫌疑其妻弟某某主持

其事祕不使知不知流落何所無可踪跡誠憾事也

曹操之七十二疑塚卽在今之直隸磁州境內久已爲人所唾罵

久矣光緒末年出土之碑如東魏高盛高翻與北齊高肅皆出

於其地俗稱爲磁州三高定海方藥雨 若校碑隨筆云按

磁州向謂魏武帝置疑塚於此自高肅碑出土後始恍然所謂

疑塚實北齊諸王陵寢云云聲木謹案方氏此論最爲確切曹

操之奸千古罕有其匹後世之依樣葫蘆者才智不敵其萬一

曹操應竊笑於地下其所以蒙此惡名亦由於自甘下流故天

下之惡皆歸之疑塚之說亦由是也

北京琉璃廠肆中帖賈高手每自謂以手捫帖可知原版翻刊及時代先後皆有一定之理同光間隸古齋掌櫃某某固帖賈中推執牛耳者以此試之與人共賭勝負竟爲他人所欺以此知徒供談笑之用未必能徵實事也國朝商邱宋牧仲中丞學論畫絕句廿六首自註云余嘗言黑夜以書畫至摩挲而嗅之可別真贋云云聲木謹案此乃廠肆帖賈以手捫帖之所本予懼其亦徒供一時之快論亦正同於廠肆帖賈也

番禺張南山太史維屏聽松廬詩話云厲樊榭哭姬人句云此生只有蘭衾夢其奈春寒夢不通李石農悼亡句云蕭齋一枕寒於水夢裏呼卿覆短衾皆情至語讀之令人酸楚云云聲木謹案予平生屢賦悼亡深悉此中况味每遇此等佳詩不忍卒讀

凡有德宮之喪者諒必亦有如孤鸞之自念其雌見鏡而舞者矣

三至堂相傳在廣東督署謂有某夫人幼隨其父長隨其夫老隨其子皆爲粵督同至任所予生平未履粵地不知確否果爾亦宦途中之佳話也南京江督署中有五至堂乃新甯劉忠誠公坤一所題額懸於第一路正屋中歷敘自己之五任江督年月原委亦人臣稀有之榮矣

北宋王觀國學林中考證漢晉以來足下座下几下席下閣下不宣不具不備不次等稱謂甚詳聲木謹案今人用此等字雖隨意寫出了不介意無分乎尊侮高卑然以予所記憶今人用此等字大抵各有一常用之字函牘中往往數見類如曾文正公喜用不 二字李文忠公喜用不 二字龔定菴祠部喜用不

錫不宣四字薛叔耘星使喜用不具二字彭剛直公喜用不盡  
神馳四字吳摯甫京卿喜用不二字先文莊公喜用不戩  
二字是也

近數十年之間南北各省競尙蕪湖鑊工湯鵬所作鑊畫相傳湯  
鵬居與畫師爲鄰日窺其畫畫師呵之謂爾亦能作此乎鵬憤  
而歸閉戶研求揉鑊作畫之法越十年乃成由是名聞遠近好  
事者爭相購置今世所傳鑊畫山水花木蟲鳥不等凡有天池  
湯鵬四字及年月上款者尤爲罕見皆以木範之懸於虛壁以  
爲屏障身價頗高然皆徑尺小景罕有巨幅更罕有字聯聞其  
巨幅必逾月累日始成生平不多作又有合四面以成一鑊名  
爲鑊燈亦不易得屢見於國朝名人詩文集中央山舟學士同  
書更以一詩詳紀其事一時司人倡和甚廣予見鑊畫甚多實



皆贗質湯鵬雖負此絕業然創之者難傳之者易近世蕪湖鍍工多能善傳其法依式仿造與湯鵬所鑄無異既無圖章款識之可言直可以偽亂真有謂湯鵬歿後其法不傳者非也造此語者大抵爲販賣古玩之人以見鍍畫非湯鵬不可藉以愚人

不加考求近世相傳考驗湯鵬鍍畫之真偽謂自根至杪及四旁皆一氣呵成無斷續之蹟不容以鍍釘釘入以資接續始爲真湯畫以此驗真偽亦殊不盡然本地鍍工高手多能照此仿製不難惟妙惟肖真賞鑒家或能辨之蕪湖縣城北門外之人多業鍍工夙精以水點鋼之法亦名聞遠近聞北門外有一井其水稍帶紅色鍍工必以此水點鋼乃成他水則否自近年洋鋼盛行蕪湖鍍工之業悉爲所奪業鍍之人星散井亦不治將涸矣蕪湖專門鍍業絕學因之將絕予擬編鍍畫譜一書備載

題畫詩文鈔撮僅數十頁未能成書後思此種譜錄亦可不作矣

元楊鍊崖 維楨古意詩云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

有婦夜夜白頭吟云云會稽王笠舫明府衍梅和孟郊古別離詩云黃金最輕薄買取別離愁不若長貧賤同心到白頭云云聲木謹案此二詩寓意深厚造語警闢頗得齊梁遺意使富貴子弟皆喻此旨則善矣

冷廬雜識謂明方于魯墨譜之言謂試墨如試金當略其色澤求其神氣其法用紫石研注水涓滴同磨多少同磨之一縷如線而鑑其光紫爲上黑光次之青又次之白爲下黯沕無光或有雲霞氣又下之下也此數語可爲相墨金鍼云云聲木謹案墨爲文房四寶之一文人所必需墨之佳惡所關匪輕此數語言

簡意賅不難仿試故錄之於此

予見安吉吳昌碩二尹俊卿書畫冊十二幀後有自跋云十數年前予曾爲潘碩庭譜弟畫八紙碩庭作古收藏雲散畫亦輾轉歸於子安仁兄因屬書四葉以成是冊唯碩庭墓木已拱追思往事爲之喟然乙巳新秋附記於是云云聲木謹案二尹善畫工篆刻爲一時稱最今雖死纔數年也書畫之冊由碩庭歸於子安又由子安歸於某家區區一書畫冊二三十年間已三易其主物之聚散雖無常而易姓之速誠有令人驚且笑者矣

澤州陳文貞公廷敬字子端官至

大學士爲國初名臣予

見其親筆楹語一幅眷念其故妾孔氏不已其文云廷敬遺屬大兒謙吉次兒豫朋乳名國瑞謹聽吾屬亡妾孔氏貧賤相從二十餘年于康熙十五年十月廿五日終于京師邸寓後日柩

歸原籍當卜地權葬我慟念其無兒無女孤魂無依我死後必  
祔葬孔氏于我墓中如不遵我遺命是悖逆不孝我靈必殛之  
伯叔昆弟遠近族屬親友人等申白所在 官司以大不孝論  
罪我死後有敢藏匿此遺屬希圖滅蹟者有人舉發到 官亦  
以大不孝論罪康熙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付兒豫朋收執同  
日書三幅一付謙吉一付豫朋一付弟廷繼廷懋廷辰廷統廷  
弼廷翰收執諸弟多在家止有廷統在京俟後日公同付與我  
暫留箚中其一幅豫朋尙小付妾江甯李氏收執豫朋長成給  
與收執 經筵講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澤州陳廷敬自書  
遺屬時年五十九歲下有花押一曰敬又有小字二行文云同  
僕人楊進王鎮暢錫珍付執云云聲木謹案玩其文義似皆爲  
其大兒謙吉而發想當孔氏生時嫡子事庶母卽未能盡禮故

于孔氏故後作此遺屬以諭其子謙吉想謙吉性同梟獍不善  
仰承父志不孝之罪無可逃迨故陳文貞公遺屬中防備如是  
周密惟恐其子謙吉之不遵設當時謙吉不孝不至如此之甚  
陳文貞公亦未必如此預爲防備可謂煞費苦心以爲孔氏謙  
吉無論矣陳文貞公所爲君子亦不能無譏焉

荀子中有勸學篇一章乃全書之篇名東漢蔡邕撰有勸學篇一  
卷見于漢志書雖不傳是以勸學篇爲專書矣光緒 年南  
皮張文襄公之洞亦撰勸學篇二卷實爲沿襲秦漢舊籍名義  
曾進 乙覽頗盛行于時外間傳聞爲綿竹楊銳所代撰銳於  
光緒戊戌八月六人之獄棄市張文襄公爲之流涕三日聲木  
謹案張文襄公廣雅碎金詩中自註云仁壽學生毛席豐綿竹  
學生楊銳華陽學生范溶皆高材生召之從行讀書親與講論

使牽經學云云据此則外間傳聞不爲無因楊銳字叔嶠光緒已丑舉人官內閣中書後以參預新政賞加四品卿銜

曾文正公奏議

卷頗爲外間所稱誦並非名不副實實論者

言過其實每謂之可追跡古人爲數百年來所僅見竊恐未必然也其中實多係幕僚代擬之稿曾文正公所親爲裁定者甚少然則所譽者並非曾文正公本人實譽其當日之幕僚其幕僚如薛叔耘副憲福成言奏議之稿多非曾文正公親筆云云吳摯甫京卿汝綸亦言在燕之稿多其所擬未可魚目混珠云云但他人奏議多出于俗儒所爲文正篤好古文幕中多係古文高手卽代擬之作比之他人誠爲足貴外間多有自爲選本以爲揣摩之用者遵義黎莼齋觀察庶昌亦欲專選一本商體例於吳摯甫京卿京卿謂曾文正公奏議薛副都福成選本最

善盡去他人之作及無關得失者專存曾文正公奏議之真卽再選亦無加于此云云見于吳先生尺牘中聲木謹案据此則薛氏選本最善專存曾文正公之真世以曾文正公奏議爲法者取于此已足矣

藥禪室隨筆云南皮張文達公任漕督時鈐小印曰二品教官其風趣可想云云聲木謹案豐潤張安圃督部仁駿任廣東巡撫時嘗語人曰此乃二品教官耳蓋以粵省公事事無鉅細皆總督專主巡撫位同虛設故爲此牢騷語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曾任廣東巡撫扼于總督瑞文莊公麟一志未展于去任時力請裁撤同城巡撫以之入告未允殆至光緒 年始奉 旨行之

高郵王石臞觀察念孫撰述刊入高郵王氏四種中久已流傳海

內又撰有丁亥詩鈔一卷詩共廿首當時其子敬之原有刊本  
遭粵匪之亂傳本甚罕江陰繆筱珊太史荃孫購得其本于宣  
統元年重爲刊行卷末有王敬之跋云先觀察少爲考訂聲音  
文字訓詁之學吟詠迺其餘事間爲里黨詩友涉筆逮通籍後  
輟不復爲此册題曰丁亥詩鈔蓋二十四歲時作也先觀察以  
詩法教敬之者備矣敬檢遺著付諸棗梨用志庭誥道光十四  
年甲午孟冬男敬之泣書册末云云聲木謹案石臞觀察一代  
經師遺著中惟詩文罕見雖寥寥廿首固當珍重視之予故備  
錄其子敬之跋語及其刊本年月于此

桐城光律元方伯聰諧有不爲齋隨筆卷庚云釋道安與習鑿齒  
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  
對向來不得其解近偶思得之蓋釋與識同聲借之言普天之



下人皆識已也。鑿齒依義答之，亦言四海之人皆習知已，釋須借識習則本字不借，故對尤佳。足以勝之。此正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之類。東坡送楊傑詩云：三韓王子西求法，鑿齒彌天兩勅敵。蓋以楊曾爲高麗僧，義天館伴，故用其事，可謂精當。惟鑿齒彌天對舉，雖曰互文，亦恐未詳本意。楊誠齋過太湖石塘詩：正緣王事遊方外，鑿齒彌天未當賢。亦同東坡至梁高僧傳以爲習先稱安，後對時人以爲名答，蓋不得其解，故顛倒之。以右釋，豈知其固不可倒耶？云云聲木謹案：此條可補惠定宇徵君棟箋註漁洋山人精華錄不及。

北宋開封篆隸二體石經原石久佚，拓本罕見。山陽丁儉卿舍人晏于咸豐七年以制錢數百文購得元以前舊拓孤本于舊書肆中，見于興化李孝廉祥媿生叢錄。凡周易書詩春秋禮

記周禮孟子七經各有殘帙共得叁百柒拾餘張分裝四大冊因撰北宋二體石經記一卷以考證舊文刊入自撰之頤志齋叢書中後此本輾轉流傳于光緒初年爲貴池劉聚卿京卿世珩以伍百金購得當時舍人復檢得其中重複之文叁拾餘張自寫目錄于後共計肆拾壹條另爲一冊以奇其子臣白太守壽昌太守粘附其父書並目錄于後自爲跋語以記顛末後予得見此本因其爲北宋二體石經一段故實故並錄舍人寄子之書及其子太守跋語于後以資考證書云獲碑帖頗多極有可觀詐從書肆得北宋仁宗時石經篆隸二體此卽玉海所云篆隸二體石經周密癸辛雜識所云一行篆字一行眞書是也南宋石經在杭州府學思陵正書今尙有存者至北宋汴學石經久佚顧亭林石經考雖列開封石經實未之見經義考亦云

佚竹垞謂沉于黃河之下杭大宗石經亦云汴石經亡于元末  
余所得者乃元以前舊拓本周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孟子各  
種其文小有異同可資考證玉海等書不言有孟子此可補史  
志之缺聞係吾鄉屠明經文林舊物余購藏之信人間祕寶也  
山夫金石存僅見過五碑余所得者竟有叁百柒拾餘張之多  
粘綴爲四大冊其中有重複者叁拾餘張另爲一冊寄汝等以  
供欣賞亦快事也我精神康健汝母亦好厚孫大孫女俱好家  
中大小平安十八日父字云云跋云宋開封石經世罕拓本吾  
鄉吳山夫先生金石存云嘗見四大冊于吳門薄自崑家乃尙  
書周禮禮記孟子文今又得此五碑意此碑之存于今者尙不  
止此考山夫所得周易二碑尙書三碑後又得周禮三碑蓋不  
及薄氏之半許珊林先生云碑今在河南陳留縣僅存周禮卷

一及卷五中數石餘經悉亡蓋修學宮時用作瓴甌矣是北宋石經又亡于山夫之後今家大人既得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孟子四大冊又以重複殘字綴爲一冊緘寄京邸俾昌等獲觀蓋較之吳門薄氏所藏有過之無不及此冊字數雖少而洪範明作晰已足正監本作哲之僞其餘之足資考證可知補北宋石經人間第一本也謹識而寶之時咸豐七年歲在丁巳閏端午日山陽丁壽昌敬書于宣南寓舍之竹韻軒下有印文二一曰丁壽昌印一曰臣白卽其字也

國朝定制各省之優貢拔貢必須補廩生後方准應考附生無應考之例是以曾文正公家書屬曾忠襄公國荃有旣未補廩不必應考優貢致使宗師笑我家外行之語而曾忠襄公卽于是年得優貢光緒 年溥玉岑侍郎 任江蘇學政考試優貢

江都董逸滄明府玉書亦以附生逕得優貢科名真有前定殊難預料聞以附生逕得優拔者朝考一二等始能作數若非是禮部所發貢單仍只稱優生而已不能以貢稱也

世說言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臣無助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助云云流俗相傳以爲我朝高宗純皇帝之事特辨正之于此

古人有以官爵入圖章者大抵如成親王之皇十一子王澍之天官大夫張廷玉之保和殿大學士皆崇官厚祿無異說也降而至刻某科狀元榜眼探花傳臚翰林猶可云此清班也降而至刻某科舉人進士吏禮部主事猶可云此正途也更有下于此者有以三次歐洲二次美洲東瀛往返八次爲圖章是直以行路爲官銜招牌矣予于山東候補道武進余亦齋觀察思詒所

撰之航海瑣記中見之

從前各省鄉試之場規聞爲林文忠公則徐所手定如中有云士子手持長大烟桿亦似專爲鬪狠而來者之語是也各省所立之粥廠其章程由阮文達公元任浙江巡撫所定以其章程美善通行各省其原定章程凡煮成之粥以布濾之不漏水以著插之不倒斯爲合格名雖曰粥實卽飯也二公以經濟勛業著名一時卽此等章程亦所手定其規模之善自不待言是以無不遵行之實亦各省罕有之事也

南皮張文襄公之洞本無詩集桐廬袁爽秋京鄉昶彙輯其詩名廣雅碎金編爲四卷刊入漸西村舍叢書中世人始得見其詩中有濟南雜詩八首其前四首所言濟南風景非親歷其境者不知此詩之妙故錄之於此詩云齊疆多海魯多山風土中和

是此間濟汶黃河三水會重局不在穆陵關龍山行盡麥田青  
沙路無泥十里亭山色雙雙齊入畫泉聲步步盡堪聽三泉聲  
沸涌珍珠花乳傾甌燥吻蘇甘輒定居揚子上清空得勝谷簾  
無清波綠繞舊宮牆流入牙城幾曲長秋柳蕭疏空照影吟詩  
如賦魯靈光自註云山東巡撫署爲明濟南王故宮引濟水貫  
其中王漁洋秋柳詩爲故王宮作也云云聲木謹案此條又可  
補註漁洋山人精華錄惠註本所不及

衡陽王而農先生夫之所撰船山遺書貳百捌拾捌卷得新化鄧  
湘臯廣文顯鶴爲之蒐輯湘鄉曾文正公於同治四年輯栞全  
書於金陵節署乃得大顯於世而曾氏刊本仍有未盡者厥後  
湘人翻刊曾本補刊龍源夜話 卷憶得一卷薑齋詩分體稿  
四卷薑齋詩編年稿一卷薑齋文集補遺二卷而龍源夜話憶

得曾目列未見又有四書訓義三十八卷實未刊行曾目亦漏落未刊二字僅于卷首重刊船山遺書凡例中言明惟四書訓義爲先生口授講章姑從緩刊云云而相宗絡索三卷夕堂永日八代詩選評六卷夕堂永日四唐詩選評七堂夕堂永日明詩選評七卷凡例中皆言已見容俟訪得全書再爲補刊云云至今尙未刊行是其遺書仍未能全刊亦可惜也

貴筑黃子壽方伯彭年於光緒年間以政事文學著聲名甚噪予于廠肆中購得其陶廬雜著二冊光緒己丑自刊本不分卷數內列書五種名目曰紫泥日記明范文忠公畫像宦蹟圖題詞明五忠手蹟考存黃忠端公明誠堂十四札疏證題詞以予所見頗有名不副實之議然管中窺豹可見一斑實不出明季山人鹵莽刊書之弊國變後其門生故吏等又爲之刊陶廬文集



卷新城王 方伯樹枏編輯明舊文存序中論其未得文章之法亦不足論矣

大興翁蘇齋學士方綱復初齋詩集卷二十七中有和劉石庵冢宰董文敏所題蒲圻萬年寺歇心處扁詩四首末一句云畫禪磨墨證何如齋扁重題肯借渠薊北句非湘北句劉尙書是董尙書自註云予諾爲石菴書磨墨齋扁也石菴喜仿董書故云云云聲木謹案涇縣包慎伯明府世臣藝舟雙楫中言劉文清公字學董書矜爲獨得之祕宜與吳仲倫明經德旋論書隨筆中深然其說觀此詩註則劉文清公當日之字學董文敏公並不諱固盡人皆知之矣

李義山詩集箋註行世者有朱鶴齡姚培謙程夢星馮浩四家聲木謹案桐城蕭敬孚茂才穆敬孚類稿卷十二中有方息翁先

生傳云先生姓方氏諱世舉字扶南撰有李義山詩集箋註其  
表弟江都程夢星借刻之世多有其書云云据此則程註之本  
本爲方氏原稿程氏攘而有之如郭象之註莊矣此事外間罕  
有知之者故記之于此方氏所撰又有漢書辨證 卷世說考  
義 卷家塾恆言 卷韓昌黎詩集編年箋註十二卷江關集  
卷春及草堂詩鈔一集一卷二集一卷三集一卷四集一卷  
蘭叢詩話一卷等書族子方 制府觀承校刊本久已行世

目録

一

莫楚齋續筆卷九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魯魚亥豕四字人恆用之桐馬莘羊四字別風淮雨四字其義亦同於魯魚亥豕而用之者鮮矣

康熙乙酉南巡至松江府車駕幸華亭縣求明臣董其昌後裔其裔孫建中應 詔並上所畫蟠桃圖以志慶祝卽 詔授湖北荆門府州判以易代之臣翰墨獨邀 睿賞默契 天心故有此 特恩洵千古之佳話我朝之盛事蓋 聖祖平日學書專以董其昌爲法內府搜羅墨蹟亦最多其推恩有由非濫賞也重讌鹿鳴 賜加官銜者自嘉慶丁卯翁方綱加三品銜始漢大學士 賜花翎者自故相于文襄公敏中始親王入直軍機處者自嘉慶四年正月成哲親王始可見我朝慎重名器防微杜

漸立意深遠洵足超越前代也

楊貴妃梁綠珠千古所稱爲美人者悉產於廣西明憲宗紀妃爲孝宗之生母亦產於廣西廣西洵產美人之所矣聲木謹稽考各書彙記於此楊貴妃爲廣西容州雲凌里楊山人小名玉環父早亡母葉氏懷孕十三月生妃有異姿都督部署楊康求爲女時楊元琰爲長史又從康求之携至京選入壽王宮時年僅十四元宗召入內賜號太真卒致安史之亂幾亡天下蓋天生尤物以亂人家國者梁綠珠爲廣西博白縣綠羅村人生而端嚴石崇爲採訪使交趾回道經博白縣以珍珠三斛買之終雖墜樓以報石崇亦無救於石崇之破家喪身紀妃雖未云有殊色然選入宮禁諒亦佳麗孝宗卽位後求其母家不得蓋皆所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者矣

康熙己未臨海馮蒿莽侍郎甦乾清宮賜茶賦詩侍郎有句云還看景運息戈鋌之句奉 上諭鋌韻稍生險韻排律用之不妨律詩似宜他擇侍郎卽面奏遵 旨改定詩云定有鄒枚供視草還看房魏畫凌烟 上首肯稱善云云見 聲木謹案 聖祖萬幾之暇留心文學論詩格律之細如此宜乎 御製詩文超越千古矣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中有論桐城派一條謂詞勝不如意勝意勝不如理勝理其幹也意其枝也詞其葉也三者具而後可以成文爲僞體者理不足而欲以奇勝是爲霸才歷代皆有之不如是不足見天地之大也云云數語頗爲中緊發前人所未發陳恭尹論詩曰感人以理者淺感人以情者深感人以言者有盡感人以聲者無窮詩之道所以後六經而獨存也云云所論實

爲入微亦學者不可不知也

古文家最忌累字累句長句卽累句之一也唐宋八家中惟曾子固文最喜用長句其醇實淵懿實從學庸得來後朱子專學曾文喜用長句卽學庸章句亦喜用長句今試舉學庸中八字以上之句大學得廿九句章句十三句中庸得三十八句章句廿三句可謂多矣

建甯朱海崖廣文仕琇王夫人墓志銘首數行云黃生鳳舉書狀求爲其母王夫人墓銘余義諾之及期來徵銘余以未暇爲辭生乃書告易期以俟余文而辭甚愠以余之勤於他人而獨爲己難也云云讀之令人失笑以盛氣求人作文銘其母雖屬孝道有乖雅道黃鳳舉字臨臯號裕齋建甯人諸生師事廣文受古文法相從最久稱高第弟子以此待師尤屬不可也

黃莘田明府任春日詩三  
佳矣然亦有所本唐詩  
易下西牆若無韓詩左  
桐城劉孟涂茂才開雖  
謂其文客氣浮詞囂  
亦言

爲方植之明經從弟  
栢堂集積之盈尺亦頗  
敘事文太多連篇累牘  
屢屢見之益有語錄爲  
時嘗與桐城方子和胆  
謂其文爲幕府之才久



四庫全書分類頗多微愷可見紀文達公昉當日細心檢查苦心審定洵足昭示萬世如同一書舊傳分類卽非一京口耆舊傳九卷則收入史部傳記類錦里耆舊傳四卷則收入史部載記類勿以書名相仿卽疑同爲一類也

東鄉吳蘭雪刺史嵩梁撰香蘇山館詩鈔廿八卷古近體各十四卷後人有有韻摺紳之說極言其廣通聲氣蹟近招搖因其詩並鄙其人聲木細閱其詩集殊不盡然決不足當有韻摺紳之目其全集 種中有鵝湖書院志四卷所列書院藏書僅廿四部雖屬從實編錄實以刪去爲宜未免示人以陋書院亦爲之減聲價旣無紀載之價值去之可也

光緒乙未會試後京師四川會館扶鸞言狀元必在川省時趙寅臣太守亮熙之子 太史曾琦以工卷策冠一時聞之竊喜

自謂川省若得榜首舍我其誰同人意亦謂然必膺是選及揭曉乃四川資州駱公驕學使成驥並不工書法以三甲自居因殿試卷策文中引用殷憂啓聖主憂臣辱等語大爲 德宗景皇帝所特賞由第九拔置第一命由天定洵非人意料所及嗣後每逢試差 德宗景皇帝必問故相孫文正公家範曰駱成驥亦放差乎卿等何不用之後官至山西提學使其眷念學使可謂至矣國變後學使復出仕夫己氏真有負於德宗也

浙江嘉興府屬嘉興秀水嘉善三縣明宣德以前本屬一縣後以縣境遼濶分置三縣畫府城中地盡隸秀水嘉興名爲首邑城中轉無片壤地方官不番僑寓鄰縣治事明萬歷時雖有剏議以府城前河爲兩縣分界者終未果行此種事洵屬他郡所無亦異事也

桐城蕭穆敬孚類稿中有云方望溪侍郎晚年賣蓮花池之田爲盛德之累云云聲木謹案天津王介山司馬又樸詩禮堂古文中有教忠祠祭田記一篇中言侍郎自謂始鬻吾桐城田以給繼則棄吾蓮池及田之在廬江者以益之以並置汪甯高淳兩邑祭田共三百餘畝云云觀於此記侍郎當時實因管業不便鬻遠處田購近處田未嘗諱言不致如蕭氏所云也

康熙廿二年臺灣一省始收入版圖至乾隆三十年已立海東崇文白沙新書院等四處以教育士子我朝文教覃敷無遠弗屆洵爲歷代所未有也

羅山王慎餘綠畦晤言中有云覃恩不及武偃武之心也典試統於文右文之義也云云聲木謹案此數語真能道出我朝列聖相承法良意美之制作超軼前代之盛德可謂善言矣

宣統辛亥以後

吏挈其妻彈

下有道我黼

君失職不平

實某部官吏

元陳樵撰鹿皮

淚杜鵑入洛

詞云縣火上

是咸淳賜火

語見陽湖蔣

皮子志潔行

鹿皮子慎終

人

唐宋八家雖詩文皆工後世選其文者約有數十家從無有專選其詩者華亭姚平山 培謙專選唐宋八家詩鈔五十二卷雍正五年七月遂安堂原刊寫字本內分昌黎詩鈔八卷河東詩鈔四卷廬陵詩鈔八卷老泉詩鈔一卷東坡詩鈔十八卷樂城詩鈔四卷南豐詩鈔三卷半山詩鈔六卷八家之中惟南豐詩見於古人著錄者甚少俗遂有曾子固不能詩之謬說流傳已久實則元豐類稿中原有詩集 卷呂公著嘗稱其行誼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至論亦公論也惟方回瀛奎律髓中論其詩最爲確協虛谷謂子固詩一掃崑體所謂餽釘刻畫咸無之平實清健自成一家云云此本選其詩三卷可謂別開生面獨具隻眼者矣

光緒初年及中葉國朝崇尚科舉名器猶未致盡濫如末年也

李勉林制府興銳雖爲曾文正公營務處不由科舉出身國家用之爲興泉永道十八年並未升遷直至甲午後始陳臬開藩末年遂以兩江總督授之矣朝廷用人實興衰治亂之關鍵君子觀於此可以知世變矣

國朝定制翰林院編修始有某某處行走等差使近見光緒四年季秋重修北流縣志廿四卷卷首列修志名氏其纂修人名銜云員外郎銜刑部貴州司主事上諭處行走壬戌進士李士琨云云部曹有某處行走字樣殊爲罕見

咸同年間粵匪亂時鹽綱頽廢吾郡巢湖藉乘機竊起販運岱山鹽因此致富者不計其數當時財力富厚開館延賓凡同郡之人只須有熟人介紹即可居於其中無所事事謂之吃大鍋飯

舒城王虛舟廣文靜涵曾在其中居住二年爲先文莊公言之如此廣文本先文莊公受業師也

幼時頑劣所誦五經皆敷衍成誦過時卽茫如捕風惟左傳快讀中所選之篇什少時所讀卽是此本垂老尙能記憶十二三歲卽知好之平生尤最好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一段及公侵鄭取匡爲其伐晉須靡也一段頗覺細味其語使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但不知書之感人果能如此抑聲木偏嗜如此恨無人質之也

揮金如土惜墨如金二語爛熟人口無一不知据懷寧姜穎生孝廉筠言此乃畫家祕訣凡用泥金畫須不惜工本愈多愈妙嘗見元人用泥金畫歷數百年顏色不變富麗堂皇如故卽愈多愈妙緣故所以有揮金如土之語墨筆畫愈淡愈妙故又有惜

墨如金之喻此二句乃畫理無有人知之者然惜墨如金四字亦有用之爲文章家祕訣者見於姚鼐惜抱軒尺牘

壽陽祁文端公鴛藻云壽陽俗儉凡新婦入門給棉十斤織紕而售展轉滋生不再授衣村民初不知織有藍明府者其夫人親教之云云語見甘泉董醞卿尙書醇度隴記中聲木謹案俗謂江南爲富庶之區雖不盡如是然吾鄉之赤貧者尙不至此宜乎爲俗人所豔稱矣

吳梅村祭酒偉業所撰梅村詩集廿卷向有靳榮藩吳翌鳳兩註本行世已久不謂仍有太倉鶴市程穆衡迂亭原箋太倉恆農楊學沆匏堂補註吳梅村先生編年詩集十二卷詩餘附箋一卷詩話一卷詩詞補鈔一卷久無傳本己巳八月崑山俞慶恩鳳賓編輯太崑先哲遺書排印本祭酒詩本足傳世又增一註



本更爲美善獨惜原有錢湘靈箋本佚去可惜不然有四註本矣

歸安錢念劬星使恂原名學嘉撰二二五五疏二卷立名甚爲奇異古今所未有其所以立名之故以任星使二年復在和義二國上疏五十有五故名頗爲費解星使又撰有財政四綱四卷中外交涉類要表四卷光緒通商綜覈表十六卷中俄界約斟註七卷皆於當時情事洞見原委非苟作者厥後江甯李小池廣文圭撰通商表四卷無錫楊仁山 楷踵撰光緒通列表一卷沈商耆等續撰通商綜覈續表一卷各書一再臚列頗便檢查於商務不爲無益故彙記之於此

世祖章皇帝貴妃追諡孝獻皇后董鄂氏滿洲正白旗人內大臣鄂剛毅侯碩之女年十八以德選入宮能謹事 皇太后盡禮

獨爲 世祖章皇帝所眷寵冠後宮 世祖於閨幃禮敬甚簡  
惟孝獻善伺顏色興居晨夕飲饌服御曲體罔不悉自言婦無  
外事不敢以女子干國政每言矜恤獄囚多全活者未嘗爲外  
家乞恩宮中衣飾無華采簪珥絕去金玉 世祖密有廢孝惠  
皇后意孝獻跪請曰必若此妾不敢生其穎慧慈惠知大體類  
如此順治十七年八月薨輟朝五日追諡加封皇后 世祖御  
製行狀述后懿美大學士金之俊奉 勅爲傳 世祖又有庶  
妃亦董鄂氏長史喀濟海女康熙三十三年薨並見錢塘張孟  
劬 采田所撰清列朝后妃傳稿書凡二卷乃修清史時所  
纂原本戊辰夏月山陰平劼剛 毅綠櫻花館排印遯堪外  
集本清史內后妃傳復經 金錢孫 兆藩就此稿復輯  
不如此詳孝獻獨承恩澤詳見於此草野調語遂有謂爲董小

宛沒入宮中者聲木故擇錄其語於此以免市虎杯弓誣譏我朝世祖

武進陶蘭泉 湘編輯涉園墨萃十二種共三十五卷已巳仲秋排印本搜輯頗備可爲參考之用惟目錄中刊鑑古齋墨藪四卷附錄一卷下註云汪近聖子爾臧惟高孫君蔚炳字穗歧曾孫天鳳云云閱之不解所謂檢原書觀之原書刊云汪氏鑑古齋墨藪總目後一行文云歛 汪近聖子爾臧惟高製 孫君蔚炳字穗歧曾孫天鳳輯云云爾臧惟高並列蓋二人君蔚炳字穗歧並列蓋三人陶氏去一製字一輯字玩其文義真令人索解不得雖原文如此商賈不知撰述體例猶可說也陶氏編輯叢書不應依原文列入目錄中令人費解只應註汪近聖等四字以符著錄體例陶氏何竟昧之乎

高宗純皇帝欽定四庫全書分藏大內者曰文淵閣圓明園者曰文源閣熱河者曰文津閣盛京者曰文溯閣在杭州聖因寺者曰文瀾閣鎮江金山寺者曰文滄閣揚州大觀堂者曰文匯閣謂之七閣藏書文滄文匯兩閣藏書均經粵匪之亂閉閣焚燬一字無遺曾文正公任江督時曾命莫友芝往揚鎮等內地訪求始終未獲一帙惟文瀾閣書雖經咸豐庚辛之變實賴錢塘丁竹舟主政申松生明府丙兄弟兵燹顛沛之中竭力搜羅收買僅得玖千餘冊復出其家藏書又於天一閣抱經樓振綺堂壽松堂別下齋味經堂醉經閣臥雲廬恬裕齋瞿硎石室清來堂結一廬甬宋樓退補齋持靜齋三十有三萬卷堂等十六家藏書家按籍徵求集人逐寫歷七年之久得叁千叁百玖拾陸種合之原收殘帙叁百叁拾壹種其殘編配全者捌百玖拾壹

種後又續補鈔叁拾捌種其求而未得者僅玖拾餘種閣中藏書共計有叁萬肆千柒百陸拾玖冊頓復舊觀蔚然爲江南文化所歸後生小子以後得窺中祕真當尸祝二丁鑄金呼佛事之君子之澤遠矣

凡人家中婦女不可亂相稱呼以供兒童嬉笑殊不知關係甚大分明清白家聲幾釀爲禍亂之階不可不思患早爲之防譬如姑母姨母舅母叔伯母姊妹等類每喜以男子之稱稱之恆有兒童不明世事偶見其母與長姑母同臥起語人曰我母與伯伯同睡聞者駭然殆至家中人爲之解明聞者每疑信參半閨柵以內之事他家焉能人人聞見清晰亦情理所宜然縱使坦然不疑已嫌多話總不如不亂稱之爲愈也

諸城劉文清公墉以書法名天下其撰述予只見其劉文清公應

制詩 卷詩集 卷

清愛堂寫刊本摹勒甚

精傳流頗罕知之者益稀詩似爲書名所掩實則詩並不工萬難傳於後世其平生讀書之法每取經史子集各一二本雜觀之中必有一二本詞曲小唱檢一本閱數行則易一本數本後必閱唱本數行又閱他書語見錢塘戴文節公熙習苦齋古文劉文清公詩集題跋中如此讀書真屬異事千古所稀有宜乎劉文清公僅以字蹟見文學萬難與他人爭席職是故也

朱子與呂成公同撰近思錄十四卷南宋葉采已有註本國朝茅星來江永復各有註本葉註失之簡陋江註失之繁蕪惟茅註詳略適中其於名物訓詁考證頗詳蓋積三十年精力所萃非率爾操觚者可比星來爲明鹿門 坤七世孫子前天無後其稿本爲寧化雷翠庭副憲鋟所得以授同里陰靜夫茂才承

方茂才愛護其書保守甚力並言已若將死當擇篤實君子付託收藏以待好學力義之君子授之俾爲刊布庶幾無負於翠庭先生三十年來命序之意與茅君三十年間用心之勤其用心良苦聖人列朋友爲五倫之一若茂才之待死友頗覺三代倫常去人不遠千古所當則倣奉爲圭臬者也

荆溪周止菴

濟研精詞學受法於武進董晉卿二尹士錫實

衍張翰風明府臯文太史之緒餘而論說時有牴牾因編輯詞辨十卷以明大旨一卷起溫飛卿爲正二卷起南唐後主爲變名篇之稍有疵累者爲三四卷平安清通纔及格調者爲五六卷大體紕繆精彩間出爲七八卷本事詞話爲九卷庸選惡札迷誤後生大聲疾呼以昭炯戒爲十卷既成定本寫付弟子吳淞田生端田生携以北附糧艘行衣衲不戒阨於黃流後復追

憶僅存正變二卷又恐久而復失亟錄以付刊並附介存齋論  
詞雜著一卷卽現行本詞辨是也光緒末造詞學盛行國變後  
尤甚惜乎此書亡後八卷令人有嘗鼎一臠之歎凡總集選本  
皆別裁僞體歸於一途以爲後生小子法俾知所則倣未聞有  
選本以昭炯戒者周氏此選可謂生面別開爲千古所未有其  
實於理亦通有勸不可以無懲有法不可以無戒不明示以懲  
戒之處焉知懲戒之在於是則周氏選本之微意也歟

江陰王吉臣孝廉家枚編輯同邑人及其先德撰述爲重思齋叢  
書予僅見沙張白定峯文選二卷翁照賜書堂詩稿一卷王堃  
宛委山房詩詞賸稿一卷王泰階青箱室詩鈔一卷翁照字朗  
夫更字霽堂雍正乙卯初膺 稽文敏公 荐應博學宏  
詞至乾隆己巳復膺 高相國 荐舉經學海內榮之少



工聲律中歲窮究經學兼漢魏唐宋諸家而參訂之謂漢魏諸儒博而賅宋儒約而精不入主出奴舉一廢百中有所得久而成書刊行者僅賜書堂詩集四卷文集六卷板片舊藏周莊蘇氏粵賊庚申之亂淪於劫灰孝廉購得其詩集四卷合併爲一卷刊入重思齋叢書中乾嘉人撰述傳世日罕朗夫徵君在當日尤負盛名其詩集至爲難得非孝廉之搜刻人幾不得見之也

晉謝承後漢書

卷現雖已佚終必有全帙復出之一日據陽

曲傅青主徵君山霜紅龕筆記山陽閻百詩太史若璩潛邱劄記平定張石舟明經穆身齋文集均言有是書徵君更言乃明永樂間揚州刊本永樂距今僅五六百年揚州又非僻地當時既有復刊本印刷至少有數百部散在天下雖歷經喪亂印本

當未絕於天壤也

離騷二字當是楚人方言屈原遂用之以名書其意取楚人通曉志不在行遠無事鈎輳棘刺令人難測此真三代命書名之意聲木謹案楚語伍舉曰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註謂騷愁也離畔也云云當時伍舉告楚靈王語其用楚方言無疑

江陵張公復廣文士瀛任蘄水縣訓導時撰地球韻言四卷光緒廿四年仲夏鄂垣務實書館刊本其書於各國疆域政俗雖僅略舉大凡而敘述頗詳自註亦甚簡要小兒於十歲左右讀之使略知地球大略情形實有至益雖譯音各有不同未可盡據爲典要此乃譯東西文書者之通病非廣文之咎也

乾隆末年和珅當國時欲以其女妻英照齋相國和其父德文莊公 婉言謝之德文莊公由是得罪後奈 仁宗睿皇帝爲之

昭雪並特因不許婚事嘉其不阿權貴 賜諡文莊亦身後莫大之榮矣相國後娶於薩克達氏漕帥阿莊恪公第四女初擬備選未邀 指婚德文莊公乃得爲其子委禽娶時相國年僅十三其夫人年已十七亦可見當時德文莊公爲子早婚之苦衷實有不得已焉者無怪 仁宗事逾多年復詢當年實在情形於相國深爲歎息在當時能不附和和珅確爲難能可貴德文莊公官至一品其卒也其子英和只稱其捐館舍其夫人卒只稱卽世立言矜慎可爲大臣子弟稱呼先人之法

武進呂星垣叔訥撰白雲草堂文鈔五卷詩鈔三卷嘉慶癸亥孟秋刊本興化任幼植侍御大椿序其文集云今夫義法非一家所創要非百家所襲必以己得己出者爲真否則僞耳故無義法之病爲蕪庸爲凌亂爲剽竊爲造作蹈空撫實互相譏彈五

十步笑百步也若其義精法熟言有其物行有其恆抑揚有其宜博約有其旨其理道不繁而自明其矩矱不擬而自得故其出之也早盡不期而中部伍不期而分其視無義法者誕先登而傷滅頂者矣云云聲木謹案侍御以博洽名久爲漢學專家並不以文章名而言文必有義法親切有味如此故錄之於此俗謂放心二字不謂周文王之時已有此等俗語召南草蟲章我心則降降下也我心則夷平也卽是放心之意

湘陰左文襄公宗棠以舉人入閣以致當時草野相傳議論紛紜有謂左文襄公於浙省軍務倥傯之時請開缺會試朝廷不得已賞給進士及翰林院編修皆臆說也當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克復肅州關內肅清左文襄公奉 上諭特賜進士出身晉協辦大學士復晉東閣大學士朝廷蓋以非常之功必有非

常賞勵亦非末葉濫賞可比我朝定制非翰林留館卒後不得  
諡文光緒末葉王文韶以進士諡文鹿傳霖以散館翰林諡文  
郭筠仙侍郎嵩燾之編修出於曾文正公之奏保在我朝翰苑  
中更爲絕無而僅有矣

全椒吳山尊學士第未第時續娶陽湖孫氏乃孫淵如觀察星衍  
族妹幼孤育於觀察家見於

書中外間不知者誤

以爲觀察胞妹學士至以垂老得仙四字爲印章以志榮慶頗  
爲人所艷稱當年學士計偕入都孫夫人送以詩云小語臨歧  
記可真回頭仍怕阿兄嘖看花遲早尋常事莫作蓬萊第二人  
云云亦見於

觀察本以第二名及第未幾學士果

以第三名及第一時傳爲佳話他日有編續婦人集者必有取  
於此詩所見二書惜皆忘其名矣

越南國阮淡如學士交撰十三經集句史論二卷同治十年其貢使從子阮懦夫學士有立携至中國以示湘陰李幼梅廣文輔燿同治十三年三月爲之刊行在史論中洵屬別開生面自明代集詩書論語文選爲文多至數百言遂另闢一種風氣予嘗見集書經爲四書文者揚州朱孝廉自入學至中試無一場一篇不集書經成文雖文人好奇何所不有實亦藏拙之一道也

光緒年間湖南一省以販運安化紅茶至俄國出售後皆成巨富其中尤以湘潭葉煥彬吏部德輝余介卿觀察金聲長沙朱兩田閣學三人爲巨擘三家之中又以朱兩田閣學稱最閣學以長沙省城外新開河案奉特旨賞給內閣侍讀學士尤爲海內所榮其生有異稟綜其生平自書服大黃千餘觔

黃連等涼劑四萬餘帖元明粉小薊檳榔尤不計其數迹其生平無一日不服藥而享壽乃至九十餘乃終洵千古之異人也  
蠡縣李剛主 堪傳博野顏習齋 玄之學世稱顏李撰恕  
谷後集十三卷雍正四年正陽月原刊圈點本光緒五年正定  
王氏謙德堂編刊畿輔叢書去其圈點重爲刊行其後集所以  
命名後字之意其門人樊輿閻鎬序謂後集者自康熙癸未以  
前倣歐蘇諸大家先生俱置之而惟存其後焉者也云云聲木  
謹案据此卽謂未見顏習齋 以前之文悉不存其篤信顏  
氏之學可謂深矣

宣統元年予路過湖南某縣某鄉見有巡檢衙署五開間到後六  
進前門照壁內復有大院一所內豎立旗桿二屋宇如新造者  
極爲整齊戲謂如作此地司官有好屋子住甚妙不意前人亦

有此項戲語侯官陳衍石遺室詩話謂陝西灞橋縣丞署在水中央環以垂楊萬縷閩縣王文勤公慶雲過其地笑曰官若可求吾願以巡撫換分縣也云云是亦愛其官舍矣

宋儒楊氏解鄒風牆有咳章謂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污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放肆而不反聖人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門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云云聲木謹案楊氏此語真能道出聖人心事其有功於經訓大矣至云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放肆而不反尤爲曲盡淫亂人情景後世雖非人君而淫亂者多矣其自始至終孰不自謂行蹤詭密神鬼不知實則道路喧傳無一人不知之而當局者猶謂人莫



我知也可謂愚矣

明張江陵當國日湖廣巡按朱謹吾爲建三詔亭江陵復書辭之  
中有云且盛衰榮悴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變遷高臺傾曲  
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於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鋪  
前一接官驛耳烏睹所謂三詔乎云云聲木謹案江陵相業彪  
炳史策在明代可稱良相觀此書其胸襟豁達大度才識並茂  
洵能擔荷重任數十年幾於富強信非偶然身後貶斥實非其  
罪徒令後人彌增感慨於江陵相業無損也

長沙林象鼎撰樵隱詩話十卷光緒丙子孟冬自刊袖珍本中有  
云隨園之盛名良由推轂者多又全在肯獎拔後進愛才如命  
一經其品題便成佳士感之者多故譽之者廣然則植人者實  
植己也云云聲木謹案此數語真能抉出隨園心肝當時隨園

之享盛名得厚賄實未嘗不由於此

長洲沈文慤公德潛編輯國朝詩別裁集

卷雖奉 高宗純

皇帝嚴旨申斥然謂其措置之未當非謂其評品之夫公也是以百餘年來流行甚廣究爲學詩津梁決非他人所能學步咸豐間江都符南樵孝廉葆森編輯國朝詩別裁續集 卷始於乾隆丙辰終於乾隆丙戌共一百廿年雖亦有刊本世人幾不知有此書亦可見沈選之善非他人所能續紹三代下直道而行信不誣也



莫楚齋續筆卷十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康熙壬午科場中設立官字號十名中分中一人以爲限制專以  
供官員子弟應試而設官卷之制內官三品以上及翰詹科道  
吏禮二部司官外官藩臬以上武官提鎮以上之子孫同胞兄  
弟同胞兄弟之子每舉人進士十名派中官卷一名副榜如之  
邊省免後來官卷未聞有中副榜者江南鄉試俗名第十九名  
爲官元以官卷中試最高名數以第十九名爲止兩主試以十  
八名內之魁卷歸之寒士使得一鄉魁美名也

長洲汪茗文太史琬嘗語人云士大夫行己不可無本末讀書不  
可無師承立論不可無依據云云聲木謹案太史數語最爲包  
括讀書不可無師承尤爲扼要漢儒最重師承授受有序源遠

流長有傳至十餘代者故其解經卓絕千古確有依據惟漢儒始能虛心求教實心受教不敢自逞臆見所以最重師承故能學問淵深靡有涯涘東漢 帝時班昭續成漢書馬融在當時亦博學者請伏閣從班昭受句讀其識見過後人遠矣偉矣試問現在清史稿成誰願伏閣從人受句讀耶

嵇文駿字步雲號春原無錫人年甫弱冠卽橐筆出遊當道荐主濟南書院講席時以俊秀主講實罕有之事婁縣姚春木上舍椿亦困於一衿以俊秀歷主夷山荆南景賢等書院講席士論尤爲翕然非道德文章冠絕流輩焉能如此嵇公後於道光壬辰中順天鄉試姚君則終於監生論者尤爲惋惜云

儀徵阮文達公元於道光六年任兩廣總督創立學海堂於廣州城北粵秀山專課經解詩古聲名文物幾於震天下其實當時

經費每年收入僅壹千伍百餘兩堂中無山長派學長八人專司課事每年僅四課每課以貳百金爲膏火學長每人修金年僅叁拾陸兩專課肄業生住院以十名爲限三年爲期期滿更換以期普及番禺林月亭孝廉伯桐撰學海堂志一卷紀載甚詳刊入修本堂叢書中予略舉其大略記之

邵岷字百峯元和人武生乾隆元年由太僕寺卿蔣漣荐舉博學鴻詞爲部所駁不準與試百峯雖武生實文人嘉興李富孫鶴徵後銘言其學博才敏其所爲詩最工游覽如五丁峽鷄頭關等作酷摹少陵云云仁和杭世駿詞科掌錄言其與秀水張庚皆工古詩而百峯登覽之作尤勝云云長洲沈文愨公德潛國朝詩別裁集言其七言律詩最工居然作手云云据三家所言百峯實當時之學人而詩才卓絕推爲作手不得仍以武生目

之蔣太僕荐舉確爲學問而然並非濫舉惜乎爲部臣所糾不得與試誠爲可惜以武生工文學荐舉博學宏詞不特爲我朝之盛事亦千古所罕聞也

潘義炳字蔚友號念堂桐城人諸生木崖

江孫淵源家學工

詩撰有念堂詩鈔 卷其論詩之語曰一代之風氣一人有一人之懷抱蛾眉不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不同氣而皆悅於魂其各抒性情一也又曰學詩者沉酣乎經史以裕其原浸淫乎漢魏以厚其質涵泳乎六朝唐宋以腴其華滋又曰詩貴立體而忌俗者五一日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云云聲木謹案茂才所論甚卓惜袁簡齋明府未見此論明府之詩俗意俗韻集中尤多未能見及此也

桐城方存之京卿宗誠栢堂集外編有復胡伯良書言作文之法

甚簡明節錄於此文云夫文非一端大抵以有本有用爲貴而其義法則在古大家文中求之辭宜質而不可俚義宜正而不可迂敘事宜詳明而不可繁贅記事宜簡古而不可晦拙是皆所當留意者云云又有答某書云修辭立其誠君子於人毀不可譽亦不可立一言於此千百世下皆信吾言之不妄而後爲不朽之言云云聲木謹案儒者立言雖不能如此而存心不能不如此孝子不誣其親况他人乎

詞曲命名有以新穎纖巧見者尙屬常有之事若詩文集則更罕見若唐陸龜蒙名其詩文集曰笠澤叢書四卷補遺一卷南宋鄧牧名其詩文集曰伯牙琴一卷附錄一卷元楊維禎名其賦集曰麗則遺音四卷明崔銑名其詩文集曰洄詞十二卷任環名其詩文集曰山海漫談三卷附錄二卷婁堅名其文集曰學



古緒言廿五卷國朝顏元名其文集曰習齋記餘 卷徐倬  
道貴堂類稿中有名曰耄餘殘瀋上卷爲詩下卷爲文錢國珍  
名其文集曰寄廬雜記 卷李象鷗名其文集公牘等類曰棣  
懷堂隨筆 卷戴豪名其詩文集曰贅言錄八卷附錄一卷李  
士葵名其詩集曰詩半 卷自謂古少今多故名曰半亦有名  
集而實非集者如宋曾鞏隆平集廿卷收入四庫史部別史類  
宋陳埴木鐘集十一卷收入四庫子部儒家類國朝陳瑚撰頌  
潭詩話二卷許丙椿撰敬園詩談八卷續編二卷實係詩集名  
之曰詩話吳文溥撰南野堂筆記十二卷實係詩話名曰筆記  
皆屬有心立異毫無意義不足訓也

吾鄉秋日只有雁來紅一種以之點綴秋光据習苦齋畫絮言有  
雁來黃異種也近聞有雁來綠者色如翡翠又居黃上他日乞

得此種當補畫之云云以天下之大奇花異草何限非羣芳譜所能備載亦勢理所當然也

予自十一歲至廿八歲在書房讀晚書每晚青燈一盞先文莊公嚴禁點燭並言從古至今只有書燈而無書燭如欲點燭纔念書終身必不能念出書來其事雖小極爲讀書不讀書之關係後來聲木以先文莊公之諭驗之他人果然如此始信先文莊公當日嚴禁之有由也

甲子十一月廿九日基督教徒謂之耶穌聖誕日上海各教會發出傳單中云基督教自西歷壹千捌百伍拾捌年卽南宋慶元肆年中國政府允許各國傳教後現在中國之天主教有主教伍拾人神父及女教士壹千叁百人基督教有教士壹萬捌千人受聖餐教徒叁拾伍萬人受洗禮教徒柒拾萬人新舊大小

教會捌千捌百捌拾陸所教會小學伍千玖百貳拾捌所教會  
小學生拾陸萬零玖百玖拾壹人教會中學玖百陸拾貳所教  
會中學生貳萬貳千伍百陸拾玖人教會高等以上學校叁拾  
捌所教會高等以上學生壹萬壹千柒百玖拾人教會醫院叁  
百貳拾陸所施醫地點叁百肆拾肆所教會看護學校壹百零  
陸所看護學生壹千叁百捌拾人青年會叁拾捌所會員伍萬  
捌千捌百拾貳人學校青年會壹百捌拾叁所會員貳萬肆千  
貳百叁拾伍人教會出版物甚多但以時兆月報通問報爲最  
巨云云据教會自己所說現在耶穌教會在中國勢力仍非小  
也

山東省城金波門宋曾南豐祠張勤果公曜專祠皆在焉有

濟南紀事詩中有云壽世文章勝功業崇祠還欲傍南

21307-20312

豐大足為文人吐氣意味頗賴人思索

錢塘金冬心

農涇縣包慎伯明府世臣字體皆太詭異墮入

惡道雖各有所本終非所宜金習谷郎爨寶子及中嶽廟等碑包專習唐武后所書昇仙太子碑明府藝舟雙楫中論書之語頗高所書不逮所論實不可以道里計其所自書自監人刻成之小倦游閣法帖全石雖間有損字尚未殘缺現存揚州江西富商 蕭怡豐家久無拓本光緒 年合肥蒯禮卿觀察

光典與怡豐家相識曾借拓壹百份今亦不知流落何所矣

曾文正公致吳南屏書中有云僕嘗稱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乎說理耳云云吳摯甫京卿致馬通伯學部書中亦有云文章不宜談理此前哲微言執事最不信此語究其談理之作實亦不能工也云云聲木謹案桐城文家雖喜言宋儒之學然義

理詞章考據三者並立不偏重義理所以能獨立千古桐城諸老以文學授受者幾徧天下予別撰桐城文學淵源考十三卷引用書目一卷名氏目錄一卷撰述考四卷詳言之而傳其義理者無人道咸之間方植之明經東樹目見漢學流行其燄甚熾毅然欲興復宋學傳授徒黨以與之抗並撰漢學商兌 卷以攻之卒之其文章一傳而爲戴存莊孝廉鈞衡方存之京卿宗誠天下猶知其人其理學一傳而爲蘇厚子徵君惇元文鍾甫茂才漢光鄉曲之間尙不知其名氏顯分軒輊矣

貴陽陳小石制府夔龍咏懷詩中有云一琴一鶴尋常事清獻當年浪得名云云其生平甚以清廉自負亦頗爲一時所稱而詩之語意亦有所本宋劉章曰臣書生無他長惟非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爲難臣以爲易見於

是以清濂自負者自宋已然矣

桐城吳摯甫京卿汝綸吳先生尺牘中有云某任冀州時有三起盜案逾期未獲實心愧前任冀州李鑑堂中丞秉衡善於捕盜云云自言之不諱實爲人所難予在濟南謀食時間王古愚孝廉振堯言曾聞曾文正公當日論幕中人材言及京卿有只宜讀書作文短於政事材不宜爲官之語知人則哲曾文正公之言所見遠矣

明人撰述迂謬頗多可笑者如邵寶撰學史十三卷其以十二卷象十二月多一卷以象閏每卷或三十條或廿九條以象月之大小且取日格一物之義四庫提要中言其殊可不必如此洵爲卓見古今撰述奚止千萬孰有如是之膠固鮮通者乎至其書之佳惡姑勿論也

魏笛生觀察茂林

人

進士官直隸永定河道向只

見其駢雅訓纂十六卷識語一卷註釋甚爲博洽嘗疑其撰述  
決不止此後讀錢塘戴文節公熙習苦齋古文中有房師魏笛  
生先生七十壽序言觀察所撰尙有易貫六卷別雅輯證四十  
卷覃雅 卷禮因一卷文法一揆六卷廣腋 卷天部類腋四  
卷國朝四十七科同館詩賦題解十四卷天部二十九聞 卷  
重校袁文箋補四卷帳中編略 卷此書自秦漢六朝以來經  
史子集諸大部薈萃書貫串搜羅剔抉丹黃甲乙數十年迄未  
成書蓋類書也復有類海探源 卷內分廿九門此少作亦類  
書也云云据戴文節公所述信乎觀察聞見宏富撰述等身惜  
乎多未刊行予所見者僅駢雅訓纂別雅輯證國朝四十七科  
同館詩賦題解三種後二種雖刊未見他家著錄

欽定皇輿表十六卷卷一卷三卷四卷六卷七卷十一卷十三卷十四卷十六各分上下二卷實廿五卷內府刊本原裝綻廿四本四布函康熙四十三年禮部尙書喇沙里奉 勅編輯其書本表格體例清晰易覽考證詳明洵非私家撰述所可比擬惟有一弊全書中空白太多徒佔篇幅若改爲直行可省四之三書僅六本取携既便價值亦廉惜無人爲之改製誠能得稍明撰述體例者即可從事尙不難也

南昌喻端士編輯新城王文簡公士禎皇華紀聞隴蜀餘聞池北偶談居易錄香祖筆記分甘餘話六種中論詩之語分志趣風雅感概考證評論彙編六門每門一卷彙編分上下二卷乾隆己酉五月信江枕山亭自刊本一本名諧聲別部一本名分類詩話一人所輯同時所出而序文例言兩書一字不易亦無一



言言其更名是真不可解矣王文簡公當日以避世宗憲皇帝廟諱以前刻書者皆改爲士正讀者往往讀正字爲去聲而不知非也漢書律歷志子爲天正王莽傳人民正營不安之意正字皆音征以正字代原名者正取其音同耳不然何取以正字代用自奉 諭改名爲士禎益見王言之如綸矣

番禺史穆堂宮允澄撰趨庭瑣語八卷退思軒試帖二卷詩存一卷光緒乙酉繼園自刊本附於其父春林 善長味根山房全集後其詩存僅七言絕句一百首皆以七十老翁何所求爲起句歷敘自己生平卽自述詩而又別開生面文人狡獪故無奇不有然此種詩年老之人以之爲遊戲則可決無佳詩更難傳世行遠也

永福黃莘田明府任以詩名一世後人頗有仿倣其體製所撰香

草箋一卷秋江詩集六卷秋江詩集一名香草齋詩集香草箋  
有雲窗主人註析分三卷補遺一卷後附明府之女黃淑畹外  
孫女林羣玉綺窗餘事一卷嘉慶己巳寶章堂原刊袖珍本復  
有寄聞軒註香草箋偶箋二卷甲寅福州宏文閣石印袖珍本  
陳應魁註有香草齋詩註六卷嘉慶甲戌永陽慧窩原刊寫字  
本王元麟註有秋江詩集六卷道光癸卯東山家塾原刊本明  
府孫婿葉夢苓字景西號松根侯官人乾隆壬午舉人官鳳山  
縣教諭復有香草齋詩註 卷聲木搜求多年迄未得見後見  
香夢苓與其次子殿材字紹能於乾隆五十一年  
臺灣匪人林爽文滋事父子俱被執罵賊而死云云是不特博  
聞之士其忠烈更堪與日月爭光明府之詩箋註之本有五家  
之多亦可見其膾炙人口留垂天壤矣

向師棣字伯常潞浦人諸生同治三年入曾文正公幕府任以支給出入數百萬無絲毫紊亂曾文正公甚器之委署上元縣知縣不就後忽遭奇疾曾文正公雖軍書旁午日必數視之及卒輓以聯云與舒嚴並稱潞浦三賢同蹶妙年千里足念吳楚尙有高堂二老可憐孝子九原心云云潞浦三賢之說在曾文正公當日不過偶爾一言後人竟據爲典要

朱 光恆編

輯潞浦三賢詩文鈔十三卷

楚善書局刊本所

謂三賢者卽舒燾綠猗軒詩文鈔六卷嚴咸受菴詩文鈔五卷向師棣涵古樓詩文鈔二卷舒燾字伯魯山東登萊青道舒夢齡長子嚴咸字秋農通政使嚴正基之子三人皆年少以才學鳴一時亦皆妙年同死故曾文正公云爾蓋深爲惋惜之也  
粵匪未兆亂以前民物殷富士大夫提倡風雅爭築園亭以爲讌

游之所衙署中尤數見不鮮雖官小如郡丞亦有自得之樂据東鄉吳蘭雪刺史嵩梁香蘇山館詩集自註謂吾郡江防同知駐紮無爲州署中有梅花壹百貳拾樹南樓可眺望九華諸山云云係當時送薛畫水司馬之官無爲州而作令人有緬想太平之盛

北宋黃庭堅刊集集後附其父黃庶伐檀集二卷久爲名教所不容四庫提要極爲詆斥析出別錄於前最爲允協不謂後來刊集仍有遵行之者同治元年二月寶應朱百臻畱卿百和炳卿百祿宜卿兄弟刊其父銓甫 士端春雨堂叢書七種其高祖朱之璣懷堂撰棗花書屋詩集一卷附於其父吉金樂石山房詩集後且並未列目其祖父朱毓楷幼則撰讀書解義一卷附一卷列目第四種在其父撰述三種之後又在吉金樂山房

文集之前此等不倫不類編置刊本不知何所取義朱百臻等刊於同治元年不應不知黃庭堅附刊其父伐檀集於集後之謬而仍踵行殊不可解或亦未曾讀四庫提要之過歟

海甯俞儼字生香撰詩集廿四卷娶婦烏程徐靜安字花蘊撰詩集四卷婦歸生香十四年卒生香合刊其夫婦詩名其集曰生香花蘊合集道光丁亥刊本亦集部別開生面者也雖云鍾於情然於古今撰述體裁全未看見故有此等奇異命名真鄉曲士之尤者也

姚慕庭明府濬昌撰其父石甫廉訪瑩行述多至萬餘言專言居官政績於文學概置之不道殊爲乖謬他人無文學可紀一言事功可也若廉訪文學未必無可紀之價值行述中無一字言及明府深知撰述體例不知其何以如此殊不可解

光緒廿年歲在甲午翰詹大考萍鄉文芸閣學士廷式得一等第  
一名合肥廂禮卿京卿光典炯知其源委心不能平語人曰某  
年玉皇大帝考十二屬兔子取了第一大衆莫測究竟那知月  
裏嫦娥在玉皇大帝處遞了條子聞者咸爲之噴飯草野傳聞  
說者謂考試之日 德宗景皇帝親書一條交閱卷官文云文  
廷式不許入二等崔國因不許列三等國因亦果于是考革職  
德宗景皇帝瑾妃珍妃原係同胞姊妹他他拉氏滿洲鑲黃  
旗人 侍郎長敘女志文貞公銳之妹瑾妃于宮內屢有乞  
請珍妃尤有寵于 德宗景皇帝學士館于志文貞公家兩妃  
從之讀書因是代爲請求推此屋烏之愛本年十月兩妃特奉  
孝欽顯皇后懿旨以近來習尚浮華屢有乞請之事均着降  
爲貴人云云海內人士益信當時之事人言嘖嘖確有原因非

齊東野語可比也

明王世貞字元美太倉州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至刑部尙書爲嘉靖七子之領袖初元美以結詩社定社中詩友爲七子曰

李夢陽

何景明

徐禎卿

邊貢

王廷相

王九思

康海

後又

改爲前七子又稱宏治七子後七子曰

李攀龍

王世貞

吳國倫

宗臣

徐中行

梁有譽

謝榛

又稱嘉靖七子又後五子

則南昌余曰德德甫蒲圻魏裳順甫歙縣汪道崑伯玉銅梁張佳允肖甫新蔡張九一助甫廣五子則崑山俞允文仲蔚濬縣盧樞次梗濮陽李先芳伯承孝豐吳維嶽峻伯南海歐大任植伯續五子則陽曲王道行明甫東明石星拱辰從化黎民表維

敬豫章朱多燿用晦常熟趙用賢汝師末五子則

用賢

京山李維楨本寧鄞縣屠隆緯真南樂魏允中懋權蘭溪胡應麟元瑞其又廣爲四十子皆元美一人所主持其當時奔走天下士一時詩流皆望其品題得其一言以爲輕重非高才博學焉能如此惟恩怨過于分明臨清謝榛茂秦詩本極工本在七子結社之列乃因興國吳國倫詆明卿爲糞土小嫌遽摺之不得與于七子五子之列而四溟山人集 卷終在天壤國朝定制各省首府及外府附郭州縣大半皆兩縣同城江蘇省城蘇州府屬首縣爲長洲元和吳縣三縣初不解其故後聞人言長元吳三縣每縣地丁錢糧各伍拾萬兩吾皖亦江南大省全省幾于僅比長元吳三縣當日分治未嘗不由於此吾皖最大州縣爲宣城縣每年地丁錢糧僅拾萬兩縣小者僅數萬兩



外間已有金宣城銀六安之謠江蘇洵財賦之區非天下所能及卽皖贛同列江南三省中亦儻乎後矣

天津王介山司馬又樸自訂年譜一卷中有云當年十四五時余情竇甫開慾心甚熾曾欲盜一婢爲其母所覺而止又有所悅一婦已乘醉鑽穴以就之忽悔悟父母知之急爲娶婦又云余信道不篤偶爲人誘得非分財百金以致喪志棄館走山左求富幸不得云云聲木謹案司馬夙從桐城方望溪侍郎苞游立身行事以宋儒爲依歸侍郎甚賞異之自記往事如此不文過自不吝改過左傳有云過而能改善孰大焉能不文過自是君子之用心較之以文過爲宗旨者其用心相去遠矣司馬不惜自書之以告後之人聲木更不惜重錄之以告後之人

明陳耀文撰正楊四卷專糾楊慎丹鉛四錄之僞謬其中肆意毒

詈如云不通太橫髻髻之見無目之人等語千古著書向無此例四庫提要謂其鬻起爭名語多吹索醜詞惡謔無所不加殊乖撰述之體洵屬公論不刊徐文靖管城碩記中復駁正陳耀文十餘條考證益爲精密大抵考證之學推勘益精如築室然後來者居上亦理勢使之然也

蠡縣李剛主

堪之子長人天死方望溪侍郎與之書謂吾兄

著書多訾訾朱子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俱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云云平江李次青方伯元度天岳山館文鈔中著論駁之所言誠是但侍郎書中又有云泰伯無子伯魚早喪况吾兄子姓甚殷固知所陳理弱情鄙不足移有道之胸云云是侍郎早已自言理弱情鄙並非謂顛撲不破之理在當時不過勸慰中之一語雖有語病

已自言之固未嘗堅護已見也

詞家之有柳永周邦彥猶詩家之有李杜也蘇軾辛棄疾猶詩家之韓蘇也吳文英張炎猶詩家之有溫李也晏殊歐陽修秦觀晏幾道猶詩家之有王孟韋柳也葛立方趙師使猶詩家之有元白也姜夔史達祖高觀國等專言格律後人易於學步是以三家詞習之者最多以有規矩可尋不難照式摹擬之故因現在時人多喜言詞聊記其大略如此

幼時讀唐詩有夜合花開香滿庭之句意謂凡花之香者無逾於此頗欲得見此花以爲快及年廿歲姊婿李伯行侍郎經方贈先文莊公兩盆並言出產嶺南則更大喜過望終日摩挲花下以待其開及至開時花色白宛如野百合全無香味近嗅之且有微臭始悟唐人作詩未必得見此花姑以夜合三字起首

耳詩人之言不可信如此

朱文端公軾之卒 高宗純皇帝就坐地御書帝師元輔四字以爲輓額戴可亭相國 嘗爲陳碩士侍郎用光言之見侍郎

太乙舟詩集自註

尹師魯在北宋以古文負盛名所撰河南集廿七卷自宋以來久已淹沒各家所藏僅有傳鈔本至乾嘉年間長洲陳貞白

善爲古文於北宋獨好河南集謂其簡古質實自班孟堅以下未有能及之者後得葛氏本及同里吳君仲伊善本復博考諸書校定同異勒爲一本刊於嘉慶十三年正月自有此刊本世間始能復得見河南集其有益於文苑甚大尹師魯在當時與歐陽修同以古文馳名時人稱爲歐尹今歐集徧天下家喻戶曉河南集幾於失傳非陳貞白一刻後世竟無有知其人讀其

集者文之顯晦亦有時深可駭異此所以賴有後世揚子雲也  
吳縣石琢堂方伯韞玉獨學廬文稿中有凌波閣藏書目錄序文  
末云古人云積金與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與子孫子孫未  
必能讀然積金既多賢者損其智愚者益其過積書者子孫即  
不能讀亦不致損其智益其過而爲之累也云云語意甚善不  
妨作如是觀念但積書雖不致如積金之有損子孫不賢論斤  
秤賣依然與積金等耳

閩縣林亨大

瀚訓子詩有云何事紛爭一角牆讓他三尺又

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云云真達人之見記  
得光緒 年邑人某氏有佔予家屋基數尺者 先叔考資

政公函告

先文莊公時

先文莊公任川督以此詩寄回

先叔考資政公亦悟遂聽之今其家已無髻齡徒爲他人佔耳

蘇東坡云以我觀書則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掩卷茫然云云聲木謹案藏書而不能讀讀而不能用以異是

納蘭常履坦中丞安遭際休明宦轍所至數十年間幾徧天下乃薈萃其見聞所獲名曰受宜堂宦游筆記四十六卷乾隆十一年八月男珉琇琦等同校刊圈點寫字本用單宣紙印字既工整圈點分明刷印如新洵屬貴人之游記貴人家之刊本筆記四十六卷中分十四省計京畿八卷盛京二卷山東二卷山西二卷河南一卷江南三卷浙江十卷江西三卷湖廣一卷廣東一卷廣西一卷雲南一卷貴州三卷西陲二卷北路六卷其中所缺者僅川陝閩三省洵屬筆記中之創格絕無而僅有者中丞又編有二十二史文鈔一百零九卷久已風行海內固滿洲之撰述家也

明嘉靖中顧耿光自海南移紅豆樹植於虞山之芙蓉莊大可合抱莊廢樹在田中爲萑苻所燬乾隆元年復長孫枝後又盈把云云見王夢樓太史文治夢樓詩集常熟顧鎮注中聲木謹案此言紅豆故實最爲簡明因錄之於此

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本

二語流傳甚廣幾於盡人

皆知韭固無不知之者惟菘究不知爲何菜雖歷繙典故本言之詳細終不敢指爲何菜惟明陸容菘園雜記云菘卽白菜可謂簡潔痛快固可家喻而戶曉矣

建寧朱筠園明府仕玠梅崖廣文仕琇之兄以古文名一世明府亦以工詩聞當其任鳳山縣教諭時撰小琉球漫志十卷分目有六曰泛海紀程一卷海東紀勝二卷瀛涯漁唱二卷海東賸語三卷海東月令一卷淡水社寄語一卷門人吳聲煒寫

定乾隆三十年仲秋女壻徐家泰刊本寫刊甚精傳世頗罕獨惜其中自載其歌詩甚多頗非地志所宜有明府工詩自刊詩集可也溷之於地志中雖詠鳳山縣之事亦宜去之臺灣一省於康熙廿二年始收入版圖鳳山縣故實無多不得不添湊以成卷帙亦編輯時不得已之苦衷耳

南宋諸儒中有未讀春秋三傳卽侈言著書意欲傳之後世者趙鵬飛撰春秋經筮十六卷書中不知成風爲莊公之妾僖公之妾作疑詞以虛懸之目不睹三傳所以如此見於四庫提要中聲木謹案宋儒空疏雖久爲後人所詬病然如趙氏之鹵莽輕易著書宋儒中亦不多見未可舉一而廢百也

尹文端公繼善撰尹文端公詩集十卷嘉慶庚申秋月其第十三男慶保 溫陵 署刊本袁枚編輯曾承基校字前有袁簡



齋明府枚四六文序字係恭楷連史紙印摹刻甚工隨園詩話謂尹文端公詩多係疊韻有疊至十次八次者觀刊本詩集雖間亦有之殊不盡然當時蓋偶一爲此明府誤以爲全詩皆然尹文端公聯姻帝室勛業爛然本不藉詩以傳與文人爭短長其家蓋因其素好吟咏而刻之耳

常熟王次山侍御峻乾隆二年授江西道監察御史拜命甫三日卽劾罷左都御史彭維新當時直聲震京都天下仰望丰采旋以丁母憂在任僅半月後遂杜門不出歷主揚州安定徐州雲龍蘇州紫陽等書院以高才直節自甘暴棄于休明之時吾知其意果何在也所撰艮齋詩集四卷病中自述一卷乾隆癸酉夏月長洲蔣棨誦先校刊寫字本極工緻惟傳本甚罕殊爲憾事惟病中自述謂水經正文爲後世所亂與註混淆然其書

實古今水道之準繩病中嘗釐正經文至鄙註精核惜舊箋但註古事于是書水道之變遷名號之異同未經考及欲合唐宋以來諸書參以近時府州縣志勒成一書名曰水經廣註云云聲木謹案近世宜都楊守敬于水經用力甚勤自謂水經經註混淆爲伊一人獨得之見發千古未發之祕不知侍御早已言之于百餘年前守敬之言真無稽也

皇朝通志

卷之四

莫楚齋三筆序

予撰續筆既成復編三筆十卷體例仍如前其中雖多徵引前人舊說不盡出于己意然北宋衛正叔有云他人著述惟恐不出于己予書惟恐不出於人聲木雖不敏竊願附此義果使後人見其採輯尙無疵謬可備參考許其附驥以傳使微賤名氏千載下得掛名於藝林之末如江陰繆筱珊京卿荃孫所云則予心已大慰矣不賢識小本聖人所不禁聲木雖學淺識卑亦喜于故紙堆中尋生活生平于桐城文學授受淵源考核較詳目錄之學亦稍涉藩籬嘗于國朝詩文集筆記詩話等書中搜求我朝小掌故或亦爲不賢識小之一端乎蜀後主孟煜題金樓子後詩序有云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則謂之不見虎可也謂之見虎亦可也已巳五月廬江劉聲木十枝原名體信字述之自序



莫楚齋三筆卷一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鄒漪字流綺博學多聞好著述游婁東吳偉業之門偉業綏寇紀略半出漪手生平交游多名士新城王士禎歲暮懷人絕句所謂花時曾過九龍山第二泉邊挹妙顏是也見無錫金匱縣志文苑傳聲木謹案吳偉業綏寇紀略行世已久從無有知其半出鄒漪之手亦可補註漁洋山人精華錄卷五惠山下鄒漪過訪條下以補惠氏所未及

番禺梁鼎芬字星海號節庵官至湖北按察使自宣統辛亥國變後爲人書件後鈐一印文曰本自江海人五字聲木謹案此五字本六朝謝靈運詩詩云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云云鈐此印文隱寓黍離麥秀之痛傷心人誠

別有懷抱非隨波逐流者所能比擬也

國初之時人材輩出兩舉博學宏詞得人最盛雖下至胥吏亦有潛求經籍著書傳後以與文士爭短長者洵美談也張文炳字明德絳州人康熙中由供事議敘官至泗州知州撰易象數鈎深圖三卷公餘筆記三卷聶欽字劍光泰安人少爲府胥撰泰山道里記一卷皆刊行於時均見皇朝通考經籍志

李杜韓蘇等集後人爲之箋註者甚多而可與頡頏者厥惟李義山詩集南宋劉克莊張文亮各有註本今皆不傳固無論矣明釋道源有註三卷國朝朱鶴齡因之成詩註三卷補註一卷程夢里有箋註 卷姚培謙有箋註 卷馮浩有箋註 卷皆有刊本行世吳江徐逢源海鹽陳許延寧化李世熊安居王恕海寧許昂霄滿洲高文良公其倬各有箋註之本未刊而諸家評

本蹟近於陋亦不贅述語見馮註李義山詩聲木謹案程夢星  
註本本桐城方扶南 世舉所撰世舉有編年昌黎詩註十  
二卷極精審甚行于世程與方本爲中表方故讓善于程假名  
刊行說見程晉芳勉行堂文集蕭穆敬孚類稿

桐城一縣爲國朝文學淵藪能文章者前後相望可謂盛極一時  
同邑士人留心鄉邦撰述輯成桐城藝文志 卷搜羅甚備然  
仍有未盡者予溜覽所及復得六種錄之于此錢秉鐙字澄之  
撰有五代史註 卷見蘇州府志方正瑗字引蘧號方齋撰有  
方齋補莊 卷見皇朝文獻通考連理山人詩鈔 卷見國朝  
詩人徵略吳日昶字函三撰有世儀堂集 卷見上江兩縣志  
吳自高字若山撰有善卷堂四六註釋十卷孫元衡字湘南撰  
有赤嵌集四卷均見皇朝文獻通考



阮大鍼工詩撰有詠懷堂詩集已見 筆卷 予又見焦山石刻  
中有阮大鍼宿焦山大半在烟雨中四詩詩既工麗字亦恣肆  
頗有徐季海蘇長公遺意是不特工詩且工書其石刻中有一  
印文曰佳木之友四字頗難索解想亦有取意矣

高宗南巡駐蹕浙江行宮本建于西湖浙人相傳某年 高宗于  
行宮外西湖中架木放烟火時天朗氣清因爲時過久忽湖中  
波浪掀天風雨驟至說者謂西湖中龍神不安怒而出此雖屬  
無稽之言猶可想見太平天子盛事浙人又相傳本地如有兵  
災西湖之水必變異色粵匪之亂未及浙境西湖之水早作赤  
色光緒十年中法開釁西湖之水僅有極淺粉紅色予幼時曾  
見之未幾果有寧波之役

南皮張文襄公之洞翰軒語中有云古今體詩忌好自譽譽人如

酬應詩譽公卿必曰韓范守令必曰龔黃將帥必曰衛霍詩則李杜文則韓蘇之類受者滋愧作者失言至于述懷藉口杜詩自比稷契之語信口夸誕尤爲惡習云云聲木謹案張文襄公此語洵屬詩中萬金良藥曾文正公國藩論文臆說亦云稱人庸德不可愈量貶猶加慎云云亦卽張文襄公之意孝子且不誣其親况施于他人豈可有愈量之語

仁和龔定庵禮部自珍詩集內己亥雜詩中有云手捫千軸古琅玕篤信男兒識字難悔向侯王作賓客廿篇鴻烈贈劉安自註云某布政欲撰吉金款識屬爲編纂予爲聚拓本穿穴羣經極談古籀形義成書四十卷俄布政書來請絕交書藏何子貞太史家云云聲木謹案禮部此語爲南海吳荷屋中丞榮光而發所謂某布政者因中丞任福建布政使時曾屬禮部編纂鐘鼎

文字未及成而罷見于中丞筠清館金文卷首中世所行之筠清館金文五卷其中註釋字義甚小證果使當日以禮部所釋之本刊行必較原書爲承逞一時之意氣無故絕交道州何氏書籍字畫出獨未聞有此書稿本想久已遺佚矣

臨桂龍翰臣方伯啓瑞道光辛丑探花詞中有云一年孫郎雖美不如錢更教輸卻王郎好未卜誰家云孫君鏘鳴年二十三錢君寶青年二十一且未鄉王君錫振年二十四猶未聘也云云見浣月山謹案三人年相若已捷南宮仍未娶或未聘真科也錫振後更名拯字定甫號少鶴官至通政使副張文毅公芾女弟未久旋卒續娶山陰施

司

上元梅伯言郎中曾亮授古文法詳見予所撰桐城文學淵源考

南宋黃勉仲 裳演山詞卷二譜蝶戀花云千二百回圓未滿  
人世悲歡此景長相伴行到身邊瓊步款金船載酒銀河畔云  
云聲木謹案此卽俞蔭甫太吏樾試向天邊看明月已經千二  
百回圓句所本

醫學世界首期藥物學綱要序中云西醫論略內科新說爲管同  
所譯述云云聲木謹案長洲王紫詮茂才韜瀛濡雜誌言管嗣  
復在滬主于英人合信譯成醫書三種云云嗣復字小異上元  
人同子傳其父業能文章工算學與合信合譯西醫略論三卷  
內科新說二卷婦嬰新說一卷卷端中只題管茂材撰未著嗣  
復名予撰桐城文學淵源考已爲之更正更詳記之于此

王益吾祭酒先謙致蕭敬孚明經穆書云見在所輯古文辭專就乾嘉以來諸人採錄遙接惜抱之傳從前佳文未入類纂者元多今若一律選登似于續例不合况惜抱所遺而我收之隱然有與先輩競名之意非末學後進所敢出也惜抱同時如梅崖絜非諸君尙可錄入薑塢惜抱所從受業者亦當併登陽湖諸公若惲子居輩體稍未醇要有不可磨滅之作皆嚴汰而酌採之後來賢俊雲興姚氏之緒論流行于東南或親得師承或轉相私淑雖成就大小不同然未不由其門徑義法而能自立者故于姚氏以後各家務在網羅徧及其以古文著稱未臻絕詣又無他書傳後者因人存文擇錄尤者一二藝以見其概不以古文名家而他書必爲傳人者雖集高一尺亦不入選區區別擇之私不審高明謂然否云云見虛受堂書札聲木謹案祭

酒此編體例謹嚴論議暢達固較黎氏爲勝然亦不能無弊祭酒錄三十九人之文共四百五十篇其中錄曾文正公國藩文捌拾壹篇姚鼐文伍拾柒篇梅曾亮文捌拾篇吳敏樹文肆拾貳篇朱仕琇文拾柒篇吳定文拾叁篇惲敬文貳拾柒篇張惠言文拾篇管同文拾捌篇龍啓瑞文貳拾陸篇其餘貳拾玖家共錄文柒拾玖篇雖羅列諸家少者僅錄文一二篇似不足盡諸家之長所錄十家爲最多成爲十家文鈔亦一病也

自明以來以龜爲名者殊不數見我朝有羅鑿龜字鶴年湖南長沙人諸生撰有思貽堂文稿 卷

小倉山房詩集中做元遺山論詩絕句並自註云遺山論詩古多今少余古少今多兼懷人故也云云聲木謹案金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首廿九首皆論古人末一首乃自謂並未論及同時

一人新城王文簡公士禎做元遺山論詩絕句四十首間及同時人如崔不雕 華等簡齋明府所言非當時耳食卽筆誤

恩施樊雲門方伯增祥于光緒己亥七月三日夕得一曾孫命之曰喜子並系以詩末二句云合使阿琦蒙上賞河間示罰我論功自註云紀文達公爲其孫樹馨娶婦彌年不孕文達答之十樹馨守宜昌親爲先祖言之云云見樊山續集卷九聲木謹案紀文達公遺事後世相傳非止一端此爲其孫樹馨太守所言更爲的確又見 言有平姓娶婦文達于常禮外另

贈詩韻一部問之則曰不過平上去入而已無他異也聞者亦失笑

南宋遺民真山民撰詩一卷收入四庫提要稱其爲宋末遺民第一流推挹甚深予溜覽其集集其詩句爲聯語姑錄于此以備

遺忘五言云舊夢青編在無營白晝長守拙疏生理心寬不貯  
愁此中有幽致便覺少塵埃唵懷愁渺渺孤坐思悠悠時事三  
緘口虛明兩竹牕樓閣莊嚴界古木老成人携書來過此點易  
露痕香風定香烟直牕明報月來楹低簷得月境靜晝偏長地  
皆宜避暑花外步清晨園林三月景濟楚一書房孤唵誰是伴  
皓首抱遺經獨坐本無况閒居安所之七言云萬事如棋君看  
取九轉無丹別自全豪揮彩筆詩千首建括相望天一涯

國朝道咸年間同時有兩蔣衡一字湘帆自稱拙老人江蘇金壇  
人諸生寓居揚州瓊花觀十二年專寫十三經 後經

爲之進呈 賞國子監學正銜卽以此本勒石亦卽我朝  
石經一字丕紹號芝岡江蘇長洲人諸生官至江西按察使又  
有兩吳汝綸皆官直隸冀州知州一在道光時見歸安陸心源



金石學錄補一在同光間卽世所稱爲吳京卿夙負盛名者也

明宗室朱

睦樾藏書甚富編有萬卷堂書目

卷素罕

傳本近代湘潭葉煥彬吏都德輝刊入觀古堂書目

種中足

供藝林考核聲木謹案其書目類中內府經廠書目一卷福建書目河東書目江西書目京書目等帙皆當時各省官刊書目與今時官書局書目無異今時若有言其家有官書局刊書爲藏書鮮有不笑其陋者

以宗室之貴搜羅之富不諱

言之猶存古人篤實遺意非後人專喜矜張者所可比擬也

四庫全書著錄體例亦有未能畫一者蓋以卷帙浩繁百密必有一疏實情理所宜有其中類如唐韓偓香奩集三卷朱彝尊曝書亭集八十卷原本有風懷二百韻四庫均削去不錄持論可謂正矣元楊維禎復古詩集六卷中多香奩之體黃之雋香屑

集十八卷雖係集句全屬香奩之體皆一例收入豈以韓偓之孤忠勁節爲唐未完人故特嚴其例以待君子北宋沈括夢溪筆談且言香奩集爲五代和凝所僞作託名于韓偓提要亦未言及言風月之書者始于唐崔令欽所撰之教坊記一卷北宋陳振孫已深斥其猥褻亦收入四庫明梅鼎祚青泥蓮花記十八卷余懷板橋雜記三卷其體例與教坊記相同皆入存目而于青泥蓮花記且深斥其勸百懲一洵屬確論

合肥張靖達公樹聲歷官數省當時在其幕中主持筆墨者實惟何梅生孝廉嗣焜張靖達公故後其家中因當時奏稿多係孝廉所代擬請其編刊奏議 卷未成而卒江陰繆筱珊太史荃孫踵成之孝廉于張靖達公故後不應他姓幣聘及張靖達公長子謫卿閣學華奎署川東道一招卽往當時相傳有不

適異姓之謔後孝廉復爲盛杏蓀尙書宣懷司筆札

國朝婦人能詩者不可勝紀能文者僅數人若言學問終當以棲

霞郝蘭臯主事懿行原配 王照圓 爲最所撰列女傳

補註八卷列仙傳校正二卷儼然漢學家言又撰有詩經小記

卷夢書一卷閨中文字一卷與夫合撰和鳴集一卷末附祭

財神詩一卷同治 其孫聯蓀等校刊郝氏遺書本光

緒十年復續刊醴書堂集于東路廳署惟詩經小記 卷未刊

郝氏書目錄已見彙刊書目不知何以易名曰郝蘭臯著述主

事所撰醴書堂詩鈔僅二卷中有詠書帶草與雁來紅二七言

古頗爲他人所罕詠實爲將來志羣芳譜者所必採輯

益都趙秋谷宮贊執信撰談龍錄中有云詩中須有人在不當爲

縹渺無着之語使人人可用處處可移云云予嘗懷此語讀亭

林詩集中有悼亡五首真覺此詩他人不能移用而至情流露可歌可泣實爲別開生面詩云獨坐寒窗望稟砧宜言偕老記初心誰知游子天涯別一任閨燕日夜深北府曾縫戰士衣酒漿賓從各無違虛堂一夕琴先斷華表千年鶴未歸廿年作客向邊陲坐歎蘭枯柳亦衰傳說故園荆棘長此生能得首邱時貞姑馬鬣在江村送汝黃泉六歲孫地下相煩告公姥遺民猶有一人存摩天黃鵠自長飢但惜流光不可追他日樂羊來故里何人更與斷機絲云云五詩已錄入自纂國朝悼亡詩輯中更錄于此以資諷詠

瑞安孫藻田太史鏘鳴道光廿一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撰有盤阿草堂詞 卷爲合肥李文忠公鴻章會試房師少年巍科急流勇退年未三十卽罷官歸里坐享山林福者五十餘年及光

緒廿一年李文忠公卒時太史仍健在其輓聯中有云弟子爲相業數十年尤先其師而薨云云亦師弟之美談我朝士大夫家通行規矩凡喪家刻訃文只能用于平等或平輩之人如有尊親及祿位太相懸殊者另用楷書書以訃之李文忠公卒時爵位既崇且年登大耋門生故吏徧天下對于太史仍用楷書訃之當時頗有詫爲異事者又師弟稱呼北京相傳普通規矩弟子對于師稱受業對于師母稱門下士對於師之師稱小門生對於師之師母稱門下晚學生現在倫常乖舛禮教淪胥感恩知己之風當早已滅絕于天下矣

王文簡公士禎所編唐詩神韻集 卷見于文簡公自撰各筆記中儀徵汪韓懷刑部棣嘗校刊行世寥寥僅數十首見王蘭泉侍郎和蒲褐山房詩話是當時實有是書實已刊行但非全帙

耳聲木謹案曾購得唐詩神韻集六卷卷端題漁洋山人原選  
雲間俞仍實胡延慶輯註周京王鼎同訂卷一錄拾壹人詩叁  
拾首卷二錄壹人詩貳拾陸首卷三錄叁人詩貳拾首卷四錄  
拾壹人詩拾玖首卷五錄貳人詩貳拾伍首卷六錄拾叁人詩  
貳拾玖首共錄肆拾壹人詩壹百肆拾玖首文簡未言人數首  
數與侍郎所言數十首不合疑文簡原本復加竄亂乾隆辛亥  
秋日俞益齋 仍實楓溪澹遠軒寫字圈點袖珍刊本前有  
俞氏行書自敘云余向讀國初諸大家詩每服漁洋山人之詩  
其神韻殆不可及蓋調音宮羽之先別味酸鹹之外會心不遠  
而妙契無言餘蘊所流孰窺元緒繼得其原選唐詩神韻集益  
悠然于宗尙之不苟而嘉會承學者靡窮也詩不拘初盛中晚  
第協于神韻者則登是選後賢或廣其所訂便失山面目概

從舍旃往年侍先子于錦江官署課餘多暇輒憶舊聞標注成帙惜行笈無全書不免貽譏挂漏歸訂胡君竹堂相與竣事今秋寓谷水西偏兼質之周君二禪王君條山謬蒙褒許因付劄劄氏便子弟誦習而已行遠云乎哉昨晤條山先生謂近閱漁洋翁感舊集序知尙有本朝詩神韻一選至今未見刊播異日當訪諸同志倘得如延平之劍一時合并尤足慰余私淑漁洋之願也夫云云據俞氏所云又爲原本汪氏刊本既未得見其竄亂之蹟無從考核亦憾事也

永明周仲澤銑詒季譽鑿詒昆季收藏錄印甚富凡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官私鑄印一千有奇唐宋遼金元印押稱是同編共墨齋藏古錄印譜十卷光緒癸巳印行當時爲之搜輯者則有高要何昆玉濰縣胥倫高文翰杜維周等爲之鑒定者則有宗

室盛伯熙祭酒昱福山王文敏公懿榮漢軍許旭堂部郎延暄  
銅梁王孝禹觀察瓘亦一時好古之士後聞周氏子孫不能守  
已售歸豐城余介卿觀察金聲觀察亦喜收藏字畫其家以販  
運安化茶至俄致富暫時可不致易姓矣

吳越錢忠懿王金塗塔一版縱二寸有奇橫約寸半陽面佛像已  
漶不可析其陰有吳越國王錢宏俶敬造捌萬肆千寶塔乙卯  
歲記十九字記下別有人字蓋編次意也按曝書亭集誌此譌  
稱武肅者竹垞翁實未之見故繫元周方泉詩於後爲據周詩  
但從如來捨身象起議亦未確指爲忠懿今可以證其失矣趙  
味辛舍人携出示客前輩覃谿學士因搨數十紙並作長歌學  
士語余塔本四版上函以蓋友人曩于陝中睹之模製旣多流  
傳在世茲特一中之一耳余分所拓歸展玩不足亦成是章云



云見昭文吳越甫禮部蔚光素修堂詩集引聲木謹案此言金塗塔出自目睹最爲確切故記之于此

大興翁覃谿學士方綱復初齋詩集自註云嘗舉王漁洋先生所論次書目凡伍百伍拾餘種云云聲木謹案學士此書久無傳本存佚未可知予欲踵爲之撰王文簡公論次書目考 卷有志未逮以後不知能償此願否

嘉慶癸亥滿洲福禹門太史申偕同志二十人倡立城西文社謁鮑覺生侍郎桂星稱弟子當從游之時惟常軒荔巖已舉于鄉餘皆諸生未幾同社十九人皆登科第亦熙朝之盛事科名之佳話師生之美談名氏科第均見覺生詩鈔茲復備錄于此癸亥之明年爲甲子鄉試中式者五人崑峯那莪中峯岳魁藹堂三福謚齋恆安緒堂福保又三歲丁卯科中式者六人雲

亭鍾祥禹民銘德清園永泰雲橋毓書顯堂榮第宗室醴淦奕溥而捷南宮者乙丑常軒穆彰阿後任中堂己巳崑峯緒堂皆以知縣用禹民授編修謚齋任中書惟崑峯兩試皆旗元歸班待選禹門戊辰中鄉試繼與醴淦並入詞館荔巖鍊麟出宰楚北至甲戌會試翥青雲麟成進士出宰秦中丁丑圖南聯捷入農曹清園同榜庚辰會試樞之慶辰亦捷南宮中惟藹人早逝未與云云自來同社科舉之盛未有盛于此者

宣統元二年間厲行官吏戒烟禁令森嚴素來有癮者莫不喘喘當時滿洲瑞莘儒制府徵任蘇州藩司札飭官吏戒烟文告中有諸公不必畏難本司前有十五年之老癮尙能一旦戒斷不惜以身作則明爲勸告云云見者謂其頗有先儒誠實不欺遺意

近見 報中譯有西人哲列米貼羅言論謂男子得善良婦人乃天之大惠與也其聲如音樂其笑如櫻花其腕爲健康之藥石其舌爲誠實之參謀其胸爲溫和顧問之府其勤勞爲男子之理財庫有善良之婦女乃有善良之奴婢觀家畜之肥瘠可以知主婦之良否云云聲木謹案西人言男子得善良婦人乃天之大惠與一生幸福全在于此家畜且蒙其福可謂罕譬曲喻至情至理非身歷其境者不能道其隻字天誠大惠與哲列米貼羅矣

近人謂各携酒食聚飲謂之蝴蝶會不知實爲壺碟會聲木謹案趙味辛司馬懷玉亦有生齋集中言京師士人各携一壺一碟醱飲諸其聲曰蝴蝶會云云司馬爲乾隆四十五年 召試舉人官青州府同知是乾隆時已有此稱矣

胡天游字稚威號雲持山陰人諸生乾隆 荐舉博學鴻詞藻  
耀高翔才名爲詞科中第一當時以持服不與試丁巳補考以  
鼻血大作納卷而出後修志太原病太守周西鯨來視稚威拱  
手曰公來甚佳別矣卽瞑氣縷縷若騰烟須臾張目曰不能不  
再生人間爲南人乎爲北人乎公爲籌之周泣下曰人南歸南  
曰然遂氣絕云云見袁簡齋明府枚所撰墓志銘聲木謹案明  
經天才絕特駢文當推爲國朝冠冕其行事頗有晉人風度故  
摘錄其語以廣異聞

長洲彭尺木進士紹升博學工文研求理學復通釋典世人推爲  
理學家別派當時與之最爲莫逆者爲瑞金羅臺山孝廉有高  
吳縣汪大紳茂才縉族子秋士布衣績長洲薛家三孝廉起鳳  
四家之集均賴進士編輯刊行後經粵匪之亂刊板皆焚燬光

緒初年進士曾孫芍庭中丞祖賢編刊長洲彭氏家集復因進士平生最契之友四人遺集陸續付刊中丞追念先德並念及先德友人可謂能追遠矣而四人卒賴當年友誼遺集不致淹沒亦交友中之佳話佛家所謂因果也

大興翁覃谿學士方綱自撰之翁氏家事略記實卽年譜中有云嘉慶二十年九月十二日集親友公議妾王氏扶正並樹崑生母劉氏一併正名俱稱夫人云云聲木謹案以妾爲妻經籍懸爲厲禁扶正二字未見載籍只流俗妄人相沿有此名稱學士生平素稱媚事宋儒持律甚嚴不失銖黍不應有此等非禮失教之行自鳴得意假言集親友公議實欲委過于人其居心狡詐險賊顯狠不啻蛇蠍諺云名士好財理學好色學士兼有之以視王莽事事仿周禮其居心亦猶是耳

豐順丁兩生中丞日昌于向光之間廣招譯客延聘文士譯成番人六大洲地球圖說成書一百餘卷秀水楊利叔孝廉象濟嘗爲潤色見汲冢詩文存聲木謹案此書卷帙繁富採譯浩博可供研求者必不少獨惜此書坊間未見傳本恐當時譯成未刊中丞當日以通洋務知名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養知書屋文集中有自倫敦致李文忠公書云今時洋務中堂能見其大丁禹生能致其精沈幼丹能盡其實其餘在位諸公竟無知者云云據此則中丞繙譯之書必有可觀中丞富有藏書所編持靜齋書目可供考證中丞故後其子孫不能守早已易姓番人地球圖說一百餘卷稿本想亦與之俱去矣

前人別立名號必另有取義然亦有奇異以病自名者慈谿鄭寒村性晚得痺疾改其名爲風烏程張鑑效之因取同聲之字更

其名爲蹇見張鑑冬青館古宮詞自敘獨山莫子偲徵君友芝  
晚號眊叟說文言眊爲耳目皆廢之意見宋元舊本書經眼錄  
皆未免好奇太過後人不必則效也

常熟言寶侯

良鈺編集續岡州遺稿八卷道光壬寅刊本中

有新會胡大靈布衣方題黃道娘墓詩自註云黃家巨富盡以  
施僧至今僧俎豆之歲掃其墓墓在故居村口云云聲木謹案  
此等事實人世罕有之事佛之魔力可謂神通廣大矣

尙書罔水行舟孔傳丹朱習于無水陸地行舟孔疏鄭元云丹朱  
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額額使人推行之案下  
句云予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尙未除非效洪  
水之時人乘舟也云云聲木謹案史記夏本紀作丹朱無水舟  
行則是丹朱習于洪水之時舟行便利今水已治無須舟行矣

仍居舟中在陸地行之是安于習慣只知守舊不達時務舟無水自不能行不得已額額使人推行謂之固執鮮通不能因時制宜則可謂之大惡則未也德清俞蔭甫太史樾賓萌集中丹朱商均論極力爲之開脫不爲無見

儀徵阮文達公元撰廣陵詩事 卷序文中有云讀廣陵耆舊之詩且得知廣陵耆舊之事隨筆書記動成卷帙博覽別集所獲日多遂名之曰廣陵詩事其間有因詩以見事者有因事以記詩者有事不涉詩而連類及之者大指以吾郡百餘年來名卿賢士嘉言懿行綜而著之庶幾文獻可徵不致零落殆盡至于爵里族姓或有舛誤遺文佚事再當補遺尙望同志君子訂而續之云云聲木謹案文達以宏才博學卽隨筆記錄亦體例謹嚴議論明達後來撰鄉邦文獻者當以此爲法



前宋順帝被逼禪位曰願生生不生帝王家隋帝侗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不復生帝王家二帝之言何若是之悲痛史家殆以劉裕楊堅以凶暴權詐取天下誅鋤前代子孫太甚故于二家末代子孫特記其悲痛之語以警世人

平江李次青方伯元度撰國朝先正事略六十卷久已風行遐邇予又購得其補編二卷光緒乙酉孟夏敦懷書屋刊袖珍本卷端雖題平江李元度輯玩其筆意決非方伯所撰或他人重其書代爲編輯冒名刊行因其中亦有可供考核者故備錄其目于此卷一錄徐枋徐繼思李容陸圻劉獻廷吳偉業侯方域汪琬宋琬趙執信劉體仁顧貞觀吳兆騫胡渭毛先舒鄭性顧祖禹張貞生嚴繩孫潘耒汪紱胡方邵廷棻鄭燮厲鶚褚寅亮沈彤段玉裁金榜梁同書桂馥武億潘諮蔣湘南潘德輿蔣琦齡

魏源等叁拾柒人卷二錄吳敏樹孫鼎臣張金鏞胡錫燕苗文琛楊彝珍劉熙載楊翰郭嵩燾張修府龍汝霖鄧輔綸陳寶箴鄧繹王闈運朱克敬闔正衡等拾柒人其名氏多已見國朝先正事略尤屬不善作僞

春秋魯昭公十二年左氏傳云楚靈王聞子革之言捐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云云聲木謹案左氏極言楚靈王悔過之誠形容盡致未免太過悔過之誠與否在于寸衷不在食寐焉用皆廢檀弓載曾子言執親之喪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猶以爲過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况悔過耶論語稱孔子發憤忘食亦未嘗言不食寐也

南宋呂祖謙編宋文鑑一百五十卷內收張才叔經義二篇一題爲惟幾惟康其弼直一題爲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而四庫提要

簡明目錄顧炎武日知錄均言宋文鑑只收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一篇未知何故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在宋人經義中最爲傑出朱子節錄其語入經書註又嘗於醉後口誦之見于

傳世傳世之作豈在多乎

古人之名可隨意增減晉文公名重耳而左傳云晉重魯申晉悼公名周而左傳云使荀蒞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周子曰累累稱之毫不爲異通鑑魏紀黃權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胡註葛謂諸葛孔明云云是馬遷葛亮自三國時已然其所由來者遠矣

湘鄉曾文正公國藩生平以工于聯語自負嘗云與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所作工力悉敵有包辦聯語之徽號見

聲木謹案侍郎聯語世不多見曾文正公聯語有搜輯編刊于曾文正公雜著後者約有數十聯窺其用意殆欲以山谷生硬作詩之法通之于聯語所作皆生硬不諧聲律謂之爲別派則可謂之爲佳則未敢許也厥後桐城吳摯甫京卿汝綸善得其意較之曾文正公益生硬不諧人口且多作七字句于山谷詩尤屬具體而微此聲木夙昔之私意如此



荇楚齋三筆卷二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常熟毛潛在

晉席屢世餘業藏書甚富校書甚精刊書又最

宏前人遺業賴其搜羅校刊永傳于世不可勝計不朽之業卽  
在於是故汲古閣之名照耀海內垂數百年實爲目錄學中一  
大家聲木謹案小石山房叢書中有汲古閣校刊書目一卷補  
遺一卷刻板存亡考一卷其中汲古閣主人自撰而自刊者僅  
有香國二卷隱湖題跋二卷尙有明四秀集 卷明詩紀事  
卷明方輿勝覽錄 卷明詞苑英華 卷海虞古文苑 卷海  
虞今文苑 卷虞鄉雜記 卷昔友詩存 卷救荒四說 卷  
隱湖小識 卷隱湖唱和詩 卷永思錄 卷宗譜 卷先賢  
隱湖遺稿 卷共十四種未刊以汲古閣刊書之精且富自撰

之書何難刊刻其未刊者仍有如此之多猶見篤實之遺以視後世鹵莽滅裂以撰述刊行自矜學問者其用心之相去有不可以道里計者矣

近代康有爲梁啓超均謂秦西以學爲史無代蔑有而我國之以學爲史則始于黃黎洲云云聲木謹案我國以學爲史者始于南宋實代有其人代有其書朱子撰伊雜淵源錄十四卷記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門弟子言行明馮從吾撰元儒考略四卷敘述元代諸儒學派各爲小傳劉元卿彙集宋元明廿七家爲諸儒學案八卷三書皆敘述諸儒學派雖無學史之名實卽秦西所謂學史且遠在黃黎洲 宗羲之前又案四庫提要云初周汝登作聖學宗傳孫鍾元又作理學宗傳黃宗羲以其書未粹且多所闕遺因搜採明一代講學諸人文集語錄辨別宗

派輯爲明儒學案云云亦明言非黃宗羲創始宗羲又撰有二程學案二卷傳本甚稀康梁固宜未見也

凡人命名以重文見義者自漢唐以來大都婦人女子以及娼妓爲多若國朝之毛乾乾字心易南康人以幽人貞士算學名家而命名如是是真不可解矣

惜抱尺牘中有與陳碩士侍郎用光書云望溪侍郎爲人作文不受謝竊愧未能云云聲木謹案海鹽吳修石刊昭代名人尺牘手蹟內有望溪侍郎與亦老道丈一書中云令親處撰文潤筆如已交望爲擲下緣日來正覺拮据也云云据此則望溪侍郎當時爲人作文未嘗不受謝其不受謝者大抵在德高文重之後姚氏所言僅据後來言之耳

元張文忠公養浩字希孟歷城縣人事蹟見元史列傳撰有三事



忠告四卷中分三種曰牧民忠告二卷風憲忠告一卷廟堂忠告一卷收入四庫道光辛卯歷城尹濟源以 郭蘭石大理尙先景鈔全帙後附元史列傳刊于碧鮮齋聲木謹案郭蘭石大理當乾嘉之時書名甚噪景寫此書字蹟秀雅雕刊精妙比之侯官林吉人 佶手鈔之精華錄堯峯文鈔午亭文編三書實有過之無不及所惜傳本甚少世罕知之收入四庫者題曰三事忠告蓋据坊間合刊本入錄尹刊題曰爲政忠告蓋又据明洪武中揚州黃士宏刊本實爲一書牧民忠告本分二卷尹氏跋語稱爲一卷未免小誤

德清俞蔭甫太史樾撰春在堂全集卷帙雖富精華無多在當日亦頗負時名而不知其家學淵源有自也其祖廷鑣字南莊乾隆甲寅副榜撰有四書評本十九卷末一卷其父鴻漸字劍華

嘉慶丙子舉人撰有印雪軒文鈔三卷詩鈔十六卷隨筆四卷  
讀三國志隨筆一卷皆刊行于世予故記之于此以著其家學  
蘇州紳士退位家居雖曾任卿相出門只乘三人肩輿並謂四人  
轎爲本省官吏所乘不敢僭用可謂知禮矣而本城內之婚嫁  
喜事紳士家用花轎下雖至廝養賤役無不用綠圍紅拖轎四  
人轎此獨非本省一二品大員所乘乎何蘇人之乘轎顛倒若  
此想亦習俗使然也

長沙賀耦耕方伯長齡編輯皇朝經世文編 卷其中錄生存  
人文者缺其名于卷中然于卷首另列其撰人之名氏爵里及  
選文之篇目以備後人檢查體例本善書目答問云此編所列  
生存人著述用經世文編例錄其書缺其名云云然于卷首亦  
並未另列撰人名氏爵里及書名轉令讀者茫然體例乖謬真

不善學柳下惠者也

國初時杭州言詩者盛稱西冷十子百餘年來能舉其名氏者甚罕聲木謹案新城王文簡公士禎感舊集中載有十子名氏爲

陸講山

圻柴虎臣紹炳孫宇台

冶張祖望

綱孫

陳際叔

廷會毛馳黃

先舒吳錦雯

百朋沈去矜

謙虞景明

黃昊丁飛濤

澎皆仁和錢塘兩縣人

又燕臺七子在國初亦負盛名名氏爲萊陽宋琬宣城施閏章祥符張文光汴州趙賓仁和陳祚明丁澎餘杭嚴沆見仁和鍾兩辰殿撰駿聲養自然齋詩話

侯官林惠常孝廉昌彝海天琴思續錄中有自錄論國朝人詩絕句一百五首其論永福黃莘田明府任詩云萱草詩篇溫李躋裁紅翦翠露靈犀秋江婉約春花豔一瓣心香許月谿自註云

十硯翁詩私淑侯官許不棄先生秋江詩集中七言絕句全學不棄不棄名遇詩學北宋人云云聲木謹案明府以詩聞天下據惠常孝廉所言其淵源尙出于許不棄然則不棄之詩更爲絕特名氏轉不出于鄉里殊可惜也

山東新城西城別墅王阮亭先生所築凡十二景有石帆亭樵唱軒半偈閣大榕軒雙松書塢小華子岡小善卷春草池三峯嘯臺石丈竹徑綠蘿書屋諸勝一時名士皆有題詠多清遠間曠之作公子啓涑彙而刻之共九十餘人不分卷帙予奉使青州過新城時得之此書不見于漁洋全集三十五種恐久而遺佚故著之于此云云見蒲褐山房詩話聲木謹案吳縣惠定宇徵君棟箋註精華錄搜羅新城王氏撰述甚備亦無此書其言已見者亦未必得見特英雄欺人之語類如師友詩傳錄一卷郎

廷槐撰其中文簡論詩之語或鈔出別行名漁洋定論續錄一卷劉大勤撰亦或別刊行世名古夫于亭詩問徵君既列師友錄復列詩問是不知二書原屬一書實屬未見海鹽張

宗枏輯帶經堂詩話言購得詩問四卷首卷郎氏梅溪廷槐所問四卷長山劉氏大勤所問兩君皆從山人受業者至卷二卷三一則般陽張歷友篤慶答一則梁鄒張蕭亭實居答其問語與首卷悉同云云據此則不知當時何人翻刊詩友詩傳錄改名詩問析二卷爲四卷徵君若二書皆見不當復列以爲重儻卽不然亦當註明原爲一書後人翻刻改名也

余見樊榭山房手稿曾有妝域聯句詩謂是明神宗宮人兒嬉之具于後鮑氏知不足齋見有求售者是雕漆所製上刻神宗年號今來泐上黃司馬小松署齋出示所藏乃琢象齒爲之其體

圓徑二寸五分面平而底稍隆起正中有臍六稜突起臍中卓一錐長三分寸之一巖如燈心而不銳可使几上旋轉者卽此錐也六稜周刻小楷字目右而左順讀曰甲寅年七月二十四日造李得仁蓋萬歷四十二年也六稜之外雲氣繚繞于僊山樓閣琪花瑤草之間下有二鹿牝牡相倚文顯而不深其正面則樓館山樹人物皆鏤空飛動窪處大小二艇酒罇舟子相待老羽衣翩然携琴童子繼至主人謂宜作詩紀之遂爲此歌云見

朱映潛

文藻碧溪草堂詩稿小引聲木謹案此

僅明神宗宮人兒嬉之具而精妙若此今雖人往風微殊令人有緬想太平之盛

聯語雖小品甚不易撰是以治心貴當恰合身分者實不多邁

先文莊公最善于此從不假幕僚手筆最爲世人傳誦者約有

數聯謹錄于此重修滕王閣聯云一千年畫棟重新斯閣也殆  
有天幸八百里風帆遇順好事者詫爲神功輓湘鄉曾忠襄公  
國荃聯云能擒賊先能擒王歷數千古英雄威風冠絕麒麟閣  
有難兄更有難弟痛煞兩江士庶大星遞隕鳳凰臺壽合肥李  
文忠公鴻章七秩聯云南平吳越北定燕齊二十年前人羨黑  
頭宰相西輯歐洲東綏瀛海三萬里外共推黃髮元勳輓族孫  
安之守戎聯云君子固窮吾見亦罕善人無祿天寶爲之合肥  
張靖達公樹聲專祠聯云高閣建麒麟先生含笑一軍化猿鶴  
後死傷悲聲木謹案張靖達公祠聯 先文莊公係撰于光緒  
甲午以後是以慨乎其言之也

論語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朱註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云云  
聲木謹案孔子當日言此卽專指管仲相桓公伐楚于召陵一

役而言當時夷狄皆不足有爲惟楚雄視南方稱王自侈故孔子惡其僭妄深以管仲拒楚爲功桓公八年左氏傳隨季梁曰楚人上左軍必左云云楚人旣以左爲上軍必左衣亦必左衽猶爲確證左衽雖爲夷狄之俗而經傳中並無他夷狄上左之語故予以爲專指伐楚而言

晉范文子使祝宗祈死而卒杜註云因禱自裁魯叔孫昭子使祝宗祈死而卒杜註亦云因祈而自殺云云聲木謹案据杜氏所註是二子之死皆由于自殺並非祈死而卽死後人每有喜言祝宗祈死者非范文子叔孫昭子之用心也

滿洲崇雨鈴中丞恩得善本聖教序七本納于一盒謂之七佛同龕頗爲收藏家所艷稱厥後合肥李文忠公鴻章任直隸總督時得其所藏第三本每日必臨數百字習以爲常自謂養心字



雖至親從不輕示自扁于一簾中封鎖甚固積之既久僕人常竊出當時文忠聲望正隆有求其書法而不得者卽轉向其僕人購取所臨之聖教序繼以購者日多僕人竟居奇每部索銀肆兩文忠卒後上海文明書局復有石印本每部尙售洋壹元常熟翁文恭公同蘇自光緒 年 月獲譴家居後自號五不居士並謂一不穿公服二不會客三不寫字四不入城五不寫信有歐陽文忠公六一居士之遺風文恭以書法名當代頗得蘇文忠公神理晚年間復作畫亦格老氣蒼非同凡近其文采風流照映一時亦未可遽沒最可異者其七秩生辰外甥女錢氏由遠道而至卽歸安錢楞仙宮贊振倫之女儀徵吳次簫觀察丙湘之婦于賀壽之日卽卒于其家未久文恭公亦卒盛衰之感召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自明以來士大夫刻集每喜以制藝載入頗爲通人詬病聲木謹案此風自北宋時已然且有名儒碩彥是載入與否聽人自便亦無關宏旨北宋劉安節撰劉太史集四卷內有經藝十七篇劉安上撰劉給事集五卷內有經藝八篇蘇軾撰東坡大全集一百五十卷內有經藝十三篇南宋胡宏撰五峯集五卷內有經藝三種呂祖謙撰東萊集四十卷內有外集五卷爲程試文魏了翁撰鶴山全集一百九卷內有制舉文三卷方大琮撰鏡菴集三十七卷中有經藝 呂祖謙編宋文鑑一百五十卷內錄張才叔經藝二篇不著撰人名氏錄宋張才叔姚孝甯吳師孟張孝四人經藝編經藝模範一卷以上均見四庫提要二劉全集永嘉叢書本湖北官書局復有翻刻本東坡大全集四川眉州祠堂刊三蘇全集本經藝模範德清俞階青太史陞

雲有翻刊本

古人凡名偃者字必有游字證之諸書無不皆然例如言偃字子游鄭公子偃字子游駟偃字子游晉荀偃字伯游莊子齊物論釋文引李註顏承子游名偃不煩旁徵博引已有五人矣

合肥李文忠公鴻章卒後桐城吳摯甫京卿汝綸爲之編輯遺集未成而卒金匱廉惠卿戶部泉踵爲之編成奏稿八十卷朋僚函稿廿卷譯署函稿廿卷蠶池□教堂函稿一卷海軍函稿四卷電稿四十卷光緒乙巳四月金陵家刊本 上海石

印本當光緒廿二三年間李文忠公入閣居京時 章

洪鈞桐城吳摯甫京卿汝綸同編李肅毅奏議十二卷無印書年月及序跋卷端雖題章吳同編實卽吳京卿所別擇盡去他種專以外交爲重世人目之爲洋務大全或亦時勢所趨

有不得不然者歟

浙江溫州府陋習每年迎春之日羣氓必將府尊紹外褂撕破分持而去以爲取得春意永嘉縣令每年例有府尊陋規貳百兩爲置新紹外褂之用後江都徐乃秋觀察兆豐任溫州府時出示嚴禁其風始革聲木聞之于觀察從子徐摯叟廣文師山東霑化縣以瓦片捶爲兩塊半以與人半以作質驗之合則取銀當鋪送州縣官陋規亦以紙包碎瓦一塊以爲交子每瓦半塊當鋪付銀伍拾兩全椒楊松齋明府熙曾任霑化縣令親爲予言之如此此等風俗洵可怪也

道成年間有某太史專喜諂諛時穆鶴舫相國彰阿當國新城陳子鶴尙書孚恩頗用事尙書妻死某太史本尙書門下士爲之料理喪事恆數日夜不歸祭文中又有喪師母如喪我妣也之

語錢塘許滇生尙書乃普妻有病某太史知之偕其妻往並謂門生媳婦理應服役尙書妻不得已扶病至門首力辭乃已當時人惡之爲之聯云昔歲入陳寢苦枕屈昭茲來許抱衾與稠未幾爲某御史所參劾時已官至左春坊左庶子奉 旨發回原衙門 先文莊公入詞館時曾親見之衆人指而目之曰某太史洵屬孽由自取不可追矣

我朝定制名器素重自粵捻匪亂起國家事事從權猶未至冒濫如末季之甚如實缺藩臬兩司離營病故卽不能照軍營立功後積勞病故例從優議卹自同治十一年安徽布政使吳坤修在任病故經安徽巡撫奏請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例從優議卹一案藩司始獲此破格曠典自光緒三年甘肅按察使劉于濬在籍病故 先文莊公時任贛撫爲之奏請照軍營立功後病

故例從優議卹旋經部駁兩次三請乃蒙 特旨破格 俞允  
光緒九年 先文莊公調任浙撫復奏請浙江按察使劉盛藻  
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例從優議卹復經部駁兩次三請與直督  
李文忠公鴻章合詞乞 恩乃蒙 俞允以後藩臬兩司皆有  
此例

光緒庚子辛丑之間拳匪倡亂 兩宮西狩英法俄德美意奧日  
本八國聯軍入都分踞京師劃爲八段迨至合肥李文忠公奉  
旨入京議和駐節賢良寺當時人士幾于知有津陽君不知  
有秦王威燄盛極一時王公貝勒有來見者先須下門房時張  
玖齋 王仲襄京卿善荃以同鄉故恆在門房中代爲  
接見嘉定徐頌閣中堂郝日至賢良寺文忠呼爲老清客一日  
爲德兵鞭撻告于文忠一笑置之婺源李理純侍郎昭煒亦住

德國界內時奉 旨署禮部尙書無端德兵入內以鞭擊之侍郎訢于文忠請爲復仇文忠平日呼爲頑固大臣戲謂德兵何故本打告以正寫謝恩摺子正寫到恭謝天恩恭摺仰祈 聖鑒事德兵入內鞭之文忠笑曰怕寫錯了答曰未錯又笑曰未錯卽打乎並云德國鞭子真發旺人徐頌閣以一鞭而署吏部尙書李理純以一鞭而署禮部尙書湘鄉曾敬貽觀察廣銓時爲議和繙譯平時喜戴綠眼鏡文忠惡之呼爲荒唐小鬼又謂將來必要斫頭翌日得句云荒唐鬼說荒唐話頑固人看頑固花 徐晉卿京卿壽朋本故吏亦門生也亦隨同議和議論有與李文忠不洽處文忠恆以杖擊之京卿告以痛文忠云不痛何必打乎告以不可當衆人前打又云老師打門生尙須瞞人乎京卿退有後言謂三品京堂不是送來打的終亦無如之

何未幾京卿病故文忠亦病故

從來各省書院課士無非解經證史詩賦制藝試帖等類從無有專以字課士者光緒中葉番禺沈筆香太守錫晉任揚州府知府慨揚州久無鼎甲因揚州各書院中素有專課舉人一項別立名目曰孝廉堂卽于其中抽取膏火選孝廉中工書法者廿餘人專課白摺大卷美其名曰扛鼎會卒之無鼎甲科舉亦旋廢

詩話始于北宋歐陽文忠公詞話亦始于南宋周密密撰浩然齋雅談三卷下卷卽爲詞話嗣後撰詩話者無慮百餘家有目無書者尙多宋元詞話無幾各叢書中已有世多見之茲不備舉予擬編刊詞話叢書錄自明始已見及已有者僅得三十家因近代喜擊詞學故著錄其撰人名氏刊本年月于此以供世人



考索 渚山堂詞話三卷明陳霆撰吳興叢書本 升菴詞品  
六卷拾遺二卷明楊慎撰函海本 西河詞話四卷毛奇齡撰  
西河合集本 詞統源流一卷彭孫遹撰國朝名人著述叢編  
本 欽定歷代詞話十卷 欽定歷代詩餘卷一百十一至  
卷一百二十本 詞苑叢談十二卷徐鉉撰康熙廿七年六月  
蛾術齋原刊本又海山仙館叢書本 兩村詞話四卷李調元  
撰函海本 蕙風詞話四卷香海棠館詞話一卷况周頤撰惜  
陰堂叢書本 銅鼓書堂詞話一卷查禮撰銅鼓書堂遺稿卷  
三十二本 賭棋山莊詞話十二卷續五卷謝章铤撰光緒甲  
申弢菴陳氏刊全集本 問花樓詞話一卷陸瑩撰陸氏傳家  
集本 臥廬詞話一卷周會錦撰周晉琦遺著三種本 本事  
詞二卷葉申薌撰道光十四年八月三山葉氏自刊本 初白

莽詞綜偶評一卷張載華編乾隆三十二年涉園觀樂堂初白  
莽詩評附刊本 國朝詞綜偶評一卷汪世雋撰

寫刊本 蓮子居詞話四卷吳衡照撰振綺堂刊本 復堂

詞話一卷徐珂編心齋叢刊第一集本 芬陲利室詞話三卷  
蔣敦復撰光緒十一年長洲王韜刊本 介存齋論詞雜著一

卷周濟撰光緒戊寅重刊本 香研居詞塵五卷方成培撰嘯  
園叢書本 聽秋聲館詞話廿卷丁紹儀撰同治八年家刊本

左莽詞話二卷李佳繼昌撰光緒壬寅湖南鹽道署刊本

靈芬館詞話二卷郭麐撰靈芬館詩話卷十一卷十二本 詞

林紀事廿二卷附錄三卷張宗楠撰 原刊本

恤移詞話一卷聞宥撰野鶴零墨本 古今詞論一卷王又華

撰詞學全書本 白雨齋詞話八卷陳廷焯撰

自刊本 樂志彙詞話一卷

撰樂志彙全集本 寄

漁詞話一卷劉漣年撰原稿改定本 尙有詞餘叢話三卷續

三卷楊恩壽撰坦園叢稿本此乃論曲非論詞附記于此

光緒 年 月合肥李仲軒制府經義初任廣西巡撫安徽同

鄉京官照例須觴之于安徽會館且以音徵佐飲時同邑潘子謙觀察永受爲琴軒中丞鼎新之子以道員到京指省分發同鄉京官亦具柬邀謙觀察未到並聞大發牢騷脾氣他人聞之無不詫異聲木謹案故相李文忠公鴻章致 先文莊公親筆函稿中言海軍衙門報效仲軒爲第一子謙爲第二未及匝月仲軒放四川分巡川南永甯地方道子謙不日卽放道缺云云可見當時朝野上下人等無不以爲必得道缺孰知後來自第二名起卽永遠未放一缺夫以觀察與制軍比當時無一不相

同不特同時報效銀兩數目同一海軍海門制府爲李文忠公之從子觀察爲琴軒中丞之子制府本優貢觀察本舉人亦均同染烟癖制府後官至雲貴總督觀察官終于江西候補道天下之榮辱升沉未有甚于此者宜觀察爲之不平也觀察性情忠厚無損人利己之心先文莊公頗稱之謂凡人存心須學之是本有一長可取然少年時亦過于豪侈光緒初年路過天津時山西太谷縣出產一種烟燈初出俗名太谷燈當時每燈價銀肆兩觀察見而愛之卽以肆百金購壹百盞謔者謂其恐一生用不盡預備留至來生再吃烟語雖譏訕究實自取予聞之于其從弟子振太守永齡當確然可信

光緒五六年間台州匪首黃金滿金守龍嘯聚海濱乘機搶劫甚至抗官拒捕釀成巨案大爲地方行旅之害本省大吏昧于情

形一時未能捕治御史遂交章奏劾以致聲名愈震當時言者  
幾于有談虎色變風聲鶴唳之驚迨至光緒八年先文莊公  
入京候簡路過天津李文忠公鴻章時任直督留住節署迎謂  
之曰現在山東巡撫出缺必授此職山東本直隸轄境你我師  
生仍須在一處也時陳雋丞中丞士杰任浙江巡撫因黃  
金滿事愈鬧愈大懼而求去樞府中有與之聯絡者乃調任山  
東讓出浙江一缺由先文莊公補授先文莊公到任後卽  
飭管帶越軍中營舉人王右人相機勦撫旋有天台縣廩生謝  
夢蘭叩求衡陽彭剛直公玉麟請爲之轉達先文莊公許其  
投誠彭剛直公並謂當寬其既往看其將來又深恐先文莊  
公于投誠後殺之瀕行函中仍有萬不可殺之以致失信大衆  
之語其實金滿蠢然一物僅爲海盜並非巨寇先文莊公亦

不必殺之也投誠後來見先文莊公由江西候補知縣徐杏林明府春榮携之至二堂旁邊立見先文莊公語之曰你爲海盜今幸得收降已蒙天恩不致身首異處是你之大幸事以後須安分守己方能保得住你之頭顱金滿卽欠身稟謂大人恩施格外以後大人叫金滿如何金滿卽如何大人叫金滿向前走兩步金滿卽向前走兩步大人叫金滿向後退兩步金滿卽向後退兩步言時並舉其步以試之先文莊公領之遂出先文莊公又命舉人王右人前山東臨邑縣知縣賀璠武生戴榮哨官陶錦華及徐春榮等盤詰以未投誠以前所謠傳各事譬如蘇州文廟正堂屋樑中書黃金滿三字何所取義金滿皆茫然不知蓋當時粵捻餘黨散布各州縣狡焉思逞故假黃金滿之名以搖惑人心亦藉以恐嚇鄰省疆吏又詰以何以

屢獲未得則云官兵追之急則往他府爲人佃田數月又曾在州爲人割麥月餘並無深謀大智如當時之所傳聞後先文莊公携之巡閱海疆同登兵輪中途戲謂之曰我要殺你卽于此時縛你而投之海你何能活何必定須用刀乎金滿半跪對曰大人是好人是恩人不殺我 先文莊公亦一笑置之其詳情已見 先文莊公奏議聲木所記者乃當日確實細情爲外人所未及知者或可爲後人參考之用

全唐詩中吳融集中有小徑詩云礙竹妨花一徑幽攀援可到玉峯頭若教須作康莊好更有高車馳馬憂云云聲木謹案礙竹妨花四字甚新穎上海住屋密若蜂房若以之用爲上海住屋齋名頗爲確切

國朝內廷祭祀所用之帛例由浙江織造製進聞每年需用叁千

正每正開支銀貳拾兩 先文莊公任浙江巡撫曾兼護織造數月親見此帛謂前一尺是佳帛後一尺是粗布再後一尺則希希無物又 內廷所用之藏香如河工安瀾祭泰山郊廟等事均用藏香例由四川總督進入亦非真西藏所製由成都購真藏香再添香藥等料製成始以入貢川督署中另有貢房專理其事疆臣年逾六秩國朝恩例歲賞福字一方紙係團龍泥金紅箋對方約一尺二三寸 先文莊公聞之元和潘文勤公祖蔭云每紙一方內務府開價至五兩亦絕無僅有事也

光緒甲午元旦之日有人私貼一聯于 宮門云萬壽無疆普

天同慶三軍覆沒割地求和本年中日失和始于 月不知當時正月何以知之且歷料後來之事有如目驗斯亦奇矣

漢武帝時趙過見牛力強大始教民用之耕地民皆致富因封趙



過爲富民侯聲木謹案用牛耕田始于趙過但不知漢武帝以前用何畜耕田現在南方專用牛耕田北方則兼用騾馬驢等類苦寒之地更有用羊鹿耕地拖車者大約畜類中秉性馴良氣力較大者莫如此數種各就出產所有而用之不分軒輊也定遠方邗生司馬臻善爲子箴方伯濟頤之子言其幼時從其從兄 茂才臻 授讀有小硯一方能以口中之氣輕輕移動前後左右無不如志嘗以爲之戲無爲有地痞某某能以牙齒咬木水桶半邊桶中仍有一半水立行兩條街一善一惡其同賦異稟則一也

江都王柳村明經豫編輯江蘇詩徵一百八十三卷收錄伍千肆百叁拾餘家中選其祖父母之詩其祖父名元臣字漢標下註云姻再姪阮亨填諱選詩七首在卷伍拾貳其祖母名趙則字

內則丹徒人下註云燕生填諱選詩四首在卷壹百柒拾叁番  
禹張南山太史維屏編輯國朝詩人徵略亦錄其父詩雖皆志  
在顯揚而不可爲訓古人于生存人尙不錄况其父乎以子選  
父母詩文詞于名義亦太不順不特古人原無此例卽有之亦  
不足爲法後人不必則倣

南城曾廷枚修吉南墅漫鈔云矜一作鰥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  
不麗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史記宋世家亦云無侮鰥寡按  
大傳哀矜折獄漢于定國傳作哀鰥哲獄云云聲木謹案上元  
管異之孝廉同因寄軒文集補遺中有復陸祁孫書論矜鰥之  
義甚詳實則矜字作鰥矜字須作矜乃是正義予當年自號矜  
生正是作鰥生之義



莫楚齋三筆卷三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李國英字書竹合肥人姊婿李伯行侍郎經芳繼妻張夫人所出  
卽李文忠公鴻章之孫女長適吾邑潘子謙觀察永受之子福  
五上舍 亦卽琴軒中丞鼎新之孫婦伉儷綦篤平時喜以  
僧服照象見者早知其不祥于歸八年上舍染時疫數日而卒  
時在光緒丙午六月女士致函父母翁姑胞弟姊妹勸其節哀  
告別然後仰藥以殉洵屬從容就義視死如歸凜然足以昭示  
百世皎然與日月爭光巾幗中有此完人較之李文忠公鴻章  
李勤恪公翰章兄弟無多讓焉其絕命書纏綿悱惻性真語摯  
令人不忍卒讀爲天地間不可少之文字方今世教凌夷道德  
墜廢更屬救時良藥本刊附上舍漱石主人遺稿後流傳甚罕

因錄之於後期與世人共見之共勉之也

上翁姑稟

父母親大人膝下生我劬勞深恩未報女罪百身莫贖承歡尙有

弟三人不可以亡女悲痛本擬追隨婿于地下因未立嗣遲延

時日今幸立嗣外孫名耀榮字伯華現在廬州學堂讀書三年

畢業後望 二大人念培代外孫謀一出洋隨員或鐵路差事

婿家計不寬總求 二大人諸事加意憐惜亡女九原亦可瞑

目肅此恭叩 福綏 女國英絕筆

七月初九日

上翁姑稟

姑大人膝下媳深負八年 慈愛奈生命不辰忽遇凶境非常

時不死因有福五遺言一節故忍泣偷生料理身後一切待

兩大人到燕稟明立嗣現蒙 慈允盤桓至州于四七立嗣已

定媳實不能再偷生且夕有負福五再生之約媳盡節之心已久視死如歸本欲立嗣後絕食適箱件船到州檢點書櫃見內有煙一盒乃前歲媳氣痛 大人所賜今幸得此絕命望 二大人切莫過于悲慟勿用解藥以全媳之志家計不寬媳身後一切從省爲是媳內裏小掛褲切不可動穿衣入材皆女僕切不可用男僕外本洋貳拾元賞穿衣入材等女僕公分務求 二大人全媳之志入葬時雙棺合墓引象另畫雙象媳九泉之下死亦瞑目請旌建坊請 二大人莫費躊躇媳留兩稟務乞視過令僕送燕媳不能侍奉晨昏罪已深重望 二大人善爲寬解實因與福五有誓盟在先今幸立榮孫爲嗣諸事皆如親孫滿服後 二大人眼見重孫已與媳在生無異務乞 二大人加意憐愛男媳所有之物皆賜榮孫與三十年後另立之孫無

干肅此恭叩 福安 媳國英絕命稟 七月十三日早

致夫家表姊妹函

梅兩姊同展妹生命不辰身逢凶境本當侍 親百歲奈與夢

菊生前有盟約在先實難相負妹誓同生死之心已久此志實  
難挽回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妹偷生月餘實爲夢菊  
立嗣現合同已成妹已視死如歸堂上 兩大人全仗 二位  
承歡寬解幸有嗣後耀榮三年服滿授室卽又成立一家百事  
總望 兩姊念盟之義上侍雙親下則善爲照應耀榮只此二  
事是爲至託此請 雙安 妹書竹絕筆手上 七月初九日早  
致胞弟函

大弟如握去秋一別時無一載人生更變天道難論本月十二  
母親寄弟之函病耗凶音諒皆盡悉姊驚此變無復偷生之

望奈彼時身在蕪地若生他念更令老母酸心况福五身後大事未了遺言緊屬立嗣爲重姊只得稍留一夕殘生完其志願所幸者三叔在蕪衣衾棺木皆三叔親手所辦福五在生未有功名未忍任其蓋棺之時白衣而去隨求懇求三叔代捐鹽運使銜加捐從一品封典捐費共曹平貳千另貳拾陸兩殮以朝服朝冠柩乃是李秦發由四川帶來之花方已製就數年價銀捌百拾貳兩申初大殮之後停於大門左首對廳之內急發電至江西翁之姑處並安慶伊胞姊之姊處酉初接安慶復電言明早到蕪丑初接江西復電言全眷起行令找尋大廟停柩姊彼時痛心稍定急盼堂上早日至蕪次日十三其姊未到因接電悲痛未及搭船於十四日到蕪當時見三叔見江西來電因言蕪湖無大廟可以停柩自願借北門親造之園



洋廳內停柩 堂上到時可住居花園旁之市房姊彼時心亂如麻任憑 三叔作主十四其姊偕姊夫至蕪姊即將所有細情言明 三叔即請陳惠之同至北門園內一觀奈連日暴雨如注水長數尺路皆隔水踏看歸時相商實難起柩停園無奈急僱紅船於十五日未時起柩上船舟旁接官廳之岸出柩繞米棧之前 堂上於十七早搭江裕到蕪相商料理回州立嗣找地安葬於二十日開船幸遇順風晚歇倉頭念一日早抵無爲州擬借倉房暫停靈柩奈無一姓允借幸有一處肯賣不肯借隨即買定價洋玖百當日成契雖是瓦屋五間三路內中尙費收拾起柩上岸尙無定期福五遺言欲繼其從堂兄之長子因在生之日極爲中意也此子今歲十六名耀榮今正考入廬州中學堂甲班第二中文姊不知中西文程度究竟若何請一

問子幹大哥卽知現此子適在暑假期中船到之時伊已由三河到州姊已面見人甚誠實貌在中姿惟端方不及福五其父與家十叔祖皆允過繼別無他語奈伊尙有祖母在堂前曾函稟復書有長房長孫之語尙費周折合族未到尙未成服定於未定尙費艱難姊今心焚腸斷別無他望只待立嗣一定誓必了絕塵緣所痛者五旬 老母劬勞未報不能奉侍天年傷者手足永絕不能一語受 三叔之恩筆所難述雖銘感五中而此生已難爲報只好犬馬來生吾弟接此書之日諒姊魂已他往吾弟身居海外離家肆萬里切須保重莫以姊薄命人過於悲痛姊生命不辰身當此境視死如歸所欣者繁華夢醒苦海脫離別無掛礙吾弟青年勤學萬不可以此灰心須立一番事業方不負 高堂之望 母親年已五旬總望吾弟三年早日

歸國承歡膝下姊九泉之下死亦瞑目今將福五閏四月寄姊  
之詩原稿寄上並姊所和三首福五遺稿尙多此際心亂如焚  
待數日後檢清鈔一本寄上福五去歲與吾弟所作竹枝詞並  
送行詩尙有往來寄弟舊作姊處皆無稿望接信後細爲一查  
待詩稿寄上之時請鈔於後面懇托大哥代作序一篇吾弟若  
能也望作一序猶懇偷得餘暇繙作英文卽在英京付刻傳留  
海外若無暇請覓一繙譯名士代爲繙出付刻之費請由 三  
叔處取付福五在生別無知己惟吾弟可算兩心相印刻詩一  
事拜懇拜懇務乞傳流海外切切完全其志接此書無須復信  
姊處立嗣一定卽另有一函並寄詩稿此時萬語千言亦難盡  
叙也此頌 秋祺 姊國英泣血草上 六月二十六日  
又

大弟大人如握六月二十六日寄上一函並福五遺稿親筆詩十二首並姊所和三首諒已收到現今福五立嗣一節已算議定準于七月初一三七成服此子前函已云人甚誠實名耀榮字伯華此次暑假本定月底起行赴廬州學堂七月初二開學因有立嗣之舉現已告假二十日待福五終七方能入學此子既立即是福五之子將來香烟接續掃墓有人亦可少慰泉下之志他年吾弟前程遠大總望提攜照看想念姊手足之情斷無推委况吾弟與福五亦非尋常郎舅可比今寄上福五當年在生之詩稿一本輓聯一本務乞檢收前函曾託繙英文在英京付梓請刻六十本託白先生在其友朋之處散去五十本吾弟自留十本若有知己良朋亦可分送一二姊將福五遺稿付梓無非想名留海外完其在生未了之願刻書時務請

將福五釋家之象並姊古裝之象同繪圖在詩稿之前切切前  
託油畫之象務請從速爲妙畫成將兩單象寄 母親處轉擲  
交耀榮合畫之象留與吾 弟作爲遺念姊薄命如斯實無生  
望所痛者不能侍奉 母親終老天年實刺心恨事奈與福五  
曾有誓盟在先况姊現處斯境無一線能生之地也非蒼窮相  
待之薄實人間故留恨事姊今視死如歸願追隨情天共證因  
果傷者去秋與吾 弟臨河握別定三年歡聚之期豈知從今  
卽爲永絕他時吾 弟歸國無非見姊與福五三尺之墳香消  
魂斷再不能把晤矣吾 弟乃曠達人切勿過於傷痛人生如  
夢如過眼浮雲望須自寬自解姊身負深罪不能侍 親百歲  
總須仰仗吾 弟色笑承歡稍解 堂上之憂時至三年宜速  
急回國今姊作此書卽算永絕遺言吾 弟能照此書行事姊

亦瞑目於九泉之下今將尊照二張封還乞查收所餘尊照皆  
交耀榮外姊家章表姒令其子託其岳代作詩序原信一封寄  
上一觀序雖未作其心已盡此人尙可算稍有肝膽且苦節家  
寒孤子無依將來也望推念姊之情照看一二吾弟若作序  
請細看其信中之語福五一生行誼俱在於是詩既刻送信亦  
當付梓望將福五所寄尊處之書信請繙作英文另爲刻送切  
切刻詩書之款費皆由三叔處匯付信亦刻六十本照詩分  
送所言皆盡從此擲筆外有遺念數件皆呈在 母親之處接  
信千萬切勿悲痛 大兄前代爲言道從今永絕無再見之期  
老姨太太 四姨前皆望爲轉達姊日吐鮮紅肺腑已碎實難  
再另具稟念手足之情深故勉力草此一書望珍藏之切切此  
請 秋祺 姊國英病危草上

七月初四日晚亥時

諭耀榮

榮兒知悉汝名雖未上在汝 叔名下但既已成服主喪合同已立定卽是汝 叔之子雖有三十年再行立嗣說此非汝叔之言也非余之願汝此時切不可爲余之事有誤課班假期一滿速進學堂務須勤學西文將來託 舅父謀一差至英國一行全汝 父未了之志願 祖父尊前全仗汝侍奉承歡寬解將來服滿授室州內三河兩邊侍奉本生 祖母亦切不可忘只有數言別無屬汝務須成汝 父海外志願 七月初九日早

孝廉方正制科我朝舊制例于歷朝改元之初慎行徵舉原屬法良意美不謂世風日下所舉之人每致名不副實致爲識者齒冷揚州一府士人更相率避之惟恐不速去之惟恐若浼其緣

因因咸豐初年揚州某某應舉爲孝廉方正強其徒以借錢其徒憤之持其親筆函以爲憑控於官官雖寢其事輿論大譁士論恥之故連同治光緒三朝業已數十年應舉之孝廉方正久無呈報此聲木所聞於江都徐螯叟廣文師者確鑿可據又有集四書語以嘲之者曰曾是以爲孝惡能廉所期以其方奚其正或又云孝於妻廉於與方於步正於面可謂不惡而嚴矣

國朝嘉道之時各省督撫政權大半操于幕僚之手一省之事不啻在其掌握督撫拱手受成而已自粵匪兆亂益陽胡文忠公林翼湘鄉曾文正公國藩湖陰左文襄公宗棠閩縣沈文肅公葆楨花縣駱文忠公秉章合肥李文忠公鴻章等崛起以能文名天下公牘文字駕乎幕僚之上遇事均躬自裁定絕不假手幕僚此風遂革然遇頽廢督撫或筆墨不能出色當行幕僚仍



可暗中攬權此聲本當日所聞於先文莊公者如此

甲子九月十四日上海晶報第陸百柒拾伍號中有林屋山人憐渠錄序云云憐渠錄者寒雲主人爲朱姬月眞作也寒雲諸姬至是凡七而尹去邢來並時常少何哉新人初至寵愛方隆有所欲爲不忍少拂恃寵而驕逞驕而悍勃谿詬誶漸不能堪始如甘飴繼如飲醜一旦決裂無可挽回矣又諸姬多樂籍淫佚性成自其始合或別有所爲非出情感反顏爲仇不足怪也余嘗見三姬溫雪詐爲鬼病凌辱主人其酷已甚五姬笑蘭自食珍腴而以惡草具食主人有時且不與食家室之苦如此宜其不終也今寒雲所以寵朱姬者如六姬時余未見朱姬不知其事主人如何而初納時寒雲有書言其能賢余復書曰能賢豈不甚善惟是前六姬入門時何嘗不然後也變耳云云聲木謹

案其所言寵妾處奚止入木三分本係實情頗多妙諦因節錄其語以告世之寵妾者予嘗謂世間寵妻妾子女者必自己身受其害與他人絲毫無預世之夢夢者憤憤者何其多耶

湘鄉曾文正公國藩當日以能古文鳴一時不知其生平熟悉班史於史傳體例頗精同治初年江陰沈品蓮方伯保靖撰向忠武公榮張忠武公國樑合傳頗自喜刊以行世曾文正公見之謂先文莊公云沈品蓮聞說是你們同學至友所撰向張二忠武合傳既非合傳體裁且無一筆合於史傳體例可勸其自己收回刊本萬不可再與人看云云真愛人以德之言也聲木謹案近見明懿安皇后外傳一卷舊題紀昀撰宣統三年四月新陽趙詒琛峭帆樓叢書本予亦頗疑其出於依托其敘事不合史家體裁尤嫌瑣屑蓋他人假冒紀文達公之名爲之決非

紀文達公親裁也明矣

予生平感恩知己轉有在於斯役之下者光緒丁酉予年廿歲亦復逐隊觀光與徐師常師尉兄同於七月中旬到南京時合肥李子幹觀察國棟亦到寧下場寓於藝家橋其妻祖父張少棠軍門家本地人稱爲張統領是也七月半予與尉兄往訪觀察僱馬騎往觀察問以路遠如何而來以實告觀察因言市馬劣張家馬好尉兄向之借兩馬回寓同到門外馬棚以蘆席搭成寬廣約七開間卽在對門拴馬亦十餘匹觀察呼馬夫告以故馬夫問何人所乘觀察指以示之立於空地等配鞍韉予時年雖廿歲身矮體瘦弱不勝衣見者幾疑爲十六七人宛然未成人也有一馬夫進前問予曰少爺騎過馬乎予漫應之曰然又問常騎馬乎予亦漫應之又曰騎馬不是玩的無論如何

繮繩總要自己捉在手中馬跑起來是不由人的只要身不離鞍沒有大事萬不可以手扳鞍連人帶馬都會跌下不是玩的叨叨嘮嘮不已馬夫終不放心特派兩人牽馬送回當時意甚惡之以爲我之跌與不跌何關伊事要伊小心後來始悟伊與我素不相識而能真心愛我如此真風塵中第一知己也惜當時未問明名氏而終身應當感謝只記其人年約三十餘歲耳推其愛人以德之心亦如良醫之愛人桐城張文端公英聰訓齋語云一日出門見一人遠遠呼曰今日是忌辰雖不識其人而心感之予之感激某馬夫較之僅僅一呼得益奚止十倍故予嘗戲曰生平所感恩又有一馬夫今時閱三十年追憶而記之廝役下材亦有廉潔自守爲士大夫所不及者光緒丁未予在濟南何姬分娩呼一收生婆至事後以錢票包一小紅紙包

給之卽納之懷中並未取視多寡且稱謝再三而去辛酉四月爲俊兒娶婦老大房茶食店送喜糕菓子來抬來兩人年未弱冠僅予以小洋數角亦稱謝再三而去與他人爭多較少貪得無厭者比始覺此等人天生美質乃不貪錢之君子求之斷養下材更爲難能而可貴因彙記之於此

李兆受本捻匪中悍賊因爲師宗何文貞公桂珍所敗遂向之投誠更名李世忠歷官至提督投誠後狼子野心所爲仍多不法事張汶祥刺死荷澤馬端愍公新貽天下之所同惡也李世忠題其墓曰大清義士張汶祥之墓咸豐五年安徽河南兩省盛傳兆受復叛大吏且以之入告兆受內不自安匍伏詣文貞自陳無他意旋伏兵戕文貞於英山縣之小南門遺骸復遭焚燬殘忍可知既叛入捻匪復有議再行招撫者兆受恐因戕文貞

之事僞行招無代爲報仇先與湘鄉曾文正公國藩一書要約許以不死文正不得已允之後復橫行無忌與盜賊無異衆議誅之告於文正文正言吾已許其不死不可失信云云先文莊公當日深知其事嘗云有一夫不獲其所之志願吾與曾文正公李兆受見之矣

滿洲福

中丞潤於光緒

年間任吾皖撫時

于次棠

制府 霖伯都訥趙次珊制府爾巽任藩臬兩司以中丞旗人意頗輕之互相要結把持公事中丞猶如虛設悒悒不得志乞病以去繼之者爲 鄧小赤中丞華熙久聞藩臬把持公事蒞任時預戒閹人云藩臬不許同見此風遂革次珊制府任吾皖臬時人多怨之貼聯於臬署牆隅云爾小生生來刻薄巽下斷斷絕子孫適爲制軍所見援筆自改云爾小生生來正直巽

下斷斷不容情云云聲木謹案次珊制府於宣統年間繼任川督聞於先文莊公當日舊案頗爲嘉許遇事屬科房查照劉前督成案實行蕭規曹隨之志其從善如流亦恆人所難先文莊公卒得列名清史稿列傳卷二百三十四亦制軍主持公議之一三代直道而行不意於近代猶得見之

同治五年冬月合肥劉壯肅公銘傳勦捻大敗於天門縣城外尹隆河無錫薛叔耘副憲福成海外文編中紀載甚詳當時壯肅已得頭品頂戴其頂珠係以瑪瑙製成爲他人所未有及尹隆河之敗衣冠失落適爲霆軍所得奉節鮑武襄公超名位雖與之相埒平日意甚輕之時值淮軍勢盛湘軍且退避三舍亦無如之何也至是作書以戲合肥李文忠公鴻章云劉某必是業已殉難陣亡余在其軍中得其平日所服之衣冠其頂珠爲瑪

璫所製未見他人服用確爲劉某之物今頂珠在而人未見非  
陣亡而何云云文忠覽之不悅親爲 先文莊公言之語時意  
猶憤憤

光緒某年無爲某烈婦殉夫死義時同邑潘琴軒中丞鼎新罷官  
寓居無爲輓以聯云一死足千秋你看他末路英雄大半偷生  
旦夕九原應再見天許爾多情夫婦重結來世姻緣某家卽以  
之爲烈婦建坊之聯頗爲一時人士傳誦後 先文莊公聞之  
云潘某以兵敗落職晚節不終致有此悔恨之語上聯三句不  
啻爲自己寫照非是罵世直罵自己可謂天分低矣 先文莊  
公又言中丞平生作事迥與他人不同常以平生 恩賞各物  
匯記一額懸之於室中亦爲他人所未有之事

歸安錢楞仙宮贊振倫續娶婦翁氏爲常熟翁文端公心存之女



宮贊生平耿介絕俗人品甚高學問淹通復工駢文於婦家意頗輕之文端避不與較凡宮贊所言文端對他人言私稱之爲女壻旨意卒之與婦家失和謂婦翁曰爾恃爾家家門鼎盛耶吾俟爾家人死完後方出來做官拂袖逕歸歷主各書院講席士論洽然文端卒時宮贊適主揚州安定書院講席翁文恭公同龢偕其兄弟到揚謝孝兼視其姊宮贊拒弗見文恭因向講堂行禮而去士論頗兩賢之宮贊之姊卽臨川李小湖大理聯琇之配序其弟婦翁夫人詩集略謂他家婦人之詩多係其夫僞作某某之夫卽爲其弟素知其工文章於詩學一塗全屬外行其詩實非其夫所能代作云云語極滑稽宮贊不以爲忤仍刊載卷首殊爲雅量

後漢蔡邕在當時雖有曠代逸才多識漢事之稱其遺文傳於後

世刊入明  
當曠代逸  
正之確据  
不失爲後  
晉羊祜謂  
蒼生者必  
及羊祜未  
答合二字  
來奔杜註  
來孝廉紹  
傳者甚多  
答陽之義

合肥張靖達公樹聲在官之時日行公事無論  
假手於幕僚督撫題本向例爲委員對閱訛  
日 先文莊公請譙問以來何暮也靖達答  
及靖達卒後 先文莊公嘗稱其爲公事積  
近人稱女壻爲嬌客無論朝野上下莫不皆然  
習慣聲木謹案南宋山陰陸務觀 游老  
有十客吳益以愛壻爲嬌客云云嬌客二字  
爲典要則翁壻皆爲奸黨無所取義

光緒戊戌現任湖北巡撫瀏陽譚 中丞繼

銜 京卿嗣同以黨附康有爲得進後乃

院侍讀學士大興徐 學士致靖以其子

附康有爲奉 旨革職永遠監禁時人以計

後數語爲之集一聯云不孝男徐仁鑄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  
延顯考昧死臣譚嗣同末學新進罔知忌諱干冒宸嚴云云學  
士後以庚子拳禍之亂八國聯軍放出復至西安請收禁奉  
旨准其回籍尙能明大義也

揚州城內義學極多向由鹽運使署領給官款修脯所入甚豐寒  
士每費盡心力以營求此席得後可終身坐食其館穀每月朔  
望例有人來查則預買十餘童子讀書半日以遮掩他人耳目  
可謂計巧心毒矣有 茂才 告徐鰥叟廣文師曰粵

匪亂前之義學師亂後無一家存者爲伊親目所覩云云豈非  
天惡其坐食修脯數十年誤盡孤寒子弟故有此慘報以明示  
大衆哉

捻匪頭目苗霈霖曾官四川川東道加布政司銜旣撫而復叛其

當日聚衆時命其手下人統稱之爲苗大先生死後十餘年猶稱道不衰 先文莊公有一裨將曰姚更生軍門 故苗黨也恆以是稱之爲 先文莊公所深斥聲木謹案苗霈霖此稱亦有所本春秋時楚白公勝作亂其黨羽石乞不稱爲白公稱爲長者是此等名稱由來已久苗霈霖亦依樣葫蘆而已

自辛丑以來異說喧騰誣稱民意且美其名曰順潮流拔本決防用夷變夏斥人以頑舊則老成皆仇讎處己以維新則狂且皆神聖朝野耆舊亦或怵於衆口阿世取容公則不然遇有悖倫傷俗與夫政體之徇虛名而貽實禍者往往法語巽言多方匡救於是議會詆誹報紙嘲諸權貴噴怒幾瀕於危而公持正獨立不懼不悔蓋灼見夫下流所趨必至率人爲獸殄邦湛族所以斷斷然師子與氏不得已之辨而冀當世之人萬有一悟也

云云語見秀水陶拙存郎中葆廉桐鄉勞玉初京卿乃宣勅叟自撰年譜跋語中聲木謹案郎中此語義正詞嚴其率人爲獸殄邦湛族數語尤爲沉痛不惜大聲疾呼洵足發聾振聵故錄之於此

光緒十二年

游子岱中丞智開由本省臬司護理四川總督

時本省候補

丁

觀察士瀆適喪其寵姬喪事鋪陳備

極華侈同僚屬員頗多貢諛中丞聞其逾分意甚惡之俟其開弔之日往焉及門後預告諸人曰我來非是行禮聞其喪寵姬特來安慰主人並在各處觀覽一週復與在座諸人曰妾死喪事如此熱鬧將來其老太太百歲後不知何以相處諸人屏息不能直對論者謂中丞生平正直不阿此語婉而多諷不惡而嚴

光緒十年 先文莊公任浙江巡撫時正值法國開釁海疆戒嚴  
滿洲恭問松將軍壽任乍浦副都統意欲招兵防守來撫署商  
議 先文莊公告以海防在寧波不在乍浦如真乍浦有事則  
浙省安危在此一舉成敗皆劉某一人之責決不諉過他人云  
云此不過一席私話不謂將軍卽以 先文莊公之言奏明劉  
某自認浙省軍務由伊一人負責以爲將來圖卸之地 先文  
莊公見之笑謂將軍卽不奏明浙事確由劉某一人負責決無  
圖賴卸責之意故於七月間奏查明甯波口並無法船及乍浦  
添募勇丁疏中有云伏查乍浦地方前遭兵燹受害較深駐防  
滿營全行燬失肅清後陸續補充現共官兵五十餘員名前以  
修復營制經費浩繁兵數無幾是以 奏明暫駐省城歸入杭  
滿營差操今若令該副都統前往駐紮既無存身之所又無可

用之兵於事無濟昨已面商杭州將軍臣古尼音布兼署乍浦副都統臣恭壽意見相同似可毋庸移駐浙省海疆千里港汊紛歧餉絀兵單不能不察度通省形勢之輕重與利害之緩急以定駐營之多寡乍浦濱海百餘里內處處可以泊船可以登岸絕無險隘可扼若沿海駐兵雖數十營亦難周到安得有此餉力所幸輪船須泊洋面無港口直通內地比鎮海定海防務稍輕臣因餉需竭蹶不敢鋪張請帑是以從儉布置原派勇丁兩營合之乍浦標兵分別駐守刻因軍事日棘又添兩營聊壯聲勢自乍至省有海塘一道可以直達省垣乍浦有警則省城亦震已先於乍浦之西澉浦海口駐紮一營以扼入省之路惟兵力太單仍須再添三四營扼紮外爲乍浦聲援內顧省垣門戶蓋澉浦有備則浙西大勢較爲穩固云云馨木謹案 先文



莊公生平嘗云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雖不能幾願終身矢之是 先文莊公立身大節卽以此三事爲依歸將軍與 先文莊公交淺宜乎多此一舉也

廬江王 明府正茂撰臨晉縣志八卷受業太谷杜昌炎陽城李誥同訂乾隆三十八年仲冬寫刊本卷首有明府自序云奔走於令者十五年於修志漫成篇什不計工拙或尋思夢中或構意馬上或行行肩輿挾冊而稽或擾擾郵亭橐筆而載云云聲木謹案据序中所言則明府纂輯臨晉縣志八卷鈎稽排比頗具苦心又云作令十五年所任縣令當不止一縣吾邑縣志荒漏至不能舉其名氏更無論仕宦撰述予略記於此以便日後重修吾邑縣志者錄其仕宦政績及撰述於其中以資本邑後進有所觀感興起似不爲無益也

婁楚齋三筆卷四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予少以頑劣見擯于師友光緒乙未年已十八負笈於江都徐蟄  
叟廣文師之門受業月餘以木蘭從軍爲試帖課題予中有句  
云風吹金柝冷月照鐵衣寒師疑爲前人舊作徧搜未得大爲  
稱賞謂有七家詩風味未及三月復以秋燕已如客爲課題予  
中有句云翼子情雖切依人計亦羞師謂大有抱負寄托偶作  
新秋納涼絕句後二句云林下納涼臥蟲吟滿豆籬師見之尤  
爲嗟異更以堅忍勤靜四字許我嗣後教以讀書爲人之道所  
以獎勵激勸者十年之久深沐時雨春風之化今已年逾五十  
窮愁潦倒落拓無成愧負吾師期許然回思往事真生平第一  
知己昔新城王文簡公士禎之於常熟錢牧齋尙書謙益建寧

朱梅崖廣文仕琇之於 李廉衣孝廉 皆常自稱爲生

平第一知己聲木雖蹇劣卑陋萬不敢望王朱項背然平生亦  
略有撰述已付排印者爲清芬錄二卷桐城文學淵源考十三  
卷引用書目一卷名氏目錄一卷桐城文學撰述考四卷續補  
彙刻書目三十卷續補寰宇訪碑錄廿五卷寰宇訪碑錄校勘  
記十一卷補寰宇訪碑錄校勘記二卷再續寰宇訪碑錄校勘  
記一卷莫楚齋隨筆十卷續筆十卷望溪文集再續補遺四卷  
未及寫定者仍有清芬續錄二卷 先文莊公年譜四卷莫楚  
齋三筆十卷莫楚齋書目廿卷桐城文學淵源考補遺四卷桐  
城文學撰述考補遺一卷藏書紀事詩補遺四卷國朝金石學  
錄四卷再續補彙刻書目 卷老瓦盆齋雜鈔四卷果使後  
人以所纂輯不詭於正可備參考許其附驥以傳使微賤名氏

千載下得掛名於藝林之末如江陰繆筱珊京卿荃孫所云則不特予心已大慰或亦不致有負吾師知人之明耳

自古文人學士皆喜取書中一二語以爲別號及齋名國朝齋名別號最多者首推吳縣黃蕘圃茂才丕烈据年譜所載多至數十予生平亦頗喜此道自覺所取者似皆別有蹊徑彙錄於此以志之平生選述名之曰劉氏之書取淮南子若劉氏之書之語也幼時顏讀書室曰仰視屋樹齋取文子續義仰視屋樹惜光陰不駐之義也 先文莊公捐館舍後顏讀書室曰敬行堂取淮南子父母旣歿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之義也又自顏其室曰直介堂因 先文莊公飾終 上諭有任事勇直持躬廉介之語欲以彰 先文莊公生平直介大節以爲子孫世守之義也繼配周淑人卽世後顏其臥室曰守影閣

取莊子影之守人也審以示孤寂之義也又自號花前老人取唐張祐春日行詩但願園裏花常好一生無事花前老之意也自宣統辛亥國變後自更名曰聲木字十枝取漢郭憲漢武洞冥記云東方朔從西域還得風聲木十枝長九尺出甜波上此木伍千載一濕萬歲一枯云云顏書室曰萇楚齋取詩經隰有萇楚詩三章之義也又夙慕南宋末真山民鄧牧汪元量諸人亦嘗名其室曰真山堂水雲菴道士久有黃衣黃冠之志深悔宣統辛亥十月奉 上諭自由翦髮不然將追踪鄧牧汪元量放浪山水間作世外之人不復與聞人間事矣

廬陵周扶九觀察鵬由貧苦起家集貲貳千萬兩爲江西一省首富大江南北無不嘖嘖稱羨壽至八十有八飲啖如故步履甚健洵屬商界異人當其八十八歲三月間有人譽以蓋百歲坊

者觀察聞之不懌告他人曰只賸十二年矣其家人謂觀察喜聞二三百歲之祝百年之祝素不謂然夫百年之祝原不爲少若以之祝五六十歲之人自無不欣然受之若以之祝八十八歲之人自是不能饜其慾壑話須因人而施亦何怪觀察聞百歲之祝而不懌觀察卒以八十八歲五月壽終距不懌時僅兩月人多笑之夫爭者固愚笑者亦愚也凡人當耄耋之年每欲進而益上以百歲祝之恐聞者皆不懌不懌不僅觀察一人亦事之所必無理之所或有者也

南宋張炎字叔夏號玉田又號樂笑翁

人張浚五世孫宋亡

時年三十有三後潛蹟不仕著山中白雲詞八卷往往蒼涼激楚卽景抒情備寫其身世盛衰之感論者徒以翦紅刻翠賞之失之遠矣予之身世頗與之相似先文莊公功績具載國史

更祚之時年亦三十有四雖文采照耀萬不敢比玉田而他事均相似故亦以樂笑名齋幼時偶讀爾雅有大蒙之人信之語當時自號蒙人讀春秋昭公七年左氏傳楚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欲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云云因以臺臣自號甘爲十等以下之人又嘗顏書室曰風雪莽取詩經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意生逢光宣之間目擊時事日非將亡之兆而憂之也國變後又顏其室曰蘭芝室取南宋鄭所南思肖於宋亡之後畫蘭以見意國朝徐枋俟齋於明亡之後畫芝以見意予合蘭芝二字以名予室又自號天地間人因南宋謝翱編有天地間集壹卷知不足齋叢書本皆宋末遺民不仕他姓者別號旣多因彙記之於此

光緒丁酉春季安徽會館例演團拜戲合肥李文忠公鴻章壽州

孫文正公家鼐均在座演至

戲秦檜出臺鳴鑼喝道頗

佔勢力李文忠公戲指謂孫文正公云變翁你看狀元有如此之闊綽孫文正公亦戲答曰實因位至宰相始能如此闊綽耳時孫文正公尙未入閣故有是言後先文莊公聞之云孫變翁素主和平此語亦太重矣狀元在京非止一人議和無第二人不能以此回敬也李文忠公入閣辦事在京數年孫文正公偶有相讌之時恆就李文忠公私寓以免往來操勞當時朝野士大夫無不頌孫文正公之謙德云

禮記故君子約言公羊傳若夫約言爲信孔穎達春秋正義序約言示制推以知例疏約少其言以示法制聲木謹案予素不謹於言幼時曾以約言名齋今雖年老仍書於此以自警惕



甲子十二月廿四日東南晚報第壹百拾壹號內載王揖唐致王鏡珊訊中有云近頃士風不靖名家子弟易入歧途有嚴師保以教督之先入爲主慎植初基涉世以後或不爲邪說誠行所轉移社會多一規矩人國家卽收一分寧謐之效其機至捷其用至廣而要旨皆自閩左塾序中來也云云聲木謹案不意當此時勢猶有知是非邪正教子弟從嚴須慎植初基之理真衆鳥喁喁中難得一鳳之鳴矣

袁景瀾亦名學瀾字文漪元和人諸生其詩沈博絕麗瓣香于三李爲道咸間一作家撰適園詩集五十二卷鈔本中或稱杏花春雨樓亦稱聽香樓集中有十國宮詞春秋樂府俱百首姑蘇竹枝詞前後貳百首俱可析出單行云云見董康書舶庸談聲木謹案予素喜搜羅宮詞擬編續十家宮詞廣十家宮詞如能

多收不妨再續三續再廣三廣也

文友石方伯輝滿洲正藍旗人官至江西布政使其胞姪女爲恭忠親王福晉其任贛藩時適湘鄉曾文正公國藩任江督新甯劉忠誠公坤一任贛撫劉忠誠於同治年間及光緒初年在官時頗有厲精圖治之稱於方伯心弗善也又知其有奧援乃於年終密考時劾之時恭忠親王方縮樞府寢其事不下劉忠誠公三年密考皆如此仍不得去位又轉懇曾文正公加考言之復不能去適其時各省大計乃填入疲軟不能任事露劾於外恭忠親王仍主樞府見之曰如是不能不去矣想文某亦太難也方伯後任卽先文莊公交卸時大發糧糴謂中丞不當以大計令之去位劉忠誠公亦告先文莊公云我三次考江督一考皆考不去文某可以知其奧援之大矣

甲子 月 日上海申報載張作霖對京直紳商之演說中有云我的學堂根本要講道德讀孔子的書從倫常上做起象共產非孝這種學說到我東三省是要鎗斃的我平日對於家庭純是專制惟我獨尊若家庭不能統一還能治一省麼我的兒子現在已當了旅長見了我氣都不敢出他對我說話要先看我的顏色若我顏色不對他就不敢開口什麼平等自由還早着咧云云聲木謹案此數語真當今學堂之藥石家庭之龜鑑也不謂生茲亂事綠林魁首尤懂得正經道理所言無悖於聖賢若此其言行若有與此相反者真犬豕之不若盜賊所不屑爲者矣

壽州孫文正公家鼎在毓慶宮行走十餘年告先文莊公云帝王讀書讀一時卽休息一時其休息另在一室有太監伺候宗

室歧子惠將軍元亦告 先文莊公云 皇子吃乳照例每人  
僱乳媪八人由太監監視每媪只吃數口云云所言皆確鑿可  
信異於齊東野語

光緒庚辛之間合肥李文忠公鴻章以議和居京氣體已衰而飲  
啖甚豪其家中慮其食多恆量爲裁制文忠轉不悅常因食多  
致疾西醫屬其不必多食不聽屬其不必食某物亦不聽又屬  
其萬不可食糯米物本日卽飽食次日仍自告西醫時合肥鄭  
魁士總戎國俊亦在京時至賢良寺行館文忠常屬其私購食  
物藏於袖管帶來每總戎來見文忠必盡逐諸客幕客多戲謂  
之袖筒相會有言其喜吃而不能多爲胃強脾弱之證文忠聞  
之大爲不悅曰或者如是病故之前十日因食多致疾甚厲西  
醫因屢進忠言不聽直告之曰中堂再如是亂吃必須死矣文

忠不聽而去語人曰西醫之言何難也又逾七日西醫已謂萬不能治文忠之如夫人莫氏卽季舉侍郎經邁之生母猶日求單方服之未二日卽病故西醫有見文忠之足指者謂其足之二指駕於大指三指之上爲五洲所未有云

漢武帝寵衛子夫天下爲之歌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卽唐元宗寵楊貴妃時民間爲之歌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之所本世人知有唐元宗事不知其語本於漢武帝豈以漢武帝知人善任雖有寵姬天下尙未致大亂歟

春秋時晉郤至與周爭鄆田郤犇與長魚矯爭田邢侯與雍子爭鄆田韓起與爭州田是晉臣之貪異乎他國實晉以地大物博兵強車盛欺凌弱國悉率弊賦以應誅求上行下效其

所由來者漸矣

光緒十四年歲在戊子適逢鄉試正科四川學政 朱詠裳學

使善祥意欲見好於諸生科考及錄遺所取多至壹萬叁肆千人四川鄉試中試額數照例只有陸拾名副榜拾名貢院號數例來不滿壹萬號時 先文莊公任川督例充監臨學使行文來院請多備號舍 先文莊公謂不特時促號多趕辦不及且貢院內狹小內無餘地亦無處可辦深恐應試士子因此滋事大張告示曉諭以原委並言學使非是見好乃是欺騙及至八月初八日點名之際未與試士子貳叁千人擁聚至貢院意欲滋事各官諭之皆不去 先文莊公不得已自下至公堂諭之諸生稟謂若無題旨帶同教館亦無人來請 先文莊公諭以若爲此專題旨可命科房多刷數千份於初十日午後放排完

後仍可自己來取另派委員專司其事決不食言不誤爾等教館之事諸生遂遵諭而退到初十日諸生果皆來取我朝舊制一省文武大員每年年終密考例由本省督撫祕密加考奏進內廷學使亦例由督撫加考學使因此事未洽輿論未孚衆望深恐先文莊公於年終密考中參劾託人致意先文莊公謂幸未滋事所幸多矣聲木謹案江南鄉試貢院地方寬廣臨時有搭蘆蓆棚爲號舍者矮屋中本已備極艱苦若蘆蓆棚號艱苦又加倍焉聞徐次舟觀察廣陞言浙江貢院號舍如欲增多則租用碼頭上用竹製成小轎抬入羅列空處每人一乘作文及食宿卽在於是考畢仍將空轎抬出皆欲取嘉惠士林之美名於實際上仍無用處儀徵某司馬續娶商城周氏未及旬日在其住室中前後細看一

週翌日忽謂司馬云你言你家是書香人家何以家中連一本  
書均無司馬愧無以對聞之悚然未及匝月又謂司馬云你每  
晚深夜始回据你所云非吃酒卽打牌未聞你說一件正當事  
業司馬又無以對更覺悚然以後每晚必早歸以免室人責讓  
桐城方子和明府家永深悉其家事告予如此聲木謹案吾國  
婦女大半皆驕縱懶墮其於夫家不睦或與夫失和皆由不明  
大義而起若商城周氏之言義正詞嚴不啻明師諍友雖寥寥  
數語足令聞者不寒而慄其識見議論決非常人所能及聲木  
若得見此人甘拜石榴裙下也

陽湖毛洋溟茂才燧傳工詩古文詞講求古作者義法出入唐宋  
諸家於近代尤似歸太僕善反覆馳驟以盡其才詩亦駸駸入  
少陵之室嘉興吳澹川茂才文溥南野堂筆記中盛稱其詩實



爲乾嘉時一作手已詳見於桐城文學淵源考中所撰味蓼文  
稿傳本甚少篇什既不同卷數亦各異復無首末序跋予購得  
嘉慶辛未年同里周景益星頡吳士模晉望參訂男履坦等四  
人校刊最足十八卷本前有浦城祖舫齋侍郎之望序文及同  
里蘧味辛司馬懷玉撰文學毛君傳吳士模所撰墓志銘二篇  
附錄其卷數篇數於後以供後人考核卷一序拾陸首卷二序  
捌首卷三序捌首卷四譜序拾首卷五壽序貳拾叁首卷六說  
雜著共拾叁首卷七記拾叁首卷八記拾貳首卷九書陸首卷  
十書玖首卷十一書拾首卷十二書事玖首卷十三傳玖首卷  
十四傳拾玖首卷十五書後跋贊共拾肆首卷十六墓志銘瘞  
銘神道碑共拾伍首卷十七墓表墓碣事略共陸首卷十八祭  
文哀詞共捌首

孔子言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是言其無一事不三思而行也若僅有一二事三思而行或事大國有非常之事三思而行本屬常有及應有之事孔子何必以三思而行爲慮哉朱註中以季文子如晉使求遭喪之禮而行以實之轉覺牽強似與孔子原文口氣不合

同光之間粵捻匪初平四海晏安百姓康樂京師士大夫頗喜講車馬衣服一時囿於風氣雖賢者亦不能免吳縣潘文勤公祖蔭當日黼黻係全用小真珊瑚小真珠製作備極奢侈壽州孫文正公家第見之詫爲眼福爲生平所未見日後猶時常津津樂道之常熟翁文恭公同穌凡遇花衣期內七日每日必易花衣一襲備極華麗頗爲人所艷稱我朝舊制凡遇萬壽聖節除正日外前後各三天皆須穿花衣俗謂之花衣期花衣卽蟒袍

京師流行有此稱二公皆以貴公子早撥巍科置身通顯數十年亦無怪其然當時王公以至庶人罔不用騾車亦有雙飛燕拉小拴等名目雙飛燕車之兩旁各有車夫步行隨之非尙書侍郎不敢僭用拉小拴於兩車夫外又加一車夫在前牽馬非王公貝勒不能有此雖非我朝定制卽相傳之俗例士大夫亦不敢甘冒不韙猶足見當時風氣淳樸光緒庚子以前一時風行以真珊瑚小珠爲荷包上之珠俗名荷包豆每粒值銀數兩花翎當時初重魚眼翎繼豆眼翎皆比他翎爲重人爭喜用之黼黻上之鳥京師中通行三種一立形一飛形一伏形伏形一種久不用當時黼黻以濶大爲尙後來愈作愈小光緒末年其大小枕頭相仿人謂之枕頭形並謂不久仍須至搭連形識者早憂其非我朝之福果未久而宣統辛亥亂作

光緒甲午以前合肥李文忠公鴻章聲勢最盛凡吾皖富人開設當鋪錢肆多僞託其名開肆之日卽以文華殿大學士太子太傅一等肅毅伯直隸總督等官銜糊燈籠置於門首見者莫知真僞鄉人皆以李鴻章三字呼之先文莊公嘗舉以告文忠文忠亦一笑置之及甲午以後衆人集矢於文忠嘻笑怒罵無不應有盡有

汪 都轉瑞高當時揣摩風氣專喜罵淮軍及庚子文忠再任燕督都轉本北洋候補道照例往見文忠痛斥其罵淮軍再來必須參劾終文忠議和在京都轉不敢到北洋職是之故

聞有以鹽雜置茶中而飲之者初以爲不經之談後讀唐薛能詩有云鹽損添常戒薑宜著更誇云云見全唐詩據此則用鹽於茶由來已古蘇文忠公又有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信佳鹽則不

可之語見於

是北宋時已不行矣

光緒元年新甯劉忠誠公坤一由贛撫署理兩廣總督時先文莊公由贛藩署理撫缺偕同僚餞之於百花洲詢以治粵政見忠誠言首宜整頓外交以拒各國欺凌若前任瑞中堂一日做三次烏龜則萬萬辦不到同僚皆是之回顧觀察而笑蓋觀察本爲瑞文莊公麟之子以道員需次贛省忠誠未之覺故有是言及忠誠五任江督治理亦頗趨時聲木嘗於侍先文莊公時言之先文莊公聞之不信亦嘗云以劉某在江西時言論丰采衡之所爲決不至此或上行下效有不得不然者乎

豐順丁雨生中丞日昌任蘇撫時從父俊卿觀察鍾靈以知縣需次委辦釐局差翌日以公事謁見中丞迎謂之曰你辦事

頗勤慎但棹上令箭第二枝插歪云云觀察回視之果然自是逢人卽說贊不絕口先文莊公聞之曰此衛嗣君之故智也聲木謹案衛嗣君時關吏所臥者爲敗蓆嗣君俟其出門使人易以新蓆關吏聞知大驚事見通鑑

光緒 年攝政王載 當時襲封醇親王任德國謝罪專使抵德後德皇 現爲廢皇惡我國亂民誅其公使故意留難必欲令醇親王及參贊隨員等行中國拜跪禮以爲恥辱醇親王無法抵抗相持未決不得已電告政府請示旋奉

考欽顯皇后懿旨已有時事艱難不可拘泥成法有失邦交之諭未幾德國人民聞德皇之言大譁德議院反抗尤力議院議員曾密屬我國參贊醇親王暫緩覲見不可遽然答應並須力拒如有事端議院願爲後盾卒能使德皇戢其野心仍照例來

使臣故事行禮德國朝野上下均皆公正不阿如此三代直道而行不謂晚近之世猶能見之於異域也

光緒甲午中國與日本失和以至開戰外舅建德周懋慎公馥時任燕臬充全省營務處兼後路糧臺卸事後於光緒戊戌謂予云光緒 年廬江吳武壯公長慶平高麗之亂當時合肥相國與日本訂約中有如兩國出師至高麗互相知照之言我以為高麗本我屬國我用兵於我屬國何必知照日本遽理力爭恐將來轉因此多事李相不從卒以此致禍云云聲木謹案我朝窮天下之力勦平粵捻各匪久厭兵革合肥李文忠公鴻章亦欲息肩雖以武壯平高麗之亂挾全勝之勢當時牽就訂約原欲以此箝制日本不意轉爲日本所箝制非文忠當日意料所及光緒甲午以前文忠致函 先文莊公中有英法俄德雖

強不如日本日本將雄長歐洲之語可謂有遠識矣不謂甲午一役竟着着失算一籌莫展雖強弱懸殊太遠春秋責備賢者文忠久秉國鈞終當尸其咎也又相傳當時我朝任日本公使爲丹徒汪芝房太守鳳瀛下旗回國德宗景皇帝召見諭之云聞日本與中國開釁早有陰謀爾駐其國都何以一無所知亦無奏報到京云云太守聞諭惶懼不知所對出語人云驚恐汗透重衣可謂天威不遠嚴咫尺太守實咎有應得也

嘉定徐頌閣相國郝得第較遲其從子季和大理致祥已於咸豐庚申早擢巍科人有乞大理書屏聯扇册者大理常屬相國代書相國每署己名人多訾之識者早知其不凡及相國殿試得大魁乞書更至集相國謂之云恐是送與吾家侄少爺所書不要送錯至我處其不忘舊怨如此相國久值南齋



孝欽顯皇后晚年專喜篆隸繪畫常 諭徐邨字有福氣命之  
兼學篆隸山水畫因以貳百金倩吳穀祥繪山水扇面壹百幅  
以爲臨本久之不勝其煩習篆字亦嫌其太苦曾面奏 慈聖  
以年老眼花不能習繪事與篆字只好學八分書 慈聖允之  
當時宮闈中又有雲南嫠婦繆素筠及其姪女 工繪事恭  
代 慈聖繪賞件予所見者爲花卉四幅筆致楚楚字蹟娟秀  
闈閣中得此大非易事其能珥筆宮闈獨邀 睿賞洵非偶然  
矣

光緒丙午京察蘇撫陸春江中丞元鼎竟至左遷聞京察所加考  
語爲興學練兵不力六字聲木謹案中丞以州縣起家平日持  
躬戒慎言貌溫溫誠有如陳豪撰行狀所云者當時無赫赫名  
較之同流合汚者猶有間焉宜其不爲政府諸公所容也中丞

任上元江寧時外舅平湖朱竹石廉訪之榛已累署臬司及中丞任蘇撫觀察仍以道員需次有訐其得屬員賄者中丞令其自行稟復觀察以中丞本爲屬吏後爲長官心不能平至是稟文中有云昔歲屬吏猶有存者請訪問他人自知底蘊不必自辨云云中丞見之不悅謂他人云昔歲屬吏分明所言者卽是我也終待之如故亦可見其度量寬宏過人遠矣

光緒 年浙江楊乃武一案致興大獄自浙江巡撫楊 公

昌濬以及臬司首府本縣均革職 先文莊公於光緒八年繼任浙撫時衡陽彭剛直公玉馨以巡閱長江築退省葺於西湖嘗往來浙江見聞確實心不能平嘗謂 先文莊公云葛畢氏實係謀弑親夫葛品蓮實係因被毒而死楊乃武實係與葛畢氏通奸亦實無同謀之事葛品蓮實係水滸中之武大郎葛畢

氏實係水滸中潘金蓮葛品蓮明見葛畢氏與楊乃武通姦而不敢禁楊乃武何必害之葛畢氏因欲謀斃葛品蓮改嫁楊乃武作舉人太太故下此毒手甚恨刑部無理翻案致奸夫淫婦逍遙法外云云聲木謹案楊乃武一案言者頗有異同剛直久住西湖知之最悉其言當爲此案定評故記之於此

光緒末年設立新部所調司員賢愚不一頗爲輿論所譏尤以郵傳部爲最甚當時人士以少爺部呼之內容可想司員既多終日在部中間居無事相與聚賭爲樂排九搖攤無所不至輿論大譁事爲本部尙書 陳玉蒼尙書璧所知下一通飭嚴行禁止不肖司員仍私帶棋子入部以賭贏虧堂官雖知之而無之何當時復又有裁吏部之說時壽州孫文正公家鼐任吏部尙書因言民籍底册尙不可無若裁吏部則官吏底册無從查

考將來何以爲政乎云云真至言也惜我朝末造事事專重改革雖有老成之人明達之言亦不能從也我朝舊制每省人民冊籍向例存於藩庫不知何代何年之舊本每年例由藩司按照舊籍約略增多幾成亦有一定之例上詳本省督撫由督撫咨報 部存案成爲各省例行公事矣

壽陽祁文端公竊藻續娶新城陳碩士侍郎用光之女學問文章頗有端緒其文集未刊僅刊有饒欲亭詩初集三十二卷詩續集十二卷壽陽縣志言其尙撰有 筆記一卷亦未刊已

詳見予所撰桐城文學淵源考及補遺中文端復撰有世說碎金一卷以世說新語中故實衍爲四字韻語爲 病中

所撰取便童蒙誦讀卷首有文端自書一序確係文端當日原本不知如何流落書肆予得見之因記其大略於此以補縣志

之遺文端所撰仍有皇朝諡法考六卷馬首農言十四篇亦未見傳本不知存佚矣

王安國字書城號春圃高郵人雍正二年進士官吏部尙書 予諡文肅撰有王文肅公遺文一卷補遺一卷子一念孫字懷祖號石曜乾隆乙未進士官直隸永定河道撰廣雅疏證廿二卷讀書雜志八十二卷羣經字類二卷方言疏證補一卷釋大七卷毛詩羣經楚詞古韻譜二卷遺文四卷丁亥詩鈔一卷子二長引之字伯申號曼卿嘉慶四年進士官工部尙書 予諡文簡撰經義述聞三十二卷經傳釋詞十卷文集四卷附錄一卷次敬之字 諸生引之生四子長壽昌字 廢生官歸德府知府次彥和字 官鬱林直隸州知州次壽同字季和號子蘭道光甲辰進士官湖北漢黃德道咸豐壬子殉難敬之四

子長壽山字

候選從九品次壽祺字

諸生次和葆字

次保定字

壽昌二子長恩溥字

次恩湛字

彥和三子長恩來字

次恩沛字

次恩洽字

壽同

三子長恩錫字

監生世襲騎都尉次恩晉字仲蕃咸豐壬

子從父殉難奉

旨賜卹次恩炳字

諸生以上均見上虞

羅叔韞監督振玉編輯高郵王氏六葉傳狀碑志集中聲木謹案高郵王氏自文肅公以至元孫恩溥等五世傳經以學問名天下石曜觀察及其子文簡公尤爲挺出撰述淵博奧衍幾欲駕唐宋諸儒而上之其津逮後學靡有涯涘諸人名字官職多有不能備舉者予故於六葉傳志中鈎稽排比輯爲簡明世系記之於此近聞王氏六葉遺書其家不能守已售歸上虞羅叔韞監督振玉其六葉撰述未刊者仍多監督先編輯高郵王氏

遺書初編九種叁拾卷乙丑十月排印本以後當仍有續編三編陸續編輯排印行世以慰後學之望也

涇縣趙琴士徵君紹祖道光辛巳孝廉方正年至八十餘始卒生平研究經史搜求金石撰述拾種屹然爲嘉道間一學者惟其撰述除通鑑註商安徽金石略金石文鈔續鈔四種外外間罕有知之者因其當時陸續刊行半無序跋且多係零種是以不甚流播予見有人搜輯其古墨齋全集刊本較爲賅備爰錄其撰述名目刊本年月有無序跋於此以供後人考核計通鑑註商十八卷嘉慶己卯自刊本無序跋校補竹書紀年二卷原委一卷無刊本年月前有洪亮吉序建元紀二卷道光庚寅孟夏刊本卷首有自記七行安徽金石略十卷道光十四年自刊本無序跋聚學軒叢書中有重刊本金石文鈔八卷嘉慶七年仲

春自刊本前有法式善行書序金石續鈔二卷無刊本年月及序跋讀書偶記八卷道光甲申自刊本無序跋古墨齋筆記六卷道光丙申自刊本無序跋消夏錄一卷道光元年春月自刊本前有潘恩籀序及卷首自記七行琴士文鈔六卷道光壬辰自刊本前有趙仁基序蜀輜日記皇華草合編四卷道光癸巳自刊本復有自跋此二書原爲安化陶文毅公澍所撰日記與詩原屬二書徵君合編爲一其所撰仍有新舊唐書互證卷此編未見其遺逸者必仍多矣





荃楚齋三筆卷五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國朝三百年 予諡文莊者僅有七人據歙縣鮑子年太守康輯皇朝諡法考三卷中載乾隆朝二人一東閣大學士梁詩正一戶部尙書王際華嘉慶朝追諡一人禮部尙書德保道光朝一人文淵閣大學士覺羅寶興咸豐朝一人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輔國公禧恩天津徐士鑾輯續編一卷補編一卷中載光緒朝一人文華殿大學士兩廣總督瑞麟聲木謹案 先文莊公于宣統二年由浙江同鄉京官呈請加 恩 予諡奉 旨予諡文莊合之前賢共得七人國朝之予諡文莊者皆以文學端謹結主知 先文莊公以編修從軍勦平粵捻各匪與當時諸臣專以武功顯者固不可同日而語而飾終之 上諭一則曰

學問優長老成練達再則曰任事勇直持躬廉介故得邀此易名之典國朝之謚文莊者雖亦有撰述不克大顯於世若明之邱文莊公溶葉文莊公盛皆撰述宏富盛行於世邱文莊公撰有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瓊臺會稿廿四卷葉文莊公撰有水東日記三十八卷棗竹堂書目六卷皆足以津逮後學昭示百世先文莊公亦自少好學老而不倦撰有奏稿八卷未刻稿卷強恕齋文集二卷詩集六卷方輿輯要廿卷政典十卷禮典十卷讀書筆錄十二卷漢書古字考一卷喻言二卷澹園小品一卷古文鈔十六卷古詩鈔四卷今體詩鈔四卷唐人絕句一卷強恕齋日記十六卷尺牘八卷批牘二卷朋僚函稿廿卷外部函稿十卷三省電稿彙存十卷錦鱗集十卷前集廿卷後集四卷都廿四種共壹百玖拾餘卷遺稿高至數尺惟奏議

選刊八卷刊板及遺稿四笈某甲攘爲己有宣統辛亥國事之變更棄之惟恐不速去之必欲其盡以致先文莊公生平遺稿隻字無存後雖經聲木竭力搜羅僅購得奏議八卷刊本復編輯強恕齋文集二卷詩集一卷澹園尺牘四卷擬編爲劉文莊公遺書惟尙須商酌一時未能卽付排印鮮民實深愧怍

光緒廿二年合肥李文忠公鴻章特授頭等專使往賀俄國聶格爾第二新皇加冕並歷聘歐美諸邦至英國時值女主維多利亞當國英外部某持某件屬題羅稷臣星使豐祿時爲繙譯隨員以杜詩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嶠關二句題之大爲吾國人所傳誦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歟商之伊尹南宋之陳東國朝之阮元三人之命名同一取義古今似此者甚少或亦有聲木所未及知者

合肥李文忠公鴻章當年居詞館時頗喜吟詠有詩稿一冊先

文莊公會錄有副本及光緒年其孫偉侯京卿國杰編刊

合肥李氏三世遺集卷復從予家轉錄以付刊最愛其追

悼侍姬冬梅七絕八首以爲詞旨哀艷風神頗與漁洋爲近爰錄之於此詩云蓮房墜粉夢京華戎馬飄零何處家無那江城傳一紙隔年又唱落梅花詩人寂寞欲歸耕爲訂樵青竹裏盟悔煞五年僧苦行沾泥絮影尙多情柳營歸騎指山莊靜夜添香待漏長回首滄浪亭畔路綠苔秋草黯斜陽浮家千里薊門回城角西風戰鼓哀嬌女扶持同北徙可憐辛苦賊中來袁江小聚嘿無言落葉空房冷閉門誰料匆匆成永訣青衫空賸舊啼痕團扇秋風肯棄捐別離終恐誤嬋娟料知化石心如昨不抱琵琶過別船生自湘西葬刊北曇花一霎總因緣魂歸楚水

應無路夜夜春山叫杜鵑宦情孤似謀巢燕羈思悽如抱樹蟬  
多愧淮南丹未熟舊時鷄犬已昇天云云聲木謹案文忠原配  
夫人生鏡蓉瓊芝二女琴瑟不諧故納侍姬冬梅復無所出  
詩中雖未明言其故玩其詞意若有餘哀詩中又如感事述懷  
呈滌生師用何廉舫除夕韻同次青仙屏之作十六章亦有裨  
于史事自註之處頗多如言旌德呂文節公賢基 陛辭時  
文宗顯皇帝爲之流涕尤足見 聖人憂勞國事一日萬幾文  
忠未捷南宮以前曾鈔撮經子中華麗字句可爲制藝用者以  
爲典故本約可得八九十頁因與 先文莊公師生至契舉以  
相贈爲外人所不及知者同治某年文忠諸弟咤爲未見 先  
文莊公自陳當日授受原委後自錄副本一通因以原本復歸  
之其子仲彭京卿經述文忠原本不知仍在與否 先文莊公

所錄副本久已失落無可蹤蹟惜哉

南宋葉某愛日齋叢鈔云荆公詩多舉貞觀蓋追懷盛時託興前  
代使後來讀之如少陵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可悲矣歎息  
行云官驅羣囚入市門妻子慟哭白日昏市人相與說囚事破  
家劫財何處村朝廷法令亦寬大汝罪當死誰爲冤路傍年少  
歎息汝貞觀元元之子孫河北民云河北民生近二邊長苦辛  
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戎狄今年大旱千地赤州縣仍  
催給河役老少相攜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悲愁白日天地  
昏路傍過者無顏色汝生不及貞觀中斗粟數錢無兵戎傷今  
思古之義具焉又其詩曰歡樂欲與少年期人生百歲常苦遲  
白頭富貴何所用氣力但爲憂勤衰願爲五陵輕薄兒生在貞  
觀開元時鬪鷄走馬過一生天地安危兩不知此意雖寓辭若

少過矣使生太平盛世得爲謹厚君子願不可樂哉比見石九成文詩云忽思往事三代前今有罪者亦可憐與歎息行意近荆溪集中有云嗟汝建隆元元之子孫爲紹定己丑秋天台水災而作亦用荆公語其聲愈悲矣云云聲木謹案少陵荆公作詩之旨卽原本詩經彼都人士五章之義詩人身逢周室之衰緬想及于周之盛時其憂傷王室至勤且篤是加十倍寫法聲木更爲不幸身逢周室之亡求爲周衰之人而不可得較之古人益覺悽然矣

明崑山歸熙甫太僕有光與王子敬小簡云東坡易書二傳在家曾求魏八不予此君殊俗惡乞爲書求之畏公爲科道不敢秘也云云見震川文集聲木謹案明太倉陸文量參政容菽園雜記云積書不能盡讀而不吝人借觀亦推己及人之一端若其



人素無行當謹始慮終勿與可也世有借書一癡還書一癡之說此小人謬語也癡本作甌貯酒器言借時以一甌爲贄還時以一甌爲謝耳以書借人是仁賢之德借書不還是盜賊之行豈可但以癡目之哉云云据太僕之語是明代向人借書須挾勢力以行之道德文章如太僕在當時雖隱于荒江老屋之中毅然與王世貞等抗且詆世貞爲庸妄鉅子天下仰望丰采固非庸碌常流可比以生平不作科道不能向人借書參政之言借書固善然依法行之實難借之不以爲德取回則以爲怨甚且累索而不得故意留難志在乾沒予本窶人素少藏書間有一二種爲人借去從無索還之日世風日下人心譎詐以強取豪奪他人之物以爲己能比比然矣焉有一甌之贄一甌之謝哉同輩中惟南陵徐積餘觀察乃昌如借他家之書有殘帙缺

損者能代爲補綴必力爲之補綴誠借書中之君子聲木所見  
僅此一人而已

江陰趙彝鼎字煥文號谷虛諸生我朝末造新政厲行鄉俗驟變  
茂才居恆抑鬱扼腕詫歎以爲大亂將至常誦文信國衣帶贊  
孔孟仁義之語而自謂篤守程朱性理之學終不能移易雖被  
姍笑弗顧也宣統辛亥八月武昌變作九月朔長沙繼亂各行  
省所謂新軍者蠶起響應而江蘇巡撫程德全首植白旗擁戴  
某某于金陵傳檄郡縣悉以白布爲標幟自城邑至于鄉僻數  
日徧滿茂才聞變悲憤不欲生勺飲不入于口者三日旋于十  
月十九日走出不知所往家人求索竟夕不得明日至常所講  
學之三賢祠西樓排闥入視赫然投環死面北向若望闕以示  
志者檢其身有書遺家人其妻弟同邑孫茂才邦楨狀其

事徧徵題詠合之傳狀墓志編爲殉節記一卷乙卯八月排印  
本聲木謹案我朝養士貳百餘年士習素淳厚光緒中葉已論  
議遽起蔑棄禮義及其末造綱常名教已掃地無餘宜乎宗社  
爲墟而高爵厚祿者又復彈冠相慶不謂成仁取義孤忠勁節  
震耀千古乃在僻居江表僅入邑庠之趙茂才其能熟審于君  
臣之義從容絕命冀以正人心息邪說甘蹈首陽之節視死如  
歸其撐住綱常有功名教死誠有重于泰山者予故節錄殉節  
記中諸人所述亦冀以挽回末世之人心以成茂才殉節之志  
其絕命書附鈔于後使天下後世之人共讀之

趙煥文茂才遺筆

我妻我兒知之我九月廿三日戌時生家中之田皆低意欲得  
高而寬闊之地葬之近三賢廟若力不能買必葬我于母墳之

旁開半日喪題主請正芳四相用我學生不必待喪司若有欲費者可以我言告之貧而治喪不循禮也范姓已有領去之說郭沈兩姓亦教他帶去亂未可知當此時帶一箇去卽少一掛念我妻不可不聽兩媳亦須帶回可與高親翁斟酌念我家寒當降心相從若高卜兩允許則我在地下亦心安矣西邊塌田兩塊作膳養依我之言則不提女分田三寶四寶各提平田三畝娶妻攻書餘可照分均派此特其大略而已屋須起後乃可分今且同居各帶一弟教之須與他講解待有清頭可再從師攀親亦須勤儉略有根底之人家蓋有識見有規矩則到家少着閒氣也債項到明年必須設法還之拖債每多受累切記切記爾等務要勤懇兄弟和好不要墮了志氣若稍懶惰游蕩則區區薄產必致傾覆矣我已不能再教汝也可以我言書之坐

右時時省察此信亦不可失去必須安置匣中日後家事乃有序也我作忠義之事我妻亦不必悲傷人固有一死但求死合于義耳雖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但我比召忽之死似猶合君臣之義况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使人不得以漢外視我君爲滿也則我一死之所爭大矣藏之藏之

此家信 原註正笏弟可鈔一封藏之恐家中或有遺失也我之不食已三日矣事事思之不可將我言忽之也婚嫁依我則家無礙否則恐難支持也我之薄待妻子兒女 岳父處可代爲告罪然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岳父或亦諒之一切家事諸內弟必須照應兩兒請正笏弟擇好好人家作媒我當感之目下且勿分家我諸子多須教訓我兒必須聽母舅正人當親長者之言必有道理時時開道庶不如我之孤陋寡聞也

郁詠棠先生可從汝自擇之須品學兼優

答孫先生 原註雪亭 從前師事薛頌芬先生評改文字先

生之介紹也子註

今生無以爲報此其所以報知己也先生不爲無眼力矣

訓諸生

爾等須讀孔孟之書忠君愛國

我已願作聖清之鬼求是去非

自述

一秀亦君恩願作聖清之鬼

五經由我讀豈爲革黨之戾

豈不知匹夫匹婦之爲諒 原註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使人

不可以漢外視我君爲滿也故我欲以任之

但當此作義作忠之何人

國家養兵數百年乃敢目君爲滿 原註此理不可不明

學堂掌教二三子還思造士爲清 原註是所望於羣公

願 國家大兵所至反正者免脅從者赦弔我者勿作輓聯恐有清流之禍鈔我對者不可改一字改則非吾意也我心爲國故不死於家而死於此地以會課在此正欲以明倫也

四川一省幅員遼廓約合江南三省之地東至湖北界西至西藏界北至陝西甘肅界東南至湖南貴州界西至西藏尤爲遙遠國初本設有川西巡撫一缺不久卽裁撤歸併總督以一事權故四川總督原有兼巡撫事一銜川西有打箭鑪以外謂之西康地卽古康衛藏三區之康地東至打箭鑪起西至丹達山止計叁千餘里南與雲南之維西中甸兩廳接壤北踰俄洛色達

野番與甘肅交界亦肆千餘里其西南隅過雜瑜外經野番境數日程卽爲英國屬地西北隅毗連西甯番人常購俄國軍火東南隅抵四川寧遠所屬各州縣之境東北隅乃四川甘肅之交地大約倍於四川等於西藏自光緒以來英俄兩國進窺西藏交涉益爲繁棘光緒三十二年政府因藏爲川滇之毛康爲川滇之皮藏爲川滇之層康爲川滇之齒且爲川省之咽喉關係重大毅然實行改革整理地方 特簡伯都訥趙 制軍爾豐爲督辦川滇邊務大臣 廷寄中諄諄以屯墾練兵爲急務後將西康一地實行改土歸流建設西康一省并擬定府廳州縣等名目未及實行而宣統辛亥難作實爲我朝末造一大掌故代理川滇邊務大臣古蘭傅華峯 嵩煇編有西康建省記三卷記載翔實壬子九月排印本予因刺取其中緊要各



語意取簡明便於觀覽附錄於此並錄其官制省會府廳州縣名稱於後以資考核

西康官制

西康巡撫 邊務大臣改

西康度支司 邊務收支局改

西康提學司 邊務學務局改

西康提法司 康安道改

西康民政司 邊北道改

西康省會

西康省可爲省會四處一同普縣東距打箭鑪不及二十程西距丹達山亦十數程南北相距尙均乃西康之中央 一察木多地方左右有河流至前面而合後面崇山屹立天然險阻

免修城郭且爲入藏扼要之墟地雖稍偏西北不過數日程相去不甚遠亦可爲省邑 一貢覺地方平坦亦多水雖淺而土甚厚宅省亦可 一巴塘卽古之白狼國地方千里裏塘曲登在其東江卡三岩在其西雲南在其南德格在其外左右兩小河繞城急流西有金沙江東有大朔山南北亦層巒疊嶂可稱天險以地偏南微有不足

西康府廳州縣

巴安府 係巴塘土司地方原設巴塘糧務一員光緒三十一年改流征糧三十三年奏設巴安縣三十四年秋邊務大臣會同川督奏改爲巴安府仍應名巴塘府

鹽井縣 係巴塘土司地方光緒三十一年改流征糧三十四年秋奏設鹽井縣

三壩廳 係巴塘土司裏塘土司交界地方光緒三十一二年改流光緒三十四年秋奏設三壩廳設通判並分管毛丫曲登地方

裏化廳 係裏塘土司地方原設有裏塘糧務一員光緒三十二年改流征糧奏設裏化縣三十四年秋奏改名爲裏化廳設同知並分管毛丫毛茂丫曲登崇喜地方仍應名裏塘縣

定鄉縣 係裏塘土司地方名鄉城曾經叛土司而獨立者光緒三十二年改流奏設定鄉縣三十三年征糧三十四年秋奏設定鄉縣仍應名鄉城縣

稻成縣 係裏塘土司地方名稻壩光緒三十二年改流三十三年征糧三十四年秋奏設稻成縣仍應名稻壩縣

貢噶嶺縣丞 係裏塘土司地方光緒三十二年改流三十四

年秋奏設貢噶嶺縣丞歸稻成縣屬此處仍應改爲貢嶺縣  
河口縣 係裏塘土司明正土司交界地方光緒三十二年裏  
塘改流三十四年秋奏設河口縣宣統三年夏並分管崇喜明  
正土司地方

康定府 係明正土司地方原設有打箭鑪廳同知並未征收  
糧稅光緒三十四年秋奏改爲康定府宣統三年管理改流明  
正土司魚通土司之地仍應名打箭鑪劃歸四川管理

康安道 光緒三十四年秋奏設康安道一員駐巴塘兼按察  
使銜管各府州縣

登科府 係德格土司地方宣統元年秋改流征糧經邊務大  
臣奏設登科府兼管春科土司地方分管高日土司靈葱土司  
地方

德化州 係德格土司地方居德格之中心宣統元年秋改流  
征糧經邊務大臣奏設德化州仍應名德格縣

石渠縣 係德格土司地方居德格之北宣統元年秋改流征  
糧經邊務大臣奏設石渠縣分管高日土司地方其地與西寧  
連界

同普縣 係德格土司地方居德格之西宣統元年秋改流征  
糧經邊務大臣奏設同普縣宣統三年分管察木多呼圖克圖  
及納奪土司之地

白玉州 係德格土司地方宣統元年秋改流征糧經邊務大  
臣奏設白玉州

邊北道 宣統元年秋奏設邊北道一員駐登科管各府州縣  
西康理事官

乍丫理事官 係乍丫呼圖克圖地方宣統三年春邊務大臣  
奏設理事官管理詞訟

察木多理事官 係察木多呼圖克圖地方原設有察木多糧  
務一員宣統三年春邊務大臣奏設理事官管理詞訟仍應名  
昌都

西康委員 尙未定州縣名目

得榮 係巴塘土司地方與雲南接壤宣統三年春邊務大臣  
勘定奏設委員征收糧稅

江卡 係康地 賞與藏人者宣統元年冬經邊務大  
臣收回宣統二年征糧三年春奏設委員

貢覺 係康地 賞與藏人者宣統二年冬經邊務大  
臣收回征糧三年春奏設委員

桑昂 係康地

賞與藏人者宣統元年冬經邊務大

臣收回二年征糧三年春奏設委員

雜瑜 係康地

賞與藏人者宣統元年冬經邊務大

臣收回二年征糧三年奏設委員

三巖 係野番地方宣統二年冬經邊務大臣征討投誠三年

奏設委員

甘孜 係麻書孔撤兩土司地方地名甘孜宣統三年春經邊

務大臣奏准改流設委員征糧兼管白利東科土司之地分管

德格倬倭章谷土司之地

章谷 係章谷土司改流地方光緒三十年四川奏設鑪霍屯

者宣統三年夏邊務大臣咨川督撥歸西康管理名曰章谷委

員分管倬倭土司上羅科野番地方

道塢 係麻書孔撤土司地方宣統三年奏設委員兼管單東魚科土司之地分管明正卓斯土司下羅科野番之地

瞻對 係土司地方 賞與藏人者宣統三年夏四川

總督邊務大臣收回奏設委員

鑪定橋 係咱里沈邊冷邊三土司地方原設有鑪定橋巡檢

歸打箭鑪廳屬宣統三年經四川總督改流奏設委員仍應劃歸四川管理

尙有已經改流之土司投誠之野番收回之土地應設郡縣之處如靈葱土司之地在登科德格之間應設一縣毛丫土司之地在裏塘德格之間裏塘距德格八九站應于適中之贈科原係德格屬地設一縣明正改流應于打箭鑪河口適中之營官寨設一縣又于南邊之九龍設一縣北邊之糯米章谷又名鹿



麋章谷擇適中之地設一縣卓斯土同改流應設一縣色達野  
番地方應設一縣俄洛野番地方設一縣又甘孜距石渠七八  
站應于葛察寺設一縣又巴塘距鹽井江卡約七八站應於空  
子頂或蟒嶺設一縣又江卡距桑昂雜瑜均八九站應于適中  
之處設一縣八宿呼圖克圖之地設一縣又于賞藏收回之碩  
搬多設一縣洛隆宗設一縣邊壩設一縣伍齊設一縣又宣統  
三年邊藏會師勘定之波密白馬崗曾經駐藏大臣奏明或由  
藏由康設官另議查該處並非藏地應由康設三縣分管其地  
又三十九族亦非藏地距察木多近由康設兩縣共計貳拾壹  
縣須急早經營其尤不可緩者惟類碩洛邊及波密白馬崗三  
十九族等處至改流之巴底巴旺兩土司應歸四川設官也  
錢塘厲太鴻徵君鶚編宋詩紀事壹百卷目錄壹卷乾隆十一年

陽月樊榭山房自刊本卷端列祁門馬曰瑄同輯聞有

編宋詩紀事補遺 卷末見傳本聲木謹案

兩宋石刻中宋人詩句甚多惜當時志在考核金石于詩文不甚留意設以宋詩紀事相校必有以拾遺補闕吾觀明樵李李君實壘丞日華六研齋筆記云王金學術頗僻三經義大不滿人心而庸流薄學得藉以竊精媒進亦有翕然頌之者其魁傑如三衢何恭欽聖至作長篇獻東坡欲其推尊王氏語甚瑰偉東坡心不然而貌禮之其詩鋪舒曲折可謂費詞然大意不過謂歐蘇輩止作得詞章一路若孔孟著述周公禮樂必歸金陵自此種議論流行後來紹述小人極其緣飾直令荆舒配食孔廟真足發千古一笑耳然從此遂開偽學一途動以聖賢自處興言立詞籠駕天下而清明宇宙竟作魑魅場矣不可謂非欽

聖輩邪流附和之遺毒也此詩載周密浩然齋視聽鈔偶曝書錄出之云云其詩爲七言排律壹百韻壹千肆百字如此長篇鉅製宋詩紀事竟失載其遺漏者必仍多詩已錄入六研齋筆記中茲不複錄南宋周草窗 密浩然齋視聽鈔久無傳本或明代仍未亡佚也

上海有正書局石印湘鄉曾文正公國藩楷書其尊翁竹亭茂才麟書自撰楹聯云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澤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且將艱鉅付兒曹云云聲木謹案茂才所云世事不聞不問可也何必又云且將艱鉅付兒曹文正在當時確具旋乾轉坤之力掃清宇宙幾于有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之概然君上倚之衆人仰之則可若出自其家人之口則陋矣即使果出其尊翁竹亭茂才所撰文

正亦應避嫌不宜直書以涉于誇誕豈休休有容之度所宜出此耶非聲木之所敢知矣

庚午七月十六日時報云西湖茶葉以龍井聞名而尤以獅峯爲著次則雲棲虎跑亦負盛名故有獅龍雲虎之號具色香味之美惜產量有限供不應求總計龍井諸山其有茶地壹千叁百畝自耕農叁百戶佃田柒拾戶茶場陸所本年產量爲陸百擔較上年增壹百擔價值肆萬餘元龍井茶分春茶夏茶春茶爲明前兩前氣味清香葉片柔嫩夏茶爲三春四春則品質稍次矣西湖茶樹多種植于山麓沙土蓋土壤氣候均適合茶之生長而尤以高山爲佳蓋得雲霧間清氣故能甘冽雋爽沁人心脾至于葉嫩色綠味淡而香因其單甯極少故飲者不致妨礙消化喝時更無苦味品質之佳決非印度錫蘭之茶所能望其

項背若能於栽培製造方面加以研究改良則必能促進生產以供嗜茶者之需求矣云云聲木謹案予生平頗有茶癖中年以後篤信桐城張文端公英聰訓齋語所云尤嗜飲六安茶予本皖人就地取材價廉工倍世人多好龍井茶不知其底蘊因時報所記甚爲詳盡故錄之於此

揚州鎮江兩府寺院中僧道最爲勢利當以金焦兩山爲尤甚聞尋常士人游山者入門有限制例不得一茶雖以貲購食欲求一飽有意靳而不與以苦之相傳儀徵阮文達公元罷相家居往游金山寺僧人初屬之曰坐曰茶繼有告以非常人者但曰請坐曰泡茶更有告之者又曰請上坐曰泡好茶終乃知爲文達又曰請大人上坐泡我的好茶未幾以對聯乞書文達卽書云坐請坐請上坐請大人上坐茶泡茶泡好茶泡我的好茶聞

者皆爲失笑聲木謹案後閱震澤范永綏 其駿茶餘話異  
庚申七月排印本亦載此事以爲歸安閱 中丞鶚元撫蘇  
時游白雲寺事傳聞異辭自古恆有春秋三傳已不能畫壹各  
尊所聞而已又相傳有某公到寺僧人極意逢迎終以化緣爲  
請某公不欲僧人極言相待優異某公曰你之櫃頂上好茶始  
終未泡決非特殊可謂愈出愈奇矣

光緒末年樞臣出軍機者三人而 上諭中措辭各異于常熟翁  
文恭公同龢則曰以示 于善化瞿文慎公鴻禩則曰以示  
保全于夫已氏則曰以示體恤至文慎出軍機之由言人人殊  
予聞文慎自云在政府時與慶親王本極水乳融洽幾于言聽  
計從每年年終慶王贈自畫山水一幅以爲年禮自夫已氏當  
國久存操莽之心路人皆知深爲所忌極力以讒言交亂終成

水火其擠排異己者尤以自己及滿洲錢寶臣尙書良等數人爲最皆有欲殺之志是以當時擬旨中本有革職並驅逐回籍之語 孝欽顯皇后親筆去之並云罪不至此亦可謂天恩高厚矣云云聲木謹案文慎未入樞府以前歷練世故至深且久嘗自集詩句以爲楹帖云世事波上舟妾心古井水云云是知之非艱行之維艱耳

咸豐末年 文宗顯皇帝見粵匪兆亂憂勞成疾聖躬時有不豫霍山吳竹茹侍郎廷棟素以知醫名爲 文宗擬一方 文宗見內有 等藥復詢侍郎云用此等藥不嫌太滑乎侍郎以藥性奏明乃止光緒三十四年泗州楊杏城侍郎士琦宣慰華僑回朝先請病假及假滿 召見 孝欽顯皇后垂詢疾狀 諭以宜服 等藥並言現在無好醫生服藥只好

自己做主云云翌日又召見復問昨日所言之藥服否侍郎叩首曰藥已全服病已全去孝欽顯皇后笑曰我固知此等藥定可治此病也云云兩聖人聰明天竄固非尋常帝王所能幾及也





長楚齋三筆卷六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漢制公卿以下皆五日一休沐卽每月逢五逢十唐宋制十日一休沐亦謂之休澣故有上澣中澣下澣之稱卽每月之逢十及晦日泰西每七日一休息謂之禮拜深有合于古人休沐之意所謂禮失求諸野也

日本狩野博士云前清由學院逮殿試考試制度深服舊制防弊之嚴揀選之公欲幟以作大學生徒之講演云云見武進董綬金比部康書舫庸談聲木謹案我朝考試制度承唐宋元明四朝之後推勘益密本可垂諸百世誠如日本狩野博士所云舉國之人莫不痛心疾首于考試制度必欲去之而後快而博士轉譽之不容口其識見過人遠矣

嘉道年間海宇昇平閭閻安樂人民殷富士大夫中賢者提倡風雅不賢者競尙奢侈考究車馬衣服盛極一時聞有旗人某官至三品京堂素富貴產起居飲食服飾器用豪華越乎等倫卽所戴之頂珠係天藍寶石價值逾萬不意上達 天聽翌日召見 宣宗成皇帝諭之曰爾之頂戴可謂闊矣某叩首謝曰奴才之頂戴求 皇上賞收言畢自將其頂珠摘下獻于 御座 宣宗又諭曰你知我收你頂珠用處否某對以不知 宣宗笑曰我要將你之頂珠劈成兩箇鑲我馬鞍耳此當年成都將軍宗室歧子惠將軍元告 先文莊公者將軍並謂 宣宗並非要其頂珠寶惡其奢侈明示以他人頂上之物留爲胯下之用故言鑲馬鞍以戲之耳云云聲木謹案光緒 年四五月間 孝欽顯皇后由頤和園回宮路過某街見有高搭天棚

逾于尋常者問之爲內務府某司員家 立諭以報効銀貳拾萬兩送至內務府應用孰知某司員家本不豐素喜奢侈致兆此禍不得已將家中所有當盡賣絕仍不足數復以重利借貸以完此數某司員未久亦身故可謂自作孽不可逭矣

同光之間江陰沈品蓮方伯保靖任江西分巡廣饒九南道兼九江關監督俗呼九江道告 先文莊公云西人侮辱中國官吏無所不至面與伊言九江道頭上所頂者乃是烏龜又有某廉訪曾任關道亦告 先文莊公云關道雖然缺好全受西人之氣所得者乃受氣錢耳云云聲木謹案光緒初年士大夫猶能知恥自愛如此非若後來之愈趨愈下也

通鑑載晉武帝云衛氏種賢賈氏種妬云云聲木謹案種豈有賢與妬之分晉武帝設詞以拒婚可謂嚴厲其明決誠加人一等

卒之仍聘賈充女南風爲惠帝后終亂天下豈真天惡凶德歷數有不可逃者耶

蘇州織造兼督理澣墅鈔關滿洲崇 尙衣啟常言凡 御用之物均可造冊報銷惟奉 內廷面諭所製之件照例不得報銷如違例必觸 聖怒禍且不測云云此外舅平湖朱竹石廉訪之榛轉告予者又聞太平崔惠人星使國因出使美日秘三國時 陛辭請 訓 德宗景皇帝面諭以在外洋須用叁肆千金購一極大八音盒進御云云星使至各刻亦從未見奏報星使自言之如此

光緒三十四年二三月間 德宗景皇帝久病未愈早入膏肓有時肝氣大發憤無所洩以手扭斷某太監頂戴以足跌翻電氣燈情勢日亟遂有令各省督撫保荐名醫之 上諭一時到京

者約六七人公費由內務府發給每人每月貳百金各省復私添公費聞每月有至千金者每日須入內候 旨下午始能出內有元和曹智涵郎中 深爲 德宗信任郎中請假回籍後稱疾不至蘇撫私添每月公費貳千金川資叁千金已收復退回上海陳蓮舫比部 鈞又最爲 德宗所深惡始則批其擬方中有云名醫伎倆不過如此可慨也夫繼則俟比部方已上呈袖中出一紙自開病狀與比部所開脈案全不相同終則面擲其方于地比部汗流浹背不敢仰視出語他人謂爲生平未有之奇辱 孝欽顯皇后久歷世故敝屣尊榮每遇不豫之時與諸醫談笑如家人以自己病狀告之並告以昨日服何醫之藥有無效驗令其自相斟酌藥方惟恐以天威不違顏咫尺使人矜持失措或有錯亂故降心相從如此又光緒丁未 月

駕幸頤和園路過某街巡警因御輦中有一紅物私躡足偷窺適爲孝欽顯皇后所見立刻持紅物出輦以示之蓋二紅漆葫蘆也此雖小節亦足見孝欽顯皇后和易近人矣

光緒壬辰 孝欽顯皇后 德宗景皇帝由西安府迴鑾凡經過各州縣文廟皆賞給匾額一方時隨蹕南書房行走只元和陸文端公潤庠一人自云沿途匾額四字皆伊一人所擬已將孫星衍嚴可均同輯之孔子集語十七卷典故用罄惟至中州時擬上中天日月四字沿途行宮狹小無異君臣同處一室親見兩宮點首稱善並加重圈西安城外萬年廟內有萬年松如將松掘起經日曝乾歷久以水土潤之仍蔥綠如故遂有此稱兩宮曾駐蹕休息廟中命擬匾額擬上古松萬年四字亦蒙嘉許並云凡進御文字須擬三首如圈第一第二三所擬

之字隔時仍可充數如圈第二三則第一所擬文字以後決不可用因恐上有觸忌諱之故爲臣子所不及知者云云聲木謹案文端久值南齋恪恭謹慎特邀 聖眷國變後始終如一求之近代已屬難能可貴矣

四川越巂雷波馬邊峨邊屏山等州縣漢苗雜處實卽裸夷野番本地人呼爲蠻子皆處萬山之中行步如飛雖無火器然善製毒箭名曰弩箭長只四五寸人遇之破皮卽死無藥可治又能掩埋草土之中另有機械可引而發之綿長約至數里許他人不易防測窺破儼如泰西所製魚雷凡山內行軍要地皆以弩箭埋之一人誤踏其機數千百箭齊發莫知由來喪亡必多是以人頗畏之其人別有文字意義莫知其原始四川督署中另有書吏專管其事能解釋其字義歷代叛服靡定官軍如追捕



之急則以斜削木板投誠中書蠻文言真心投誠永不再叛之意許其投誠亦以板用蠻文示之卜筮以獸骨削片燒之不穿則吉儼有三代遺意其人雖椎魯至愚極陋而種族之見又甚嚴夫婦皆係蠻種所生子女曰黑骨頭有一漢人則曰白骨頭嘗至邊境搶劫或割取田中禾黍更喜擄人以供其驅策女則配以男蠻男則配以女蠻以堅固其心使之不思歸家其用意亦未嘗不深遠戰鬥之兵器名曰甲者如吾國鎧甲老式而堅固更加十倍以利刃斫之毫不爲動又以牛羊皮製成一物護其兩手脈刀劍長箭其鋒甚利雖日本利刃亦不能及更善製毒藥以淬礪之傷者逾刻卽死箭能達遠而有穿楊之技善製毛氈柔軟堅固出門時每攜之如遇山路崎嶇不能行走則以氈自裹其身由山上一滾而下毫不傷人皆彼族獨有之性質

予生平喜

此決非溢

光緒中葉合

傳早有兩

遂其南北

能鑿意頗

正值文忠

以迴旋云

見者始信

摺糾參文

新寧劉忠

補文襄畧

朝廷此缺不啻爲湖南人買去矣其不憚可知

道咸年間士大夫崇尚名節動靜以禮高自期許雖一嘖一笑罔不矜慎當時有某尙書因金臺書院課士拔識一英俊少年詢知其未聘妻留其在家讀書以觀其器識逾年意已定矣以第幾女歸之翌日某少年偶在戲園池子中看戲一週因薄其人其議遂寢北京舊風俗戲園池子皆下等人坐處故也 先文莊公于道光 年偕同邑潘琴軒中丞鼎新入都求學時合肥李玉泉比部文安管理廬州會館因往見之各面試文一篇大爲嘉許爲安置于會館讀書月餘比部私問會館長班云新來之劉少爺潘少爺長出門乎長班對曰兩位用功讀書足不出戶會館中人雖多從未見有此比部大喜自是優加愛禮命受業于其子文忠公鴻章卒皆成名某尙書卒 先文莊公

當日所聞 先文莊公事係予在山東聞含山賈竹農刺史裕師所云刺史親聞之于會館長班蓋久已傳爲美談矣

滿洲豫習之都護師早從滿洲倭文端公仁等游立身正直崇尚宋儒之學自乾嘉諸儒力詆宋儒自名曰漢學道咸間桐城方植之明經東樹撰漢學商兌四卷補義一卷棗誤一卷以專攻漢學善化孫芝房侍讀鼎臣撰畚塘芻論三卷中言粵匪之亂實由專講漢學所致都護亦撰漢學商兌贅言 卷吹噓明經之燄以推波助瀾欲以挽已溺之人心亦不爲無見生平最惡洋字其家中無一物來自泰西洋布亦屏去不用坑墊椅墊等皆以北京土布爲之所以深惡痛絕者至久且摯若使中國之人人人如此家家如此泰西之教傳授何人泰西通商買賣何人都護罷官後創設會輔堂每逢 日親臨講學孜孜不倦

當時風氣猶未盡偷每次來聽講者仍有壹百餘人光緒戊戌  
詔廢制藝都護語人云生平最好時文今廢之崇尙西學言  
之痛心云云同時又有 劉博泉侍郎恩溥亦痛惡洋字家  
中屏絕洋貨京師士大夫以都護與侍郎比較謂侍郎坑几上  
帽架猶爲馬口鏡所製不似都護家中無一物能指爲洋貨顯  
分軒輊矣

光緒末年西林岑雲階制府春萱任兩廣總督數年政尙嚴厲前  
後參革之員共計壹千零陸拾人上自撫院下至典史無不皆  
有當時廣西亂事方熾因上疏以後兩廣用人吏兵工部不能  
持其權儼有湘鄉曾文正公國藩勦平粵匪氣概及奏報肅清  
擬旨中只言交部從優議敘 孝欽顯皇后顧諟樞臣云岑春  
萱宜加點好處乃 賞加太子少保銜督粵時大病幾危服

余伯陶醫士 藥方而愈所用人參聞多至貳萬金云

合肥李幼荃太常昭慶隨其兄文忠公鴻章勦平粵逆統兵至松江搜得明華亭董文敏公其昌摹刻戲鴻堂叢帖殘石携歸合肥以家中無隙地置于其兄勤恪公瀚章家中太常故後其家貸勤恪數千金卽暗以此石作抵李新吾太史經畚所刊鄉會試硃卷中羅列撰述數種中有鞠洲叢刊人或謂卽是此刻變名云

國朝康雍之時士人如兩中副榜作爲舉人准其一體會試不久其例旋廢 皇朝三通中載明其事同光之間聞四川有某某連中五副榜未得一第者使在國初時久爲孝廉矣

國朝舊制北圍鄉會試總裁例須開單請簡凡尙書兼管順天府府尹例不列名光緒丁酉壽州孫文正公家鼐得 派鄉試總

裁以 帝心簡在之故逾年爲戊戌會試正科復 派會試總裁益見 倚畀之隆連任秋總春總者在我朝亦不恆有京師相傳有春總秋總之稱卽鄉會試總裁之省文也

湘鄉曾重伯太守廣鈞爲文正公國藩之孫少賦異質有神童之稱繼入詞館識者皆期以遠大猶是名譽鵲起頗有不虞之患自是負其才望高視闊步旁若無人桐城吳摯甫京卿汝綸心甚惡之一日與太守論古韻不合太守繁稱博引辨駁甚苦京卿辭絀爲言當日所聞于太傅者卽是如此非某所杜撰故始終深信太傅之言不以子言爲然太守爲之奪氣太傅卽言曾文正公也此 王古愚太守振珪聞京卿自告之者

光緒庚子以後外間相傳桐廬袁忠節公昶于義和團攻各國公使館一役上三疏力諫致三人同被禍上海有石印其手蹟奏

疏底稿者予聞元和陸文端公潤庠云忠節三疏當時雖屬草實未上其所以與嘉興許文肅公景澄同被禍實因滿洲聯

公元一言翌日 孝欽顯皇后召見聯墨樵京卿元問以外間情形如何京卿力陳各國使館萬不可攻將來北京受禍甚鉅 孝欽顯皇后不悅曰受禍如何京卿繼陳如攻破使館殺其使臣將來西兵入都鷄犬不留 孝欽顯皇后聞之震怒謂其以西人挾制朝廷三人遂同日棄世云云文端言時 孝欽顯皇后尙未 賓天加以謚法者乃聲木追憶之詞猶之春秋左氏隱公四年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子石子石子曰王艷爲又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云云其以陳桓公稱陳侯者亦出于追述也吳縣潘文勤公祖蔭博學好古當時頗負盛名藏石壹百餘塊惜



素無拓本蒐羅三代彝器

品外間頗有謂其半多贗

鼎撰攀古樓鐘鼎二卷光緒

年自刊本多中載南皮張文

襄公之洞之說文勤自釋轉無幾收藏書籍亦富撰有滂喜齋藏書記二卷光緒

年自刊本刊成未及印行文勤遽卒

月上海復有排印本予所見者仍有東陵日記一卷同治

四年自刊本西陵日記一卷同治六年自刊本又秦韜日記

卷未見其編刊滂喜齋叢書六集功順堂叢書世多知之京師舊風俗主人讌客客每喜遲到主人有候至數點鐘者俗傳請客單寫已刻卽午後四點鐘寫午刻卽午後五點鐘惟文勤讌客諸客相戒不敢遲到有遲到者謂之云應酬真忙不請入座以濃煎普洱茶飲之文勤平日喜飲午時茶無一日能離亦是癖性甘泉董醇卿尙書恂之子以貲郎觀政刑部文勤不善

其所爲謂之云衙門內無爾之事其嚴厲如此

四川省城外某地有名瑪瑙河者河內所出文石與雨花臺所出無異且遠勝之又有某地出戈背茶葉大而長如戈之背與

所出芥茶無異而香味亦較勝以僻在西南隅世罕知之豈物之顯晦亦有時耶四川省城內延慶寺內有地一方隅所種菜蔬中皆無筋又有某地種甘蔗等物皆空心豈地上所宜使然歟彙錄之以廣異聞

富順宋芸子太史育仁曾隨合肥龔仰遷侍郎照瑗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撰泰西采風記五卷又撰三唐詩品三卷問琴閣文錄一卷詩錄三卷光緒 年自刊本本爲南皮張文襄公之洞督學四川所取士頗賞識之光緒癸卯後以文襄保荐經濟特科入都應試文襄適在京 欽派閱卷大臣太史欲自表見其

應試文中有昔曾采風西國之語都人士爲之對云如同密電  
南皮甚爲工緻當時應試之人大半官吏曾任實缺平日頤指  
氣使成爲習慣應試之日有携紙捲烟呂宋烟及雜色各烟在  
殿廷內嗅者醇親王卽後爲攝政王時爲監視王大臣大呼不  
許在內嗅烟要嗅出去嗅有冒昧無知者告曰嗅烟包不致有  
火燭實屬膽大妄爲聞殿廷之上最慎火燭設有不慎監視王  
大臣處分非輕實亦理應如是也

儀徵阮文達公元家廟中所藏三代彝器四種後人震于其名多  
有求其拓本以爲屏幅以予所見者已不計其數是不啻化身  
千萬億矣聞當時以阮 所拓爲最善拓片中刻有印章曰  
手拓四字後以求者日多其家中另刻一木板拓以售之  
另印 手拓四字文達最愛雲南大理石解任雲貴總督後

携以俱歸當時專爲文達雕刻大理石內字蹟爲其族人

文達卒後仍爲揚州各古玩鋪雕刻字蹟不已以致真贋難分實由其後人貪小利所致

光緒年間滿洲文百川相國祥當時應補授文華殿大學士一缺自謂功業不如合肥李文忠公鴻章願以己缺讓之故文忠以漢人得授斯缺實則我朝以漢人任職文華殿大學士者早有等三人均見熙朝宰輔

錄中相國生平居宦亦矯矯自厲不隨流俗文忠每與先文莊公語及以旗人中之鸞鳳稱之

揚州風俗喜稱服役花草之人名曰花師初以爲本地習慣而不謂亦有所本聲木謹案唐

龍城錄云洛人宋單父有種藝術上皇召至驪山種牡丹花萬本色樣各不同內人呼爲花

師云云是花師之稱由來已久矣

咸豐年湘鄉曾文正公國藩曾補授四川總督未及到任而調補他缺當時胡文忠公林翼集工部詩句作聯贈之云西蜀地形天下險東川節度兵馬雄云云及先文莊公補授川督合肥李文忠公鴻章舉前聯爲贈並告以原委文正當日書贈文忠聯云大處着眼小處入手羣居守口獨居防心云云文忠亦書贈先文莊公並自記授受原委于聯之兩旁文忠當年初至湘軍時實在文正弟忠襄公國荃軍中兩人意氣不甚融洽文忠以聯屬書忠襄書語云門多將相文中子身係安危郭令公云云文忠見之大爲不懌後光緒八年先文莊公入都候簡路過天津文忠言之尤憤憤先文莊公力爲解勸文忠終未釋然可見以屏聯扇冊乞人書畫者得之不足爲榮與無

用物相等若因此受辱轉不值得不如從不乞人之爲愈也

明華亭陳仲醇

繼儒彙集北宋蘇文忠公軾手蹟勒爲叢帖

名晚香堂後人多不知其冊數聲未謹案每冊後刻二十八宿中一字原本必以此分冊數北京廠肆帖賈謂之大晚香堂明於崇禎五年翻刊一本只有六卷帖賈謂之小晚香堂明華亭董文敏公其昌手鈔史記全部索價叁千金卒無應者聞當時尙存北京文明書局又見其臨澹化帖殘本數冊我朝成哲親王手臨停雲館全帖索價數千金復見臨閣帖及某某帖全份是書法雖小道亦必好之綦篤習之綦勤始堪問世聞國初善書者如張照何焯姜宸英等無不臨習各種套帖皆係全份亦可見先輩好學之苦心雖一技之長難若登天成哲親王以天演貴胄好學與常人同猶爲難矣

同治 年湘鄉曾文正公國藩督師勦捻未及竟全功而合肥李文忠公鴻章受代文正意頗不懌每與人談論自稱打捻無功之人有勸以奏言某事者亦云我乃打捻無功之人能向朝廷說話乎其自居謙抑如此

桐城光栗園方伯聰諧編輯龍眠叢書蒐輯同邑人士撰述極富咸豐初年自刊袖珍本予聞桐城方子和明府家永云方伯刊此書時採輯極周備凡人家藏有孤本或原稿亦蒐羅以去書甫刻成未及印行粵匪已至桐城書板因焚燬殘缺可謂龍眠之厄云云又聞桐城姚達之明府有則云叢書原本極富板均焚燬所存者殆不過叁肆拾分之壹分光氏子孫亦不肯刷印光緒某年伊請印行數十部光氏以板片不全靳弗與伊言自備工資刷印願得殘帙屢請而後許印行數十部除贈送親

友外所餘亦無幾云云聲木謹案方姚兩明府皆以桐城人言桐城事實自係確鑿可據並承姚明府以一帙相貽因得錄其目于續補彙刻書目中卽以叁肆拾分中之壹分言之內有明方學漸撰心學宗二卷姚文燮撰昌谷集註四卷姚士陸撰空明閣詞一卷錢澄之撰田間集十卷吳鏐撰歸雅堂詩集三卷吳詢撰杏園賸簡二卷何采撰南澗詞選二卷江臯撰摩蒼集一卷光成采撰大易旁通十二卷光標撰片舫齋詩集十二卷等書皆從未見他家著錄者

光緒初年都中風氣以喜言國是彈劾大僚爲貴謂之清流一時如豐潤張幼橋副憲佩綸閩縣陳弢菴太傅寶琛瑞安黃漱蘭侍郎體芳宗室寶竹坡廷四人尤爲卓卓皆名位相埒意氣相投年少喜言事當時有四大金剛之稱後皆不能終于其



位副憲以馬江一役爲閩人所糾參極詞醜詆革職遣戍賜環  
後深恨之嘗言閩省無一好人合肥李文忠公鴻章嘗戲之云  
爾言閩省無一好人陳寶琛獨非閩人乎太傅以 案獲  
咎侍郎以參劾文忠並力荐湘鄉曾惠敏公紀澤勝任北洋大  
臣直隸總督奉 上諭嚴行申斥降 級調用卽以侍郎原任  
之兵部 侍郎一缺與惠敏 以任福建試差歸途買江山  
船女爲妾自行奉聞奉 旨言其任意妄爲旋奉部議革職外  
間頗有稱其得美婦者 先文莊公督蜀時曾私問于成都將  
軍宗室歧子惠將軍元將軍謂確曾見過並無中人之姿面上  
且有小痘斑竹坡眼素短視又在燈紅酒綠之下看視未真遽  
爾發歸以此去官殊不值也云云聲木謹案 曾  
樸撰孽海花小說亦載此事中有 名士草

美人麻之句可見將軍所言確爲信史

邵康節云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做了小人張宣公稱下句極是上句有利心不若改云君子本心做君子范忠宣公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朱文公稱上句自好下句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亦如我之昏若張橫渠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便不同予以是歎修詞之難先儒立教不敢秒忽放過凡人可以易言哉君子小人語本劉高尙云記宣公之論者以爲康節語錄傳訛此其微爾云云語見南宋葉某愛日齋叢鈔聲木謹案儒者立言亦不能無失檢處要其大旨不失爲忠厚正直後人亦可原其心也若一字一語必得其平難矣咸豐六七年間滿洲福元修中丞濟任皖撫時語其門人合肥李文忠公鴻章云凡事總須以不

肖之心待人云云雖是忿激之談言之不無稍過竊謂苟處亂世確須以中丞待人之法行之勿謂盡人皆君子也

昔登太白酒樓見一聯云我輩此中惟飲酒先生在上莫吟詩歎其運化之妙云云語見嘉興吳澹川明經文溥南野堂筆記中聲木謹案此聯不特語妙實亦閱歷有得之言無爲常曙東茂才師必森告予云光緒某年同邑方六嶽孝廉澍偕友人七八人應江南鄉試阻風采石燕子磯上有一寺中有一樓專供奉唐李太白神位孝廉偕友人登山入寺放言高論又平日自負詩篇書法皆佳自携筆硯往題適寺中有新塑之壁題詩其上墨瀋淋漓字大如拳詩後復有記謂千載後必有知音者寺僧心雖甚惡之然無如之何也不意正筆飛墨舞之際忽一老僧自後出脾其詩字笑謂之曰方先生自謂詩佳無人能識我想

太白先生在上必能識得先生詩也孝廉聞之怫然同人皆謂無故受僧人揶揄共爲不平終亦無如之何也云云乃知太白酒樓一聯真不爲無見誠喚醒癡人之妙諦也

桐城陳荀一 士龍編次龍文鞭影二卷在科舉時代流行頗

盛幾于家弦戶誦雖是俗書而流行之廣且久誠屬駭人聞聽厥後番禺李子良 暉吉徐蘭畦 澐復同輯二集二卷

鎮遠賀桐村 鳴鸞復輯續集二卷第五男幼誠 緒蕃

註皆有刊本同一毫無價值庸惡陋書而陳本獨最風行是撰述之傳不傳不在佳惡詳簡亦關乎天命非人力所能施信乎天意之難測卽佛家言因果此等事亦無因果可言也

南宋 范石湖 成大所撰之范村菊譜中以一幹出千百朶者爲貴是南方所謂千頭菊北方所謂滿天星至賤之品何

以重之爲不可解云云語見四庫全書提要聲木謹案卽此菊花一端古今已異宜如此他可知矣

光緒廿三年合肥李文忠公鴻章歷聘歐美各國回華後奉 上諭派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文忠素喜以言語輕侮西人他國公使皆以爲年高望重咸隱忍不言未幾德國公使海靖來文謂貴衙門大臣中有年紀最尊威望素著曾游歷歐美之人以後本國交涉不願與之接洽文忠復奉 旨著無庸在總理衙門有知其事者謂文忠未入總理衙門之前南海張樵野尙書蔭桓籠絡慶密親王把持公事幾于一人壟斷文忠入後深知之志在推讓凡司員送稿聞爲尙書所定文忠不易一字尙書聞文忠所定者有意挑剔必大加刪改以自顯才能此次海靖來文本不可理尙書危言聳聽張大其詞達于 天上及

光緒戊戌尙書以黨于康有爲梁啓超二人當侍謂之康黨  
孝欽顯皇后聞之大爲震怒幾遭不測慶密親王爲之乞恩不  
許繼以英國公使爲之說情以欺誑婦人乃發往新疆軍台未  
幾卽卒于戍所慶密親王不惜冒欺君之罪以保全尙書其平  
日受其蠱惑甘蹈陷阱者深矣

流俗每言一族之事族長俗曰祠長可以自問族中不肖子孫族  
長亦可治以死罪云云初甚疑之以爲決無此事及後閱 皇  
朝三通載明許族中人問族中之事若果族中各有公正之人  
約束一族老少婦女則內地自治之規模已具地方官亦較易  
爲力誠屬法良意美每族皆可仿行惜無人切實遵從致使淹  
沒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其咎在匹夫也

古人書籍多無印本皆自鈔錄聞五經印板自馮道始今學者蒙

其澤多矣國初書版惟國  
透東陽馬生序可知矣宣  
書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  
刻正大古書以惠後學者  
餽送往來動輒印至百部  
有志佔畢而不得一見者  
過下所司乃許刻印此法  
以其近于不厚與云云語  
聲木謹案參政所語甚確  
貴與 端臨文獻通考  
後世允宜仿行也

蓺楚齋三筆卷七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古今撰述如林原可各明一義然亦須精別擇善融鑄壹體裁例如解證經書及周秦諸子立言最須矜慎不容有一語之出入卽考核史書亦不得以後世之事闡入不然山經地志後出者日多若蔓衍支離車載斗量更僕難數不特無人顧問實亦無此體裁我朝吳縣沈欽韓茂才文起學問非不淵博撰述非不宏富所撰漢書疏證等書坐受此弊言龐事雜燕累寡要自穢其書致爲通人詬病亦決難傳世行遠詩文亦然不可有逾量溢分之語古文尤甚每一語之出誠有如湘鄉曾文正公國藩所云下筆稱述適如其量若帝天神鬼之監臨褻譏不敢少溢云云儒者立言豈可不以矜慎出之若自揣未必遽能傳世立



言尤須加慎我之所言已不足爲人世之輕重豈可更加以無  
信其理甚明卽一聯一額亦何莫不皆然類如我朝長洲尤展  
成太史侗以真才子本  先皇遺語老名士是  今上玉音云  
云以爲楹聯卽使當時實有此語以太史當之尙不能無愧色  
何況合肥王謙齋  尙辰沿用此例以湘鄉曾文正公國藩  
合肥李文忠公鴻章二公之語以爲楹聯云通侯曾許真名士  
相國頻稱老世家云云見者幾爲失笑相傳桐城張文端公英  
罷相家居其子文和公廷玉復任平章自爲楹聯云讓老夫摩  
挲風月看兒曹變理陰陽云云父子相繼爲相原屬美談若驕  
且吝誠如聖人所云不足觀也已丹徒張  廣文寶森亦襲  
之以爲楹聯云看兒曹江湖浪迹任老夫風月婆婆云云可謂  
每况愈下矣南宋無錫尤延之侍郎表以遂初名堂在當時惟

李綱趙鼎韓世忠岳武穆公張浚劉光世諸人或可以此自况若以侍郎之名位衡之已嫌不稱舒城王子暄觀察師承煦以退補名樓夫進思進忠退思補過原屬大臣之心事豈區區縣令所能比擬同時之人若湘鄉曾文正公國藩湘陰左文襄公宗棠益陽胡文忠公林翼合肥李文忠公鴻章諸人或可以此爲志若謂爲官皆宜如此則無論佐雜典史候補實缺皆可以退補名樓又奚必待縣令哉

瞻對距四川打箭鑪七日程東連明正軍東麻書孔撤章谷五土司之界南接裏塘毛丫崇禧三土司之疆西北與德格土司毘連縱橫數百里爲鴉龍江之上游有上瞻中瞻下瞻之分名曰三瞻原有五土司其地萬山重疊路徑崎嶇番民咸于山中凹處最爲險要者倚山爲室或數十百家羣聚一處多則數千家

俗名其室曰礮樓又有大礮小礮之稱建築極堅固全係以大石堆成厚有至尋丈者儼如城垣上開小孔可以望遠其意原欲用以避火器探敵情每礮之中皆有兵器雖無前膛後膛等名目而製作亦甚精固類如舊式之火繩鎗無不應有盡有且準頭極善原是平日用以打牲練習素久心手純熟之故我軍若驟至不毛之地番民早見我軍每乘伺襲擊兵火雖較勝而無處可用且主客異形天時不能及其耐勞苦地利不能及其熟習人和則更不能及其協以謀我孤軍深入本兵家所忌故討伐甚不易光緒十六年先文莊公督蜀瞻對復叛亂因命署臬和協副將徐聯魁等率兵並力攻之僅破其一尙爲我朝第一次事其餘二瞻對乃相率投誠軍士雖勝仍不敢深入其中番民皆挾刃以待抵死抗拒志不稍殺僅由譯人偕數人

入內視之堆積貨物如山積皆指爲貢品使人不敢輕動仍隱寓挾制之意

陳

軍門有珍當時身歷其境告予如此

各省州縣交代冊籍向例存于府署不肖縣令因緣爲奸每將已征未解錢糧混入民欠項下新舊兩令對分舊令約得十之七本府太守每年例有州縣陋規素來代爲隱瞞以示恩惠非久任府廳州縣者不能知也先文莊公官贛省時已略有所聞屢次訪問從無以實情告者及光緒十二年任浙撫時復私向桐城吳春泉觀察世榮盤詰觀察歷任州縣卓著循聲遂將祕密情形和盤托出無少隱諱先文莊公乃每府派一廉正委員守提州縣交代冊籍復嚴札限二日內交出如違奏參查出州縣已征未解錢糧混入民欠者僅浙江一省已多至伍拾柒萬叁千餘兩盡力嚴追僅追出拾玖萬玖千餘兩此事歷來所

未聞我朝二百餘年亦從無一人議及茲將當時 先文莊公  
奏議鈔錄于後閱者自知其詳細情形矣

奏查豁民欠分別勒追各州縣虧款疏

奏爲浙省查豁民欠先追濫款兼提存庫並分別勒追減免各  
情辦理已有就緒繕單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于上  
年四月間將浙省查豁民欠先追濫款緣由奏奉 諭旨戶部  
知道欽此嗣六月初八日欽奉 上諭御史熊景釗奏豁民欠  
錢糧請飭仿照浙省章程核實辦理一摺上年八月降旨豁免  
民欠錢糧原所以嘉惠閭閻期于窮黎有裨豈可任令不肖州  
縣將征存未解銀兩混入民欠項下以編氓之脂膏飽貪吏之  
谿壑殊非朝廷體恤民艱實事求是之意本年浙江巡撫劉秉  
璋查辦民欠錢糧于奉旨後勒提交代冊籍錢糧串底發局查

核辦理尙屬認真著各直省督撫查照浙省清釐民欠章程切實辦理總期實惠及民不准絲毫朦混倘有前項情弊定惟該督撫是問欽此欽遵由部行文前來是浙省現辦豁免一案已邀 聖明洞鑒雖謗讟煩興臣與藩司固所不顧而提調局務杭州府知府吳世榮亦能破除情面實心經理怨如山積毫不鬆勁更爲人所難能伏查此次欽奉 恩旨豁免同治十一年至光緒五年未完民欠錢糧約計不下貳百萬兩均因歷年災歉緩征及各年尾欠積成此數各州縣間有續征之款因有遞緩之案既不詳報亦不批解每逢交代雖列存庫仍以濫款列抵前後任通同容隱照例結報以致上司衙門無憑查考今按送到交代三印底冊逐細核筆約計各屬實有征存未解銀伍拾柒萬叁千餘兩原案大抵因公挪移或修理工程或墊辦要

差以款抵款自謂無虧此各州縣挪動續征帶征存庫錢糧輒以濫款列抵之原委也除實在民欠錢糧恭逢 恩詔遵卽張貼騰黃均已一律停征小民早沾 聖澤應俟剔清官虧數目另案開單請豁外所以濫抵之款自應分別着追以重庫項茲據督辦局務布政使許應鏞詳請具 奏前來臣維度支出納務求實際不尙虛文若立法維嚴參革查鈔率皆紙上空談徒滋案贖于公家毫無裨補是以參酌章程量爲變通以期遵辦易行凡虧挪應追款項除候補貧難各員取具切結援例俟補官日坐扣廉俸歸補外其餘有官人員及家屬力能完繳者分別着追至各首縣代墊公項用皆實在宜予體恤擬請援照着賠例案無論多寡概令賠繳八成減免二成其外縣應提濫款數在伍千兩以上者賠繳捌成減免貳成壹萬兩以上者無論

首縣外縣均令賠繳柒成減免叁成外縣不及伍千兩者均照原數賠繳不准減折計自開辦至今已據陸續解到實銀拾捌萬肆千餘兩收存藩庫尙有扣抵認解銀壹萬肆千捌百柒拾餘兩此外欠繳數在壹千兩以下者暫歸縣辦勒限掃解如延參追欠數在壹千兩以上各員自應分別參處以昭公允相應請 旨將欠繳壹千兩以上之松陽縣知縣范祖義摘去頂戴勒限三個月完繳貳千兩以上之前黃巖縣知縣馮健前富陽縣知縣彭輝昇降調同知史致馴等三員暫行革職勒限四個月完繳伍千兩以上候補知縣程洪丁夏知縣張寶琳先行革職勒限半年完繳逾限不完再行嚴參查追現查所繳款內有全完及完足分數並扣廉劃抵具限認繳各員均屬尙知奮勉應請寬其既往免予置議尙有改發省分病故參革回籍以及



寄居他省者共計叁拾柒員未完銀拾貳萬肆百肆拾叁兩臣  
分咨各省將軍都統督撫轉飭查明委員將各欠員及故員家  
屬押解來浙核對欠數是否相符以憑按限追繳又罷職身故  
力不能完共計伍拾捌員未完銀拾伍萬貳千伍百陸拾玖兩  
亦由臣分咨各原籍再行密查如家屬尙有財產或子孫出仕  
力能完繳者卽行押解來浙限追如實係家產盡絕照例取具  
原籍地方官及鄰族切結咨送來浙彙案奏請 恩施一律豁  
免以廣 皇仁如此分別辦理似與庫款較有實際而仍不失  
朝廷寬大之政惟有籲懇 聖澤准如所請辦理以照核實  
除將詳細員名銀數分項開具清單咨送戶部查核外所有查  
豁民欠追提濫款存庫及分別減免緣由理合繕具簡明清單  
會同閩浙總督臣楊昌濬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

鑒訓示再查此外尙有各廳州縣各前任移交後任征存未  
光緒五年以前正雜等款存庫銀兩每因奏銷解款緊急民  
實有未完不得不挪動存庫墊解以顧考成名爲官墊民欠  
則挪甲作乙亦有寅支卯糧當時皆以民欠作抵今民欠奉  
旨豁免不能再征則款項虛懸自應查明年分嚴核征收紅  
解批分別應豁應賠責成該管知府認真查辦歸于另結如  
挪濫抵情事亦歸另案參辦至兵燹後墊解補行庚壬癸三  
考試經費歷任輾轉移交列抵庫款此係因公墊用無可着  
現在飭令各府查明數目另案請豁以清案牘惟此次查出  
挪濫抵各員欠數牽前搭後款目紛繁如銀數或有未符應  
查豁民欠時咨部更正合併陳明謹 奏

湘鄉劉霞軒中丞蓉于同治四年任陝撫時經德化蔡梅菴太中

壽祺糾參其明白迴奏懇賜查辦並附陳蔡壽祺挾嫌構陷二疏均刊入劉中丞奏議卷八未幾復遭 陳小舫侍御

將中丞明白迴奏一疏字字句句加以駁詰重行糾參細譯侍御原疏實屬義正辭嚴明君臣之分立人道之防並非有意尋衅足以昭示天下幾令閱者不能置喙而湘鄉曾文正公國藩求闕齋日記類鈔中並云劉霞仙所作辨蔡壽祺誣劾一疏置身甚高辭旨深厚真名作也又云閱邸鈔中見霞軒以本年覆奏一疏降調如此名奏議而反獲譴頗不可解云云聲木謹案中丞明白迴奏一疏理應引咎自責伏闕待罪庶不愧大臣風度乃竟大放厥詞雖其中大旨不外負氣自命二端然措辭失當強橫無理無異俗惡鄉人厲聲疾呼肆口謾罵實有犯上作亂之嫌罪無可逭若施之于朋友尚須絕交不特非人臣事君

之禮更非自命醇儒事君之禮且從古至今奏疏中實亦無此體裁文正非不解古文體裁者當時且以奏議負盛名所錄古今奏議佳文編鳴原堂論文二卷而乃亟賞此篇稱譽不已阿私所好駭人聞聽豈真胸無涇渭不辨菽麥者乎吾不信也楚人多詐自古已然合肥李文忠公鴻章久與湘人相處深知其故亦嘗云湘人胸有鱗甲見于致先文莊公函中文正雖賢者然囿于累世風氣膠固而不可湔除亦不必曲爲之諱文正全集予自廿餘歲卽最喜讀之細審其設施終覺其爲雜霸之術非王者之道也後世之人本非王道所能治文正能用當其材故建立功業名昭天下文正當時卽果有此記刊集時亦當削去不錄以免淆亂黑白顛倒是非爲全集之玷尤爲後人所詬病今一概濫登不加別擇實編輯者之疏也今將侍御奏參

原稿鈔附于後以便後人觀覽論其是非曲直焉

奏劾陝西巡撫劉蓉疏

奏爲應 詔陳言特參驕矜謬妄之大臣立言不敬居心叵測  
請 旨嚴治其罪以尊國體而肅官方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自咸豐十一年 皇上以冲齡御極 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  
大權獨攬政令一新誅僭悖之臣而朝綱肅誅失律之臣而軍  
律張凡內外大小臣工莫不震懾 天威振刷精神共圖上理  
迺自金陵克復後軍務漸鬆人心稍慰 皇上賞功之典日益  
優隆大臣怙寵之心漸形萌動然氣象或不免矜張而奏牘猶  
不忘恭敬從未有放言高論妄自尊大輕量朝廷毫無忌憚如  
陝西巡撫劉蓉者臣請摘其入告之詞發爲誅心之論爲我  
皇上陳之一劉蓉從前在籍辦理團練及隨同水陸各軍出省

勦賊未聞建一奇勛及至升任四川藩司正在贊襄期內超擢本不足憑及同治二年七月奉旨督勦漢南逆匪始則逗遛巴州繼則遷延通距賊數百里相持半年之久未聞打一仗殺一賊至三年正月初四日賊已遁去劉蓉于正月二十八日始行進兵奏報克復以攘其功陝西士民言之切齒及赴巡撫任後已報地方一律肅清不料距省數十里內忽有賊來劉蓉漫無覺察是劉蓉于軍旅之事未能與羅澤南李續賓諸臣同日而語也今劉蓉于蔡壽祺迴奏摺內自誇其功能自誇其志節且自誇其德行反復辨論大言不慙京師部院衙門各臣閱鈔報者莫不共相驚咤傳爲異聞僉謂自古及今從未有如此臣子如此無禮者臣讀其摺自贊之詞有曰潔白無滓之操堅貞不屈之節晝不歎于旦明暮無慚乎夢寐方寸之地皎如白

日確然有以自信而無疑是數語者孔孟大聖尙未肯自居程朱大儒亦不敢自信劉蓉何人居然于 皇上之前以大聖大賢自命毋亦謬妄已極乎臣推劉蓉之意若曰我之功能 皇上庸或知之我之德行則非 皇上所能洞悉若不自爲誇張何以上動聖聽此其心術之可誅者一也一劉蓉由縣丞職任封圻若非略有才能朝廷豈遂破格錄用且爲大臣者卽謂不希榮固祿不降志辱身亦分所應然何足矜奇表異乃劉蓉摺內自言曰隱微幽獨之中其自治更有精于此者此臣所大惑也夫性命之理固極精微出處之節亦非粗迹劉蓉之所謂精者豈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乎抑孟子所謂聖不可知之謂神乎臣推劉蓉之意若曰我之志操如此名節如此乃因蔡壽祺之一言 皇上遽行詰問是人臣之粗迹 皇上尙

未能知其更精于此者 皇上愈不能知若不自行表彰 皇上終不知劉蓉爲何如人矣此其心術之可誅者二也一劉蓉自言起自草茅未趨 闕廷于左右親貴之臣未謀一面政府樞密之地未達一緘是督撫之密陳朝廷之密旨劉蓉不得與聞矣又自言志匡公室義絕私交不特心可質諸神明抑且跡無涉于疑似是劉蓉之保舉無一毫私求胡林翼之舉賢才無一毫私見矣今閱劉蓉摺內言十一年正月 先皇帝謙旨垂詢胡林翼等因旋經胡林翼覆奏有器識遠大堪勝督撫藩司等語此皆外廷不得聞之言外省不能知之事查劉蓉于十年調赴四川何以楚北密寄言之鑿鑿一字無訛豈胡林翼左右暗中通信詳細告知耶此等 密旨就令劉蓉探得亦宜祕而不宣豈敢洩漏今公然形諸奏牘實屬膽大異常如此而云義



絕私交未免欺人太甚臣推劉蓉之意不過欲于 皇上之前申明胡林翼密保之詞爲希榮固位之計遂並軍機之當祕者而亦忘之此其心術之可誅者三也一蔡壽祺之誣蠆親王也亦蒙 皇上詰問矣恭親王引咎自責涕泣悔過未聞有怨懟之詞劉蓉卽係被誣 皇上豈能不問乃劉蓉廻奏負氣不平自以爲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內無愧于心外無愧于事不應有謗議之事卽令有人謗議 皇上亦不應有詰問之旨觀其摺內自言曰不圖蔡壽祺一進影射之詞已蒙 皇上嚴加詰問怨懟之心自然流露天下有此臣子乎夫劉蓉參劾道府州縣四十餘員之多如果實心爲公何慮人之報復臣推劉蓉之意以爲 皇上今日誤聽人言矣若他日再有挾嫌瀆奏如蔡壽祺者 皇上但治其人之罪不必復問劉蓉此其心術之

可誅者四也一劉容自敍生平出處本末豈不曰吾之進退綽綽然有餘裕哉然臣聞古大臣之事君也知遇隆不可言去受恩深不可言去信任專不可言去兼此三者而又時事多艱更不可言去故曾國藩駱秉章左宗棠李鴻章諸臣雖旁午勤勞未敢稍萌退志今劉蓉受特達之知當非常之任一則曰放歸田里再則曰放歸田里視國家安危如秦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動于中挾制忘恩莫此爲甚設使皇上覽劉蓉此摺赫然震怒奪其官職飭令軍前効力不准歸田劉蓉其如之何抑或屏諸遠方不與同中國劉蓉又如之何臣推劉蓉之意皇上正當用人之際陝西又係軍務省分劉蓉爲天下不可省之員必不肯放歸田里不過藉此爲要挾之詞耳此其心術可誅者五也總之劉蓉大言不慚有乖臣體彼自爲無愧怍之君子臣

直以爲無忌憚之小人前蒙 皇上格外優容劉蓉未必能感  
臣身列諫垣職司糾彈若復隱忍不言誠恐劉蓉計益工心益  
肆言愈誇設一二勳臣尤而效之將成尾大不掉之患大局關  
係匪輕應請 旨嚴行懲辦治其不敬之罪以爲外大臣輕視  
朝廷者戒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桐城戴褐夫太史名世宋潛廬先生文集中有庚辰會試墨卷序  
云制舉之文之有選本也自萬歷壬辰始也而旁有批點則始  
自王士驩房仲于是選家濫觴而是非得失錯見互出余乃益  
以知文章之無定論而是非得失誠不可以爲據也云云聲木  
謹案太史所撰原名南山集本屬禁書道光廿一年十二月不  
著編輯名氏重爲編輯刪去其中持議過當立言太激行文太  
率者陸拾餘篇爲拾肆卷補遺一卷附桐城戴存莊孝廉鈞衡

撰宋潛虛先生年譜一卷疑卽孝廉所編光緒十八年仲夏重爲排印其他刊本尙多卽以南山集出名殊失崇奉王章之道此編易名宋潛虛先生集卷端卽題宋潛虛撰于表章先哲之中猶知有所顧忌光緒中葉時事雖非綱紀尙存猶可想見制義爲兩朝掄才大典雖已過之陳迹其歷年事實亦後人所應知之者

南皮張文襄公之洞書目答問云唐虞世南北堂書鈔今通行刊本壹百陸拾卷乃明陳禹謨刪補者嚴可均校明初寫本伍拾伍卷四錄堂本罕見云云聲木謹案唐餘姚虞文懿公世南在隋時任祕書郎此書成于祕書省後堂名曰北堂因以爲名題曰雜鈔實爲摘錄古書章句分捌百壹類登載甚爲賅備惟不盡註所出是以一失唐宋以來刊本甚少明萬歷間常熟陳禹

漢得舊本刪補又以貞觀後事及五代十五國之書雜入其中  
爲之刊行四庫全書提要云明人好增刪古書逞臆私改庸妄  
無識其刊刻之功不贖其竄亂之過云云誠爲確論光緒十四  
年秋月南海孔

廣陶參拾有叁萬卷堂藏有陽湖孫

淵如觀察星衍孫忠愍公祠堂原藏舊校影宋原本且歷經觀  
察及嚴可均錢東垣顧廣圻洪頤煊王文簡公引之等手校初  
歸祥符周季貺太守星詒繼歸 蔣 終歸孔

氏孔氏復爲校註叁千餘條尙有壹千餘條無書可校仍復全  
書共壹百陸拾卷之舊爲之刊板行世文襄督學四川時在光  
緒元年故未言及此本所謂四錄堂今已少見自孔氏此本出  
以前刊本皆可盡廢矣

順德梁福草

九圖十二石山齋詩話云化州橘紅老樹一株

在箭道久枯近官于署內園植之亦僅敷正需而已本境民間無橘也蓋家有橘一株則報花報實報風報雨刻刻防護舉室不甯而胥吏又緣爲索詐故見芽生皆拔去恐遺子孫之禍四方鬻者悉從廣西造成至州用印官得微利加圖識票記者倍之吾粵市肆僞造者亦不一皆柚青所爲也云云聲木謹案化州橘紅幾于馳名天下以爲除痰要藥向嘗見化州橘紅其皮青片大實不類橘雖有圖識票記誠如梁氏所云素來懷疑莫釋今始知卽廣西青柚皮所製成以後藥方中凡有用化州橘紅者卽可逕用青柚皮價廉奚止十倍又何必明知故昧擲黃金于虛牝乎

桐城蕭敬孚明經穆敬孚雜鈔云吾皖周瑜墓有二一在廬江縣城東門外一在宿松縣治西廿五里之圭山按三國吳志瑜還

江陵爲行裝道于巴邱病卒裴松之云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邱名同處異然廬江東門外雖有高冢大碑前人之記載未有確據惟十國春秋及南唐書皆云葬宿松卽墓爲祠子孫居其旁者猶數十家當得其實云云聲木謹案三國吳志明言瑜爲舒人舒廬連界仍當以歸葬原籍爲是宿松另有一墓未知其故四川省城有一墓題曰季漢關夫子衣冠處揚州城外梅花嶺明史正公可法墓亦忠正公葬衣冠處古今忠義賢達之墓往往有二後人不必膠柱鼓瑟紛紛辨論也

桐城姚姬傳郎中鼎有評同邑王悔生廣文灼悔生詩稿云近時作詩者不解詩家興象但求新異此大是魔障不足與言然作詩取料過陳雖復氣韻致佳然猶是一病僕最愛陳黃門生

平學王李爲詩而所用材料皆是于典籍中自爲搜伐不假于四部稿濟南集也其詩不涉陳濫亦不涉纖僻此理于論詩似尙未足參微言而必不可不知大作妙解興象矣諒所聞于海峯先生者無不及然必未及此論若能復留心于此乃足大張吾軍而問執海內淺學者之口也是以讀書不可不雜博而其間尤要者左傳史漢蓋此三書乃八面受敵者朝夕精熟不爲爲詩而詩必大進矣鮑雙五至可亦以此語之又跋同邑劉海峯廣文大櫬海峯詩集云夫古今睽絕以今追古非擬學何由得近才高者取其精華才卑者獲其糟粕功深者化其痕蹟功淺者滯于形模此在昔人集中亦多利病互見耳不得以長覆短亦不得以短棄長世之陋才力不能追希古哲苟爾成篇義猥詞鄙反以脫化自矜遺哲匠之巨材訾一端之小失欺誣後



生蕩蔑型矩此文運之所以衰也後有作者必能辨之云云聲  
木謹案郎中評論詩文之語最爲確鑿學者宜奉爲模範庶不  
致誤入歧途染有邪氣終身湔除不盡未能入作者之室洵屬  
憾事前評僅見手稿後跋同里蕭敬孚明經穆已刊入郎中評  
選海峯詩集六卷後

儀徵阮文達公元學經室集自序云余三十餘年以來說經記事  
不能不筆之于書然求其如文選序所謂事出沉思義歸翰藻  
者甚鮮是不得稱之爲文也今余年屆六十年自取舊帙授兒  
子輩重編寫之分爲四集其一則說經之作擬于賈邢義疏已  
云僭矣十四卷其二則近于史之作八卷其三則近于子之作  
五卷凡出于四庫書屬史子兩途者皆屬之言之無文惟記其  
事達其意而已其四則 御試之賦及駢體有韻之作或有近

于古人所謂文者乎然其格亦已卑矣凡二卷又詩十一卷共肆拾卷統名曰集者非一類也繼此有作各以類續也室名掣經余幼學以經爲近也余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又續集自序云元四十餘歲已刻文集二三卷心竊不安曰此可當古人所謂文乎僭矣妄矣一日讀周易文言恍然曰孔子所謂文者此也著文言說乃屏去先所刻之文而以經史子區別之曰此古人所謂筆也非文也然除此則可謂之文者亦罕矣六十歲後乃據此削去文集祇名曰集而刻之又十數年積若干篇至七十歲予告歸田以所積者刻爲續集不肯索序于人祇于此自識數言以明己意而已前集所自守者實事求是四字此續者雖亦實求其是而無才可矜無氣可使無學可當考據之目欲然退然自命爲卑無高論四字而已

云云聲木謹案文達學問宏博經術淵深文章爾雅撰述等身  
卽如皇清經解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纂詁等書足以昭示百世  
當時之人幾于仰之如泰山北斗其刊集自序乃謙抑若此休  
休有容之度決非江湖游士枵腹白戰以自鳴得意者所可同  
日而語也

光緒十二年曲阜衍聖公府火災其原因

陳錫蕃齋尹汝晉

述之甚詳据云衍聖公府在曲阜南門內建于明正德年間中  
有黃松木大柱叁拾陸根圍皆陸尺陸寸光緒十二年衍聖公  
孔祥珂夫人母兄 彭兩人司屬 之眷屬住于中二路  
之西樓中夜有老嫗撥洋油燈傾至樓板遂延燒中二路前後  
二廂樓均有七間大房凡歷代賜物及書籍古玩均遭焚燬院  
中有古藤一株亦被燬書籍古玩亦有被搶火人攫去者後有

萬佛樓亦被燬各銅佛象均救出惟火神象被燬 德宗景皇  
帝命山東巡 張勤果公曜于各省勸捐籌款拾餘萬金重  
修特派委員于江浙間採辦木料于十四五年完工無復向時  
木料之大嵯尹時爲採辦木料及監修工程委員故知之最爲  
確實聲木謹案衍聖公雖在曲阜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而山  
東一省爲尤甚相傳我朝歷代帝后御用之物崩後檢收一處  
卽後來帝后不得動用衍聖公府早有此制故積存二樓七間  
大樓中皆歷代衍聖公保存遺物書籍古玩充物時有盜竊出  
售情事典守者縱火以圖滅蹟亦事理所恆有孔祥珂薨後子  
令儀嗣位衍聖公爲濟寧孫萊山尙書毓汶之女夫于光緒十  
六年在北京成禮冰人一爲 李 侍郎端邁一爲某某  
尙書時在樞府頗主朝政一酬以安徽學政一酬以江南主考

以謝之他人或以爲過不知尙書乃魯人深以與衍聖公聯姻爲喜也

吉林英煦齋相國和恩福堂筆記云劉文清公嘗云吾生平有三藝題跋爲上詩次之字又次之余因請曰師書名遍中外朝鮮人亦求書何謙爲師云吾非謙也小就不肯大成未能今尙有騎牆之見耳公詩不存稿身後經姪孫燕亭太守各處搜羅刻以行世雖其中遺佚不免然讀者可知師之詩學不讓古人也又云劉文清公熟于史漢博通前人詩古文詞尤精內典旁及說部一日侍坐謂余曰曾閱坊間小本平話否以無暇及此對公笑曰是尙未能傳衣鉢蓋公天資超邁每于俚言瑣事中悟出正道云云聲木謹案文清自負三藝末藝轉能名滿天下題跋及熟于史漢等語未見他書言及詩集雖于

仿宋本刊行名劉文清公詩集 卷應制詩一卷似尙未能入  
作者之室相國所記恐係不虞之譽也

真苑 第三卷

一 正久堂藏書

萋楚齋三筆卷八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狹邪之游從古不禁自宋五子出倡言禮教詆爲敗德懸爲厲禁此風遂少息我朝定制凡狎妓宿娼者謂之行止有虧官吏革職其嚴如此聲木謹案唐崔令欽教坊記

北里志記當

日官吏狹邪之事方且播爲美談唐代士子中第者大衆擁之人教坊自作樂府使歌之雖流連旬月不禁唐

節度使

慕

詩才雋異使妓侍之妓辭去獻詩末二句云處士不

知雲雨意枉教巫女下陽臺云云載入全唐詩中北宋歐陽文忠公修蘇文忠公軾出守外郡讌飲皆招妓侑酒南宋之初此風猶未盡革是以

胡澹菴

銓亦以狹妓侑酒爲朱子

所譏婦女再醮自古亦不禁復以宋五子尙從一而終之義稍



知自愛者皆以可  
世翕然宗之無田  
怪李清照字

時而又素工詩十  
冠冕夫死竟再嫁  
仔茗溪漁隱叢評  
年要錄中均詳載  
非駕空虛僞尤可  
之皆事後之強詞  
擊記載翔實爲可  
非之女湖州守捕  
寡廉鮮恥之事其

詩禮可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

光緒初年外舅同邑吳武壯公長慶統領慶字五營駐紮淮揚一帶頗以好客稱一時知名之士咸集實則俸給甚菲薄月不過數十金已見于通州張季直京卿謇公言集序中言之京卿並面告含山賈竹農刺史裕師云某于光緒某年初入武壯幕時已下午室中僅置鋪板一付粗木棹倚各一適值大雨如注未幾水流入房中深至數寸盤膝坐于板上一燈如豆萬念皆灰遙聞中軍帳中搦戰仍甚豪武壯宴客席尙未終回思此境實覺難堪云云刺史轉告予如此無爲沈海秋刺史朝宗亦謂予云某年瑞安孫琴西太僕衣言得武壯書遲至半年無復音衆頗訝之未幾復書至附啓中言公之幕僚文學極高來書幾難作復候至半年必待某某至始作復書自謂與公之幕僚可以

抗手云云刺史並云當時親目其來書亦可見當日聲望之高矣

新城王文簡公士禎哀集同人之詩爲感舊集八卷未及刊行而卒德州盧雅兩都轉見曾爲之補傳析爲十六卷乾隆壬申寫刊本激江嚴樂園廉訪如煜亦詠述師友知交成感舊集 卷  
刊于全集中名雖同而實異歛縣曹以南明守學詩官崇陽縣知縣撰香厝集 卷刊行于世語見鄭虎文傳中華亭黃唐堂宮允之雋集唐人詩句爲古今體香奩詩玖百叁拾餘首成香厝集十八卷 刊袖珍本江都凌曉樓茂才曙撰春秋繁露註十七卷 刊本邵陽魏默深齋尹源亦撰春秋繁露註十二卷見平江李次青方伯元度國朝先正事略未知刊行與否國朝習公羊學者每喜言繁露凌魏二公皆公羊

學專家以同時之人撰述同名如此

北宋釋惠洪編輯其詩文名曰石門文字禪三十卷釋氏收入大藏中明華亭董文敏公其昌以畫禪名室成隨筆四卷聲木謹案江都蔣叔起方伯超伯南潛楛語云明釋蓮儒輯淄流工繪事者錄爲一卷命曰畫禪云云卽文敏畫禪二字所本明釋正勉性懃同錄釋子之詩編成古今禪藻集二十八卷四庫全書提要云謂之禪藻者明人換字之陋法猶曰僧詩云爾云云文字禪畫禪等名目正與禪藻同意

桐城錢飲光

澄之田間文集中有與黎博菴先生書云僕嘗

語人曰使余爲文以諛子親一如子之所欲諛譬如寫生者爲寫其親端嚴妙麗而諱其所不足美則美矣然非其親也夫寫生者亦得其似而已若之于人則必傳其真也又與張敦復學

士書云生當明備之世自有安和豈樂之音處多難之時自多  
哀怨愁苦之調未有不疾而呻無憂而歎亦未有當呻而飾笑  
臨歎而強歡者也世變則風雅不得不變不變者其人必無性  
情人無性情可與言詩乎又孫靜紫游詩題詞云詩也者天地  
間自然之聲偶會于吾人之情興遂載諸筆墨以出實非吾所  
能刻意以求也然不刻意求之而其自然者不出古人苦吟十  
年始就一語不知經幾錘鍊及其成也亦祇得一自然而已是  
自然者非讀書窮理體物盡變則慎不真而詞意不能曲達云  
云聲木謹案錢氏家世學易 又嘗問易于漳浦黃忠端公  
道周爲易學言象數專家在國初未聞以詩文馳名其論詩文  
精妙實開桐城諸老之先河至當而不可易洵後世學人之龜  
鑑其論文之語湘鄉曾文正公國藩亦嘗言之見于重刊茗柯

文編序中亦刊曾文正公文集中

康熙十二年平西王吳三桂分藩雲南初請撤藩以探朝旨希冀朝廷慰留如明代沐氏世鎮雲南故事當時廷臣多與之通皆主勿撤惟戶部尙書米思翰 尙書明珠刑部尙書莫洛力請撤藩 聖祖仁皇帝念三桂受恩深重其子應熊又以額駙充宿衛滿門富貴必無反理慨然許之三桂聞命愕然遂稱兵叛逆當時自上 聖祖仁皇帝一書表明心蹟外間多有知其事而未見其書者草野傳聞各節均見吳三桂書中或係當時勝朝遺民不忘故主于新朝盡力醜詆廣爲傳播理亦有之不足怪也茲將原文附錄于後

吳三桂上 聖祖仁皇帝書

皇明罪臣吳三桂致書 康熙皇帝陛下人言三桂反三桂實

非反也先帝殉社稷效申包胥痛哭秦庭之義請援 貴國那  
九顏王子惟恐桂心不誠宰烏牛殺白馬立誓煞水神前誓曰  
殲賊之後凡中國所有悉歸 貴國那九顏王子猶慮桂心未  
盡又令薙髮胡服然後發兵拾萬令桂在前清兵在後進兵百  
里卽遇降賊逆臣唐通桂奮勇一戰殺賊殆盡李賊捲貲疾趨  
桂念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奮戰逐北直至潼關地方李賊破膽  
西遁桂因神京無主返兵東向那九顏王子頓背前盟將 順  
治皇帝懷抱擁立斯時卽欲理論曲直惟恐 貴國之師扼其  
前李賊之兵攝其後是功未成而身先喪智者不爲也錫以王  
爵封以通侯豈得已而受命乎厥後嗣王不道政歸權臣四鎮  
鳴張六師紛沓與三桂無與也那九顏王子貪心無厭驅兵南  
入以致滅我社稷使拾柒葉神聖天子斬宗絕血言之痛心一

統之勢既成版章悉歸清有那九顏王子恃功拔扈毒流宮闈  
章皇帝赫然奮怒粉骨搗灰在 皇帝之待九王子太薄而  
九王子背盟受禍不爲過矣桂三十年來臥薪嘗膽求太祖之  
後無其人求成祖之後無其人血淚既枯嘔心欲死不意天復  
眷明去年二月間于夔州太平縣界得太祖拾肆代孫周王聰  
明神睿漢光武宋高宗不足比擬其萬一真屬中興之令主因  
未告廟先稱周王元年統兵百萬直抵燕京叁拾年之積聚任  
皇帝移歸建州以娛終身三桂之待 貴國不爲薄矣卽  
皇帝之祖宗亦屬內屬普天莫非赤子有何嫌疑其中國人民  
社稷留待新主拊循非 皇帝之所得預聞也桂前不顧父以  
殉舊主今不顧子以扶新主心事可知遑問其他望 皇帝勿  
歸罪請撤去藩臣幸甚幸甚



德清俞蔭甫太史樾春在堂全書中有自述詩一卷書僅叁拾貳  
頁中言衡陽彭剛直公玉鑾見于自註者凡拾有貳處無怪錢  
塘汪穰卿主政康年芻言報中肆意醜詆雖言之不無太過實  
亦太史蹟近繫緣不知愛惜身分有以啓之也茲將自述詩註  
中所言剛直處摘錄于後 一云己巳春彭雪琴尙書來浙借  
謁經精舍第一樓養疴一見如故遂與定交後又申之以婚姻  
皆始于此 二云余以五十生日詩託曾文正師寄彭雪琴尙  
書明年得雪翁復書此詩附五百里火牌飛遞十四日而至  
三云癸酉三月楊石泉中丞招余同彭雪琴尙書作雲棲之游  
雪琴左執杯右執筆卽席成詩六章其意興之盛可見撫今思  
昔爲之憮然 四云招雪琴尙書同坐鏡舫游西湖宿雨新晴  
光景甚妙雲翁喜蔬食因命廚人添製豆腐一大盃 五云戊

寅歲門下諸君子爲我築俞樓于孤山之麓而彭雪琴尙書成之六云丁丑歲彭雪琴尙書過蘇州余攜孫兒陸雲出見年甫十歲雪翁一見卽屬意焉以漢玉佩一枚相贈旋由同年勒少仲中丞爲媒聘其長孫女爲婦己卯春余與內子同至湖樓雪翁亦在西湖退省菴遂行納采之禮內子手出金玉二釵爲聘七云時又援曲園雜纂之例著俞樓雜纂亦五十卷冀以著述傳其名以酬諸君雅意所謂徐辟彭更者此樓徐花農太史始之彭雪琴尙書又廓而大之杭人元夕懸燈謎以俞樓二字隱四書人名二曰徐辟彭更亦天然巧合也八云余旣爲孫兒陸雲聘定彭雪琴尙書之孫女是歲陸雲止拾叁歲非冠娶時也然余年來屢遭骨肉之變日見衰病恐不能久待乃力言于雪琴親家于是年十二月十六日迎娶成禮孫婦長孫兒

武歲而同拜堂前長短略相等親友聚觀以爲佳話 九云吳叔和比部又爲築伴坡亭靈松閣于俞樓之後有便坐頗高敞花農名之曰小蓬萊其意以彭雪琴尙書退省菴外有小瀛洲三字額故以此配之也 十云是年十二月十七日次曾孫女泯寶生十九日洗三適彭雪琴親家自嶺南還薄治湯餅小集賓朋蘇撫衛靜瀾中丞滇撫譚序初中丞皆在坐彭雪翁時官兵部尙書兩中丞皆兵部侍郎銜也一小女子洗三而坐客適有兵部堂上官三人林下得此亦奇 十一云丙戌十月初六日詰經精舍第一樓災時余在右台仙館夜半守者來告樓中有風月無邊四字額彭雪琴尙書所書 十二云是年春余與二兒婦及孫女慶曾曾孫女璫寶居右台仙館幾及一月頗極山居之樂時彭雪翁退省菴守者頻採湖蕘相餉

國朝順治年間沿前明舊制設教坊司以掌大樂至康熙年間始裁樂戶名曰南京以釣魚卷爲樂戶居所北京以演樂胡同爲樂戶居所其地在東城東單牌樓 俗誤寫爲眼藥胡同北京城內地方立名頗多駭人聞聽如牛血胡同羊肉胡同豬毛胡同羊尾巴胡同狗尾巴胡同羊鞭兒胡同狗鞭兒胡同蝎虎子胡同皇城鷄角拐等皆是東城又有東西堂子胡同並聞西堂子胡同在嘉道聞吉林英煦齋相國和卽住于是胡同內地產房屋皆爲相國一家所獨有想見當日海宇承平人民殷富士大夫席豐履厚尤非他人所能及今雖欲勉強學步早已望塵莫及諺云甯作太平犬勿爲亂離人誠至言也

美國紐約人副將華爾曾充本國武弁咸豐十年來游中國旋經吳曉駟中丞煦時任蘇松太兵備道雇令管帶印度兵攻

克嘉定太倉松江青浦等地均身先士卒疊受重傷華爾並赴上海道署具稟請隸中國臣民復管帶常勝軍同治元年八月廿七日攻克慈谿華爾胸腕中粵賊一鎗子從背出登時暈到旋于廿八日傷重殞命合肥李文忠公鴻章督令中丞等爲之改服中國冠裳易棺收殮爲之奏請 勅部從優議卹并于甯波松江兩處建立專祠以慰忠魂云云以上均見文忠奏議聲木謹案華爾副戎以外臣效命戎行疊受重傷終復殉難洵屬忠勇性成難能可貴無怪美國人每年三月間必大衆往祭華爾墓而中國官場未聞派一人前往致祭以致敬憫之意可謂輕重倒置原奏雖云于甯波松江兩處建立專祠久未聞有華爾專祠想亦徒託空言並未實行宜乎英將戈登終必回國不願爲中國効力也當時外臣爲中國効命捐軀者亦不止華爾

一人同治元年十二月法國勒伯勒東官浙江總兵攻克上虞陣亡並兵頭范夫哈格齡二員同治二年正月法國達耳第福卽買戩勒官江蘇副將攻克紹興陣亡雖皆由文忠奏請從優賜卹並未建立專祠長洲朱仲我孝廉孔彰咸豐以來將帥別傳中只有華爾勒伯勒東戈登三人附卜羅得爾福哇樂德克二人未知何故

仁和杭大宗太史世駿舉乾隆元年博學宏詞科後以直言奪職罷歸鴻才博學于雍乾時名望素著撰述宏富多已刊行惟所撰訂訛類編六卷据太史自序云諷誦之下見古人行事與古書紕繆處輒爲摘記參互考訂校正其非積成卷帙藏之篋笥非敢云枕中祕也亦聊以自怡悅耳丙寅春海甯門人范鳴遠鶴年邀予作觀海之游因寓其聽濤樓者幾半載爰出是編以

與老友俞正之楷共相訂質暇時遂爲類次而編輯之僞者闕焉謬者糾焉間附管見就正大雅使一誤不至再誤則是編亦好古者之所樂得而觀玩也置之案頭以資聞見不至覆彼醬瓿則余之大幸亦讀書者之大幸與云云聲木謹案德清許周生兵部宗彥撰太史別傳中臚列太史撰述已成者爲石經考異二卷榕誠詩話三卷三國志補註六卷諸史然疑一卷詞科掌錄十七卷餘話八卷文選課虛四卷漢書蒙拾三卷後漢書蒙拾二卷續方言二卷道古堂詩集廿六卷文集四十八卷未成者爲鴻詞所業 卷補晉書傳贊一卷經史質疑 卷史記考異 卷漢書疏證 卷禮例 卷續禮記集說一百卷兩浙經籍志 卷續經籍考 卷獨無此書蓋當時編成未刊惟漢陽葉名澧敦夙好齋有精鈔本後爲湘潭葉奐

彬吏部德輝所得戊午二月烏程劉翰怡京卿承幹嘉業堂卽  
据此本爲之刊行編內分義訛一卷事訛一卷字訛一卷句訛  
書訛人訛共一卷天文訛地理訛歲訛世代訛鬼神訛共一卷  
禮制訛稱名訛服食訛動物訛植物訛雜物訛共一卷續編亦  
十七類義訛至書訛爲一卷人訛至雜物訛爲一卷其書搜羅  
賅備考訂精密確爲學人有用之書宜乎太史自序高自位置  
深相矜許矣

長洲顧幼耕二尹復初爲明顧文康公鼎臣之裔耕石侍講元熙  
之子中年遭粵匪之亂流離顛沛就四川幕府席因納貲爲縣  
丞歷署布政使經歷布政使照磨榮縣貢井縣丞嗣後專就成  
都將軍四川總督兩幕年至八十卒生平工詩文詞書畫當時  
在四川一省頗負盛名撰有樂餘靜廉齋文集一卷詩集一卷



詩後集一卷詩三集一卷詞集一卷語見聲木所編 先文莊  
公強恕齋文集及海甯錢鏡江明府保塘清風室文鈔中聲木  
謹案予幼時卽讀二尹全集以二尹乃名士取樂餘靜廉四字  
名齋必有所取義後見明樵李李君實璽丞日華六研齋筆記  
云經云至靜性廉至樂性餘人惟取于造化者奢故終日勞擾  
惟視已多所不足故常戚戚廉則自收縮機念自息餘則自舒  
展結慮自消故餘卽廉之所餘而廉又餘之所養非二事也云  
云始知二尹命齋之義蓋卽有取于是言

海寧陳子仙

毓性以善弈名同光間一時推爲國手惜生前

未刊一譜弈稿均散在友朋間長洲趙晉卿廣文

鈔撮頗

富以活字印成選本名曰子仙百局一卷雖間有已見于江都  
周小松 鼎餐菊齋皖游奕萃 卷中不如此詳江寧常仲

卿 棣華亦工于斯藝曾于光緒十六年八月翻刊兼山堂  
棊譜 卷並陳方七局一卷陳卽子仙也以上並見于常仲卿  
子仙百局序文中聲木謹案自光緒末年通國頗多好奕者其  
風氣至今未已子仙自刊擦翠草堂奕譜 卷見婺源余嘯松  
楸白嶽莽詩話中

道光廿一年九月以後四月間連喪陽湖李申耆明府兆洛宜興  
吳仲倫明經德旋寶山毛生甫都尉嶽生仁和龔定莽祠部自  
珍光澤高雨農舍人澍然五人並以文學負東南重望乃同時  
殞喪亦屬異事語見江陰蔣丹稜茂才彤李申耆年譜中

辛酉孟陬東莞陳子勵學使伯陶修東莞縣志壹百貳卷自序云  
辛亥國變余竄伏海濱之九龍謝絕人事乙卯春邑人葉湘南  
覺邁援月樓例復申前請謂款從沙田公產出無應縣尹聘受

粟肉之嫌且任徵同志遷局九龍俾省應酬而專著述余辭不獲云云聲木謹案据此則學使確爲我朝末造之完人矣故記之于此据序云東莞之有志也自邑人陳月橋庚始月橋宋鄉進士入元不仕懼舊聞散失乃因縣尹郭居仁應木之請而創爲之者也云云是東莞縣志兩次修纂皆出于前代遺民之手亦奇矣學使又撰孝經說 卷東莞五忠傳 卷勝朝東莞遺民錄 卷附記於此

震澤范永綏 其駿夢餘資筆云命名之奇者余得二人一樂姓我郡人名樂樂取樂節禮樂之意此字同而音不同也一凌姓湖郡人名凌齡字菱齡此音同而字不同也可見天下事無獨有偶云云聲木謹案以予所知者英國屬地星加坡南華女學校校長石女士名碩磊連姓氏爲六石餘杭章太炎 炳

麟之女名章，以四工命名，或有取于婦德，婦言婦容，婦工四者皆工之義。江都洪聲如、孝廉鐘合之爲聲如，洪鐘又有姓崔名壺者，驟聽之似是尿壺，皆屬好奇之過，無所取義。

唐宋八家文之選本，肇自明初朱右總十六卷，昌黎文三卷，陸拾壹篇，河東文二卷，肆拾叁篇，歐陽文二卷，伍拾伍篇，見五代史者不與。南豐文三卷，陸拾肆篇，荆公文三卷，肆拾篇，三蘇文三卷，伍拾柒篇，云云。目錄見桐城胡雒君徵君、虔柿葉軒筆記。聲木謹案：朱氏當日編刊此書，立名實未允，協以三蘇合爲一家，稱唐宋六家文集可也。乃以六先生名集三蘇本屬父子兄弟三人焉，能併三人爲一人耶？

湘鄉劉霞軒中丞蓉養晦堂文集中有復吳南屏學博書中有云：曩歲備藩巴蜀，新城陳君懿叔客幕中，葺年每與論文，好舉桐

城由方姚以溯歸氏上及八家他日見所爲遵義唐公事狀或稱公或舉其字或書其名其他作或自署名曰學受或去學而稱受或稱陳受怪而問之則曰于彼于此音節各有所諧蓋歸氏之法云爾僕大笑之謂昔孟子譏告子戕賊人以爲仁義君乃欲戕賊人以爲文章乎此雖一時戲言然流弊之極至此真文字之大戾矣云云聲木謹案湘鄉羅申田參贊長裔思兄樓文稿中有論稱謂六則其第五則云通鑑赤壁之戰張昭之稱曹操曰曹公曰操孫權之稱曹操曰老賊曰操曰孟德一人一時之言無定稱如此求之千古左傳秦晉韓之戰書呂飴甥曰瑕呂飴甥曰陰飴甥曰呂甥曰子金離騷天問書文王曰西伯曰伯昌曰昌曰后近世劉海峯之爲文自署名曰大榭曰榭曰劉榭其法原于歸氏以謂于彼于此音節各有所諧世嘗笑之

云云据此則稱名各異古人已如此非桐城諸家所得別立名目矣其第六則又云惲子居曰集中雜著文自書字用王子淵法也管異之譏其不典未詳所謂漢志荀卿名况卿是其字荀子書往往自署荀卿子則書字之法蓋古矣云云桐城王濱麓學博灼悔生文集中亦自署王悔生曰與惲子居明府同是稱字由來已古未可以不典譏之也

諸暨陳 教員重生西行艷異記云四川西邊德格一名更慶又名隆慶康輜紀行作德爾格或唐代據于吐蕃歷宋元及明爲烏斯藏所據考其印文則稱德爾格川邊舊土司領土中以德格爲最大踞金沙江之上游地方數千里番人以其地大有天德格地德格之稱號其土司爲宣慰稱稽其牒譜自唐代受封傳至清季已四十七代矣云云聲木謹案周家以忠厚開

基卜世叁拾卜年柒百載于左傳及乎東西周亡實有玖百餘  
年次則衛亦玖百餘年日本國王一姓相傳更至貳千餘年叢  
爾土司亦相傳如是之久遠歷唐宋元明而至我朝約壹千餘  
年之久洵爲可異予生平自少卽喜閱邊防各書因其風俗詭  
異增長智識常有四大志願一游歷東三省調查確實富源一  
游歷內外蒙古調查當日勢強崛起原委一游歷康藏衛三地  
調查土司情形一游歷南洋各島調查華僑情形今年逾伍拾  
仍爲一窶人俯仰一室復向塵羹土飯中求生活有志未逮良  
可慨也

國朝徐承烈燕居瑣語云明末一巨公與泰州鄧孝威漢儀善明  
亡孝威諷其殉節不從入本朝仍爲顯官後孝威游楚歸巨公  
索閱近作中有題息夫人廟一首云楚宮慵掃黛眉新祇自無

言對暮春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巨公湫然廢卷而起入內遽患心痛卒蓋愧心一萌神氣飄忽四散也云云聲木謹案此詩末二句膾炙人口流傳至廣且久不知爲孝威正字之詩及能感人如此正字並編有詩觀四集列入祭書目錄中

徐溝喬勤恪公松年蘿摩亭札記云孔紆墓志娶京兆韋氏山東清甲家也王蘭泉不得其解清甲謂清門甲族耳云云聲木謹案勤恪解清甲貳字亦殊牽強大抵撰文者非盡能深知古文義法鄉曲之士亦每多喜弄筆墨石刻中墓志類此者甚多唐宋八家古文非不高古石刻傳于世者有幾後世所傳論字不論文歐陽詢虞世南顏真卿柳公權等所書之碑細繹其文已多可議者况其下焉者乎



南宋鄱陽洪文敏公邁容齋四筆自序云始予作容齋隨筆首尾拾捌年續筆拾叁年三筆伍年而四筆之成不費一歲身益老而著書益速蓋有其說曩自越府歸謝絕外事獨弄筆紀述之習不可掃除故搜采異聞但序夷堅諸志于議論雌黃不復懷抱而稚子穰每見夷堅滿紙輒曰隨筆夷堅皆大人素所游戲今隨筆不加益不應厚于彼而薄于此也日日立案傍必俟草豈則乃退重逆其意則哀所憶而書之云云聲木謹案容筆伍筆共柒拾肆卷收入四庫子部雜家雜考之屬提要稱其掩通咳博南渡以後諸說部惟野客叢書可與對壘他家終不逮也云云是此書津逮學人獲益匪淺設非有賢子敦促則四筆伍筆終難成書洪穰助父成名孝思亦不可沒此書舊有明宏治八年八月 雷僉憲會通館活字銅版排印本版心刊容齋

隨筆等字每半頁玖行行拾柒字前有無錫華燧序嘉定錢曉徵宮詹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誤作華煜

唐貞觀時東阿程盧國公知節卽流俗相傳之程咬金其原因由于唐前傳等小說中有此名目中下社會最喜閱濫惡小說其書流行頗廣其名氏亦遐邇皆知誠可笑也宣統初年昭陵新出土五碑中有盧國公程知節一碑惜上截已缺佚碑文爲許敬宗所撰楊懋正書据碑文云盧國公字義貞濟州東阿人官至鎮軍益州刺史盧國公終坐裨將失律免職歸第以麟德二年二月七日卒高宗贈絹布壹千段米粟壹千石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卽于其年十月十一日窆于九峻山云云碑文尙未見他家著錄予見其拓本爲錄其大略于此

元和惠定字徵君棟松崖筆記云宣城吳晴巖肅公曰吳富人死

往往重幣速貴賓謂榮吾親也賓亦利往弔姜貞毅之寓吳也獨否君子以爲介先君子于乾隆四年乞暇里居有雲間富人重幣肅先君子先君子辭不往此固小節然今日士大夫守此者鮮矣云云聲木謹案徵君所云疑卽世間所謂題主者孝子欲榮其親僅于故後區區此一事實屬微末之至然終勝于吝財不孝者

光緒 年 朱筱堂宮詹琛宛平徐 太史仁鑄 簡放

四川正副考官首場試題首爲必也正名乎及試竣宮詹請假回籍省墓太史先蒙 召見 德宗景皇帝問以試題爲必也正名乎所正者何名聲色俱厲太史戰慄對云首題爲正主試所出不知其用意及宮詹 召對倉卒不知所對次年京察宮詹卽奉聲名平常原品休致之諭聲木謹案雍正四年江西正

考官爲海寧查嗣庭以首場試題爲君子不以言舉人一章次題日省月試三句三題山徑之蹊間三句忤世宗憲皇帝旨正法德宗景皇帝以旁支入承大統宮詹以必也正名乎爲試題確犯忌諱僅予原品休致猶不幸中之大幸矣

明錢塘于忠肅公謙原撰有于忠肅公奏議一卷附錄一卷嘉靖二十年杭州分府重刊本是忠肅奏議在明代已有初刊重刊之分不知何以流傳至少僅見錢塘丁氏八千卷樓書目中至光緒年丁松生明府丙復爲重刊外間始得見其書明府復編輯于忠肅公祠墓錄十卷首末二卷搜輯諸家記載頗爲詳贍表彰忠烈其志足稱至光緒庚子季春其子和甫孝廉甬東刊本聲木謹案忠肅在明代洵爲完人其遺集不知何故湮沒据祠墓錄明府自序云復得忠肅全集乞嘉定廖穀似

中丞壽豐發書局重爲刊行後以中丞去任未果亦憾事也

浦城縣志云真山民德秀從孫生宋季入元不仕埋名輩遁有箕  
穎風所著詩集四卷皆五七言近體句多奇削在放翁臯羽之  
間名字不傳僅以山民爲稱云云聲木謹案吳之振宋詩鈔云  
真山民不傳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但自呼山民云李生喬歎  
以爲不愧文忠西山以是知其姓真矣云云明 徐興公

勔筆精亦云山民西山先生裔云云是確爲姓真文忠從孫  
無疑四庫全書提要者錄其集稱爲山民始末不可考云云殆  
未見浦城縣志不敢恣爲臆說立言矜慎亦理應如此

講學之風至明季而極盛亦至明季而極弊姚江一派自王畿傳  
周汝登汝登傳陶望齡陶爽齡無不提倡禪機恣爲高論爽齡  
至以因果立說全失儒家之本旨又云東林一派始以務爲名

高繼乃釀成朋黨小子君子雜糅難分門戶之禍延及朝廷馴  
至于宗社淪亡勢猶未已云云語見明 劉 公宗周劉  
蕺山集四庫全書提要聲木謹案觀提要所言深惡痛絕指斥  
可謂公允姚江流弊禍延天下不必辨朱陸之異同而優劣已  
顯然易見信乎程朱學術平實無弊足以昭示百世也



荇楚齋三筆卷九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世傳明方正學先生血影石而不知實爲前明 黃忠節公觀

夫人翁夫人血影石也貴池劉聚卿京卿世珩編刊同邑劉輿父州佐廷鑾建文遜國之際月表二卷考異一卷跋云又按考異翁夫人泣于金陵之橋畔有血影石在南京秦淮黃公忠節祠內批註云乾隆時就試者皆猶見之先中丞重編黃文貞公忠節紀略于翁夫人血影石張元芳贊後有按語謂贊詞鐫血影石右方供金陵秦淮祠中遭粵寇之亂祠燬石失同治戊辰邑人重建祠宇買石城北隅得大方隱隱有字沃以水則血影石也右角微缺而贊詞完好復昇歸供後堂見者益凜然忠貞之氣歷劫不磨太息久之金明經秉彝實治其事云云余于光



緒癸卯復修公祠仍敬置石于後殿供在夫人位之右偏至今無恙神式憑焉云云聲木謹案建文遜國之際月表云建文四年六月索尙寶司符璽因收黃觀妻翁氏及二女配象奴不辱卽日同沉塞洪橋家屬十人併赴水死久之三尸之顏如生烏鳶不近有司具殮以待命不報又云禮部侍中黃觀以募兵聞變自溺羅刹磯死舟人得其珠絲棕帽捕者因執以獻又云七月黃觀之弟匿其幼子民間觀之戚王姓爲僧名中公者自齊山寺遁去云云是黃忠節公全家殉節無異方正學翁夫人及二女不辱象奴尤屬大節凜然忠義之氣宜與日月爭光所以血影一石遇劫灰而不毀也

光緒十二年十月 先文莊公未到四川總督任以前重慶已有教案日久未結外國公使催迫甚力是以有迅赴新任之諭

及本年十二月奏結重慶教案教民羅元義匪徒石匯等各擬斬梟附片陳明奏云再此案關係實與尋常人命不同羅元義平日恃教欺民仇怨益深渝民初次打毀洋房教堂雖因鵝項頸等處有礙方向實由羅元義積怨所釀而成斯時羅元義若不偪衆械鬪殺傷多命渝民亦不至益加忿恨集團四出打教是洋房教堂之被毀百姓之被殺教民房屋之被拆皆羅元義特符逞橫之所致擬以械鬪爲首之例尙覺情浮于法至石匯因羅元義特符逞橫隨同民團在鄉滋事乃以營勇彈壓之故輒敢傷斃楊什長一名縱火燒房不服彈壓實屬匪徒罪應從重茲兩犯均從比例各擬斬梟所以示持平也既足以戢教民之勢亦足以攝平民之心臣等爲維持民教起見伏乞 勅下刑部查明此案民教不和根由速卽議奏咨覆辦理以免稽誅

而杜後蚌實與地方有裨除王明堂一犯未經供認飭緝朱姓石開陽等獲審辦外謹會同成都將軍臣歧元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云云已刊入 先文莊公奏議卷四中聲木謹案先文莊公當日辦理是案極費周折煞費苦心始能如此了結自唐中葉西教始入中國自明中葉西教始盛行我朝貳百餘年其燄尤熾從無有因鬧教而能誅其教民者 先文莊公此舉雖屬仰仗國威實爲數百年以來所未見未聞之事無怪當時法國教士愬於該國公使關於總理衙門來電勸其從寬辦理免生枝節 先文莊公不爲之動繼則轉乞合肥李文忠公鴻章連來數電爲之說項 先文莊公仍不爲之動文忠末次電文中云旣已治罪何必正法旣已正法更何必梟示實屬辦理太狠爲各省從來所未有無怪法人不服嘖有煩言恐生

大故公欲於初到任時立威以期壓服教民將來自己必爲國家受大禍終有懊悔之一日云云未幾果有光緒廿一年五月四川全省復有民教相仇鉅案法國教士不忘舊怨益加仇恨愬於該國公使以革職軍臺相要約時恭忠親王復綰國政力持不可法國公使忍言將絕國交先文莊公由是罷職歸田林居十年始捐館舍壽至八十每論及此案始終無悔當時全案移歸發審局例由成都府知府主持黃方伯毓恩力任其難先文莊公深嘉之歷保至福建布政使未幾雖因御史華燁參劾閩督邊寶泉查辦奉旨交部議處旋部議革職或云亦法國教士陰中傷之也

明初洪武年間沈萬三秀名富字仲榮其弟萬四名貴字仲華本烏程縣南潯鎮人父沈祐始徙江蘇之長洲縣東蔡村當時人

以汙萊之地歸之祐躬率子弟服勞糞治有方澹洩有法由是致富或云善點化術以致富可敵國平日率先兩浙輸其賦稅爲石者萬又嘗獻白金爲兩者千百以佐用度明太祖却之不得乃俾造廊房者陸百伍拾披甲馬者千復曾爲明太祖犒軍而築都城叁之壹明太祖忌其財雄勢盛意欲殺之孝慈高皇后諫曰妾聞法也者所以誅不法也非所以誅不祥民富侔國民自不祥爾夫不祥之民天菑有之於國法何預焉乃釋秀成雲南其後子孫在流所者尙富後其子茂旺於明初復獻白金千錠黃金百斤凡京城廳宇街道橋梁甲馬錢穀之類多取資於沈家乃以茂旺爲廣積庫提舉當時命選大戶家爲京官六曹得萬四曾孫玠爲戶部員外郎坐事當辟以營建工程未就但覈其面額後爲藍玉黨猶得乘馬出入工畢盡錄其家發遼

陽戍籍其田數千頃每畝定賦玖斗叁升後來吳民糧額之重坐此洪武初每縣分人爲哥畸郎官秀五等家給戶由一紙哥最下秀最上每等中又各有等第鉅富者謂之萬戶叁秀如沈萬三秀乃秀中之第叁者聲木謹案沈萬三之名傳聞五六百年遐邇皆知從無有知其底蘊者烏程縣志轉載明田藝衡留青日札 近峯聞略國朝毛奇齡勝朝彤史拾遺記高士奇天祿識餘四書所記沈萬三秀遺事予爲之薈萃其語取其簡明易覽以記於此

桐城吳摯甫京卿汝綸吳先生文集中有桐城程忠烈公學啓神道碑銘中有云蘇大而堅四面沮水自盤門至婁門賊築長城十餘里長城內穴地爲石壘以避礮外憑水爲固公自崑山進攻蘇州連拔花涇同里下吳江悉平太湖洞庭山賊壘抵婁門

而軍遂自寶帶橋直入碎其長城先是劇賊李秀成守蘇州及是急援金陵留死黨譚紹洸據蘇守禦長城既破賊將郜雲官汪有爲等洵懼介副將鄭國魁乞降國魁者雲官舊識也公與國魁單騎會雲官約以斬獻紹洸首爲信已約攻城益急紹洸召雲官有爲等乘城有爲突起拔佩刀刺殺紹洸賊衆擾亂擊殺數十百人夜開齊門降黎旦雲官等持紹洸頭來獻公入城鎮撫是時城賊尙廿餘萬降酋捌人請署爲貳拾營捌人分領之讓蘇城之半處官軍自踞半城助守公陽許諾語雲官等且日出謁巡撫遂還軍密白李公請誅捌人者以定亂是時常州嘉興皆未復李公愕然曰殺已降不祥且令常州嘉興賊聞之皆死守不下是自樹敵不可公爭不能得則脫所著冠擲李公前曰以此還公某從此訣矣今賊衆尙廿餘萬多吾軍數倍徒

以戰敗畏死乞降其心故未服也今釋首惡不殺使各將數萬人糜軍餉大萬百餘與吾軍分城而處變在肘腋吾屬無遺類矣拂衣逕出李公急起挽公曰徐之吾今聽若何怒爲公曰苟見聽請一依某指揮明日李公過公部將營捌降人者出城屏騶騎上謁李公勞苦良久給總兵副將冠服有差留宴軍中且去曰吾屬有事當往令此營將代吾爲主人觴若等捌人者謁送李公遂入就坐坐定酒三巡伏甲起捌人驚愕格鬪皆死先是公已列陣急入城及捌人首至諭衆曰捌人反側已伏誅餘人不問逆黨驚擾凡殺貳千餘人而定降衆貳拾餘萬分別遣留皆安堵帖服無事蘇州平當是時鄭國魁怨公次骨以謂公賣友而外國法尤以殺降爲大禁戈登致欲勒兵與公確鬪逾時乃解而曾文正公在皖聞蘇州殺捌降將歎李公能斷大事



也云云聲木謹案湘鄉曾文正公國藩求闕齋日記類鈔云李少荃殺蘇州八降殊爲眼明手快云云文忠此舉雖當時情勢不得不如此然頗爲後人詬病先文莊公亦謂文忠嗜不殺人當時殺降係出于忠烈之意強而後可原非得已洋將戈登因此事大憤已勒兵約期欲與忠烈交戰勢機危迫文忠左右勸解不獲慮生大故在肘腋內尤忠烈云公亦陳玉成之降將何爲已甚忠烈亦憤而欲去後復經大衆勸諭是以皆止然戈登卒以此事不治于心辭職回國不能挽留京卿特著其事于神道碑銘中至柒捌百言顯以殺降歸功於忠烈後人讀之者不必爲文忠辨諱其事已大白於天下國史館列傳云初逆首陳玉成倡亂竄擾安徽各屬學啓陷賊中不爲屈咸豐十年自拔來歸云云京卿云始從皖中自拔歸蓋皆有所諱也

南宋朱子編孟子要略五卷據寶應王亨中廣文懋竑朱子年譜云南宋光宗紹熙三年陸拾叁歲孟子要略成云云原書久佚道咸間漢陽劉椒雲學正傳瑩從金蘭谿金仁山先生履祥所撰孟子集註考證七卷內輯得原編次第排比成書湘鄉曾文正公國藩爲之刊行後人復編人曾文正公全集內光緒廿九年八月曲靖孫少元光庭爲之輯註其自序云今朝廷振興學校詔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爲主以歷代史鑑及中外政治藝學爲輔煌煌聖諭萬世儀則光庭與陳小圃太史從事於省會學堂懼無以爲諸生益而凜凜於邪說害正爲憂也小圃嘗曰五倫之外無人五性之外無道故於倫理一科尤兢兢致意焉光庭竊思倫之無象曰性之有象曰倫父子之所以欲其親君臣之所以欲其義夫婦之所以欲其別長幼之所以

欲其序朋友之所以欲其信性善故也不然何以窮天地亘萬世而不易哉窮天地亘萬世而不易也則一旦害至患生使吾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將淪胥以亡也其孰不急起而救之急起而救之者性善之所不能自己也而况聖人人倫之至則所以防備之者有不精且至耶今之說者亦見其不知量也先儒謂孟子有功於萬世者在發明性善之旨朱子編次要略五卷以性善章冠首有以夫光庭爰取曾文正公所刻原本而添錄朱註並分輯各家註語於後以書旨爲序不復別其世次先後質諸學堂總理陳崑山觀察與小圃商訂付梓欲與諸生以是爲中流之砥適南之鍼也云云雲南官書局爲之刊行後編入雲南叢書中其序文亦刊於東齋文鈔中己未九月排印本聲木謹案光緒末年無錫許靜山星使珥略仿朱子體例亦

編論語要略一卷中分學之大綱道德仁義孝弟忠信詩書禮樂言行出處爲政之道聖學指歸上下共八章壬戌五月自刊本其編輯成書與孫氏箋註成書其志均在尊經洵屬晚近中所希有者我朝至光緒末年綱常名教幾于掃地盡矣孫氏與陳小圃侍講榮昌等主講雲南高等學堂以僻在天南真性淳固尙未盡漓可謂鳳凰翔于千仞下視啁啾衆鳥不特註釋詳明有裨學問而已

丹徒陳亦峯孝廉廷焯白雨齋詞話云東坡詞全是王道稼軒則兼有霸氣猶然未悖于王也其年則竟似老瞞石勒一流人物板橋心餘輩不過赤眉黃巾之流亞耳後之學詞者不究本原好作壯語復向板橋心餘詞求生活則是鼠竊狗偷亦卑卑不足道矣云云聲木謹案孝廉以此論詞甚妙罕譬曲喻洵屬解

人解語興化鄭克柔明府夔以書畫名天下無有知其工詩詞者所撰板橋集六卷乾隆八年手書全集上元司徒文膏摹刻本予十餘歲時卽見之當時僅讀其家書一卷不知其能詩詞也觀其詞鈔自序自謂作詞肆拾年樓簡亭亦謂其詞勝于詩是明府當時刻意欲以詩詞名世可知孝廉詞話中又云板橋詩境頗高間有與杜陵暗合處詞則已落下乘矣然畢竟尙有氣魄尙可支持心餘則力弱心粗竟有支撐不住之勢匪獨不及迦陵亦去板橋甚遠後人爲詞學板橋不已復學心餘愈趣愈下弊將何及耶又云板橋心餘未落筆時先有意爲劉蔣金剛努目正是力量歉處云云鉛山蔣心餘太史士銓以詩詞聞孝廉至謂其詞去明府甚遠實屬聞所未聞非真能辨別涇渭胸有卓見者不敢爲此言也

予生平專喜宮詞及香奩體詩二種宮詞除秀水朱竹垞太史彙  
尊編刊十家宮詞外搜羅仍有廿種已記于隨筆卷五矣茲復  
得一種記之于此嘉定吳香巖 閩撰十國宮詞伍卷詩共  
壹百貳拾首乾隆丁未八月東山寓居水月軒原刊袖珍本前  
有十國世年引用書目二種同邑錢曉徵宮詹大昕序稱香巖  
博聞強記尤工於韻語晚年詩格益高又云同時林厚堂王易  
圃諸雪堂汪少山王鶴谿王耽仲毛海客錢溉亭等分賦宮詞  
各得拾貳首業已流布人口云云据此則香巖宮詞亦非苟作  
其餘諸人宮詞今未見其書其遺逸者已多矣

嚴永華字少藍桐鄉人爲縉生太史辰叔和太守 之妹歸歸安  
沈仲復督部秉成爲繼配光緒庚寅十月督部由皖撫署理江  
督 命甫下夫人卒於安慶節署其在室時曾刲股救父臨難

負母皆爲恆人所難又復工詞翰精繪事山水花鳥無不精妙太史與督部同居館職時夫人自黔南寄其兄手繪花鳥肆幀並有題句太史卽張之客座爲督部所見歸述之前配姚夫人深加歎羨姚夫人笑曰君旣嘉此才女他日可求爲繼配未幾姚夫人果卒逕聘夫人爲繼配以一時之戲言成百年之佳讖云云語見夫人所撰紉蘭室詩鈔序中聲木謹案貴池劉聚卿京卿世珩幼娶其母家卽上元傅茗生觀察春官之妹傅家原有二姝長者貌美而才京卿原配爲其次女娶後甚怏怏琴瑟不調嘗云如能娶其姊則大慰矣未幾原配果卒復娶其姊爲繼配聞者皆謂之天從人願亦婚姻中罕有之事北宋小說中載廬陵歐陽文忠公修遺事有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實則文忠三娶並非一姓若京卿逕實有其事亦娶

妻之佳話故連類記之於此

泗州楊文敬公士驥生平納一妾原爲夫人房中之婢不容於大婦文敬言時殊爲抑鬱嘗言自作輓聯云平生喜讀游俠傳到死不知羅綺香云云誠慨乎其言之也其後卒於直隸督署天津行轅其弟杏城侍郎士琦如其志書懸靈前見者論議不一姑不具論聲木謹案明獻縣紀厚齋茂才坤花王閣剩稿中有哭董天士詩肆首有云一生惟得秋冬氣到死不知羅綺香云云又見其孫文達公昫閱微草堂筆記灤陽消夏錄中文敬蓋先有下句然後足成上句耳

桐鄉勞玉初京卿乃宣自撰韜叟自訂年譜一卷中有云德人尉禮賢篤志中國孔孟之道講求經學設禮賢書院於青島有年與吾國諸寓公立尊孔文社浼周玉山制軍來函見招主持社



事適館授餐情意優渥日與尉君講論經義諸寓公子弟亦有  
來受業者又云日本一宮房次郎爲大阪朝日新聞社社員篤  
志孔孟之學吾國革命後來游將訪求遺老傳述於故國以維  
綱常云云聲木謹案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孔子早已言  
之於千百年以前京卿所處之時較之詩人身逢周室之衰者  
又不可同年而語宜其悲天憫人若有不勝其情詞者矣

南宋吉水楊文節公萬里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官至寶謨閣學士  
其不爲韓侂胄作南園記雖餌以掖垣不屑久已昭昭在人耳  
目而不知其精忠大節昭示天地也文節旋致仕歸心不忘國  
憂憤成病開禧間旣聞侂胄弄權用兵憂憤益甚絕食七日遺  
書於子孫略云侂胄專權無上用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  
許無路報國惟有孤憤書此以別絕筆而死光宗親書一代名

儒兩朝元老贊之同治四年九月新甯劉忠誠公坤一奏請從祀文廟語見忠誠奏疏

偶閱朱子語類心身泰然人無論閒忙順逆每日靜坐一時可以息氣可以省過可以養心可以祛病云云語見桐城姚端恪公文然日記中聲木謹案每日靜坐一時實讀書養生祛病延年之妙法惜世人憧憧擾擾無暇及此亦不願及此也

海寧查初白太史慎行人海記云徐中山第三女名妙錦文皇欲娶爲繼后女不可因不嫁而爲尼嘗論革除事建文君當坐殿上燕王至苟不讓則死何必自焚竄每語遜國事未嘗不痛哭也云云聲木謹案据此則徐中山三女知君臣之義明順逆之理身爲弱女子不獲有爲因薄視成祖寧犧牲后位自願爲尼以安淡泊其識見高出靖難諸臣之上洵千古一人也

驛舍探幽錄 卷亦名張侍郎遣戍叢談係光緒廿四年八月十五日直隸候補知縣寶慶王明府慶保房縣曹明府景鄰押解南海張樵野侍郎蔭桓發遣新疆途中問答之語聲木謹案光緒庚子拳匪之亂侍郎卽遭就地正法新疆巡撫 饒中丞應祺故與之善不忍加戮以毒置麵中鳩之乃死書中所述之語其中恩怨太重百未可盡以爲据或可備參考之用讀者宜慎擇之

南宋浦城謝臯羽

號晞髮子撰晞髮集十卷晞髮遺集二

卷遺集補一卷附天地間集一卷西臺痛哭記註一卷冬青引註一卷 陸大業編刊本收入四庫卽是此本四庫提

要稱其志概特高卓然可傳詩文亦桀驁兀傲有奇氣一掃宋季之庸音云云聲木謹案臯羽撰述實不止此其見於明

宋 公濂宋學士文集者又有手鈔詩八卷雜文廿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辭芳草圖譜一卷宋鏡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游錄九卷仿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韋柳諸家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明樵李李君實壘丞日華六研齋筆記云謝臯羽嗜佳山水雁門鼎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望霞碧鷄四明金華洞天授奇挾祕所至卽造游錄持以誇人有浙東西游錄九卷又慨朋友道喪合同志姓名作許劍錄云云惜今皆不傳天地間集五卷所錄皆南宋故臣遺老之詩佚爲一卷凡文天祥等拾柴人詩僅廿首已不足一卷之數知不足齋叢書中有刊本西臺慟哭記註一卷冬青引註一

卷爲明張丁所註我朝餘姚黃黎洲副憲宗義生當明季目睹宗社爲墟痛心疾首莫可挽救其身世頗與臯羽相似以是愛好其詩文甚篤其文章志節能令異代之人鑄金呼佛如此其能感人者深矣

宋儒之學以朱子爲集大成我朝崇尚理學文廟中特昇位於十哲之次而生平最爲研究朱子之書者厥惟寶應王予中太史懋竑所撰之朱子年譜四卷附錄二卷 自刊本浙江

書局有重刊本海內稱爲善本卽四庫提要亦嘉其精密太史所撰見於杭州錢東生 林文獻徵存錄者仍有白田草堂存稿廿四卷續集 卷別集 卷朱子文集註 卷朱子語錄註 卷讀經記疑 卷讀史記疑四卷偶閱雜鈔 卷晚出者仍有讀書記疑十六卷同治壬申春月其族元孫補帆中丞凱

泰福州撫署刊本聲木謹案朱子文集語錄最爲人心世道之防實爲布帛菽粟人生不可一日離也自南宋元明至國朝陸百餘年從無有人爲之註釋者太史深於朱子之學所註必有可觀惜乎他書已刊此二種獨無傳本竇應朱止泉茂才澤灑嘗與太史相切磋亦潛心朱子學術積數十年之久所得益精撰朱子聖學考略十卷止泉文集八卷朱子誨人編 卷三學辨 卷先儒闢佛考 卷陽明晚年定論辨 卷吏治集覽 卷師表集覽 卷書目亦見文獻徵存錄茂才晚年編有選讀朱子文集目錄一卷朱子語類選目一卷序雖見於止泉文集中歲久散佚嘉慶庚辰仲夏其孫男毓賢弟子盧生昶忽得茂才手稿於其門人某君後人家光緒丁酉五月婁縣姚壯之廣文之烜等排印本當時僅印有貳百部是以世不多見仍有朱

子分類文選 卷成豐壬子華亭韓祿卿孝廉應陞爲之刊行  
當時僅刷印數十部遭粵匪之亂板燬

季漢鎮東將軍追諡順平侯趙雲字子龍墓在大邑縣城東三里

銀屏山光緒十七年五月由先文莊公奏請列入祀典由該

地方官春秋致祭張桓侯墓在閬中縣山已於嘉慶廿年

由前任川督常明奏請列入祀典雲陽縣樂溫山舊有張桓侯

廟光緒十年前任川督平遠丁文誠公寶楨奏請頒賜匾額

隨奉硃筆圈出威顯封號欽此光緒二十年復經先文莊

公奏請列入祀典由該地方官春秋致祭云云語見先文莊

公奏議聲木謹案季漢昭烈帝雖確爲前漢景帝子中山靖王

勝之後其立國後於曹孫亡國先於曹孫不特壤地褊小偏安

西蜀已也晉代諸史皆本以正統歸之溫公雖正人實爲司馬

家兒故以魏承漢後以爲本族光榮遂啓後人爭辨之端溫公不能辭其責當時曹孫用人雖多才能未若昭烈佐輔如諸葛武侯關忠義公張桓侯趙順平侯等盡皆聖賢之資以此相較畔若天淵後人之右昭烈未嘗不由於此若昭烈之佐盡如荀彧賈詡張昭周瑜諸人後人未必爭以正統歸之也

湘鄉曾文正公國藩求闕齋日記類鈔云料理官事摘由備查一也圈點京報二也注解摺紳三也此三者夜間之功課亦留心庶事之一法也云云聲木謹案合肥李文忠公鴻章晚年以大學士住京之時每日京報一本必從頭自尾逐字細看一遍寒暑無間然後安寢一室內偶有僕人誤燃雙燭者時腿足行履已不便雖至遠必自起滅其一先文莊公聞其每晚看京報從無間斷謂其善於做官且甚服其儉德



雍正七年正月廿五日滿洲鄂

公爾泰奏進雲南石一疏中

有云臣查雲南石頭儘有各色者雖紋質欠細亦尙光潤但匠人甚拙除盤碟等件並不能製別器臣現差人採取謹先附進三台石伍塊係白色椽子石伍塊近宜興窯色象皮石叁塊微黃色松花石貳塊有雲色以上各石俱係武定府和曲州所產此外各屬仍有瑪瑙石係紅白二色翡翠石係碧綠色姑絨石係淡肉紅色俱可作小文具價值甚賤臣當陸續附摺資進合併聲明云云聲木謹案据所奏雲南本產石之區以僻在天南無人聞見世間所傳流之大理石特其一端且恐卽係原奏中之松花石也

晉江余晉珊中丞聯沅於光緒庚子半年之間由江蘇蘇松太兵備道陞任浙江布政使署理浙江巡撫我朝之似此不次擢用

者實不多覩聞其嘗語人云國朝 列祖 列宗御製詩文集  
向例武英殿藏板久已焚燬光緒十餘年間 德宗景皇帝命  
以活字板擺印多部分各衙門校對官員有出貲印刷者余以  
校勘未卒業卽出京遂至今未得云云聲木謹案我朝 列聖  
相承天縱聰明無不精通六藝所撰詩文集中多載一朝掌故  
出自天家自述決非草野傳聞所能比擬萬壹當如日月經天  
亘萬古而不廢坊間流行 御製詩文集極多原板雖燬於火  
當時印本必多故能風行遐邇家置一編 德宗景皇帝排印  
之本草野故未見亦未之聞當時有此一段掌故亦考古者所  
宜知中丞曾司校對言之尤確實非鑿空者可比也

國朝言掌故專書惟閩縣王文勤公慶雲所撰之石渠餘記六卷  
最爲風行錢塘吳仲雲制府振棫撰有養吉齋叢錄廿六卷餘

錄十卷卷帙甚富光緒廿二年十月家刊本惜當時印行不多頗爲罕見光緒末年其孫子修學使慶坻復爲之印行坊間始有傳本聲木謹案昭文吳槐江制府熊光撰有伊江筆錄上編一卷下編一卷體例與王吳兩家同其家向未刊布光緒

年廣州廣雅書局爲之付梓印行不多書板卽遭焚燬是以廣雅書局叢書經史子集四部中獨少此種可見流行不多據其卷首墓志所載制府仍撰有春明雜錄一卷對溪雜錄一卷詩集十二卷亦從未見各家書目著錄是亦未刊矣

金婺州金仁山編修履祥生於南宋季世恭宗德祐初召授史館編修不赴入元隱居教授以終所撰尙書表註二卷通志堂經解金華叢書均有刊本推編修當日著述之意實係論文並非解經全書皆白文正句畫段而於每頁之上下左右皆以細字

標識略爲詮解語意亦爲論文而作決非解經文字只有評選古文有此體裁解經實無此格四庫全書重其人品列入解經之中且稱其於在註經之家別爲一體實所未喻

錢塘張仲雅明府雲璈生平詩學陳簡齋殿撰沆趙雲松觀察翼合二人字中簡松二字以名其堂因以名集錢塘顧伴繁明府澍生平詩學袁隨園明府枚字學梁山舟學士同書亦合二人字中隨山二字名其齋曰隨山書屋亦因以名集語見隨山書屋詩存四卷序中

山陰平景孫觀察步青撰雜記十種名霞外攬屑十二卷爲生平撰述香雪庵叢書丙集本爲文集名樵隱昔窺甘卷爲香雪庵叢書丁集本觀察既名步青書中自稱均云庸按不云青按步青按全書既無序跋亦無原名更名之說是真不可解或原係

他人撰述其子孫借刻未及更改其故不可知矣

明三原王端毅公恕字宗貫號介菴晚號石渠老人所撰端毅公集嘉靖三十一年秋月家刊寫字本內計文集二卷文續集二卷南溪筆錄羣賢詩話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一卷玩易意見二卷石渠意見四卷拾遺二卷補闕一卷書名拾遺者多名補缺者僅見此種

北宋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歷拾玖年始成當時同修者實皆學問淹通文章爾雅深明撰述體裁遂爲千古絕作然溫公嘗語人曰自吾爲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惟王勝之耳云云語見宋史王益柔傳益柔字勝之聲木謹案据此則同時人撰述欲同時人見重甚難此所以賴有後世之揚子雲也

俗傳南宋呂成公初婚一月不出乃撰左氏博議二十五卷四庫提要辨之詳矣不謂明歸有光震川集中小簡已言之是明時已有此等俗說左氏博議全屬論體實爲史論之一種四庫列入經部其或書以人重歟



菴楚齋三筆卷十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光緒八年朝鮮國大院君李昰應主謀變亂突於六月間圍逼王宮王妃被難大臣被戕日本使館亦受擾害實爲黨惡首禍罪不容誅合肥李文忠公鴻章以居母喪回里合肥張靖達公樹聲署理北洋大臣直隸總督傳電謀之文忠是時外舅同邑吳武壯公長慶防海登州急檄武壯東渡武壯自登州率師叁千並同邑丁兩亭軍門汝昌南徐馬眉叔觀察建忠等同往用一日夜巡抵仁川直入朝鮮都城拏獲亂黨壹百餘人殄厥渠魁赦其脅從旬日之間禍亂悉平人心大定日本海軍遲一日至頓兵海口錯愕不能發武壯以禍變由大院君而起僞爲納交以誘之大院君果來答拜武壯卽使人監視行營用兵輪解交



天津旋奉 上諭以朝鮮國王於李是應誼屬尊親若竟置之重典轉令該國王無以自處是用特沛恩施姑從寬減李是應着免其治罪安置直隸保定府地方永不准回國仍着直隸總督優給廩餼嚴其防閑以弭該國禍亂之端卽以維該國王倫紀之變欽此云云嗣後禮部奏接據朝鮮國王來咨籲懇准令李是應歸國復奉 上諭李是應以宗屬至親積威震主謀危宗社罪無可逭所請將李是應釋回之處着無庸議嗣後不得再行瀆請欽此云云是當時情形 上諭已十分明白無庸置喙靖達且以是役調度有方得 賞加太子少保銜武壯率軍回至金州而歿復蒙 優卹良由恭忠親王久秉國鈞廟堂之上主持得人故能內外相銜恩威並濟消弭禍患海宇澄清如此未幾文忠以丁母憂奉 旨奪情起復 賞假期滿復回直

隸總督本任恭忠親王爲諫臣所訐謫出軍機醇賢親王以  
德宗景皇帝本生父資格當時雖無太上皇之名確有太上皇  
之實代爲秉政以李昰應事正與已同首以此舉爲不然大爲  
震怒尤以監禁朝鮮國王本生父大院君李昰應爲挫辱朝鮮  
國王太上皇爲非禮力謀翻案復經文忠力勸苦求始已李昰  
應以監禁保定府 年久已相安無事無故縱之回國  
致使前功盡棄復召光緒甲午朝鮮國第二次之亂李昰應仍  
復主持其事 先文莊公當日聞文忠言深悉其中原委後每  
言及此事未嘗不太息痛恨也

東觀漢記原本壹百肆拾叁卷漢明帝時詔班固等同撰至獻帝  
時楊彪復有所增補實熹平中始成書自唐以來久已散佚國  
朝錢塘姚魯斯侍御之駟掇拾殘文僅得捌卷刊入捌家後漢

書補逸貳拾貳卷中乾隆間四庫館臣又從永樂大典所載補輯成書編爲貳拾肆卷較之侍御輯本約增拾之伍陸然較之原本不過拾分之貳叁桐城姚伯山太守柬之任大定府知府於道光 年得一北宋刊本全書共伍拾册太守所得肆拾捌册中缺兩册初擬進呈 內府未果旋燬於咸豐 年桐城失守此等北宋刊舊籍中之瓌寶當時未能影原本重刊以致燬於粵賊深爲可惜太守研求經史撰述甚富夙從桐城姚郎中受古文法予已錄入自撰之桐城文學淵源考及撰述考中其藏書甚富且多善本爲外間所未及知予亦錄入自撰藏書紀事詩補遺中矣

桐城戴存莊孝廉鈞衡草茅一得云古之名將未有不讀書者關壯繆好左氏春秋諷誦略上口呂蒙爲將孫權勸之學曰吾軍

未嘗一日廢書宋太祖欲令武臣讀書狄武襄見范文正文正曰良將才也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狄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岳忠武亦好春秋吳玠善讀史凡往事可誦者錄置座右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云云聲木謹案孝廉行誼及撰述予已錄入桐城文學淵源考及撰述考中此書當時爲欲剿平粵捻等匪而撰予家有傳鈔本桐城方存之京卿宗誠栢堂集 編中有戴存莊權厝志云君性伉直善言事又義憤所激故奮不顧身且忘其越位犯分也然以此卒鬱鬱得疾而死云云孝廉夙具經世之志數上書當道慷慨喜言事雖不能有所表見其志亦不可沒其言尤爲古今通論同治三年甘肅平涼道合肥李季荃觀察鶴章因統領淮軍未能大得志致書 先文莊公云恨不能讀書成

進士入詞館爲帶勇根基云云 先文莊公以書戲之云帶兵最合法有十等一爲粵捻匪投誠次爲土匪投誠三爲光棍地痞四爲行伍五爲不識文字六爲秀才七爲五貢八爲舉人九爲進士十爲翰林公本爲六等何必羨慕九十等耶云云 先文莊公之言實屬憤激之論亦猶禮記檀弓曾子所云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云云且 先文莊公亦嘗自謂戲言矣

明季忠州女子秦良玉積功至都督總兵事蹟已見明史列傳香山何子持明府曰愈存誠齋文集中有書明都督總兵秦良玉佚事一篇記載翔實頗有足資考證者因節錄其文於此文云余宦蜀年久嘗求秦良玉佚事而不得道光庚戌余權新都篆廣文劉石溪言嘗見石砭志及馬氏家乘於陳鶴亭處因述所聞得梗概焉玉生於忠州之鳴玉溪字貞素年方毀齒聰慧絕

倫父葵歲貢生兄弟三人尤鍾愛之幼課以章句長通經史曉大義當萬歷時盜賊蜂起葵知天下必亂以兵法部勒子弟且與玉曰汝雖弱女子盍亦習兵無徒爲寇魚肉玉欣然與兄邦屏弟邦翰民屏同習騎射擊刺之術葵又授以韜略學成而玉尤精其法葵嘗語諸子曰惜不冠耳汝兄弟皆不及也玉曰錦繖錦車曷嘗冠哉使兒得掌兵柄夫人城娘子軍不足道也葵益奇之緣是問名者皆未肯輕許石砭馬千乘慕其名求委禽焉葵許之于歸後千乘敬之如賓一日語千乘曰今四海多故石砭界楚黔之交不可無備且男兒當樹勳萬里奚用坐守爲千乘然其言遂與玉治兵斬白木爲桿號令皆商之玉其下亦敬畏玉至不敢仰視萬歷廿八年正月二日賊夜襲官軍諸營皆潰玉與千乘先期令于軍中曰有解甲韜戈者斬夜半寇大

至玉與千乘首尾夾擊大敗之督臣李化龍匿不以聞玉口不言功而白桿兵由是名聞天下千乘以論開礦事件內監邱乘雲逮雲安獄瘦死子祥麟未壯奉命襲職遂卸裙釵易冠帶家將文指揮妻白氏祥麟婦張鳳儀暨左右侍婢皆男裝雄服隨玉征戰奢崇明之圍成都也畏白桿兵遣使樊定邦齎重金求助玉大怒曰賊奴敢污我耶遂斬使焚書以其金帛犒賞三軍往援成都適四川布政使朱燮元破崇明呂公車會玉兵至斬獲無算崇明大敗遁去圍遂解玉旋復重慶蜀平奉命援遼也杏山之戰洪承疇敗績劉綎全軍覆沒玉獨完師還初玉入都上召見賜一品服御製詩三章褒美之有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之句朝野榮之都人聞白桿兵至聚觀者如堵馬不能前玉馭軍嚴秋毫無犯至今京都虎坊橋西迤北都人

呼爲四川營以玉得名也獻忠之未入蜀也蹂躪大江南北武昌魚幾不可食楊嗣昌欲誘使入蜀以困之知其畏玉遂解玉兵柄獻忠知玉不用遂犯蜀捷春士奇復不用其策而全蜀陷且屠矣子婦張鳳儀張忠烈銓女與夫祥麟守襄陽孤軍與賊戰于侯家莊援兵不至皆沒于陣祥麟亦有勇略立戰功仕至指揮使晉宣撫使祥麟之殉節襄陽也先與其母書言兒誓與城存亡願大人勿以兒爲念玉批其旁曰好好真吾兒其書今尙存玉旣罷職閒居甲申之變聞帝殉節煤山衰絰望闕大慟氣絕者再時獻賊屠蜀獨不敢犯石砮避難于其境者皆藉保全每聞慘殺狀輒痛憤不勝歎當道失策以順治五年戊子疾卒于家年七十有五明永歷四年也葬城東之迴龍山將卒戒祥麟子萬年曰今蜀惟石砮完以我在故也我死寇必至城東



南萬壽山險阻可守吾已預庀糗糧軍備于此有警可率軍民守之勿以資寇踰二年賊將譚宏等果大至焚掠一空萬年遵遺命先率軍民保守萬壽山幸糧足賊屢攻不克順治十六年王師平蜀遂率衆納款賜勅印如前明故事萬年卒傳洪裔裔傳宗大大傳光裕裕無子妻陳氏青年守志撫姪光裁爲嗣乾隆初以不謹降職通判尋改土歸流馬氏自宋建炎以來撫有境土六百餘年珍藏頗充每春秋陳設照耀庭中廳丞某涎之與幕賓劣生數人緣事籍其家未盡者爲族子光緒乾沒而馬氏家藏罄矣亡何某丞晝見女將金甲腰弓矢怒目視曰汝何破吾家抽矢貫其胸而仆幕賓劣生亦相繼暴卒光緒裂腹死馬氏家藏既盡惟存御賜蟒玉一品服今尙燦然如新云後爲盜竊至江右官詰知爲上賜玉物齎還其家玉用法嚴有犯雖

親戚不少貸料敵如神緣見阻于當道未竟其用使終老牖下盜賊喋血而游嗣昌捷春士奇不得辭其咎矣於戲玉生而忠勇歿猶靈異子若媳皆慷慨捐軀豈非有以教之哉真近代奇女子也陳鶴亭又言石碁志及馬氏家乘玉墓碑書明忠貞侯太子太傅字于都督總兵上鶴亭嘗親謁其墓洵然末書永歷四年某月日葬云考明史無封侯及加宮銜事豈永歷追贈之耶不然萬年豈不謬哉姑存之以俟博覽者考證焉兄邦屏亦歿于陣贈都督僉事賜世蔭弟民屏都司僉事晉副總兵葵嘗戒諸子曰汝曹皆能荷戈不忠于明者非吾子孫也皆唯唯晚年自號玉溪遺老當萬歷之時天下尙未大亂而教諸子皆成于城一家馳驅王路以紓國難女爲奇女子男爲烈丈夫忠義出于一門彪炳史策葵實教之何其賢也因並書之以補史傳

之闕云云聲木謹案石砭故土歸流後卽忠州地同光間忠州李芋仙明府士葵嘗語人云秦氏故居在忠州西門外其門前數里有一尖山直對其門已爲可異後嫁于石砭土司馬千乘今馬氏猶存其所用故物道光間其族兄某曾親見之其戰袍長逾二人其軀幹雄偉已可想見云云秦都督軼事見于他種記載者甚多惟錢塘汪抒懷太史師韓韓門綴學中序述較詳與此可以互參云

夫文者必待王公大人而重則是孟子七篇成必請序于齊官梁惠司馬遷史記成而必請序于丞相公孫宏大將軍衛青也且夫意氣不足以孤行而後有所附麗言語不足以行遠而後思所以炫其名聲彼乞序于王公大人而欣欣然遂以之自多不待觀其文而已知其不足重矣云云語見桐城戴褐夫太史名

世上大宗伯韓慕廬先生書中聲木謹案興化鄭克柔明府燮板橋家書自序云板橋詩文最不喜求人作序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爲可恥求之湖海名流必其含譏帶訕遭其荼毒而無可如何總不如不序爲得也幾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處大家看看如無好處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序爲云云明府自序雖如此云然其詩鈔中有自書紫瓊匡道人慎郡王題詞八行家書中又有自書延陵茶垞子序十四行自言之而躬自蹈之何耶聲木雖不敏生平頗不以乞人作序爲然故編輯各書從無他人一序因戴鄭兩家之言與己意相合彙記于此識之

湘潭王壬秋太史闡運撰今列女傳三篇刊入湘綺樓文集卷五首爲母儀 孝聖憲皇后傳云 孝聖憲皇后 純皇帝之母

也及爲 太后約 皇帝以禮率六宮以慈福壽仁賢形于四海準回之平也有女籍于宮中生有美色焉得 上寵號曰回妃然準女懷其家國恨于亡破陰懷逆志因侍寢而驚宮御者數矣詰問具對以必死報父母之讎 上益悲壯其志思以恩養之 太后知焉每召回女 上輒左右之會郊祭齋宿子夜駕出 太后乘平輦直至 上宮入便閉門宦侍奔告 上遽命駕還叩門不得入以額觸扉臣御號泣聞于內外 太后當門坐促召回女絞而殺之待其氣絕撫之已冷乃啓門 上入號泣俄而大寤頓首 太后前 太后亦持 上流涕左右莫不感動泣下海內聞者皆歎息相謂 天子有 聖母也靜而有化而強于教誨詩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此之謂也云云聲木謹案回妃一事草野傳聞頗久初以爲齊東野語後閱各書

始知其信而有徵乙卯六月在武  
裝行樂圖一軸爲當時 所  
者原有肆伍百軸之多迭遭喪亂  
金蘭谿金仁山先生履祥撰通鑑前  
書記異于周昭王貳拾貳年書釋  
奇亦不減于劉恕云云聲木謹案  
禹之時佛教盛行雖如浦成真文  
伍卷內中吹噓佛老之談者不一  
著釋氏生以謹所始未嘗無微意  
悉達太子生于周莊王拾年肆月  
浴佛日實則周時之四月卽夏時  
甚明後之佞佛者卽以爲夏時之

能爲之辨明殊爲可笑

祥符周季貺太守星詒嘗語人云大內宋元槧本及影宋寫本經史子集各書目乾隆間命詞臣編纂成書賜名天祿琳瑯書目與西清古鑑同刊行然收藏家所藏古鑑每無書目故只有寫本流傳續目爲嘉慶間奉 勅編輯案劉金門侍郎鳳誥存悔齋集載續宮史凡例卽附刊其中世間罕見江建霞學使標任湖南學政時得一寫本與所得第一次書目同刻于湖南及壬辰癸巳間 今上命南書房翰林查天祿琳瑯各書已燬于圓明園之役矣既奏覆 上又命諸翰林稽查宮中各宮殿所珍藏書畫之所檢出宋元本書編目始請開昭仁殿廊下所藏各書皆爲續編著錄本又請開慈寧宮則所藏悉爲正續兩目所未載復請開景陽宮內設諸櫃中皆王龕臺董東山拓林父子

及劉石菴英煦齋諸公書畫之未裝潢者自國初訖嘉道朝名公卿凡數十家兩壁中悉爲櫺開門稽視內皆抽屜外籤題宋元明某器某器檢視則盡非原器與籤題無一符合僅開壹貳櫺不復再閱及查至殿隔扇後皆列架皮明人詩文集始洪武訖崇禎分代排列架上充棟集多四庫書目未著錄者顧無一宋元本書既奏奉 旨亦飭編目乃盡發弄貯以資檢核明人諸集既盡後復皮有書籍則盡宋元槧本也于中檢得道光中詞臣奉 勅編纂天祿琳瑯書目三編寫定進呈本一函具奏請 旨奉 勅南書房諸翰林每日入內賜午膳限至申正始退以慈寧宮藏本又檢查翰林院清祕堂寶善亭所儲各書中宋元槧本及內府收藏之未經三次著錄者編爲四編顧方及半而有甲午中日之役遂爾中止三編目錄學使曾于福山



王文敏公懿榮處見有傳寫本都中流傳他本當尙有之四編  
彙載每頁行字較勝以前諸編餘例略同惜未告竣然各書名  
目則當日與纂諸公皆有鈔錄之本中有宋刊巾箱小本文選  
李註高廣徑寸十餘本而印紙極寬長每本卷首冠以 高宗  
純皇帝自少至老 御容阮文達公元進呈四庫未收書籍計  
兩木箱今尙在昭仁殿廊下原粘浙江巡撫臣阮元封條仍未  
啓也云云語見 聲木謹案 欽定天祿琳瑯書目

初編十卷續編廿卷光緒甲申 月長沙王益吾祭酒先謙葵  
園盧受堂刊本並非元和江建霞學使標所刊三編 卷四編  
卷則未見刊本亦未見傳鈔本宣統辛亥以後緬堂簾之禮  
越尊卑之分 宣統紆尊降貴曲予包容內外臣庶可以隨時  
出入內庭亦有因而進呈方物及自己書籍字畫金石者內廷

每有賞賜多係前代舊物不計價值貴賤隨意賞賜不甚愛惜  
得者驚喜逾分更有價值鉅萬逾于貢獻千百倍者因此貢獻  
日多外託不忘故主之美名實陰以覬覦寶物者不乏其人內  
廷字畫金石古玩等寶物本極充物流出不貲以致謠詆繁興  
人人視爲金穴利藪處心積慮皆欲得而甘心致有 月  
之變雖當日出于壓迫極爲無理實亦由 宣統慢藏誨盜所  
致以予所聞當時貴池劉聚卿京卿世珩進呈已所刊書指名  
求賞天祿琳瑯書目中某書卽此一端可以知諸臣忠愛之忱  
矣

桐城方存之京卿宗誠師友言行記云李眉生廉訪述曾節相言  
吾不甚講理學但守定莫晏起不說謊二句又云胡宮保與予  
書極稱曾滌生先生近日惡高言深論而好庸德庸言二語爲

閱歷有得之言又云見曾侍郎與吳竹如先生書云近來悟辨事之法在大處着眼小處入手二語可法云云聲木謹案京卿所記三則洵屬聖人中庸之道莫晏起不說說二語猶爲親切易行先文莊公自撰書室楹聯云不說說可到存誠地位肯吃虧便是強恕功夫云云若再能加肯吃虧三字則聖人中庸之理雖不止此忠恕之基亦不外是矣

明末江陰李介立道士介天香樓隨筆云鞏昌府城西七十里有首陽山古首陽縣在其下進五十里有夷齊祠後人專指蒲阪無人齒及此者萬歷末邑人楊司農恩著首陽辨力言其非斷以鞏昌首陽爲夷齊餓處會分守朱燮元主其說倡費興復故迹煥然矣當是時夷齊辟紂歸西伯至武王伐紂叩馬而諫武王東出夷齊西遁理蓋有之云云聲木謹案鞏昌府之首陽山

實在隴西縣境光緒中葉從子敏齋觀察更新曾任是縣並云  
祠祀仍在後人景仰高風由殷至今歷數千年仍如日月常新  
忠孝之感人深矣

新寧劉忠誠公坤一遺集辛酉季秋其子理卿京卿能紀始刊成  
外間罕有見之者內計卷首壹卷奏疏叁拾柒卷電奏貳卷書  
牘拾柒卷電信叁卷公牘貳卷補過齋文集肆卷詩集壹卷附  
錄聯語一卷已錄其目于自輯再續補彙刻書目中忠誠自同  
治十三年十二月署理兩江總督兼署通商大臣光緒五年十  
一月調補兩江總督七年罷歸十六年仍授兩江總督二十一  
年中日和議成 命回兩江總督任廿五年 入覲仍回本任  
是爲五至忠誠以諸生起家軍旅擢任封圻垂叁拾年任江西  
巡撫拾年兩廣總督伍年兩江總督前後拾陸年年至柒拾有

光緒元年署理兩廣總督兼管粵海關監督數月征收照例解進外仍盈餘銀貳拾餘萬兩奏請以拾伍萬兩解交藩庫餘銀悉以助賑修隄及各項善舉之用 優詔嘉獎准其議敘並兩奏辭獎國史館列傳于此大節轉諱而不書忠誠以光緒二十六年拳匪倡亂天下震驚忠誠會同東南七省督撫定東南互保之策與東西各國領事互定盟約尤爲保護是以江海各省半壁宴安雖爲當時所稱此亦一時權宜之計後世人臣未可盡人則倣忠誠自光緒廿一年復回兩江總督任後安居衙署從未越雷池一步所有例行拜牌行香迎送等事概以稱病辭之當時聲望甚重實亦衰病他人亦諒之戲以懶龍稱之光緒十六年湘鄉曾忠襄公國荃卒于江南朝議一時頗難其人聞 孝欽顯皇后諭謂某處屏風 穆宗毅皇帝曾書一人名

氏在上可用此人閱之卽忠誠名氏乃 詔起于家 簡放斯  
缺蓋忠誠自光緒七年因御史參劾罷歸家居已十年矣忠誠  
雖氣象寬宏不爲棱角峭厲之行然實外和易而內嚴刻 先  
文莊公 簡任贛藩路過天津合肥李文忠公鴻章迎謂之曰  
好自爲之勿以劉某爲易與伊自同治四年卽任贛撫手內已  
送掉三藩司皆以年終密考劾之使之不安于其位而去云云  
忠誠平日最喜言陽明學術 先文莊公任贛藩同事四年實  
深知之卷首所載之義寧陳伯嚴吏部三立所撰之神道碑銘  
金壇馮夢華中丞煦所撰之墓志銘均漏未言及予特補記之  
于此

陽湖洪穉存太史亮吉北江詩話云揚州舊城有文選樓士人相  
傳以爲梁昭明文選之處不知非也昭明未嘗至揚州蓋實隋

曹憲註文選之樓李善卽憲弟子亦州人也余曾有詩正之曰  
隋唐開選學曹李足名家一代人材盛茲樓歲月賒戶通金屈  
戍城傍玉鈎斜借問今時彥何人擅五車云云聲木謹案儀徵  
阮文達公元學經室 集中有揚州隋文選樓銘文云揚州隋  
文選樓巷多見于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等書隋曹憲以文選學  
開之唐李善等以註選繼之非昭明太子讀書處也羅願鄂州  
集所謂文選巷劉氏墨莊亦其地也予之宅爲選巷舊址嘉慶  
十年冬遵先大夫遺志于家廟西建隋文選樓樓下爲廟之西  
塾樓上祀隋祕書監曹憲以唐沛王府參軍公孫羅左拾遺魏  
模模子度支郎景倩崇賢館直學士李善善子北海太守邕句  
容處士許淹配之嘉慶十二年服除乃爲銘曰文選樓巷久著  
于揚曹氏胤隋李氏居唐祥符以後厥有墨莊阮氏居之廟祀

江鄉建隋選樓用別于梁棟充書袂窗散芸香刻銘片石樹我山牆云云据此則揚人早知其爲隋曹憲文選樓非昭明太子明甚讀碑文所云文達重建原爲藏書處也

明清兩朝江蘇蘇州府松江府太倉州三處賦稅上溯之則比元多叁倍比宋多柒倍旁證之則比毗連之常州多叁倍比同省之鎮江等府多肆伍倍比他省多壹貳拾倍不等以肥磽而論則江蘇之壹熟不如湖廣江西之再熟以寬窄而論則貳百肆拾步爲畝有縮無贏不如他省或以叁百陸拾步伍百肆拾步爲畝康熙間撫臣慕天顏疏云無壹官曾經徵足無一縣可以完全無壹歲偶能及額而賦額獨重者則由于沿襲前代官田租額也云云以上語見合肥李文忠公鴻章奏稿中聲木謹案文忠于同治二年五月奏裁減蘇松太糧賦浮額摺實出于吳



縣馮敬亭宮允桂芬手筆見於

草野相傳謂明太

祖惡吳人爲張士誠致力死守加重其賦而不知非也實由於明太祖平張士誠沒入諸豪族田皆據原有租籍徵收糧賦實言之卽國家變爲田主人平民卽爲佃戶是以蘇州壹府明宣德中秋糧貳百柒拾餘萬石內民糧止拾伍萬餘石餘皆官糧是當時諸豪族侵佔之田約佔百分之玖拾餘分明太祖奪之誠是但不應仍據原有租簿收糧致與諸豪族相等其咎不盡在明太祖也

元和張雲搏孝廉一鵬撰皇朝掌政二卷本之聖武記中西紀事等書撰爲四字韻語取便初學使在童蒙之時便知我朝大略立意甚善且語句雅馴堪爲讀本諸暨陳霞丞 蔚文復爲之註益覺完備並編入正蒙必讀中光緒壬寅春月浙江貢院

西橋杞廬刊本

儀徵阮文達公元撰疇人傳四十卷刊入自撰文選樓叢書中甘泉羅茗香明經士琳撰續疇人傳六卷刊入自撰觀我生室彙稿中錢塘諸明府可寶撰疇人傳三編七卷刊入自撰璞齋全集中皆風行海內幾於家有其書矣聲木謹案澧州黃

鍾駿平日於督課己子伯瑛叔瑛季瑛等習算之餘輯所見聞筆之於書六閱寒暑做阮羅諸三書體例復成疇人傳四編共爲書十一卷附一卷得後續補遺貳百肆拾柒人附見貳拾捌人西洋玖拾玖人附見伍拾肆人後附錄歷代名媛叁人附見壹人西洋名媛壹人附見叁人伯瑛助輯成編仲瑛等校讎光緒戊戌仲夏自撰留有餘齋叢書刊袖珍本此書雖刊流行不廣因詳記之於此以告疇人家

幼時卽聞有北宋梁灝捌拾貳歲中狀元之說初以爲齊東野語  
不過爲書生嘲笑之具不謂竟實有其事聲木謹案北宋清江  
孔毅父提舉平仲孔氏談苑云梁灝捌拾貳歲雍熙二年狀元  
及第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捌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貳  
年後終祕書監云云 遜齋閒覽中亦有梁灝捌拾

貳中狀元之說二書皆載當爲確實非虛是富貴壽考備於一  
身洵千古一人也幼時又聞有秦甘羅年拾貳爲丞相之說則  
非實事史記云甘羅年拾貳爲秦相文信國呂不韋舍人是爲  
丞相府舍人非爲秦相也然年僅拾貳卽能爲丞相府舍人雖  
非丞相其幼慧亦豈恆人所能及宜乎以訛傳訛流傳千古矣  
明樵李李君實璽丞日華六研齋筆記云宋南渡後呂頤浩罷  
相范宗尹繼年纔貳拾自古少年宰相無踰之者又云金章宗

時太原常添壽肆歲能詩亦人妖也云云是雖非拾貳歲爲丞相貳拾歲爲丞相固亦有人宜乎璽丞以最少少年宰相許之矣

梁曹景宗爲人自恃高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必問人皆以意造又云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胡爲議論獨見假隻字片紙皆藏收云云語見南史聲木謹案石刻中造象最多字蹟點畫添改去取多有不可擬議者歷代謂之別體字予嘗疑爲俗土石工稍識點畫未能明瞭刻石隨意增減改變未必出於能文字者手筆今觀南史所云是當時風氣本是如此益自信平日擬議之非虛矣

廣東 縣曹溪鎮 寺有佛祖達摩所傳衣鉢歷代寶藏明元和魏忠簡公校字子才官至 侍郎嘉靖初起任廣東提

學副使時崇正闢邪不遺餘力毀佛寺籍其田並取佛祖達摩所傳衣鉢碎而焚之云云語見朱蘭坡中丞琿等元和唯亭志中志實爲元和縣監生沈藻采所編輯道光廿八年季秋刊本聲木謹案恭簡與胡世寧李承勛余祐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平生私淑胡居仁雖不失爲正人此等事與平湖陸清獻公隴其修靈壽縣志不載佛寺事相同主持未免太過實亦非君子之用心兩朝功令並未禁人學佛兩公顯違之於臣子之道亦不能無乖何況佛祖達摩所傳衣鉢歷數千年原爲僧徒所重視並非置於文廟以資觀感士子恭簡惡佛教並惡及佛祖達摩所傳之遺物可謂頂上圓光絕無而僅有者矣

鎮洋畢秋帆尙書沅身後查鈔靈巖山館所藏書捌拾餘萬卷爲一山西人某某官衢州府知府出官價貳叁萬金購去凡拾舟

載至衢州後帶回山西時山陰周梅生銘鼎作幕蘇州曾親見之其書每部均有枿木夾板及篋裝潢極精而重複之書板木不同及宋元本甚夥前此有一太倉王某爲之司書惜其目不傳也云云語見桐城蕭敬孚明經穆敬孚雜鈔聲木謹案江甯胡碧澂齋尹光國愚園詩話云前朝畢秋帆尙書藏書玖拾伍萬卷可謂盛矣云云次則江甯甘津逮樓藏書肆拾萬卷錢塘袁枚隨園亦藏書肆拾萬卷南海孔廣陶有叁拾有叁萬卷堂藏書古今藏書之富當無逾於此數家惜皆無書目傳世供後人考證深爲可惜耳